红轮

往日叙事

Yesterday's Story

第一卷 1

THE RED WHEEL

【俄】亚·索尔仁尼琴 著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何茂正 胡真真 等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俄】亚·索尔仁尼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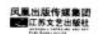
何茂正 胡真真 等 译

红轮

往日叙事

Yesterday's Story

第一卷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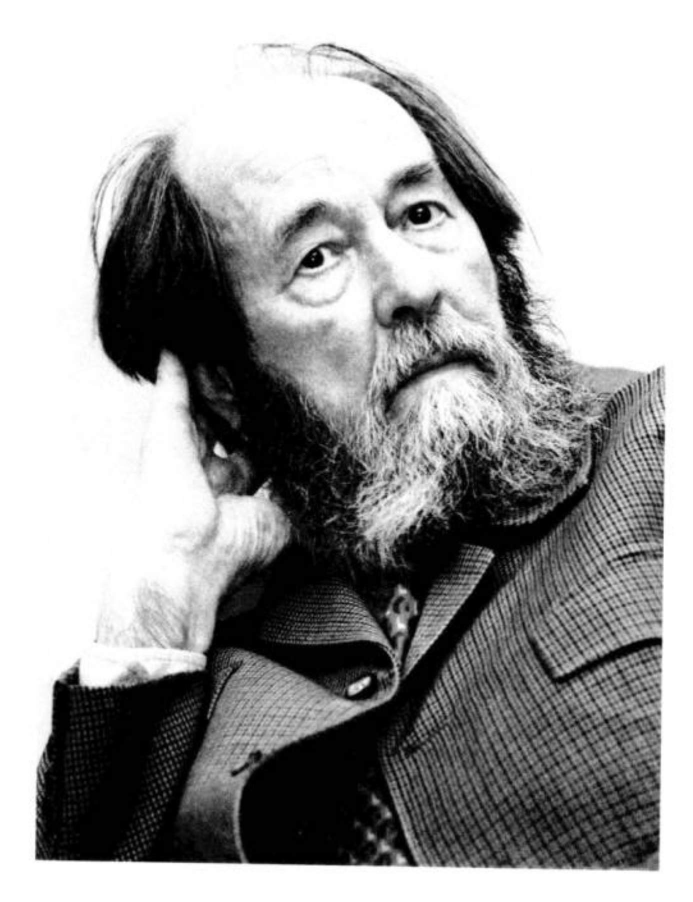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轮. 第1卷/(俄)索尔仁尼琴著;何茂正等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5
ISBN 978-7-5399-3782-3

Ⅰ. ①红… Ⅱ. ①索… ②何… Ⅲ.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Ⅳ.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179 号

书　　名 红轮(第1卷)
作　　者 (俄)亚·索尔仁尼琴著;何茂正等译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储笑抒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毫米　1/16
印　　张 66
字　　数 1000千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82-3
定　　价 98.00元(第一卷1、2、3部)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俄）亚·索尔仁尼琴像

译者总序

《红轮》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小说中最大的一部鸿篇巨制，也是到目前，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小说。这部作者称之为“往日叙事”的历史小说，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时间跨度是：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俄国国内革命、1916年俄国民权运动、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苏联国内战争等，一直写到1920—1922年的水兵叛乱、新经济政策（这些都是从各个方面精雕细刻地加以描写的），接着又用5个尾声交代了1928年开始的工业化、1931年开始的全盘农业集体化、1937年的新宪法、1941爆发的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小说共20卷，每卷2到4部，每部40—70万字。

这里译出的是前3卷，共8部（第一卷3部，第二卷2部，第三卷4部），这3卷8部书写的是第一个大事件：革命。为了让读者对全书20卷有个大略的概念，我们把20卷书目交代如下。大事件一：革命（包括3卷）——第一卷：1914年8月，第二卷：1916年10月，第三卷：1917年3月；大事件二：民权（包括4卷）——第四卷：1917年4月，第五卷：1917年6、7月，第六卷：1917年8月，第七卷：1917年9月；大事件三：大转变（包括5卷）——第八卷：1917年10、11月，第九卷：1917年12月，第十卷：1918年2月，第十一卷：1918年6、7月，第十二卷：1918年9月；大事件

四：我们打自己人（包括4卷）——第十三卷：1918年11月，第十四卷：1919年3月，第十五卷：1919年10月，第十六卷：1920年1月；大事件五：道路的选定（包括4卷）——第十七卷：1920年10月；第十八卷：1921年2月；第十九卷：1921年5、6月；第二十卷：1922年春天。另尾声一：1928年；尾声二：1931年；尾声三：1937年；尾声四：1941年；尾声五：1945年。

这部系列小说的第一卷《1914年8月》最初构思于1937年，原来并非作为描述俄国大变革的巨幅长篇小说的第一卷，而是作为引言来考虑的。当时作者收集到大量关于萨姆索诺夫的悲剧资料及其他事件的资料。作者写了一部分就因故不得不停下来，但在战争和作者被囚的年代作者一直保存着所收集的资料。1963年作者又积极收集资料，1965写成了这部书，并作为暂定名《红轮》的长篇巨著的第一卷。这是写革命前事件的第一卷，俄国这时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因此作者把它作为第一个大事件——革命——的第一卷。1971年7月这卷的两部作品在巴黎YMCA出版社出版了。同年又在德国的两家出版社出版，相继又在荷兰出版。1972年在法国、英国、美国、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出版，几年后又在欧洲、亚洲、美洲其他国家出版。小说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

第二卷《1916年10月》主要写10月17日维堡骚乱、11月1日“国家杜马”会议、米柳科夫在会议上的著名演说以及一些插曲等。这一卷的构架很快完成了，后来却花费很长时间收集资料。1971年作者开始写作，但由于当时受到迫害，处境十分艰险，写作也非常缓慢，这一卷的两部作品于1972、1973年完成后作者对整卷作品又做了一次校订，有的章节做了两三次校订。1975—1979年，作者根据俄国侨民在国外出版的资料、外国保存的俄国文献和当年各种事件参加者寄给作者的回忆录，对这一卷又做了不少补充和修改。1979年末和1980年，作者对许多章节再次做了改写，并增加了关于沙皇一家的几个章节。随后，本卷的一些章节陆续在杂志上发表，全第二卷于1982—1983年在佛蒙特出版。这一卷所写的事件表明，在俄国革命气息越来越浓了，革命的暴风

雨越来越逼近了。这是写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事件的最后一卷。在《1914年8月》和《1916年10月》之间，作者曾想另辟一卷，题名为《1915年8月》。但经过反复考虑而放弃了这一设想，而把拟写入这一卷的回顾立宪民主党活动的整个过程的内容写入了《1916年10月》。

第三卷，他开始写第一个大事件——革命——中最重要的一卷——《1917年3月》，顺便说一下，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时间是公历（全套小说的时间都是公历），按俄历说是1917年2月，这一卷厚厚四部书详细描写了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

1974年2月，作者被驱逐出苏联，这一年他几乎中断了这部系列巨著的写作。但在瑞士的苏黎世，他阅读了大量有关列宁的资料，而且多次对列宁的活动进行了实地考察，大大地扩展了有关列宁章节的构思。作者把写成的这些章节和第三卷的关于列宁的章节，抽出来合在一起，作为单行本《列宁在苏黎世》，于1975年在巴黎出版。在这个单行本里或者在一、二、三卷的有关章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索尔仁尼琴笔下十月革命前列宁的形象。但20卷的长篇巨著《红轮》这一书名是此后很久才敲定的。我们看索尔仁尼琴写的自传作品《牛犊顶橡树》，他所写的1953年到1974年的创作笔记，其中有9处提到《1914年8月》，1处提到《1916年10月》，6处提到《1917年的革命》（实际上，这是这套小说第五卷的内容，也是这套小说的核心内容），但直到1974年的创作笔记里他都还没有提到《红轮》这一总书名。尽管如此，但作者心目中早就在构思这套奇特的小说。1971年2月他在《牛犊顶橡树》之《补记之二》里说：“正在造就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始料不及的，也是不一定写成的。”“这个东西之所以奇奇怪怪是因为对于任何一部其他作品来说都要有一个结构性计划，虽然没有写完，但是总体上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局部都为整体服务。而这部作品有些像一大堆附属建筑的堆砌，下一部什么样全然不清楚；有多大的规模、向何处发展都不知道。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本书已经完成，也可以说没有完成，可以甩掉它，也可以继续写下去，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地上为止。”这个“奇奇怪怪的东

西"，说的就是系列小说《红轮》，当时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完整的构思，也没有把这一总书名最后敲定，他在继续构思，并一直写下去，直到完成了这部宏篇巨著，最后出版时才亮出《红轮》这一总书名。

索尔仁尼琴的人生道路十分坎坷，生活经验非常丰富。他攀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是极其不易的。正如他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为人类而艺术》里所说的："这个宣读诺贝尔文学奖的讲坛，远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攀登上来的，即使能有幸攀登上来，一生也只有一次机会。我登上这个领奖台，不是经过三四级艰难的台阶，而是经过数百级甚至数千级难以攀登跨越的、陡峭的、冰雪封冻的石阶。我是在黑暗与寒冷中往上攀登而幸免于难的。"

索尔仁尼琴于 1918 年 12 月 11 日出生在俄罗斯联邦基斯洛沃茨克市的一个教师家庭，曾在莫斯科哲学文学语言学院函授部攻读文学，1941 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随后被派到炮兵军官学校学习，结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1942 年 11 月任炮兵连连长奔赴前线，带领部队战斗在第一线，两次获得勋章，并晋升大尉军衔；1945 年 2 月在与朋友通信中说了斯大林一句怪话而被捕，由于被内务部罗织"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刑 8 年，过了 8 年的集中营生活；1953 年刑满后成为"流刑移民"，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 年苏共二十大前夕得到平反，当了一名中学物理教师。他一直偷偷从事创作，先后完成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小说，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他结识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后者的支持和帮助下，《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转呈给赫鲁晓夫，得到赫鲁晓夫批准发表。这部反映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于 1962 年在《新世界》杂志 11 期上一经发表，立刻震撼了整个苏联，《真理报》的一位记者写道："索尔仁尼琴的文笔，很多地方使人想起托尔斯泰，我国文学界已增加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天才作家。"《真理报》盛赞他的小说所表现出的艺术力量："我们读这篇杰出的小说时，心痛苦得紧缩了，但又觉得精神向上飞扬。"索尔仁尼琴成了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随着国外各种文字版本的出现，他很快成为了世界知名作家，很快被吸收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并被提名作为列宁文学奖的候选

人（最终未能入选）。随后《真理报》、《新世界》等报刊发表了他的《小品集》、《玛特辽娜一家》、《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为了事业的胜利》等作品。

1964年10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苏联“解冻”时期结束，索尔仁尼琴再次受到冷遇和迫害。拖了数年不予发表的《第一圈》、《胜利者的欢宴》等作品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抄，《癌病房》等不准出版。他致函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但未被置理。他把他在苏联文学界经历的风风雨雨用随笔和回忆录形式写入了《牛犊顶橡树》。

索尔仁尼琴被查禁的作品纷纷以手抄本和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国内流传，有的在国外出版。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国外正式出版，索尔仁尼琴进一步获得世界性的声誉。这时《古拉格群岛》的微缩手稿也送到了国外。但索尔仁尼琴也于1969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1970年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出版。1974年2月12日苏联以叛国罪将他逮捕，次日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把他强行装入飞机押解出境。他先在联邦德国、瑞士居住，1975年去美国，定居在佛蒙特州。1989年，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撤销了1969年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的“不公正”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1994年5月他携全家返回莫斯科定居。索尔仁尼琴爱自己的祖国，他说过：除了祖国，他并不想生活在任何地方。他的作品同他的国家及其命运息息相关。尽管他对于祖国的命运，所思所想和别人迥然不同。

十分可贵的是，索尔仁尼琴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功成名就之后，依然孜孜不倦地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往上攀登，以牛犊顶橡树的坚韧毅力，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精力，写出《红轮》这部工程浩大的长篇巨著。他的这种坚韧毅力是在长期的生活磨炼中养成的。他说：“身处逆境时，我以一种永世的沉默屈从于命运的摆布，我永远不可能让双腿摆脱地球的引力。我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集中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我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与此同时也就会保全自己。”在集中营里，他把写出来的东西背诵下来，然后把手稿烧掉，“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把每月背诵下来的东西重复一遍，一

周可以记住一个月的东西。”他以各种方法保存他所创作的东西。流放之初，他患了癌症，医生说他最多只能再活3个星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旧忍着病痛写作，“我连续许多个夜晚，由于疼痛而彻夜不得安眠的时候，急匆匆地、零敲碎打地写个不停，把纸页卷成筒形，把一个个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我随后把酒瓶埋在自己的菜园里。”（均见《牛犊顶橡树》）身处逆境时如此，功成名就之后呢？他仍旧那么入迷地、那么不顾一切地、那么孜孜不倦地继续写作，只是不用偷偷摸摸地写了。他写《红轮》所花去的时间和精力比写以往的全部作品还要多。

在《红轮》里面，除虚构人物外，有几百个历史人物出场。作者在第二卷的“作者话”中说：“本书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姓名，并采用其生平业绩的全部准确具体细节。这一原则也适用于虽不著名但当年实际存在的人物，如坦波夫省农民起义的传奇式领袖普鲁日尼科夫，乃至石匠谢苗·帕组什金（我到那里时，他尚在人间）、工人小组书记古托夫斯基、蓬皮扬斯基，奥布赫工厂的工人小组成员科马罗夫、申加廖夫一家、斯梅斯洛夫斯基一家等。在对历史人物概述的章节以及叙述大事件的段落，无一不是坚持以严格的事实为根据。为撰写古奇科夫，除了利用全部公开资料，索尔仁尼琴还利用了未发表的来往信件及家族成员的证言和口述。”在这套系列小说里，涉及了俄国以至欧洲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作者极力把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现在读者眼前，用文学笔调一一对其做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无论其表现或解释或评价是对是错，合乎客观事实也好，制造虚假神话也罢，但这种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极其令人敬佩的。而抒写这一切所做的准备工作又是何等浩大啊！

就小说形式来说，《红轮》属于多元小说，或多声部小说，或多主角小说，或无主角小说，因为只有众多的局部主角，而没有贯穿整部书的主角，因此这里所说的多主角也就是无主角。对这种多元主义，或多声部主义，多主角或无主角主义，索尔仁尼琴做过这样的解释：每一个人一到与他有关的情况下行动时，就成了主角。这并不只是一种技巧，而是一个宗旨，在这一宗旨下，叙述

的焦点集中于当时出场的唯一的人之中，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融于亿万人之中，亿万人的命运合而为一。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采用的都是多元的、多声部的叙事手法，让不同的人物先后这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针对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表演一番。而《红轮》不仅集这种表现法之大成，而且有很大的发展。书中有传记性的侃侃而谈，有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有战役和战场的广阔画面，有各党各派的纷繁争斗，有国家关系的深入考究，有各阶层各时期的动向与表现，有议会上各人物争先恐后的发言，有家庭和爱情生活的细致描写，有街头即景和巷议的详细记叙，有报章和会议文献的摘要介绍，有历史事实的考证叙述，有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描述，有宗教信仰和仪式的记叙，有军官和士兵生活的刻画，有法律条文规章的摘记，有各个大人物的种种表演，有黎民百姓的种种呼声，有地域风光的绚丽描绘，有民风民俗的多方记载，充满各种各样的行为行动，充满各种各样的思想理念……总括起来说，就是力求多方面、多层次、多方位地反映历史现实，构成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究其实质，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其简单的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人类的爱。

《红轮》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描写，不像市井文学那样以情节取胜，但读来别有一番风味。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一位奇特的作家；《红轮》是一部有争议的书，一部奇书。有人认为这部书反映了历史真实，有人认为它歪曲了历史，但它是一部奇书这一点上，却是众口一词的。那么，“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把它当作一家之言来好好读一读，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红轮》头三卷分别由下列译者译出，译者各自对自己的译文负责。

全书人名、地名、专用名词，由何茂正统一。

第一卷　　1—24 章：何茂正译
25—48 章：胡真真译
49—67 章：朱宝宸译
68—73 章：武学善译
74—79 章：张达明译

80 — 82 章：胡真真译

第二卷　1 — 19 章：夏广智译

20 — 37 章：林全胜译

38 — 62 章：武学善译

63 — 75 章：朱宝宸译

第三卷　1 — 103 章：何茂正译

104 — 170 章：李青译

171 — 353 章：李万春译

354 — 453 章：胡真真译

454 — 531 章：朱宝宸译

532 — 591 章：武学善译

592 — 656 章：张达明译

何茂正

2001 年 12 月

倒转“红轮”

——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金雁　秦晖

上　篇

从《古拉格群岛》到《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历史的断裂”

不只是“伟大作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

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坛，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卢图利、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这类人权活动家与异见人士获得的和平奖，也表明了他的这种成名身份。

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乃至类似崇高荣誉）获得者的获奖根据（作品或社会活动）都是他们终身成就的高峰，此后他们作为“名人”并无更大作为。

而索翁则属于剩下的极少数：导致他1970年获奖的文学作品乃至他因而获得的头衔（"著名作家"）相对于他此后的著述（如1973年起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尽管这些著述被一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评论家认为"文学性"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的震撼力远远超过其获奖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思想史文献。

的确，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也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他娴熟地使用大量从古典到民间、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丰富表达方式，在嬉笑怒骂间抒发了他鲜明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和对众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与借"文学形象"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文学作品(包括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尔仁尼琴虽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或旧词新义，诸如"群岛"、"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扩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个书名，如今都已作为新的政治-社会词汇而流行，但这两部大书并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实际上，这是两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生动的史论-政论性作品。那种为时代立言的气概，令人想到我国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家写历史的两个极端

几篇小说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伟大作家”，而《古拉格群岛》（以下简称《群岛》）又使他成为异见人士的代表与“反抗极权的斗士”，二者都已使索翁名满全球。但是耗费索翁生命之火最多、也最为他自己重视的还是那部至死未出齐的《红轮》。由于在中文世界《群岛》已脍炙人口而《红轮》知者不多，有必要予以强调。

《群岛》与《红轮》这两部大书虽然并非合乎“学术规范”的“史学”著作，但是俄国–苏联历史上的确有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即文学乃至美术都对历史特别在意，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与苏里科夫那样的画家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大林时代官方御用史学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苏联内战史》（以下简称《内战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尔基领衔组织写作的。

把《内战史》与《红轮》作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两部书都历时数十年。由于按领导人的意图反复加工，《内战史》第一卷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1960年最后第五卷出版时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苏联即便是官修史书也已经变了腔调，斯大林时代这部小说家领军写成的大部头“历史”也就过气了。

而《红轮》则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反思不断深化也迁延岁月，该书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别于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①，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出

---

① 第一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уэел.1, Август четымадцатого. Paris: YMCA Press, 1971. 1983年YMCA出版社又将该卷收入索尔仁尼琴全集第11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э, Том11. Paris:YMCA Press, 1983）英文首版：Aleksandr Solzhenitsyn, Red Wheel. Vol.1: August 1914.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9.)

第二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уэел.2, Октябр шестнадцатого. М: Воэнное издателство,1993。此前YMCA已于1984年先把该卷分为两册收入上述全集，是为13、14卷。

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不是首先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15、16两卷问世[1]，因此销路并不大。该卷的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全书的计划虽然早已公布，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一直觉得索翁有生之年已无法写完。（最近听说居然写完并出版了，但第三以下各卷尚未及见）。然而，书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观点的缩写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为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于2007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评也是汹涌如潮。

于是，《内战史》与《红轮》虽然一个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个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个动员了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庞大写作班子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个人著述。前者刚一出版就已经“过时”，而后者尚未出版就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对比如此鲜明的两部大书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学家参与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结果。

1917与1991：都是“西化”惹的祸？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分歧得多。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

①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узел3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А.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э, Том15-16. Paris:YMCA Press, 1986.

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我国的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1]。

其实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2]。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说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但或许比“西化”的叶利钦“好”些?)。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以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晚年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而且对导致了“十月革命”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20年前他为《红轮》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与2007年他为该文重刊写的序都是同样调子，即极力反对“激进主义”，同时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在他

---

① 高国翠：《苏联剧变后索尔仁尼琴的“忏悔”》，《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吴庸：《俄罗斯在翻跟斗》，见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786653；《为什么反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会赞扬斯大林》，见 http://post.baidu.com/f?kz=190562576。

②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萨哈罗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见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194-240页。

看来两者都是“西化”的——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给出了打破“左右”和“主义”界限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导致建立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①]。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我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俄国历史进程的“断裂”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

① 所谓索尔仁尼琴“悔过”之说参张太甚，实际上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暴政的谴责没有任何变化，这从他的一系列近期言论可见。参见德国《明镜》周刊专访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南方都市报》2007–07–25。但是从“文化”上讲，似乎就有点“复杂”了。

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它，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20世纪90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让我们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决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

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则反驳说："1917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而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无新意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谢尔盖·舍林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命运是普罗大众决定的①。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做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年对1917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二月、十月都肯定的左派，还是二月、十月都否定的保守主义观点，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他们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年二月的剧变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的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年革命就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

---

① Sergei Roy, From Autocracy to Anarchy: Reflections 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http://www.theliberal.co.uk/issue_10/politics/russia_roy_10.html.

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如果列宁是“西化”的罪魁，彻底否定了列宁的叶利钦为什么就不是“传统”的救星呢？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做“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理解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褒斯贬列），却没有什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那么它在哪里？这是总结1917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年与1949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而最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带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极权化的问题。1917年的历史应能提供一个借鉴。

90年代后回头看，1917年的“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是发生在1918年1月[①]。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一开始就是开枪屠杀工人、封闭工会、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

---

①参见金雁：《俄国有过“十月革命”吗?》（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7年10月号（总103期），4-18页。

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 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断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而是列宁们推翻民选议会、实行极权并镇压了民主。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极权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中 篇

“向后看的反专制”：索尔仁尼琴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分裂派”传统

索尔仁尼琴如此指责“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

不过，索尔仁尼琴毕竟以激烈批判极权制度、而不是批判“西方民主”闻名。因此他的政治保守主义与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相比并不算典型。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并非反对自由民主，而是反对他所谓的物资主义、世俗化、消费欲、追求经济增长、城市化等，即主要是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的。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唯物主义”的斯大林专政也是“西化”的祸害。这在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其实不算稀奇，著名的捷克民主派代表人物哈维尔也有过所谓“东方的官僚与西方的经理是一丘之貉”的说法。但领教过古拉格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当然不认为这两者真的就一样。相反，他在很长时期内激烈批判西方的一点就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极权制度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它天然的绥靖

倾向使其不可能战胜极权主义，甚至会助长乃至可能臣服于极权主义。而这才是最可悲、最糟糕的。

当年索尔仁尼琴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对美国工会发表了一篇大骂资本家的演讲。他宣称苏联尽管人民贫困，但镇压异见者的手段是世界一流，而这正是“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向苏联输出“警察技术”的结果。他激烈指责美国资本家“为了赚钱可以完全丧失良心”，他们为了与极权统治者做买卖而不顾道义，与苏联领导人共同制造了慕尼黑式的“缓和”骗局，而在缓和的烟幕下苏联正在迅速扩张地盘。索尔仁尼琴还特别提到：列宁的一生大半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他对西方的了解甚于了解俄国。当年他就料到资本家会这样因唯利是图而鼠目寸光、自掘坟墓。而这种“资本家的劣根性”由来已久，不仅对苏联如此。当年对希特勒他们也是先一味绥靖，纵容其做大，等到羽翼丰满的纳粹大举进攻，“资本家”们却束手无策。索尔仁尼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许多民主国家和一个极权国家苏联合作打败了德意日极权国家。然而，如果当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且不足以战胜德意日，必须要联合极权的苏联，那么今天怎么办？他的问题是：20 世纪 30 年代时极权主义只统治了世界很小的地方，但现在极权主义（苏联阵营）统治了半个世界。当年极权国家统治很小地方的时候，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不能打败它，需要“联合一个魔鬼打败另一个魔鬼”。那么，现在极权国家控制的区域已经远远超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国家又应该何以对付呢？

索尔仁尼琴因此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他宣称要“干涉美国的内政”，呼吁美国工人起来抵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以避免把美国引入歧途[①]。

但是索尔仁尼琴实际上当然对工人运动并没有什么兴趣。他的这番话其实不过是反映他与美国工会在价值观上发生了“保守主义共鸣”。众所周知，在美国历来是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更有市场。当年著名的麦卡锡主义，曾

---

① A.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 Bodley Head Ltd. 1976. pp.6–51.

被我们这边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其实稍为了解当年事态就不难发现：麦卡锡议员的社会基础并非资本家，而恰恰是美国下层。在某种意义上麦卡锡主义运动犹如美国版的“义和团”（当然远没有我们的义和团那样极端和得势），其特点是煽动下层民众大抓精英层中“出卖美国”的疑似“亲共”分子。与共产国家做生意的资本家、与苏联集团国家有外交往来的政客乃至卓别林那样的文化富豪，都在“美国人民”的压力下惶恐不安，而美国的工会倒不仅没感到压力，反而在麦卡锡运动中推波助澜。美国的工会比商会更反共应该是关于美国的一个常识。再往前追溯，极右种族主义在美国也是一种民粹现象，从独立前因统治者阻止“人民”进攻印第安人而激发的所谓“培根起义”，直到后来的“三K党”和20世纪初迫害华工的风潮，都是“穷白人”的运动，而资本家倒是对廉价华工持欢迎态度的。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索翁与“三K党”这样的恐怖组织扯上什么瓜葛。但是当今天人们对索翁的所谓“反西方”倾向津津乐道时应该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反西方”实际上比许多“亲西方”人士更难以容忍当时的苏联体制。他对美国精英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类似美国左派，毋宁说更类似于麦卡锡对美国精英的指责。

回顾“索–萨论战”

但是索尔仁尼琴当然也远远不是麦卡锡这类人可比。他在美国工会面前大骂美国资本家，但他对西方的批评其实不限于一个“阶级”；早在此前两年，他就宣告“西方文明在各个方面将陷入绝境”。只不过他所讲的“西方文明”首先就包括马克思主义。1973年9月，索尔仁尼琴发出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据说正是这封信导致苏联当局最终决定驱逐他。但是，这封信在当时苏联异见人士群体——从萨哈罗夫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到麦德维杰夫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同样引起了强烈批评。

索尔仁尼琴在信中提出：“西方世界和全部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总崩

溃”，但它并非由于苏联的成功，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危机所致。其一是追求“无止境的经济进步”导致灾难，他因此主张“经济增长不仅不必要，而且有害”。其二是城市化，他认为当时苏联城市人口比例占到一半，这已经是“反自然”、“反人性”的，尤其是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更是祸害。其三是意识形态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当局强调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堡垒的说法相反，他认为这种“反宗教的无神论”在西方信者众多，在俄国其实没人信，只是当局在把这种“西方的邪恶”强加于俄国人民。索尔仁尼琴认为如果不改弦更张，苏联将会因为“追随西方文明”而崩溃。除了指责苏联当局中了“西方文明”的毒（请注意：他这里并不是指责赫鲁晓夫之类“修正主义者”接受西方的“和平演变”，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指“大半生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的列宁们把西方的“革命”祸害引进了俄国）外，索尔仁尼琴指出国家的第二个大危险是与中国冲突。他认为“崩溃”中的西方已不足虑，而中国才是俄罗斯的头号劲敌。在他看来，苏联在与中国争意识形态正统方面太强硬，而在领土这类实际利益冲突中太软弱。

西方在堕落，中国是威胁，那么俄国人有什么可学的呢？索尔仁尼琴认为某些“听取警告”而拒绝走“西方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是可学的：他们保留手工业，不追求“西方技术”，他们不追求“不断增长”，不搞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但是显然，索尔仁尼琴认为最应该学的还是俄国过去的传统。这当然不是列宁以来的传统，甚至似乎也不是1917年以前沙俄时代的传统——因为1917年以前俄国人已经“西化”得很厉害了。索尔仁尼琴指的是东正教，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正教，那是特指“古老的、具有700年历史的谢尔盖·拉多涅斯基、尼古拉·索拉斯基的正教，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①]

---

①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见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224页。

这样的东正教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拉多涅斯基、索拉斯基都是14世纪的隐修士，号称“最受尊崇的罗斯农民神甫”，他们“既勤奋，又能吃苦”，不仅精通宗教典籍，而且“自己做饭，亲自动手做蜡烛”，乃至从事“普通农民的劳动、生产和经营”，他们带领门徒开发并定居在“祖国最北方”远离尘嚣的净土，于是有了后来旧教的“北方崇拜”。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似乎都与权势、包括主流东正教会的权势不睦，他们“果断拒绝了罗斯东正教最高权威授予的加封和赏赐”，并因此“威信和荣誉迅速提高”[①]。那么，索尔仁尼琴借助这一传统资源究竟主张什么？

第一，他要求俄国人停止工业化和城市化，如果不能回到农村，至少应该限于“分散的小型工业”和“很少有两层以上高楼”的小城市。城市里不应该禁止马车，但应该禁止汽车；不应该修地铁，而应该建林荫道与街心花园。

第二，他要求俄国放弃“西方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主张用东正教拯救俄国的心灵，但应该公正地说，索尔仁尼琴并非如一些批评者所说要以东正教取代马列主义成为“国教”并取缔异端，他明确地说并不要求政府支持宗教，而只是要求政府不要镇压它。

第三，取消列宁式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把苏联体制仅仅归咎于斯大林）全面专政，但是索尔仁尼琴并不要求民主。他从1917年“二月民主”只存在了8个月出发，认为民主“也许”不适合于俄罗斯，俄国人也没有这种要求。他说俄国“也许”只能实行专制制度，但应该是“爱”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专制，是“道德”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专制。他并不一概拒绝民主，但他并不欣赏“西方民主”，而认为应该从“罗斯宗教会议、诺夫哥罗德谓彻、哥萨克人选举和农村公社集会”中继承俄国式的“民主传统”。而他认可的“好专制主义”非但不是苏联式的，甚至也不是尼康和彼得大帝以后中央集权官僚制的沙俄专制主义，而是更早以前、贵族时代的分权的专制主义。他认为从“莫斯科末期和整个彼得堡时期”（即沙俄开始中央集权化）以后，尽管大帝国的扩张日益强劲，

---

① T.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商务印书馆2006年，76-78页。

"专制制度"却衰落和趋于灭亡了。然而，俄国知识分子与专制制度斗争了100多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更残酷的专政）。因此俄国也别再搞什么民主了，彼得大帝以前俄国人还根本不知西欧为何物的时代那种含有"俄式民主"成分的"好专制主义"就不错。

第四，他要求俄国放弃"世界革命"的企图，关心"发展国内，而不是国外"。俄国应该实行孤立主义，放弃军备竞赛，停止争夺霸权，不再控制东欧并支持别国的左派势力。甚至在国内，索尔仁尼琴也反感"西化"了的欧俄发达地区，而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作为俄国发展的未来中心。按照索尔仁尼琴"西方的堕落、中国的威胁"的世界图景，他并不担心西方会侵略俄国，因为"腐败"了的西方自顾不暇正处在"崩溃"过程中，应该防止的是不要让那种"腐败"继续传染俄国（据说苏联时期其实已经被传染得够呛，但似乎还有点"传统"可以挽救?）按照他的设想，俄国不需要与西方争斗，但要尽量远离西方，最好能大量移民西伯利亚。但不是以苏联时期那种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方式，而是以传统的哥萨克与村社移民的方式，把人口由西向东转移。俄国人都跑到西伯利亚，一方面避免了传染上"西方的堕落"，另一方面又可以抵制中国可能借人口优势向西伯利亚扩张，岂不一举两得?

与他对西方的担忧主要是"文化腐蚀"不同，他认为俄国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中国。而对中国，他的态度是"意识形态给他们，我们不要；但土地一点也不能让"①。

先知的光荣与愤怒：从"索萨论战"到"回归之旅"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主张乍看上去实在是莫明其妙的乌托邦，因此不仅苏联当局不能容忍，当时苏联的左右两派异见人士也为之一片哗然。自由主义者萨

①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见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194-229页。

哈罗夫、民主社会主义者麦德维杰夫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反驳他。但是索尔仁尼琴自从不久以后流亡西方以来30多年，实际上一直坚持类似的思想，并且终其余生几十年来一直在用《红轮》这部大书来使之系统化。而在美国，他的这一套理论虽然曲高和寡，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主流思想界都很少有人支持他，然而他声誉既高，创作也很顺利。这当然主要是由于自由民主国家本来就是价值多元，而且美国人也不需要俄国人向他们宣传“自由主义”，他们更想听“新鲜”东西（包括别国已经是古董而他们听来很新鲜的东西），事实上自从有俄国流亡者以来，自由主义者如米留可夫、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唐恩等人一直就不如大骂西方“物质崇拜”的现代性批判家如别尔嘉耶夫等人来得吃香。但是，索尔仁尼琴那种在军事上俄国应该以中国而非以西方为敌的说法的确也无碍于乃至有利于西方在冷战时期的利益，尽管这种说法是以批判西方的口吻说出。

然而星移斗转，到了30多年后索翁衣锦荣归时，他当年的预言几乎都与现实相反：西方并没有“崩溃”，而苏联倒是“崩溃”了。中国倒是“崛起”很快，但并不是像他当年想象的那样在文革式意识形态氛围下，而恰恰是在市场经济与向世界（首先当然是向西方）开放的背景下。这种“崛起”也并未导致索翁当年预言的中苏战争，相反，倒是“剧变”先消除了中俄对峙，然后在普京时代随着俄西冲突的重现，中俄反而渐行渐近。苏联崩溃后的俄国转向民主宪政，并非像他所说的“二月民主”那样仅能维持8个月，而是至今已延续了17年。当然其中的确充满艰难坎坷，而且如今还出现了所谓的“普京倒退”，但却不是退向他当年设想的“彼得大帝以前的贵族传统”，而恰恰是更像彼得大帝以后的中央集权，加上保留下来的一些“西方民主”成分（如多党制）。倒是“贵族传统”在索翁指责的叶利钦时代有所萌芽，但普京时代却被“总统全权代表”、“联邦区”之类的中央官僚制完全淹没。

而年已80多岁的索翁依然故我。1994年索尔仁尼琴高调举行了隆重的“回归之旅”，他远道从海参崴坐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沿途一路宣讲他当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提出、20多年来又在《红轮》

中不断强调的那些观点。

在这次“布道”中他对苏联极权制度的抨击仍然如故，并没有一些人所说的什么“悔过”。相反，他在途中最轰动的一次活动是在西伯利亚向当年“苏维埃政权最凶恶的敌人”、被布尔什维克处决的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遇难地献花致敬。但是索翁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和“民主派”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样的回归之旅使各方都很尴尬：左派不满他大捧高尔察克，右派不满他没有肯定民主变革。

最终在到达莫斯科时，索尔仁尼琴向人群发表了从来不以他为然的麦德维杰夫认为是唯一一次“掷地有声的致词”：“俄罗斯今天在各方面都处于深重的大灾难中，哀怨之声遍布四野。政府未能履行对公民的责任，国家走向一条虚妄、艰难和曲折的道路，……谁都没想到，摆脱共产主义的出路竟充满如此之多的痛苦。……”然而按麦德维杰夫的说法，没有一家报纸全文刊登了整篇讲话。“甚至连以上内容，都是我在数十份报纸——从《共青团真理报》到《自鸣钟报》，从《真理报》到《苏维埃俄罗斯报》中寻章摘句整理而成的。”[①]

俄罗斯的“新儒家”？

显然，索尔仁尼琴并不仅仅是个“伟大作家”，他甚至主要并不是个作家。索尔仁尼琴也不仅仅是个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他在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几乎与在官方社会中一样孤独。尽管由于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坚持抗争的道德勇气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即便是著文批评索尔仁尼琴乌托邦的萨哈罗夫与麦德维杰夫等人，也是在承认他杰出贡献的前提下与他争论，但是到了极权制度结束以后，人们对他仍然以“道德优势”居高临下的批评几乎“一切人”就越来越不耐烦。但是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身上的“俄国知识分子”特

---

① 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译文见 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50945.

征，乃至他的精神谱系，如我们下面将要归纳的那样，又是他们中或多或少都具有的、因而是带有共性的现象。甚至不仅仅是他们，索尔仁尼琴极力谴责的“西化派”乃至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还没有变成官僚之前，也都多少具有这种特点。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索尔仁尼琴的许多主张不仅是乌托邦，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荒唐的乌托邦。但是索尔仁尼琴既不是个胡思乱想的狂人，也并非独修得道的先知，他实际上是俄罗斯知识之树上的一只硕果，他的思想与价值观其来有自，他的伟大与他的缺陷也都与这颗大树有关。

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以索尔仁尼琴一类人和我国的“新儒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梁漱溟先生那类人，不是借儒家经典做敲门砖谋取权势和利益者）相比较。他们既不认同“左”的极权主义，也对“西方”的自由社会多有批评。他们甚至持有很难说“左右”的现代性批判观念，对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经济增长、物质消费等轻则不以为然，重则厉声申斥。他们以本土、本民族文化安身立命，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强势的所谓“西方文化”多少持有反感。但是他们也不是对“本土”的东西就一概拥护。实际上对于“本土”的文化演变本身他们也持一种形式上似乎很“复古倒退”的立场：

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是尼康以前的“旧教”，尼康乃至彼得大帝以后俄国似乎就不断在堕落。儒家的精神家园则是“三代盛世”，三代以下就已经礼坏乐崩、世风日下。尽管实际上正是尼康以后俄国才在不断强化专制集权的条件下出现了霸权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但索尔仁尼琴并不喜欢这种妨碍“精神自由”的极权帝国（当然同时他也嫌西方的“物质自由”妨碍“精神自由”）。类似的，尽管秦皇汉武以后中国也在法家的专制集权下建立了强大帝国，但儒家反感这样以“霸道”取代“王道”：“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1]以至于毛泽东后来有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之说。

俄罗斯在尼康以前、中国在秦以前是个什么时代？何以后来的“知识分子”

---

①谭嗣同：《仁学》。

那么怀念那个时代并视之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那时当然没有近代的自由民主文明，但是那时也还没有中国的“暴秦”、俄国的伊凡“雷帝”那样的大一统集权专制。那是个众多贵族各自“保护”着（当然也可以说是“奴役”着）各自的附庸、犹如“家长”各自保护着（也可以说是统治着）“子弟”的时代。中国古话叫做“封建”（不是后来所谓“地主向佃户收租”那个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而俄罗斯叫做“波雅尔”（自治贵族）。孟子所谓“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就是这种社会的特征。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状态的一大问题就是帝国整合困难。古今强大的霸权国家既有皇权专制的，也有自由民主的，但极少有贵族林立的。然而醉心于高尚精神的“旧教”信徒与讨厌“霸道”的古儒君子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贵族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都没有自由平等，但是贵族与附庸构成的通常是个稳定的熟人社会乃至亲缘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和“信息对称”、“重复博弈”的行为规则使“父父子子”式的和谐相对容易维持。而大帝国是个陌生人群体，天高皇帝远，“君臣”难以产生“父子”式的温情。理论上一切人都是皇帝的附庸，附庸与附庸之间似乎比贵族与附庸之间要“平等”，然而附庸也有受宠与否之别，统治庞大陌生人社会的皇帝不像管理小采邑的贵族，通常都不能直接理民，而必须通过受宠的奴才（官僚）来控制不受宠的奴才。然而人之常情是：受宠的奴才虐待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虐待奴才更厉害，因为前者有狐假虎威之暴，却无损及己物之惜。

所以尽管功利主义的历史进步论通常认为皇权官僚制帝国要比贵族社会“进步”，但是生活在皇权官僚制下的人们怀念贵族时代的温情（如古儒所谓的“三代盛世”），其实并不难理解。这还是从日常伦理的角度，如果从“精神自由”的角度看那就更是如此。中国先秦、古代希腊与印度列国时代这些从“百家争鸣”中产生的“轴心文明”都是贵族时代的事，到了皇权帝国就要“罢黜百家”了。因此索尔仁尼琴指斥尼康的官方东正教枯燥无味与古儒谴责焚书坑儒一样是很自然的。

至于自由民主时代固然没有专制的暴虐，但“理性异化”形成的“冷冰冰的关系”也会使道德家们怀念温情脉脉的时代。民主时代固然不会“罢黜百家”，但世俗化氛围也会让人怀念旧时的宗教激情。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复古的理想主义”都有存在的土壤。

俄国“新儒家”的特点

然而两相比较，俄罗斯的“旧教”要比中国的“新儒家”势头大得多。这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形成有几大不同：

首先，叔孙通、董仲舒以皇权专制下的“官方儒学”来改造古儒已经两千多年，而尼康在皇权专制下搞“官方东正教”取代“旧教”只是17世纪的事。仅此一点就使俄国旧教的遗存力量（所谓分裂教派）大于中国的古儒（“反法之儒”）。

其次，尽管儒学是否是宗教一直有争论，但即便主张有“儒教”者也承认儒家比“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要世俗化一些。而东正教则是基督教各分支中最少世俗化的。宗教热情（贬义地也可以说是偏执）要比儒家强烈许多。儒家面对逆境只求“穷则独善其身”，而俄国分裂教派的拼死抗争可以说是惨烈惊人。

再次，更重要的是：导致中国“罢黜百家”的中央集权化过程（所谓周秦之变）完全是个华夏文化本土内生的过程，而导致尼康宗教改革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化，其几轮大潮都起于外来影响：先是蒙古征服带来的“鞑靼化”，莫斯科大公统一罗斯诸国起初完全是作为蒙古金帐汗代理人狐假虎威的结果，继之尼康统一教权又是打着引进拜占庭希腊礼仪（乃至引进希腊僧侣）排斥本土“旧礼仪”的旗号，最后彼得大帝改革更是一场所谓的“西（欧）化”运动。这样的一种专制集权过程显然容易使民族情绪成为本土反对派的精神动力。索尔仁尼琴可以把反抗极权看成反“西化”保“传统”的事业，然而在中国，从来没人说“秦制”是夷狄强加的，而“西化”似乎只与自由民主有关。

这样，如果说在中国毛泽东所言“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有些夸大其词，

实际上董仲舒以后制度上的“反法之儒”与言论上的“反儒之法”都几乎隐没，而法家化的官方儒学（所谓儒表法里之学）几近“独尊”，那么俄罗斯的“儒法斗争”——分裂教派反对尼康宗教改革的运动则不折不扣地持续了几百年，它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近代化进程，影响着俄罗斯人的心灵，并产生了一种“天生反对派”传统——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如今英语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源出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但在俄语中该词的本义与英语有所不同。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知识分子”就是指那种未必具有高深专业知识、但却坚执思想信念并怀有救世情结的一群人[1]。俄国农民学开创者A.佛图那托夫甚至说：俄国的“农学家”首先是献身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他们甚至不一定要受大学教育，只要完成高中学业便足够了。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比高等教育更为重要[2]。这些说法都表明俄国所谓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包括工程师之类的技术专家，它几乎就是指今天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这个概念，正是在300年的分裂教派运动中形成的。

①参见H.A.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含义》，莫斯科1990年，第一章。

②参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秦晖序：《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

下 篇

“近卫军”与“彼得”间的徘徊：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困境

“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

俄罗斯文明的早期即所谓基辅罗斯实际上是沿古商道“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形成的一系列城邦，统一时间很短。基辅罗斯虽然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旧教”的内外部形式与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有很大差别。在内部它保留了早期东斯拉夫人多神崇拜的许多成分，各地的仪式也不一致，显得很多元化，在外部它尚未建立拜占庭式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仅教会独立于王权，教权也并不统一。蒙古征服后的鞑靼化时代，莫斯科大公虽然借助金帐汗的授权开始兼并统一东北罗斯，但蒙古人素有宗教宽容传统，无意支持统一教会。而且在蒙古人未征服的西北地区兴起的诺夫哥罗德并未鞑靼化，它后来发展成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共和国，由谓彻（城市贵族议会）执政，其体制与邻近波罗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诸邦相似，都没有皇权专制。在信仰方面诺夫哥罗德则不同于汉萨同盟，而属于东正教文化圈，但她信仰的也是多元的“旧教”。诺夫哥罗德因此在政教两方面都成为莫斯科统一罗斯过程中的劲敌。

1453年拜占庭沦陷于穆斯林，东正教的中心转移至罗斯地区，同时莫斯科也强大起来，逐渐摆脱金帐汗附庸的地位。又经过长期战争，终于在1478年灭掉诺夫哥罗德，摧毁了那里的谓彻制度。俄国由贵族制（习称等级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帝国（习称专制君主制）过渡。1547年伊凡雷帝始称“沙皇”，开始雄心勃勃的大扩张。这一时期东正教也出现“改革”，但与大约同时西欧的“宗教改革”是摆脱教皇控制完全相反，俄罗斯的“宗教改革”是要统一教权。宗教首领提出“第三罗马”理论，即“罗马城是第一罗马，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

斯科是第三罗马。两个罗马陷落了，第三罗马已经崛起，第四个罗马永远不会有。”所谓第一罗马系指罗马教皇，第二罗马系指拜占庭大牧首，二者都是信仰者心目中的世界宗教统一权威。“第三罗马”当然也是同样意思。莫斯科大牧首既然自命为继罗马教皇和拜占庭大牧首之后的世界宗教领袖，当然不可能允许罗斯内部有其他宗教权威。可见宗教改革与俄国当时的世俗改革一样，是以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中心为己任的。

到17世纪，俄国的宗教改革进入高潮。尼康大牧首通过希腊僧侣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旧教”原有的斯拉夫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尼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之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1667年会议开始了对旧教（官方贬称“分裂派”，旧教徒自称“旧礼仪派”）的大规模镇压。而旧教徒的反抗又与当时俄国的各种矛盾相交织：由于宗教改革与中央集权化相表里，传统贵族（波雅尔）反抗沙皇特辖制与军功贵族（作为中央集权支柱的官僚化贵族），因而很多波雅尔同情旧教，许多波雅尔“叛乱”与同情波雅尔的宫廷事变，例如彼得大帝时的近卫军“叛变”、皇太子被杀都有旧教背景。由于俄国的农奴化过程也是这一时期同步进行的，许多不愿为奴的逃亡农民都是旧教徒，俄国这一时期集中发生的三次“农民战争”，包括著名的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等实际上都是旧教徒分裂运动的另一形式。大规模镇压导致旧教徒四处流亡，因此当时俄国的“盲流”与抓捕“盲流”的“禁止流浪法”也有宗教冲突背景。许多旧教徒逃亡后无法务农，只能到处做买卖糊口，由此导致后来俄国工商业者中旧教徒比例高达65%，旧教因此被一些学者看成“商人的信仰”，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对派商人”。

但是分裂派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为生命，而且常常是有些“偏执”地与官方意识形态及官方权力对着干的思想者群体，即“知识分子”。分

裂派运动是知识分子前史，它本身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无疑分裂运动的250年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特点、思维方式、行动准则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当代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分裂运动，18世纪的反教会潮流、19世纪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20世纪的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从这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这些多样的甚至变质的形式表达了对绝对者的永恒的牢固的渴望以及纯粹是神秘本性的灵感”①。许多知识分子即便并非旧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同情分裂派。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的文学家和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等人都是如此。有人说：在当时状况下，“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可惜只有一条路：分裂运动。”②无神论者普列汉诺夫称之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它以“教权主义”和宗教民主为其出发点。“俄国的宗教运动虽不完善、也不正确、比较狭隘，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制。”③赫尔岑也说，“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一种俄国式的思维④。

历史最悠久的异见抗争

彼得大帝即位后以“学习西方”著称，但正如尼康改革以“希腊化”来强化专制一样，彼得一世也是以“西化”来摧毁古罗斯贵族传统、实行严酷的独裁。他对分裂教派的镇压进一步强化。1715年，彼得大帝颁布“告密法”，在全社会发动对“异端”的检举和迫害，同时建立宗教管理局，实行“宗教国家化、牧师警察化”，并多次派兵抓捕旧教徒，甚至连他的近卫军与皇太子都成为这种严厉政策的牺牲品。此后，1730年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旧教徒的财产没收，本人

---

①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1年，28页。

②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337页注1。

③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355页。

④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355页。

发作“划桨手”苦役；追捕旧教逃亡者，对旧教徒的工商业实行重罚；1735年又规定禁止流亡海外的旧教徒回国；等等。尽管沙皇末期在世界潮流影响下出现了宗教宽容的趋势，但可以说直到1917年以后，俄国对旧教的排斥一直没有真正停止。

然而，在世俗专制与官方教会的长期打压下，分裂教派运动并未在俄国大地上消失。据研究，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有10%左右的人口属于分裂教派，工商业者中更高达65%。事实上，就连后来无神论者发动的俄国革命，都是旧教徒在经济上支持的。金雁指出：号称“打倒资产阶级”的俄国革命能够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俄国“资产阶级”中的旧教徒的功劳。当时工商业者65%的人都是这些人，他们反沙皇很积极，虽然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①]。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职业革命家以什么为生，搞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革命最关键的，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其实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派。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分裂派的很多人发财后资助文化事业，像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就是分裂派干的，还有博物馆，等等。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做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俄国最著名的“纺织大王”，旗下企业集团有工人达5万之多。1905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于是高尔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金主”。高尔基控制着分裂教徒大量资金，由他的夫人来执行。其实《真理报》在地下状态时，都是由分裂教徒的钱来资助，才能够这样延续下来的。这就是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

---

①金雁：《20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书屋》2009年第1期，4-12页。

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的原因。可是现在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因为分裂教派和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由于反对中央集权，后来在苏联时期受到比正统东正教会更严酷的镇压，可是当初如果没有分裂教派在经济上的大量赞助，真的不可能有俄国革命。

分裂教派：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

索尔仁尼琴是以世俗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他从未明确过他的教派立场。但是从他的著述看，他无疑具有强烈的旧教情结。除了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明确提出要靠"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来建立俄国人的精神家园外，他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为俄国发展之本也带有旧教流浪者与"北方崇拜"的明显痕迹。而更为明显地是他在三卷本《古拉格群岛》中第二卷，即叙述"群岛历史"的那一卷中以索洛维茨修道院作为开端，并配上许多历史照片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时期的劳改营体系中，索洛维茨群岛既不是条件最恶劣的，也不是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那么为什么索翁如此重视它？答案很显然：历史上索洛维茨修道院正是分裂教派的"圣地"、"北方崇拜"的象征和众多旧教殉难者的成仁处。

索洛维茨修道院位于荒凉偏僻人烟稀少的北极圈附近白海中的索洛维茨群岛。当地原属于诺夫哥罗德贵族共和国的边疆，共和国覆灭后不愿臣服于莫斯科的遗民逃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所在，以旧教信仰为精神支柱，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他们的"精神自由"。很快它就有了"教会巴比伦"之称。诺夫哥罗德遗民用过去经商积累的财富和经济独立将自己在北方的组织作用传递下来，使修道院同时成为经济重镇、地盘也不断扩展，控制了从摩尔曼斯克到西卡累利阿的整个北方沿海地区，靠几大盐场、靠贸易、捐献、领地收入而财源滚滚。修道院院长起初由诺夫哥罗德任命，后来因两位院长耐不住寂寞离开了后，修道院就自己选举院长。它不服从莫斯科教会牧首的教会权力和沙皇世俗政权。

在莫斯科的眼中这是个“藏污纳垢之地”。[1]拉辛起义失败后许多人也逃到这里。在宗教改革高潮中，1668年起修道院在沙皇军队的围攻下坚持了8年，最后因叛徒出卖了经由烤房的暗道，修道院才被攻破。此后这里成为沙皇当局流放各种异端人士和“危险分子”的地方，旧教分子、秘密协会成员、十二月党人乃至普希金的舅舅都曾流放此地，实际上它就是沙皇时期的“古拉格”。[2]但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流放犯们仍然实行自治。修道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12名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其次是所有修行的人参加的“黑衣修士宗教会议”（即谓彻）。修士（17世纪为350人）实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岛上有600名工人和几百名士兵，有免费的图书馆、医院、学校等，也有世俗的民选政权，修道院与世俗社会通过“专门的书面文件——劳役合同”进行来往，修道院掌握司法权，但由米尔民选代表参加审判。直到1903年这个“流放者乌托邦”才被撤销。

索尔仁尼琴显然在索洛维茨寄托了极为丰富的象征含义，它明显地体现了索翁本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的特质。在1994年索尔仁尼琴的“回归之旅”中，他不从美国直接飞回莫斯科，而是绕道令他神往的西伯利亚，从当年“古拉格群岛”中最恶劣的“岛屿”所在地科雷马地区的首府、俄罗斯极东北地区的马加丹入境，坐飞机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如此长途长时间旅行在支付费用的传媒商是一次大型的推销造势活动，在索翁本人则是他向俄国人民的一次大规模巡回“布道”，途中每个较大城市他都会停下，在盛大的欢迎集会上进行宣讲。

“回归之旅”中的“北方崇拜”

如前所述，在这次“布道”中他最轰动的活动是向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遇难地献花。与邓尼金、弗兰格尔等人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白俄侨民不同，高

① 叶·巴尔索夫：《17–18世纪俄罗斯旧礼仪派历史的新材料》1890年，122页。

② Г·Г·弗鲁缅科夫：《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囚徒：17–19世纪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政治犯》，阿尔汉戈尔斯克1963年版。

尔察克作为地位最高的白军领袖是在祖国赴死的。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西方民主”的看法却与处决了他的布尔什维克有些类似。当时一些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如捷克军团）同情被列宁驱散的民选议会（全俄立宪会议），高尔察克却对此嗤之以鼻。被列宁驱散的立宪会议代表在西伯利亚建立的“流亡议会”不久也被高尔察克所驱散。而击溃高尔察克军队的固然是红军，直接推翻其政治统治的却正是这些流亡民主派。当高尔察克最后退到伊尔库茨克时，正是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该市发动起义，迫使他辞职下台。他向当时控制西伯利亚铁路的捷克军团寻求避难，反感他实行独裁的捷克军团却把他引渡给了伊尔库茨克的民主派当局。很快红军又摧毁了该当局，高尔察克落入红军之手并立即被枪决。

而索翁在对高尔察克深表敬意的同时并没有对当时同样受到布尔什维克镇压的民主派有同样表示，因为这些民主派在索翁看来太过“西化”，也太过“现代”。他们颠覆了传统的俄罗斯。如前所述，索翁认为“二月”与“十月”是一回事，对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二月民主”要负很大责任。而在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民主派不仅自己软弱无力，还从背后给了高尔察克这样的“英雄”一击。在索翁看来，充满贵族气质的高尔察克将军并不是暴君，二月革命后他曾是第一个向民主派临时政府宣布效忠的旧俄高级将领。他说：“我不是为这种或那种政体服务，而是为被我视为高于一切的祖国服务。”1917 年 6 月临时政府时期的塞瓦斯托波尔苏维埃解除高尔察克黑海舰队司令职务，他也服从了。只是在布尔什维克 1918 年 1 月发动政变废除宪政后，他才起兵反抗。也正是高尔察克接纳了“流亡议会”。但这些民主派议员们在内战的关头却还热衷于辩论，“互相争吵”，给“英雄”添乱，因此索翁认为高尔察克解散他们是正当的。

而且，人们知道高尔察克在战前曾经是俄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北极英雄”，作为海军军官和北冰洋航线开拓者，他在极地探险与科学考察方面成就卓著。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卷入政治悲剧，他本来可以作为“天才的北极科学家”传世。而对于具有“北方崇拜”传统的分裂教派而言，高尔察克这种经历就更了

不起。因此索翁对他景仰有加是不难理解的。

相形之下，索翁对民主派就很不客气。在“回归之旅”中他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和“民主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由于当时旧苏联已不存在，这种抨击俨然成为这次“布道”的主调。1994年俄罗斯正处于转型危机的深渊，当局备受抨击也并不稀奇。但索翁的抨击还是特别“深刻”：与《红轮》中的说法一样，索尔仁尼琴当时的抨击也追根溯源：“我们的灾难始于1917年2月。毁灭这个国家的不是什么共济会员，而正是我们的父辈与祖辈。当时，一个繁荣的国家在我们的默许之下遭到摧残。”然后便从1917年的民主派骂到了1990年的民主派，从戈尔巴乔夫、盖达尔直到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从“公开性”到私有化，从民族政策到公共交通，都被他骂得体无完肤。

这样的抨击并没有改变本来仇视索翁的左派与苏联时代“爱国者”对他的态度（索翁也无意博取他们的好感），但却使原来热情欢迎他回国的“民主派”十分尴尬。民主派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说，“读了索尔仁尼琴最近的谈话，我感到十分痛心。本来，他每迈出一步，从他脚下都应喷涌出俄罗斯所需要的鲜活水泉；而他却一味地向接纳他的改革人士泼污水。”格里高里·巴克兰诺夫则说：“一个离开俄罗斯20年的人如今终于回来了，什么都要责骂一番。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尽管如此，当局还是给予了索翁以很高的礼遇。

然而，千篇一律的抨击很快失去了新鲜感，索翁似乎“不善于使听众在超过五六天的时间里持续关注他的演讲和发言”。随着旅途的延伸，舆论由轰动归于平静，随行追踪报道的记者纷纷散去，继续随行的只有资助方的摄影师和节目主持人。而且由于新意渐失，摄影镜头也只得“越来越多地转向壮丽的俄罗斯自然风光”。回归之旅的后半段已经很少见诸媒体报道。所摄纪录片后来播出时反响也相当冷淡[①]。

---

① 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译文见 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50945.

从利哈乔夫到索尔仁尼琴：新俄罗斯“国学”的演变

回国后的十年间，尽管索尔仁尼琴仍然抨击不断，但影响无疑越来越小。叶利钦后期的俄罗斯开始弘扬文化民族主义和反对“西化”，但并没有怎么借重索翁。承接这一趋势，普京上台伊始就隆重推出了俄罗斯“国学大师”德·谢·利哈乔夫教授的“俄罗斯真理”①。利哈乔夫也是着重在尼康大牧首和彼得大帝以前的古典罗斯文化中寻找“传统”宝库。与索翁一样，利哈乔夫也希望把“传统资源”古为今用，因此也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对1917年以后的“专政”和1917年以前上迄彼得大帝的沙俄中央集权专制都不看好，而主要从彼得大帝以前的“传统”去“寻找家园”。

但是利哈乔夫的“今用”是支持叶利钦当时困难重重的自由化改革的，而且他的“反西方”意识与东正教激情都不突出，因此他的视野包括了从罗斯文明初创时的“勇士”与小邦时代直到尼康–彼得大帝以前的漫长历程，尤其重视蒙古人征服以前罗斯诸公国的“自由”时代的遗产（如《伊戈尔远征记》、《罗斯法典》等），而并没有太重视此后的东正教分裂教派。他也与一般“斯拉夫自由主义”者那样惋惜本土自由传统被急于“赶上西方”的彼得大帝集权化改革所破坏，有一种被别尔嘉耶夫调侃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情绪。但他更多地归咎于彼得大帝本人而不是归咎于“学习西方”，更不会有“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叶利钦民主派”的想法。

不仅如此，利哈乔夫的“斯拉夫自由主义”实际上认为灾祸来自“东方专制”。他最为深恶痛绝的是“鞑靼化”。他虽然对彼得大帝直到列宁以“西化”方式搞中央集权专制毁灭“俄罗斯的”本土自由传统不满，但对于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古典文化，利哈乔夫还是强调其与西边、而非东边的联系。

在罗斯文明起源问题上，利哈乔夫是“诺曼说”的支持者。此说认为北欧

---

① 参见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

海盗（或曰"勇士"）即瓦良格人建立了最早的罗斯国家，即基辅罗斯留立克王朝。沙俄时代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倾向这种说法，而保守的皇家史学和后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正统史学都反对"诺曼说"，认为北欧海盗只是斯拉夫王公的雇佣军，对"我们的"罗斯文明没影响，甚至把诺曼说指斥为西方人贬低斯拉夫的"阴谋"。而利哈乔夫恰恰力主诺曼说。他旗帜鲜明地认为罗斯文明具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色彩，甚至发明了"斯堪的纳斯拉夫"这个术语。

利哈乔夫的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否定"鞑靼化"的意义。他与索尔仁尼琴同样推崇诺夫哥罗德，为他被莫斯科的暴君毁灭而痛惜，但索翁主要基于"旧教"立场，利哈乔夫则主要基于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类似、而与莫斯科不同的非专制政体。他曾把诺夫哥罗德的文化比拟为西欧的"文艺复兴"，认为其中富含自由的种子。利哈乔夫明确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反对那种把俄罗斯视为"欧–亚文明"、"东–西文明"的主张。显然，利哈乔夫反对专制的"西化"（从彼得大帝到列宁所引进的），但对于来自西边的非专制的东西（如过去的诺曼文化，今天的自由民主），他并不认为有损于"我们的""俄罗斯真理"。

然而到了普京执政中期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利哈乔夫这时已经去世，"俄罗斯传统"需要一个新偶像。其次，普京时代的"反西化"与"民主倒退"走得更远，文化保守主义更需要与政治保守主义、而不是与自由主义结合。罗斯小邦时代的贵族"自由"变得不那么浪漫，而中央集权化时代的东正教更能"古为今用"。普京本人无论对彼得大帝还是尼康大牧首都是有好感的，这一点他与索翁不一样。但是普京毕竟还需要继承1991年国家–社会转型的遗产，不能完全放弃自由民主的旗号。他与如今几乎是其唯一成气候的真正反对派的俄共仍在对峙，不可能对1917年以后说太多的好话，而过分抬举罗曼诺夫王朝来与自称推翻了该王朝的"革命传统"继承者俄共对抗，也不是一直强调全国团结、并不想过分刺激俄共的普京所愿。

于是，既反对1917年以后、也批判罗曼诺夫王朝中央集权、同时又具有强

烈“反西化”的俄罗斯国粹派色彩的索尔仁尼琴便成了他倡导弘扬民族传统的一个合适的象征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虽与各方面都有争论，但也是个很少见的可以为各方面接受的伟人：民主派记得他当年反抗极权的功绩；左派可以把他的“反西方”言论解释为已经“悔改”；而索翁对分裂教派的推崇和对尼康-彼得大帝集权过程的批判虽然与普京的价值观有距离，但人们可以把这解释为反“西化”，而不是反对集权，似乎索翁是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民主派”而批判他的。反正索翁最后两年已经不能再多说什么，而风烛之际的索翁所能感知的普京时代，是一个国运比叶利钦“转型危机”年代大为好转、俄共被压得日薄西山、东正教红白教会实现了历史性和解、而“反西化”和“俄罗斯思想”也成为时髦的状态。至于普京搞的那一套是更像“索洛维茨殉道者”，还是更像镇压殉道者的尼康大牧首，他恐怕已经无力分辨。当了一辈子“永恒的反对派”的索翁也有理由消消火气、归于涅槃了。

这就是索翁最后两三年里与普京“互相捧场”的来由。于是他的驾鹤仙逝也就在各方的高调追思和当局的尽心操办下显得十分风光，但是与他1970年被驱逐的那些理想相比，今天的现实是辉煌还是尴尬？只有问他的在天之灵了。

分裂教派的“分裂”

显然，像分裂教派这种“向后看的反专制”蕴藏着深刻而复杂的矛盾。他们理想中的贵族政治尽管在反专制时代能够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毕竟与现代民主价值相去太远。即便在传统时代它也无法克服国家整合方面的困难。如前所述，世界上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唯独贵族林立的“中世纪状态”尽管好像很温情脉脉，但的确很难在今天的世界民族之林立足。从这点上讲，普京“利用”了索翁，实际上却与他主张的不是一回事，这恐怕也是势在必然：普京的“民主倒退”可能会搞沙俄式的中央集权加上保留一些民主转型成果，但如果要回到“尼康以前”，不仅普京不会干，俄共不会干，民主派也不可能同意的。至于说要抵制工业化、城市化等，作为一种绿色思想资源应当有价值，

但作为现实政策无疑也不可能。

分裂教派是如此，中国的儒家是否也类似？古儒反对“秦制”的思想资源在摆脱专制的近代化过程中应当起作用，但摆脱专制当然不是要回到“周制”，因此索翁面临的悖论或许并非仅仅是俄国现象。

当然，分裂教派的内在“分裂”还有许多：分裂教派本来是抵制尼康的“希腊化”与彼得大帝的“西化”而打出文化保守主义旗帜的。但是在现代，反对专制的主要思想武器恰恰又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于是分裂教派式的“向后看的反专制”、“反西化的反专制”在现实中就难免尴尬。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分裂教派的乳汁哺育的，但分裂教派本身恰恰主张的是极端的“保守”。分裂教派实际上极大地支持了俄国革命，但索尔仁尼琴恰恰又把革命看做是“西化”的罪恶。这就如当年大富翁莫罗佐夫把遗产都给了革命党，但这场革命恰恰是冲着他的家族而来。事实上，俄国革命中分裂教派运动曾出现小高潮，诸如“莫罗堪教”、“圣灵第四国际”等分裂教会都活跃一时，从所谓“第四国际”的称呼可以看出它与革命中的世俗激进派存在着互相影响，并且都敌视沙俄官方教会。但是很快，到了苏俄时期新的“专政”就落到他们头上，由于旧教不仅反对无神论，而且反对中央集权，它受到了比只反无神论却不反中央集权的正统东正教更严厉的镇压。如果说在苏俄时代正统东正教会虽被压制，但还可以存在，那么自尼康以来顶着官方长期迫害延续了数百年的分裂教派，则在布尔什维克更残酷的镇压下几乎被消灭了。

从社会方面看，当年分裂派的社会基础既包括传统的大贵族波雅尔，也包括赤贫的流浪汉。而中央集权培育的俄国式“中间等级”军功贵族（实际上的官僚）则是分裂教派最严厉的镇压者。这在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的名作《女贵族莫罗佐娃》[1]中就表现得很清楚。莫罗佐娃是沙皇阿历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代的大波雅尔，少时守寡，拥有农奴8000人，以道德高尚、信仰虔诚、关心附

[1] 此画与下文所述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均收藏于莫斯科特列契雅科夫美术馆。

庸、乐善好施而深得人心。她是狂热的旧教徒，激烈反对沙皇的宗教改革，被沙皇亲自下令逮捕，流放到远离莫斯科的边疆，但她仍然不屈，又被关入地牢，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苏里科夫把她视为圣徒，描绘她乘坐雪橇被押解赴流放地途经莫斯科时激动人心的情景：大群旧教信徒赶来送行，有人掩面悲泣，有人被她激励。画家尤其特别描绘了两位赤贫追随者，一位老妪和一个乞丐。那乞丐举两个手指与莫罗佐娃共勉，(新教用三指划十字，旧教用两指，这手势表明坚守旧教的决心)。悲哀者中也有身穿传统袍子的大波雅尔贵族。而画面左上角有一组喜笑颜开的新贵，他们是支持官方教会的军功贵族。这幅名画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旧教徒社会构成的两极化。

但是这样尖锐反差的两极化"基础"不也意味着严重的矛盾吗？实际上，与官方教会的"统一"相反，分裂教派并非一个整体，其内部也是"分裂"的。这也正是如今它的许多同情者不把它视为与"新教"呈二元对立的"旧教"、而宁愿沿用过去官方带贬义的"分裂派"来总称这一系列"异端"的原因。尤其是 1905 年开始"立宪"后沙俄逐渐接受了现代宗教宽容原则，不再严厉镇压旧教，同时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传统危机、"世风日下"也使官方信仰变得五花八门，民间巫师式的"妖僧"拉斯普京居然得到沙皇宠幸，而感到西方"革命"思想威胁的一些权贵也开始对旧教"保守"传统反对"西化"的特点产生好感，一些开明的教会还允许在讲坛上宣传旧教神学。这都使沙皇末期官方宗教与"旧教"的界限变得模糊。

在另一方面，1905 年后旧教中的工商业者很多参加了斯托雷平时代主张改革但反对革命的商界政党进步党，另一些前激进知识分子对 1905 年革命的"过激"表示反思，他们组成"路标"派，热衷于重光"传统"、振兴"国学"，很多人成为东正教神学家，号称"寻神派"，其中许多人也宣传分裂教派思想。政界的进步党与思想界的"寻神派"都坚持非官方立场，但他们也拒绝当时的"西化"、"革命"乃至世俗化、现代性等潮流，后来流变为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为代表的白俄"现代性批判"思想家。

而同时，分裂教派过去发起拉辛、普加乔夫式造反的传统又被另一些派别继承，如前述的"莫罗堪教"、"圣灵第四国际"等，他们积极参与了"革命"并且热衷于暴力。

于是，近代的分裂教派便成了个各种异端思想的大杂烩，其中许多异端之间的对立甚至超过其与官方宗教的对立：比布尔什维克还"革命"的"圣灵第四国际"与比正统官僚还"反动"的御用"妖僧"拉斯普京的差别，岂是"新教旧教之别"所能比拟？这就无怪乎分裂教派中一些分支的同情者对另一些分支不但缺少同情，反而可能对镇压后者的人有更多的理解。

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

这一点在苏里科夫的另一幅经典名画《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中看得很清楚：这幅历史画中的近卫军与莫罗佐娃一样是画家心目中的殉道圣徒，当时彼得大帝搞移风易俗、全盘西化，厉行集权，穷兵黩武，虽然开始了"大国崛起"，但百姓苦于苛敛，传统贵族与旧教徒的"民族自尊"更难忍受。于是当1698年彼得大帝秘密出访时，他的普遍信仰旧教、来自民间、同情百姓疾苦的近卫军与一些贵族联手趁机谋反。彼得大帝闻讯立即回国进行残酷镇压，以在红场上当众斩首的方式，把这支他一手扶植的"亲兵"队伍几乎全部杀光（1000人中杀了800多人），并且株连蔓抄，在全国展开了对不满者的大清洗。苏里科夫以主要画幅来表现临刑的近卫军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状态，他们的代表、一个红胡子近卫军怒视彼得大帝，其余人则与亲属悲壮诀别。他们的妻子、母亲与儿女们悲痛欲绝，围观群众对殉道者的同情与对镇压的不满也溢于言表。苏里科夫还把自己女儿的形象——一个戴红头巾的可爱小女孩也画在其中，其对近卫军的同情极为鲜明。而前来监刑的彼得一世则偏在画幅一侧，在一群外国使节和军人的簇拥下，显示画家对他"崇洋媚外"的不满。

但另一方面，画家笔下的这个彼得也气宇轩昂，骑在马上颇有俄国传统中"三勇士"的气概，一副真理在胸、充满自信的"进步"改革家形象。他转头迎

着红胡子近卫军的目光，两人炯炯对视，都是“正面人物”的样子。显然，苏里科夫作为俄国启蒙时代的“进步”画家也深知“传统”的弊病和变革的必要，他不可能赞成“近卫军”的所有主张。看来画家的立场很尴尬：他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

而这，也未尝不是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尴尬。甚至不仅是索尔仁尼琴，可以说，如果斯大林主义是当代的“尼康新教”，那么当时苏联的所有异端知识分子，包括索翁与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等人在内，都可以说是“分裂教派”的传人。但是他们之间有如此大的不同，而就索尔仁尼琴自己来说其思想中也有如此多的矛盾。在俄罗斯一波三折坎坷崎岖的转轨之路上，可以说他们都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索尔仁尼琴是“近卫军”的传统传人，他不满彼得的“西化”，但他对据说同样是“西化”的世俗民主同样不感冒。如果“彼得”放弃“新教”，转而带领“近卫军”去讨伐苏里科夫笔下的“外国使节”，他还会反对吗？而萨哈罗夫是“近卫军”反对派精神的传人，但他是欢迎、至少不认为需要以斯拉夫主义来反对“西化”的，这方面他却与“彼得”精神相通，如果彼得的“西化”不是以查理大帝式的专制粉碎“俄罗斯传统”的波雅尔自治，而是以自由民主来取代“俄罗斯传统”的独裁（就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萨哈罗夫还会去当“近卫军”吗？

同样，索翁与萨哈罗夫等人的差别体现了“分裂教派多元性”在当代的延续。在面对“尼康新教”独尊的时代，这种多元性并不妨碍他们持有大致相同的“近卫军”立场。但是在这种独尊已不存在之后，他们的差异便凸显出来，以至于发展到“近卫军”与“彼得”那种对立的程度也不是没有可能！索尔仁尼琴已经去世了，他本人已不会再卷入其中，但这种对立的滥觞不能说与他无关。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充满着“向后看的反专制”的悖论。但是，30多年前与他论战的另外两位当时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后评价，在今天看来仍然基本上是成立的。当时麦德维杰夫说：“俄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许多伟大的作家，他们

有一种顽固的性格，他们坚持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以及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这样不寻常的人物在世界文学中并不是少见的例外。”①

而萨哈罗夫的评价是：“尽管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不失为一个为捍卫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②

---

①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 1980 年，247 页。

②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 1980 年，240 页。

大事件一：革命

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

别无其他，只有斧头

……俄罗斯在呼唤斧头。

——引自致赫尔岑的报纸
《钟声》的一封信，1860

第一卷

1914年8月

(8月10—21日)

目录

contents

Part One

第一部



第一章

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他们坐车出了村镇。在初升的朝阳下，那耸立在蓝天里的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似乎就近在眼前，一个个锯齿形的山坳全都清晰可见。

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渺小事物相比，这座山脉显得那么巨大，简直是人类所不能创造的庞然大物。数千年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所有人即使尽可能地张开手臂，把他们创造的物品甚至打算创造的物品大堆大堆地堆积起来，也造不出这样一条超乎想象的山脉。

几个人驾着车沿着一条道路向前驶去，经过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那山脉似乎就在眼皮底下了，他们就要驶到那儿了，那一个个白雪皑皑的山头，那一块块裸露出来的巨大岩石，那一条条阴暗而神秘的峡谷，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但那积雪似乎一小时一小时地从山麓往上融化，那山脉似乎离开了地面，已经不是立在那儿，而是悬挂在半空中了。它笼罩上了一层雾霭，已经看不见山沟和山脊，见不到山的特征了，似乎成了一堆堆连接不断的白云。之后，那一堆堆白云似乎被撕成一块块，已经辨认不出是真正的云彩了。后来，那些云彩似乎被冲洗了一遍，那山脉似乎完全消失了，成了空中的幻影。再往后，四面八方只剩下了灰蒙蒙的、白茫茫的一片天空，在吸收着大量的热气。他们就这样，驱车向前驶去，大约走了50多俄里[1]，到了下午，他们前面似乎没有了

① 俄制长度单位，1俄里=500沙绳≈1.0668公里。

那条巨大的山脉，而只是一些圆圆的山头：有的像骆驼，有的像公牛，有的像光秃秃的蛇，有的像弯弯曲曲的铁路。

他们在草原上行驶着。只听见风儿飕飕地吹过，鸟儿噗噗地飞起，虫子唧唧地鸣叫，还有小动物的吱吱声，干枝的噼啪声，干草的沙沙声。他们驶过一片初耕休闲地，激起一片懒洋洋的尘埃，接着来到了一处矿泉跟前。这时已是午后万籁俱寂的时刻，所能听到的只是他们乘坐的轻便二轮马车行驶时的有节奏的咔嚓声、木头与木头相摩擦的声音，而马蹄踏在尘土上的声音几乎听不出来。那几小时里，淡淡的青草香味，现在也过去了，所闻到的只是酷热的太阳和尘土相混杂的气味，以及他们的马车发出的气味、草垫子的气味和他们自个儿身上的气味。但是对他们这些从孩提时起就熟悉这种气味的草原居民来说，这种气味倒是叫他们觉得惬意，而且酷热也并不令他们感到厌倦。

父亲舍不得把那辆带弹簧的四轮轻便马车借给他们使用，因此他们只能坐着这辆二轮马车摇摇晃晃，颠来颠去，而且大部分路程不得不步行。他们行驶在庄稼地里，牛群之间，他们驶过光秃秃的盐碱地，越过一个个慢坡，穿过一条条山沟，有的山沟附近有水，有的是干枯的，没有见到一条真正的河流，没有经过一个大的村镇。在星期天里，他们很少碰到什么人，很少有人撵过他们，但是萨尼亚性子一向很犟，特别是今天，按他的性子和想法走 8 小时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走它 16 个小时。

叶夫斯特拉什卡，这位后妈生的弟弟，今儿个晚上一路翻来覆去，他起先睡在萨尼亚背后的干草上，后来怎么也睡不安稳了，时而站起来，在草地上四面张望；时而从车上跳下来，跑来跑去，像有着满怀的心事，唠叨个没完没了，或者一再地问道："为什么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是在往后行驶似的。"

叶夫斯特拉什卡现在已升上五山中学二年级了，但起先父亲对他也像对萨尼亚一样，只让他去附近一家普通中学念书，因为其他的兄弟姐妹除了土地和牲畜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照样也活过来了。萨尼亚比入学年龄晚了一年才被允许上学，中学毕业之后父亲要他停学一年，也不向他解释将来还要不要上大学。但萨尼亚丝毫不改变上大学的想法，他向父亲表明：我要持之以恒，不求一蹴

而就。

萨尼亚喜欢自己亲爱的萨布林村镇和离村镇10俄里的田庄，喜欢干农活，现在是暑假，他不得不干割草、打谷的农活。他对自己的未来有这样的打算：要把在大学学来的东西跟自己原本的生活结合起来。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结果却恰恰相反：他的学业不可挽回地使他脱离了过去，脱离了他们村镇的人和家庭。

整个村镇就两个大学生，他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和他们的外表都叫村镇里的人感到惊奇和好笑。他们不得不一回到村镇就急忙换上旧时的衣服。不过，也有一件事叫萨尼亚感到高兴：不知什么原因，村镇里的人在议论中总把他跟另一个大学生相区别，管他叫做——稍稍带点嘲弄——民粹派。弄不清是谁第一个这么叫的，以及这是怎么叫开来的，可大伙儿就这么众口一声管他叫“民粹派”了。早先俄国是没有民粹派的，萨尼亚也从来不敢公开自称民粹派，可他想必正是把自己看做民粹派的：他的学识是从民众中得来的，他又是拿着书本走向民众的，一句话，他爱民众。

可是，他几乎不可能回到自己亲爱的家里了。3年前，他父亲让他上了那所莫名其妙的大学之后，就不让他再回家了，并且一直不改变这个决定，即便他感到自己错了，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只是在暑假期间他才觉得儿子是有用的，可以带他去干农活儿，但在儿子不在家的其他月份，他不知道儿子上学有什么意义。

要不是后妈玛尔法，萨尼亚和他的父亲本来可以相处得很亲密的——一个泼辣、专横、贪婪的女人——紧紧地控制着这个家庭，只让她自己的孩子自由自在地生活。萨尼亚的几个哥哥和姐姐已经分出去生活了，后妈跟父亲、跟这个家格格不入。当萨尼亚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观察和琢磨事情：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40开外的丧偶的人，去娶一个20岁的女人做第二个妻子。

新掌握的一些观念也使得萨尼亚感到自己像个陌生人。他小时候就知道有禁食日和其他宗教节日，尽管不明白为什么要规定这样一些节日，但他还是赤

着脚去做通宵祈祷。后来，和他交往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叫他放弃这种民间信仰。萨布林这个地方有许多教派——莫罗堪教派、反正教仪式教派、史敦达教派、耶和华见证会教派，萨尼亚的后妈过去也曾属于一个教派，父亲已不上教堂了。在闲暇的时候他们那地方的人很喜欢争论宗教信仰问题，萨尼亚常常去听他们的争论。后来，托尔斯泰伯爵的观点才使得他远离了所有宗教信仰。城里人的脑子也是很混乱的，那些有文化的人也并不全都彼此理解，而托尔斯泰的学说对世界上的一切安排，所要求的唯一东西就是真理。咳，即便是托尔斯泰的真理也解决不了家庭的问题。在家庭问题上它把萨尼亚引向了相反的方向，引向了虚伪：比如，作为一个主张素食的人却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这在家庭也好，在村民里也罢，都是丢脸的事，好笑的事；又不得不说违心的话，说什么不吃肉——这是一个德国人在医学上的发现，它可以保证一个人长生不老。(但实际上，在抛开一块块肉的时候，身体却对吃肉渴望得要命，可是，又不得不自我欺骗说，有了土豆和菜豆就足够了)

和家庭的疏远，促使他做出了离开家里的决定，但是，他现在也不能公开他的决定，而必须撒谎说，他必须提前进行实习，这实习是他杜撰的，以此搪塞他老实巴交的父亲。

3个星期的战争，到现在为止在他们村镇里的反响只是沙皇的两份诏书，一份是针对德国的，一份是针对奥地利的，在教堂里做了宣读，又张贴在皇家广场上；还有后备役兵的两次代表会议，以及把一些马赶到了县里，因为现在萨布林村镇登记服役的不是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们，而是喀查普们[1]。在其他所有方面则像没有发生战争似的：没有报纸送到他们村镇里来，来自作战部队的信件更是闻所未闻，人们还没有建立起“信”这个概念，在他们村镇里到现在为止“收信”还是件不体面的、十分显眼的事，萨尼亚想方设法避免收到信件。他们家没有一个人被征去服兵役：大哥已经超龄了，他的儿子已经在作战部队服过役，二儿子手指残缺，萨尼亚是大学生，而后妈的几个孩子年纪还小。

①旧时乌克兰人对俄国人的蔑称。——译者注

今天他们也没有感觉到一丁点儿战争的气息。

他们驶过了库姆桥，穿过铁轨，越过了晒得热热的石头的双叉路基，走在库姆村镇前的青草街道上，来到一眼矿泉跟前，依然看不到一点战争的迹象。生活就是这样不愿意翻一个个儿！只要有可能，它就照旧走它的平平稳稳的老路。

他们在井口边的一棵大榆树旁停了下来：叶夫斯特拉什卡需要在这里歇一歇凉，饮一饮马，然后再驶到车站去。萨尼亚用凉水冲了个澡，又擦了半身的泥浆，提来两桶水，叫叶夫斯特拉什卡用铁勺舀起冰凉的水给他冲洗，然后好好地擦干身子，穿上洁白的衬衫，系上皮带，把东西扔在马车上，接着避开尘埃，轻轻松松地往车站走去。

车站旁的广场上，不久前修建了一座美丽的小花园。但是，一些公鸡在里面四处刨东西吃，朝车站大楼驶来的敞篷马车和大车又扬起一阵阵的灰尘来。

不过，温泉四周一排石头台座上，竖着一根根细小的油漆柱子，顶着一个个轻便蓬帐，清风习来，很是凉爽。这样的疗养地，依然像往常一样吸引人，小柱子上还缠绕着长长的葡萄藤，洋溢着别墅风味，显得那么愉快，在这里似乎谁都不知道有什么战争。女士们穿着鲜艳的连衣裙，男士们穿着丝绸服装，萨尼亚跟在挑夫后面向基斯洛沃德火车站月台走去，那里还可以买到冰激凌、矿泉水、彩色气球。

萨尼亚买了一份报纸，想了想，又买了一份，边走边翻着看了看，后来就坐在避暑月台的凳子上看了起来。跟平日的老成稳重相反，他没有来得及读完消息报道，便在报纸各栏迅速跳着阅读，接着便豁然开朗。好呀，好呀！我们在贡宾嫩城下打了大胜仗！敌人不得不撤出整个普鲁士……在奥地利也进行得很好……在塞尔维亚也取得了胜利！……

按照村庄的习惯，对任何东西都要爱惜，对纸也是这样，他把报纸叠起来，没有揉搓，没有撕破，想到以后总会有用处的。于是，他站起来，向售票处走去，打听来往车次。他没有看左右的人，径直穿过一群群熙熙攘攘的旅客。突然，一个少女迎面跑过来，只见她快步如飞，可能是朝火车奔去，不，是向他

奔来！当她两手搂着他的脖子，伸过头来吻了他一下，他才明白过来。接着，她向后一仰，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吃惊，脸羞得绯红，愉快地说道：

“萨尼亚！是您？多么巧啊！我从彼得堡出来一路上不知为什么……”

她一共才拥抱了他半秒钟，可全部热情都倾注出来了，他不知所措地站着，留在他身上的不仅有火热的吻，还有那一瞬间产生的美妙感觉。

那是瓦丽娅。中学时代的女友，在离开五山中学之后他们虽然保持通信，但一直没有再见过面。过去，她留着女孩子常见的那种梳得整整齐齐的发型，可现在头发剪短了，蓬蓬松松地梳成了一个大头。看上去她有一种得胜似的兴奋样子：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在想我们会不会突然间相遇呢？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甚至想过……往村镇里给你打电报，可我知道，您并不喜欢我那样做。”

萨尼亚微笑着站着，使他惊讶的是，这个过去的六年级的同学现在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并且使他感到那么突然，这还要什么电报啊（她要是给他拍电报，还不要像给他家扔个炸弹似的引起轰动），他深深地感觉到了她的热情。

“我一直走了四天四夜啊！”她兴高采烈地说，“我的保护人快要死了，我得去向他告别。本来可以在最方便的时候坐火车走，可是火车坐满了……而您呢？……也是坐车来的吗？……碰见什么人了吗？”

多么可爱的想法，还诙谐地称：您。她的突然拥抱，也丝毫不费劲……我开个玩笑吧：我在梦中来过，我梦见过您；那不可能吧？她就这么站着，就像消除了疑虑似的，向他弓了弓身。

瓦丽娅过去并不漂亮，现在她的下巴还是像男人似的有点倔犟，鼻子长得有点过长，但是那兴致勃勃的表情，使得她春风满面，突然变得漂亮起来了。

“您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我跟您在林阴道上也是这样见面的——很突然，没有事先约定吧？是命运的安排吧？……告诉我，萨尼亚，您现在到哪儿去？噢，还有的是时间啊！让我们待一会儿，好吗？我要到矿泉那儿去……要是您愿意，我们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去？……由您来决定，啊？……”

她一下子说了那么多他意想不到的话，那么突然，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深情。

萨尼亚今天清晨从家里出来时的高昂、纯正的情绪，突然间变得不稳定、摇摆、模糊起来了，就像高加索山脉一样似乎变形了，他的全部珍贵的情绪也突然起了变化。永远和诱惑做斗争，我们的生活是：不能吃肉，可又那么想吃肉；不能做坏事，可又难以做好事……而他们一过矿泉，村民们就会看见他们，给他们讲家乡的事情……而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去，他压根儿不愿意，那简直是胡闹。上旅馆，上饭店去吗？……他的钱全部用来买票了。

他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早晨真是可怜。但是，他自己吃惊地发现：要是不碰见瓦丽娅，那才遗憾呢。萨尼亚觉得，看来还是跟她走为好。

她看出他已经同意她的意见，那张尖尖的脸顿时神采飞扬起来，但是她故意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低声问道：

"可是——您要到哪儿去？到哪儿去？为什么呢？"

接着，她自己又提醒他，引导他。

她引导他把话说出来。

他漫不经心地笑着，不叫她难堪：

"我……我到莫斯科去。"他眼睛瞅着地上，像有过错似的，"先到罗斯托夫，那里有我的一位朋友，科佳，您认识他吗？"

"可离开学还有 3 个星期呀！"她用裸露到肘部的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肘，责备道，"或者您是在想，有人在召唤您？"她不安起来，使劲地拽了拽他，"四年级的吗？不行！您干吗要去？"

他不能就这样回答她，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那不恰当。萨尼亚难为情地笑着说：

"您明白……噢，我得回田庄……休息一下……"

她仰着的头哆嗦了一下，紧紧地抓住他的两只手，说道：

"那么您……不是……自愿的吧？……"

不错，他们过去就见过面，甚至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当时，她是城里一个女中学生，内心抱着一种希望去参加皮亚季戈尔斯克的主要林阴道晚会，

在那里和他相识了，他当时是文科中学的学生，比她高三个年级。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各种问题。他和她一会面就进行那种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聪明的交谈；瓦丽娅的老相识中他给她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甚至天黑了，当男老师和女老师看不见他们的时候，萨尼亚会非常得体地挽着瓦丽娅的手，而不是抓住她的手。她因为他是正人君子，而特别尊敬他。

以后，她也上了文科中学，常常在校园舞会上或是其他会议上和他见面，但他们更多地是讨论问题，从来不在一起跳舞。萨尼亚曾说，抱在一起跳华尔兹舞，那会在感情还没到达那个程度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越轨了，托尔斯泰伯爵认为那是不好的东西。瓦丽娅听了他的解释，确信他是不愿意跳舞的。

以后，他们还经常保持着通信往来，他的信写得非常理智。尽管瓦丽娅到彼得堡上学后眼界大开，并且认识了许多聪明的人，但是她还是常常想起萨尼亚来。

三星期前，瓦丽娅在瓦西里耶夫岛一个广告柱上看到了沙皇诏书，之后她便坐电车经过涅瓦河，在伊萨基辅广场见到了爱国者们在捣毁德国大使馆，打碎玻璃，把家具、大理石雕品、刺绣画品扔到窗外去，把天才雕塑家塑造的巨大铜马从屋顶推到人行道上，周围的群众兴高采烈，就像战争没有打起来就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幸福似的。在那乱哄哄的时刻，瓦丽娅站在伊萨基辅大教堂的暗褐色石柱旁边，心急如焚地想着萨尼亚。每当她乘车经过伊萨基辅大教堂时，她总要想起他来：因为萨尼亚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说，彼得大帝是他的同名人，因为他也是在圣伊萨基日诞生的，这样才有这个大教堂，只不过大皇帝有着一个悦耳的名字，而他这个草原上的孩子则没有罢了。

瓦丽娅万万没有想到，突然要她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去：她的保护人患了重病——噢，不是保护人，而是施主，她和许多别的孤儿是靠他施舍的钱来上学的，因此她理所当然应该去看望他，尽管他并不记得他施舍过的所有人，也不会想到有一个他所不认识的女学生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前来看望他。瓦丽娅坐火车穿过帝国广阔的土地，经过4天的劳累奔波，这时不知为什么想到并喊出声来："萨尼亚，我们应该见面呀！萨尼亚，我们应该见面呀！"这时，她正经过长

长的皮亚季戈尔斯克花园。

萨尼亚却并非这样想，托尔斯泰不知破坏了多少男子汉的性格。瓦丽娅就这样离开伊萨基亚，到过莫斯科，到过哈尔科夫，到过矿泉，到过萨尼亚去过的所有地方。后来战争爆发了，她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满怀失落感。过去她的生活不充实，周围人的生活却是充实的。可是现在就像湖底溃决了，湖水在没完没了地从那里涌出来似的，而在湖还没有干枯之前，应该赶紧、赶紧地把缺口堵住！

还有，应该弄清楚这一切怎么一下子就歪到一边去了，都在往哪儿去呢？就在一个月以前，或3个星期以前，还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俄国公民会怀疑俄国的首脑是一个可耻的家伙，甚至重复他的话都是可笑的，毫无意义的。但是，突然间，一切都变了。那些看来谁也不需要的有文化的、聪明的、严正的人，汇集在那些广告柱旁边了，他们发现这些笨拙的圆柱形的东西，君主那长长的头衔一点儿也不可笑，那些谁也不需要的朗读者在用明确无误的嗓子大声地读着：

"俄国在敌人面前起来奋勇战斗了，手里拿着武器，胸前挂着十字架，起来建立军事功勋了……上帝看见了，我们不是为了军事图谋和人世间的虚荣，而是为了保卫上帝所赋予我们帝国的尊严和安全而拿起武器的，我们是在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

一路上，瓦丽娅目之所及全是战争的迹象：军事载重汽车，军用电线……特别是在各小车站上，俄国人告别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那些后备役兵在熙熙攘攘的小广场上，在巴拉莱卡琴声中跳着舞，扬起阵阵灰尘，放声喊着什么，就像喝醉了酒似的，而亲人们在给他们画十字，对着他们哭泣。当另一辆同样载着后备役兵的火车驶过的时候，两辆火车上顿时爆发出亲切的祝福声，这发狂似的、拼命似的，似乎毫无意义的声音在两列车之间传扬开来。

没有谁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沙皇了。

萨尼亚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脸晒得黝黑明亮，波浪起伏的头发，在太阳光下发出红红的颜色。

瓦丽娅一看见他，就向他奔了过去，显得非常兴奋，她跟他在过去相会时的那种害羞的、胆怯的心情一扫而光了。现在，他们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萨尼亚是一个老实人，头脑简单。

他那张嘴笑起来很温柔，很理智。在他那两只眼睛里，她发现他的思想一直在不停地斗争着，瓦丽娅还看出他身上有一种人所共有的高度的激情。他要走了吗？自愿的？

“萨尼亚！不要走！”她抓住他的肩膀，“您别走啊！”

似乎还是在那个旋涡里，在那个湖的决口上，他被卷得翻来覆去，就要被卷走了……她现在极力使他恢复明确的理智，从旋涡里把他往回拽。他没有思想准备，又被水灌得说不出话来……国民文学的十年，知识分子的理想，大学生对人民的爱，这一切莫非一下子都给抛到九霄云外了？这些人……把拉夫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都给忘了？……而那是好的事业啊！莫非要向不正当的爱国主义感情屈服！违背所有的原则！好吧，就算他不是革命者，但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吧！

作为旁观者你会觉得，她已经具有军人的思想情绪了，而他却在温和地劝她离开战争。瓦丽娅生气了，她的微笑变得生硬起来。她稍稍站了起来，在绝望中她把帽子弄得歪在一边——一顶便宜的、平常的帽子，戴上它不是为了引人注目，而只是为了遮遮太阳。

萨尼亚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来辩解，他点了点头，忧郁地说：

“俄国……好可怜啊……”

水从湖里汩汩地流出来。

“谁呀？——俄国？”瓦丽娅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似的，“谁的俄国？傻瓜皇帝的？粮店老板和黑帮分子的？穿长袍的牧师的？”

萨尼亚没有回答，他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他静静地听着，但在瓦丽娅鞭子般的责怪下，他仍然没有生气。他总是这样，他跟每一个人谈话时都这样。

“对待战争，您有坚强的意志力吗？”瓦丽娅抓住手边凡是能抓住的一切有利的话柄。

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比他聪明，比他成熟，比他有判断能力。可是正因为如此，她感到有一种要失去什么似的难受心情，她找到了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由，“要是托尔斯泰，他会说什么呢？您想过吗？您的原则到哪里去了？您一贯的办法哪里去了？”

在萨尼亚黝黑的脸上，两只明朗的、忧郁的、缺乏自信的眼睛发出蓝色的光彩。

他把肩膀稍稍耸起来，又放下去：

“俄国好可怜啊……”

文件 1

7月23日

法国大使巴列奥略致沙皇尼古拉二世

法军25日要给德军以重大打击，恳请陛下命令贵军立即发动进攻。否则，法军要冒被击溃的危险。

文件 2

7月31日

霞飞元帅的信

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俄国和我们同时发动了战斗。为了这一有诚意的合作的举动（俄国人还远远没有把自己的军队集中起来，便采取了这一举动，这是特别值得敬重的），沙皇的军队和尼古拉大公深受我们感激。

文件 3

8月1日

尼古拉二世给萨佐诺夫部长的信

我已命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尽快地、不顾一切地开辟通往柏林的道路。我们必须达到消灭德国军队的目的。

第二章

萨尼亚再次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他的观点和感情不相一致了。但是，假如不让吃肉或不让跳舞，每一次都可以忍受，可以一个月一个月锻炼自己的耐性，那么，要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不希望战争，不夸耀战争，不拿战争来吸引别人，战争成了文明的、发达的世纪的被排除的事物，那么，人们就永远不会去发动战争了。这已成了人所领会的概念：战争——这是罪恶。不需要统一的检查就可以做出这样的认定。但是，现在爆发了第一次战争——在广阔的、安静的草原上，在没有乌云的苍穹下，人们陷入了战争境地。萨尼亚孤立无助地感觉到，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次战争，他不仅不得不走向战争，而且觉得如果错过这次战争，那倒是可耻的，他甚至需要自愿去参加战争。在村镇里，人们还没有把战争作为一件大事来认真讨论、仔细思考，战争似乎就握在我们的手上，让它发生就可以发生，不让它发生就不会发生。在那里，大家把战争和军事首长的号召看做上帝的意志，像雪暴、尘暴似的事物。但是志愿参加团队，人家也可能不接受。当萨尼亚今天坐在摇摇晃晃的二轮轻便马车上，在烈日暴晒下长途跋涉的时候，他还没有做出明确的、最后的决定，他还打算到罗斯托夫跟他的朋友科佳商量商量。这对托尔斯泰学说的背叛已经是确定无疑了。但是，萨尼亚听了瓦丽娅的意见，接受了可能是民主的、革命的文件的观点，并没有从中发现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在张着血盆大口的无底深渊上架设起任何一座桥梁。

于是他毅然离开了瓦丽娅，在比碰到她以前更加坚定地作为一个自愿者走了。

瓦丽娅自己有另外的问题。他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自己。她那样叫唤他，他感到那样难受，但还是走吧！照农民的说法：麦子要趁喀喀响的时候把它打下来，而姑娘则要趁她吱吱叫的时候娶过来。但是战斗中已经死人了。可是不走的话是不诚实的。还是走吧！要不然自己的决心会软下来，甚至还可能会回到村镇里去。

这一切，当他晚上躺在巴库邮车拥挤的上铺时，都一一作了掂量。

他跟她一分别就思念起她来。咳，有什么用呢！但愿车子快些走吧。现在可是要投入到战争中去，这一点怎么能疏忽呢？

心里感到这么难受，倒不如先前不见面的好。这么难受，真想赶快到哈尔科夫去，带着吉他和浪漫曲到黑头发的列诺奇卡那儿去。可是皮亚季戈尔斯克或者哈尔科夫，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要是他跟她一道去，那他的全部决定和行动就一钱不值了。

萨尼亚打算和指望真正地去爱一个人，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一辈子爱一个人。

可是现在，笼罩着战争的乌云。

车厢里闷热得很，过道在萨尼亚的右边，他可以把他的窗框往下拉，让新鲜空气流进来，还可以放下折叠格框，使自己不至于掉下来。在一些车站停车时，有的人在车厢里走动，有的人拽住萨尼亚的搭拉下来的学生制服上衣，跟窗子外面月台上的人说话，——萨尼亚醒了，一种倒霉的感觉袭来，不是感到自己倒霉，但难受的程度并不稍差些。萨尼亚不时望望窗间玻璃框里点着的照亮四张卧铺的硬脂蜡烛，根据它烧去了多少猜测过了多少时间。车行过程中，蜡烛的火焰跳动着，车厢天花板上晃动着一些像鹅似的影子。

他不时地听到一些村镇的名字，或者从窗户框里看到了那些村镇。他熟知每一个村镇，从普罗赫拉得站到罗斯托夫的往返路程上，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那一个个村镇。

他喜欢这些村镇，对这一带他深感亲切，他的一个结了婚的姐姐就住在纳古特村镇，另一个姐姐则住在库尔萨夫卡村镇。但是这几年来，自从他熟悉了

原本的、森林的、真正的俄罗斯，也就是沃罗涅日这边的一些地方以后，他就对两边都眷念起来了。

拉热尼岑兄弟不知从沃罗涅日郊外的什么地方走了出来。萨尼亚在他中学毕业但尚未上大学之间的那一年，曾得到父亲的允许去看看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而实际上是，还想到列夫·托尔斯泰那儿去）。

叶菲姆爷爷活着的时候，曾对他讲过，沙皇彼得责骂过他的远祖菲利普，以他远祖没有得到允许就迁到那儿去住为名，盛怒之下强令他迁了出去，还把他们的博布罗夫村镇给烧了，并且以叛乱的罪名把曾祖父从沃罗涅日省流放到这儿来。像他们这样的庄稼人有好几个，不过沙皇没有给他们戴上镣铐，也没有充军，没有关监狱，而是放逐在荒野的草原上。在哥萨克旧边境线上，他们定居下来，谁也不抱怨没有土地了，也不用把草原划成一块块来耕种了，在哪儿耕种，在哪儿赶车，在哪儿牧羊，都随心所欲了。他们便在这儿扎根了。

通过窗栅板的透光处往外看，车厢外漆黑一片。但是后来天上出现了鱼肚白，天越来越亮了。蜡烛在强打精神亮着，列车员走过来把它熄灭了。白色的天空泛着玫瑰色，萨尼亚不打算睡了，把窗户推上去，侧着身子穿上学生制服，在早晨的冷风吹拂下等着观看日出。玫瑰色扩展到广阔的天空，显得特别鲜明，覆盖了那块细小的云彩，到后来就变成了鲜红色，再变成深红色，接着涌现出不可压抑的事物，一轮红日浮了上来。那红日在目力所及的整个世界驱使着一种巨大的红色力量，把一片紫红倾泻到广阔的草原上，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惜，一直倾泻到最西边的远处，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地方。

4 年前，8 月初的一天，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当太阳刚刚升起来，还不到早上 6 点钟的时候，萨尼亚从科兹洛夫·扎谢克车站走出来，准备到托尔斯泰那儿去。那天库班的空气比哪个夏天都清新。萨尼亚在车站问过路之后，便往下走到一处峡谷，上了一个山坡，进了一个宽阔、清新、树干大、华盖宽的林子，像一个公园似的，这样的树林子若是出现在南方那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画里也未曾见过。在乳汁似的、彩虹似的露水里，这林子似乎叫他不要自顾走过去，而要坐下来，躺下去，留在这儿，永远不要离开这里，——更

奇特的是，这里似乎有一个预言的精灵在游荡：托尔斯泰常常步行或者骑马到车站去，他可能常常出现在这儿，这个林子就是他的庄园的起点。

可是，不，这林子往上通到奥尔洛夫大道就中断了。萨尼亚知道自己错了：他刚一越过这条大道，便往下向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波利亚那庄园走去。庄园跟道路隔着一条水沟和密密的灌木丛。再往前走，转过一处弧形地带，就现出了几根白色的石头门柱子。

这时候，萨尼亚胆怯起来。他没有勇气穿过宏伟的林阴道，往大门里走去，回答路人的询问。最有可能的是，人们会不让他去见这位伟人。刚才跳过水沟，穿过灌木丛倒是容易。干脆无目的地在庄园里走一走吧，毫无疑问，托尔斯泰常在这儿走动，自己就在他常坐的地方坐一坐吧。

这里有几条弯弯曲曲的小林阴道，有一个不大的池塘，再过去还有一个，在那不流动的水上架着几座桥梁，水面布满了浮萍，另外还有一个小凉亭。可是不见有房子和人。萨尼亚在早晨闪烁的阳光下，在五光十色的细碎光线下，踱过来，踱过去，坐下来，瞧一瞧，他觉得自己好像饱餐了一顿，并可以回南方去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到过托尔斯泰身边了。

但是，他又起来在一条走廊似的长长的、直直的、窄窄的白桦林阴道上行走。白桦林阴道的那边是槭树林阴道，再过去是椴树林阴道。接着展现在眼前的不是林中空地，而是直角形的一丛椴树围绕的庄园的一角，继而是纵横交错的成对角形的几条小路。有一个人在林阴道上闪现了一下，他走得相当快。萨尼亚藏在密密的椴树后面，观察着。他看到，那人长着灰白色的头发，留着灰白色的胡须！穿着一件长长的褂子，系着一根腰带；中等以下身材，如他所预料的，但却是那么像他的画像。看到这景象，萨尼亚的头不由得惊奇地哆嗦了一下。

那个人就是托尔斯泰，他拄着一根棍子走着，眼睛望着地面。有一次他靠在棍子上，停了下来，几乎有一分钟一动不动地望着地上同一个地方长达一分钟之久。接着，他继续往前走，一会儿把头偏向早晨太阳的阴影中，一会儿把头偏向地上明亮的阳光处——这时候，他那戴帆布男士便帽的脑袋像现出一圈

光环似的。就这样，他在直角形的路上走了过去，又走了过来，在一个角落上几乎跟萨尼亚走在并排了。

萨尼亚感到心花怒放。他真想就这样把胸膛靠在椴树上，两手抱着它的粗糙不平的树干，把头从树干后面伸出来，一动不动地站它一个小时。他不想打搅这位先知早晨的思索。可是他不放心：要是托尔斯泰接下去不往这边拐过来，而往屋里走去呢，或者走出一个人跟他说起话来怎么办？

他怀着巨大的勇气，向那条小路迈了一步，不想突然惊动托尔斯泰，他摘下了头上戴的中学生制帽（他戴了一年了，一直戴到上大学）——直对着他，连粗气都不敢出地站着。

托尔斯泰看见了他，走了过来，看了看他戴得很低的中学生制帽，又看了看那领口在侧面的宽大的竖领男衬衫。托尔斯泰站住了，脸上呈现出非常关切的神情，额头舒展了开来，他不等这呆若木鸡的崇拜者问候，便问候道：

"你好，中学生！"

是谁来了？是谁发现了自己？萨尼亚就像听到万军之主的号令似的，用干裂的喉咙低声地回答：

"您好，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往下该说什么，他找不出话来了。托尔斯泰本人想必在想别的事情，集中注意力在新的事情上了，不用说，他不止一次见到过这样的来访者，这样的中学生，事先就知道他们会问些什么，该回答他们些什么。所有这一切他们应该在他的书中读到过，他们为什么不去读他的书，而一定要听他从嘴里说出来呢？

"您是从哪里来的，中学生？"这位伟大的老人没有往前走，庄重地问道。

"从斯塔夫罗波利省的亚历山得罗夫县来的。"他现在已经是用听得清的、但还是嘶哑的嗓音说道。他明白过来，咳嗽了一下，又赶快说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知道，我打搅了您思考问题，妨碍了您散步，请您原谅！但我长途跋涉，就是想听您给我讲几句话。请告诉我，看我理解得对吗？一个人生在世上，生活目标是什么？"

"为善服务，用善来建立地上的天国。"

“这，我知道了！”萨尼亚很兴奋，“但是，请告诉我，用什么来为善服务？用爱吗？一定是用爱喽？”

“当然是。只有用爱。”

“只有？”萨尼亚就是为听到这话而来的。现在他感到更加自由了，说话也流畅多了，更接近自己的本性了。他表面上是提问题，但在问话里已经部分地包含了答案。按年轻人的特点，他甚至想这样来对这位伟大的对话者说出微不足道的意见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确信您没有夸大人身上所蕴藏的爱的力量？要是爱的力量并不那么大，并不在所有人身上都那么有效力，不能占上风的话呢？那时候您的学说不就……不是……”他没有把话说完。“非常非常地过早？而不应该预见到某种中间阶段，提出某种小一点的要求——首先用它来唤起人们的普遍友善？然后再求得爱？……”在托尔斯泰还没有回答的一瞬间，他又说道：“因为就我所观察，在您的南方，还没有普遍的相互的友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还没有啊！”

在托尔斯泰的关注还没有从老人的满是皱纹的额头消失的时候，这位中学生又提出稍微轻松一点的问题来。老人从浓密的眉毛下坚定地看了看他，毫不动摇地、深思熟虑地回答说：

“只有爱！别无其他。谁也想不出任何更可靠的东西了。”

看来，托尔斯泰不想再说什么了，他似乎感到跟眼前这个中学生再谈自己的真理就没有意思了，他似乎生气了，他想继续在那直角形小路上走走，思考自己的事儿。

萨尼亚害怕他所崇拜的这位老人因此痛心，于是很温和地放下这个心爱的问题，又急急地对他说道：

“至于我，我倒是希望用爱！我也会这样做。我会努力这样来生活——为了善。但还有一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就是善本身！怎样来理解它？您写道，理智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总是一致的……”

这位先知停了一会儿，说，对呀！他用棍子尖轻轻地钻着坚硬的地面。

“您写道，善与理智这是一件事物，或者出自一件事物？而恶不是出自恶毒

的本性，那些人不是天生就是恶的，而是由于无知？但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萨尼亚鲁莽得呼吸急促起来，但他的眼睛还能看见什么，“不是这样，无论如何不是！恶——是不想知道真理的。它要用牙齿把真理撕得粉碎。大多数的恶人正是比谁都明白这一点。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又能拿他们怎么样?”

萨尼亚甚至用手指头把嘴捂起来，以便不再说下去，使这些话只有自己听得到。

老人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那就是说，人们不会解释，解释得很糟糕，解释得很不够，应该赶紧解释清楚。那样人们会明白的，所有人生下来就有理智。”

他心绪不佳地拄着棍子踱起步来。

萨尼亚直直地站在那里，托尔斯泰从小路上往家里走去了，他依然还站在那里。

他想用两三分钟时间从头把事情再顺一遍！可是没有弄明白。他没有得到解决，没有来得及验证自己崇拜的偶像关于诗的说法：究竟——可能吗？即便对自己说来，悄悄说来？或者完全是矛盾的？反正他被悄悄地吸引着在一行一行地，一个韵脚一个韵脚地写下去。往姑娘的纪念本上，为了逗笑，他有时也写一写。然而，也只限于用诗的形式写，反正不必怕花时间，也不必去找捷径：怎样来为地上的天国服务？

萨尼亚一向缺乏自信，每年都要出点什么问题。他不止一次感到绝望，因为无法违背父亲强加于自己的意志：要顺从做一个草原粗人的命运。在到托尔斯泰那儿之后，他在农村里干了一年的活儿，只读了很少几本书，碰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最多的还是托尔斯泰的作品。终于，他被允许到哈尔科夫去了，但起初念的是哲学历史系，他感到自己一窍不通，在城市大学生中是一个草原上的无知者。在哈尔科夫学了一年之后，他就鼓起勇气转到了莫斯科大学（把卡佳也带去了），但他还是长时间地感到自己是一个落后的、智力不发达的、不会思考核心问题的人。他被众多真理弄得无所适从，由于对每一种真理都相信

而被弄得疲惫不堪。当手头没有多少书的时候，萨尼亚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从读七年级以来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了。但是，现在别人给他拉夫洛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作品读——他也觉得似乎是对的，非常对！给他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读——又是对的，顺理成章的！克鲁泡特金——也是称心的，对的。可是把“界石”揭开来一看，他就发抖了，所有这些书和以前所读的书观点截然相反，但还是对的！非常对的！

于是有一种恐惧使他离开书本，他对看书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可敬的愉快了：他怎么也不能适应作者们的相反的观点，他所读的每一本书都想吸引他，俘获他。他刚刚要鼓起勇气对一些书的观点表示不同意，可是现在爆发了争战，他已经顾不上读了，也顾不上赶它走了。

火车到了阿尔马维尔。在人们半睡着的车厢里，萨尼亚从卧铺上跳了下来，在洗脸间还没有关闭的时候，赶紧洗了一个脸。火车要在这里停20分钟，换一个车头。早晨清洁的月台上十分安静，一个人也没有，似乎又没有一点战争的气息了。萨尼亚在小卖部里喝了杯放糖的热茶，把从村镇里带来的小袋子里的食物拿出来吃了顿早餐，别的东西他就没有拿了。

火车开动了，他站在走廊里。此时，从火车迎着太阳的一边，刮来一阵火车头上的煤烟。萨尼亚开了另一边的门，攀着门把，把整个身子探了出去。他喜欢看车轮向前滚动，长满庄稼的一块块巨大的、形形色色的土地向后奔驰着的情景。一节节的车厢给田野投下一个个长方形的阴影，像一幢幢活动着的小屋子似的，而那边的一整片草原焕发着一种清晨的、已经不是淡红色的、也不是黄色的柔情。

虽然他身上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和生活对他的允诺，但是这片草原和这粮仓上的朝阳，他怕是再也见不到了。

火车驶过了库班站。但萨尼亚依然没有走进车厢，他还一直站在开着的门口边，让凉风拂拂地吹着，不停地望着这片原野，考虑着怎样和它告别。

个别的地方出现了田庄，或者按北高加索的说法是“庄园”。在草原上，这儿田地密集，耕种匀称，小麦长得高高的。满载的车辆驶来驶去。公牛在拉着

一辆辆锅驼机和脱谷机，闪过了一幢幢居民住宅和田庄建筑物。在一片低矮的白杨树的中间，随着火车的开过，现出了一栋有着百叶窗、四角形雕花阳台的砖屋的顶层，还有一个穿白衣服（那种没有操心事的、不是劳动妇女穿的白衣服）的女人的明显身子。

看来，她还很年轻，非常美丽。

接着，白杨树又把一切都遮住了。再也看不见她了。

第三章

还在第一次梦醒的时候，还在记起你多么年轻之前，还在一个多么美好的夏日，可以幸福地生活的时候，突然间身上一阵发令：吵架了！昨天以来，又跟丈夫吵架了。

她把眼睛睁开，卧室里就她一个人。

她打开了朝向公园的百叶窗——多么美好的早晨啊！迎面吹来凉爽的空气！喜马拉雅银杉的枝叶伸展在二楼的阳台旁边。

很有福气吧？这整个公园是按她的意愿在这光秃秃的草原上建起来的。世界上任何事物，彼得堡的、巴黎的任何服装，现在都可以订购，都可以得到。

他们最近的一次大吵吵了3天，他们3天都不说话，不给对方提意见，什么事情都不一致。基督登山变容节来了，伊琳娜跟婆母到教堂去，到阿尔马维尔去。高昂的弥撒歌曲，神父衷心地布道，用堆成小山的彩色苹果和一小桶一小桶蜂蜜的愉快祝圣，在热烘烘的太阳下法衣、旗幡、干净手提香炉和漂浮着神香的烟气交错映辉，这一切造成一种天国的气氛。而在天国面前、在上帝的思虑面前，在战争面前，男人的欺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于是伊琳娜决定不仅这一次要原谅丈夫，即使自己没有一点过错也要原谅丈夫，而且以后永远不再吵架了，如果万一吵架了，自己也要第一个表示道歉，因为这正是基督教的教义所在。于是在基督登山变容节的日祷之后，伊琳娜一回到家里就请求丈夫原谅。罗马沙非常高兴，他已经想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原谅了妻子，自己也宽宏大量地请求妻子原谅。

但是，他们只从礼拜三到礼拜天生活得和和睦睦。不久，又吵得那么厉害，连话都不说了。

女佣人在走廊里低声请伊琳娜做指示。可是伊琳娜走到镶着红、白大理石的洗澡间去了。

接着，她就在那里向圣母祷告起来。但是，她并没能清洗自己的心灵。

她在三扇镜前精心梳妆打扮之后，也没有使自己粉红的皮肤、圆圆的肩膀、齐腰长的头发的样子好一些。她用四桶水淋洗了一遍。

她走到了有太阳的那一边的外廊阳台上，眯缝着眼睛望着火车，猜想这是巴库的邮车。这火车跑得特别快，看样子离托姆恰科夫家的房子有200俄丈远。她用肉眼迎送火车是从来不感到厌倦的，她数着车厢，揣测着什么：真见鬼，跑得好快！

现在坐在车里的许多人的共同使命是：战争，去参加战争，为了战争。

吵架是由于那个晚上而爆发的：伊琳娜有板有眼地说，俄国现在打仗太困难了，需要她的儿女……她不是说她的丈夫，但她没有想到他会为此发火！她只是随口说日耳曼民族的威胁……而罗马沙以为是说自己，被刺痛了，骂她是笨头笨脑的爱国者，迷迷糊糊的保皇派，如此这般的无知者，刚愎自用的女人，说她不会明白在他们这野蛮的国家像她丈夫这样有头脑的、精明强悍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可她这个荒淫的女人却想把他推到战争里去，而她……

他们之间的这种争吵是常常发生的，比男人之间的争吵还要多：有时是因为对皇上的看法而发生，罗马沙一贯嘲笑皇上；有时是因为信仰而发生，他压根儿不信教，只是由于礼节加以掩盖罢了。

如果罗马沙不说伊琳娜父亲的坏话，她还不至于那么气恼。不学无术？是的，他是尼古拉的士兵的儿子，长工出身。刚愎自用的人？你罗马沙又是什么人？一个劲地来讨好，要不是他的女儿，你会怎么样？现在还要打光棍儿的：“这个人手头一个钱也拿不出。”

她父亲长期无儿无女，老年的时候，以4万卢布娶回了一个老波兰高级僧侣的女儿。这才生了伊琳娜，父亲管她叫奥丽娅！伊琳娜17岁那年，父亲快要

死的时候，急急忙忙在眼皮子底下把她嫁了出去，她很快就在女子寄宿学校毕业了。现在看来：出嫁得太早了。可现在后悔也晚了。父亲没有给她时间来进一步发展，她没有条件多快乐一下子，父亲没有给她选择的余地。

就这样，生米煮成了熟饭。伊琳娜不仅不能够责备去世的父亲，也不敢幻想有任何别的命运，或者抱怨没有别的命运。对没有实现的事，只有不信教的人才会去抱怨。信教的人立足于现有的情况，并在现有的情况中求得发展，这就是她的力量所在。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伊琳娜只有顺从地接受不是她所选定的丈夫。她把所继承的全部财产都给了他，没有给自己留一点，也没有立下有附带条件的文书。罗马沙今天的全部独立、有巨大的财富、能有闲暇时间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在首都和国外游览，全是得自于伊琳娜的父亲，而不是得自于他自己，想起这一切来她怎么能不骂他?!

该下去吃早饭了。室内有楼梯通到下面，在上面阶梯的上头，可以看到皇村的全景，下面的阶梯上有托尔斯泰的画像是从罗斯托夫请来的一位意大利画家画的。

餐厅的墙壁上画了很多核桃，这核桃餐厅很大，家具的包皮是青蛙和鹿的颜色。桶栽的柠檬树遮掩着朝向公园的窗子。在餐厅的中央放着一张可以坐 24 个人的桌子，现在折叠成供 12 个人坐。角上有两张床，用帘子隔开，小姑子克谢妮娅躺在那里。罗马沙从来不到餐厅里吃早饭，而她的公公常常很早起来，坐敞篷汽车到 2000 俄亩的草原上去。今天他不在家，在叶卡捷琳诺达儿待了两天多了，这是他命运攸关的时期，大家纷纷猜测他为什么要外出，但谁也不说出来。

伊琳娜希望有个美好的早晨，她弯下身来，在婆婆宽大的胖脸上亲了一下。在 50 岁以后，叶芙多基娅·格里戈里耶夫娜胖得出奇了，生活很安定，脸自然是胖的，对于她今天操心些什么事情，人们似乎无所谓，她也似乎不知道她过去有过什么痛苦。自从她的 6 个孩子因猩红热一下子死去以后，从她的一张脸看来，她对一切都那么漠然，那么无所谓。只有最小的克谢妮娅大难不死，活

了下来，而罗马沙和他的大姐已经是成年人。伊琳娜有时也生婆婆的气，这个礼拜就提起过去的事来。

她站在《最后的晚餐》圣像前，在胸前画了十字，然后坐了下来。圣母升天节的斋戒期到了，餐厅女佣送上来的食物没有肉，没有奶品，咖啡也是不带乳脂的，男仆人也没有出来吃早饭。

叶芙多吉娅·格里戈利耶夫娜是一个普通村镇的铁匠的女儿（总穿粗布衣服，今天还是这样，她是乡下来的娘儿们），许多年来都不习惯像贵族小姐那样围着花边纱巾，坐在桌子旁边，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她注意掉在地上的东西，喜欢伸手捡起来。假如是在别的日子，她会推开厨师，用铁锅做起小俄罗斯红菜汤来。孩子们对她做这种仆人的活儿感到害羞，总是劝阻她，在客人面前叫她把脚边的针织东西和线团拿走。

在洗衣室里，婆婆拼命检查肥皂和木炭的消耗，嘱咐不要洗儿媳妇的精薄衬衣，不要拿外来的修女缝制的粗陋的东西给自己、老头儿和家里其他所有人穿。要知道，她和丈夫曾经与十头羊一起在土坯垒的农舍里住过——叶芙多吉娅·格里戈利耶芙娜到老年时也难以相信她丈夫有那么多财富。他们有那么多钱，她难以看管好，一些钱就这样花掉了，到处是漏洞，人家借呀，拿呀，偷呀，他们有十个家仆，还有十个室外仆人，这还不包括那些哥萨克人，还有那么多职员啊，工人啊，办事员啦、管家啦，巡逻啦，仓库管理啦，饲马员啦，牛倌儿啦，司机啦，园艺师啦，又有谁能看得住他们呢？那就难免边喝边漏了呀！公公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常说："就这样生活吧，也得让别人生活呀。我的手头很阔绰，人家什么也找不到时，能不从我这里拿点东西嘛。"但是叶芙多吉娅·格里戈利耶芙娜只是一边眼睁睁看着财富像流水般流走，一边又竭力抠下做长工的女裁缝浪费的线和碎布。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很随意就把他的旧衣服送给路过的无业游民，叶夫多吉娅·格里戈利耶夫娜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派跑腿的追上那些无业游民把衣服要回来。相反，一些修女、修士、游行僧通过她的姐姐修女阿尔赫拉伊知道了他们的家，纷纷到他们家来，而她对他们又什么也不吝啬，要是碰上斋戒日，还会叫仆人做双份饭菜，单独为这乱哄

哄的一群人做素食。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还用牛拉的大板车给捷别金修道院送粮食。而伊琳娜则相反，她极力叫公公相信，那些女修士是非常狡猾的，什么活也不想干，还不如把这些粮食要回来给工人们吃，而且夏天给他们三顿肉吃，那样更会叫上帝满意。他们便这样做了。

现在，婆婆依然直爽地问道：

"晚上跟罗马沙——还分开吗？"

伊琳娜低下了高昂着的头。她脸红了，倒不是因为婆婆问得粗鲁直爽，而是因为自己 8 年还没有生孩子，这很叫她难过，婆婆说话粗鲁是可以忍受的，丈夫也有权生气。

婆婆肩头和胸膛上面耸立的那颗简单的脑袋，它总是那么直耸耸的，现出惊讶的神情：

"让妻子自己睡？没有听说过……要是他把你撵走，我才什么也不说呢。"

这她倒不是只说儿子。她认为，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总是应该睡在一起的。

"那么说，我们永远等不到了……"

一只巨大的带音乐装置的自鸣壁钟敲响了，并且唱起了"我们的主光荣"。这只钟是他们在拍卖场买来的，公家把收归国有的刘里科维奇家系中的无主财产给拍卖了。

"应该消一消傲气呀，伊琳娜……"

咳，消一消，消一消，婆婆知道什么傲气啊？公公可以想发怒就发怒，在吃饭时想怎么骂她就怎么骂她，而婆婆却一个劲地容忍。有一次伊琳娜跳了起来，喊道："罗马沙！我们走吧！不能再在这儿生活了！"公公把叉子扔在地板上，自己站起来走开了。的确，做妻子的温顺的时候，做丈夫的就会立刻冷静下来，争吵也就没有了："我的老太婆呀！"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很快就心软了，温存了起来。

伊琳娜自己也祈祷温顺，但是，当婆婆没完没了地要她温顺的时候，她心中就升起一团阴暗的东西：

"您干吗叨叨个没完没了？您干吗那么护着您的儿子？叫我怎么跟他在一起生活呀？"

"他哪一点变坏了？"

她感到吃惊，张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没好气地向她提起办公室前发作的那一幕，那是当着所有职员的面，而且是由于用来播种的一小块地的事。

"你这狗崽子!!"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两眼充血，边喊边跺脚道。

"你——才是呢!"罗曼·扎哈罗维奇[①]喊道。

父亲用一根重重的胡桃拐杖使劲揍了儿子一下，而儿子也同样狂怒地从英国式的衣兜里拔出了手枪。伊琳娜拽住了丈夫的手："妈妈！把门关上!"这样才把他们扯开来。罗曼气鼓鼓地走了。惊恐万状的父母开始给他拍电报——好儿子，回来吧，快点回来吧！

今天父子又吵架了。他们吵架的时候比和解的时候要多。

吃过了早饭。伊琳娜站了起来，她穿了一件亚麻布衣服，显得宁静、身材苗条，迈着干完活的轻松步伐到寄宿学校去。她肩上披着金黄色的围巾，一夏天都披着它，经过水晶玻璃展览馆，又走上了那座梯子，接着踩着向下走的台阶，经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塑像，甩着一根辫子，进了大厅的入口。

这里所有托尔斯泰的塑像都是罗曼雕塑的。他对年老的托姆恰克解释说，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像这位俄国的伟人和伯爵这样。为了自己读托尔斯泰的著作，把托尔斯泰推出来反对忏悔和圣餐，罗曼很瞧不起这些人。

房子旁边的庄园和它的附属房屋以及菜园总共占地 50 俄亩[②]，这里经常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做：跟女主人到洗衣房去呀；或者到地窖里去看看都储藏了什么东西呀；或者到温室里去瞧瞧那里的情况呀。

但是，不管到哪里去，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和解，还是不和解？完全和解，还是不完全和解？

---

① 罗马沙是他的小名。——译者注

② 俄制地积单位，1 俄亩≈1.09 公顷，合 16.35 市亩。——译者注

伊琳娜从公园里走去，她强迫自己不回过头来，不抬起头去看他们卧室的凉台，说不定他正从那里瞧着她呢。由于内心恼恨，他能够在卧室里待一天，一昼夜，就像待在监狱里一样，不到院子里来，也不到别的房子里去。

她从喜马拉亚枞树下走了过去。曾经她多么为这些枞树担心啊，生怕它们存活不了：它们是从大公的克里米亚花园里大棵大棵地、连带大块的泥土用筐装着移植过来，每棵树上都挂了标记，全都把它们面向东方栽种下来。

接着经过的是弯弯曲曲的丁香树、栗树、核桃树林阴道。

"要想有钱，就需要智慧。"扎哈尔常说。但是要不浪费钱，也需要不少的智慧和才干。邻近的莫尔多连卡一家就有无数钱财，可是他们是怎么花费的呢？他们的生活过得就像新富农那样，亚科夫·福米奇为了美，换了一口白金牙，他的几个儿子简直像几匹公马，不是用铜币而是用金币来玩掷币（猜正反面）的赌博。当扎哈尔·托姆恰克跟切普尔内赫一起买了彼得堡格拉别伯爵兄弟的6000俄亩库班土地的时候，托姆恰克挥一挥手说："要不要款待这两位伯爵？不过我们不能像吝啬鬼那样用一点点丁香款待他们。"但究竟用什么东西来款待他们呢，他在帕尔金饭店没有想出来，只是吩咐端尽量多、尽量贵的菜来。

怎样安排生活？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在向儿子和儿媳妇学习。他们在靠铁路一侧种上了含香树脂的、角锥形的白杨树，林阴道的宽度够走两列三驾马车。含香树脂的白杨树晒了一天太阳后，一到傍晚就散发出阵阵香气，这个有些古怪的草原地主就喊道："多可爱啊，亲爱的伊琳娜，多可爱啊！"他家的正门还镶上了悬铃木。伊琳娜还想出了个主意，在屋子附近挖了个池塘，混凝土的池床，还有池边浴场和变换着的自来水。挖出来的泥土运到旁边堆成一个小山，小山上盖了一个凉亭。这样就犹如一个公园，已不同于古老的庄园了，在这新式庄园里什么都有：不寻常的风景，和周围地方隔绝，跟周围地方截然不同。周围可能有草原、森林、沼泽，而这里按自己的独特法则——是一个公园，是另一个国度。这公园后面，还开辟了一个花园，从老地方，从卡拉梅克，从圣十字架下，把花木移植了过来，其中有200棵果树，都成活了下来。花园后面是葡萄园。伊琳娜还叫人在凉亭旁边种上了摩尔式的草坪，而在正面的院子里则种

上了英国的裸麦草草坪，用剪草机剪得平平的。

但伊琳娜最关心的是那两个温室：一个小的、种春天的花的温室，到复活节时就可以采去插放在桌上了；一个高的温室，里面冬天就用桶子栽上了夹竹桃、棕榈、丝兰、南洋杉和几百种开小花的盆花，它们的名字除了伊琳娜以外就只有温室的园丁能叫出来，个别的花一般的园丁也能叫出来。所有这些可爱的“居民”几乎每天都需要多次加以照顾。有的花夏天要搬出去搬进来，有的冬天正在开花的花要搬到冬天的花园里去观赏，有的蔫了的花要再搬回温室里。

这些花有各种各样的香味，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形状。伊琳娜照顾这些花特别用心，免得受到丈夫辱骂。

她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想法：罗曼一醒悟过来就会来找她。这在平时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打起仗来了，他们可能要分开，他说不定有了变化？她希望她这次到这里来，不仅仅是为了占上风，而是更多些——为了得到他的一颗心。

第四章

不，在哪里也不如在家里好！多么令人高兴的一张床，多么可爱的房间，现在还是昏暗的，光线才从百叶窗间透过来，可以无忧无虑地偷偷懒啊，一天也好，一星期更好，一个月就更好！

做了个好长好长的美梦，梦见好久好久的美好生活，打了个好甜好甜而且好长好长的哈欠，克谢妮娅把两手握成拳头放在头上。

不错，这是理应受到指责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会使人堕落，没有什么好对女朋友夸口的，这里有许多不好的不合理的东西，可人家仍然觉得好！是有那么一点好的地方，它就在于你和你的家人怎么理解——可是女朋友们是无法理解的。莫斯科的乐事当然是无可比拟的：舞会啦，戏院啦，辩论会啦，讲演会啦。对了，还有学习班！全都叫你晕头转向，而在这里，你从早晨一醒来就躺着，愿意躺多久就躺多久，像当老爷似的，反正是非常愉快的。

门外有人咳嗽，敲门。

"克谢妮娅，你还要睡觉吗？"

"还没有拿定主意，有什么事吗？"

"我要到钱柜那边去一下，就一会儿。你要是想睡……我可以以后……"

在这里，刚刚醒来躺一会儿真愉快……可是有人在等你，真叫人败兴。

"好吧！"克谢妮娅喊道，她也不用手，只摆动着两条有力的腿，从床上跳到了地板上。她穿一条长长的衬裙，赤着脚，踩着地毯走到门边，把门钩子拽下来。"等一等，先别进来！"马上又钻到床铺里，把帐子弄得沙沙响，拽了拽

被子，“可以进来了！”

哥哥推开门，走了进来：

“早上好。我真的没有吵醒你吗？我非常需要，真对不起。光线太暗，看不清。请允许我开一扇百叶窗，好吗？”

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可还是撞着了化妆台，那些香水瓶子响了一阵。接着，他打开了向外的一扇百叶窗。一打开窗子，整个欢腾的一天闯进了房间来，可克谢妮娅却埋怨起哥哥，说她还没有睡够呢！她其实睡够了！她侧过身来，用一只手垫着下巴，瞧着哥哥。

罗曼在光线下扫视了一眼，他感到这间房子里除妹妹之外，他就像如临大敌似的。从他的蓝色眼眶里射出两道刺人的光芒，而他的胡子就像一些削尖的棍子，怎么也不愿意卷曲起来。

可是这里并没有敌人呀。在一只拳头里，罗曼发现了墙上保险柜的钥匙，他走过去开保险柜。

“我很快，马上就走。会再给你拉下百叶窗，使光线暗下来。”

在盖这幢房子的时候，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间房子就预定给罗曼做办公室，所以在墙上镶了一个铁柜子。后来决定，儿子和父亲在一楼共用一个办公室，而这间房子给克谢妮娅用，但保险柜还是留在这儿，用来放个别文件和罗曼的钱。姐姐只在假期住在这里。

罗曼的体形很匀称——瘦削、灵活，身上穿的那一件英国运动员式的紧身夹克衫略显短些，头戴一顶淡褐色的便帽，跟他的衣服和皮靴正好相配。

“你今天要坐汽车出去吗？”克谢妮娅猜测说，“今天带我和伊琳娜出去吧？到城里去？还是到库班去接什坚格利？”

克谢妮娅依在枕头上，琢磨着有没有希望：干吗坐汽车出行，会不会改到明天去？在冯·什坚格利男爵（他是这儿的庄园主们最大的竞争对手）的庄园边上有一片百年的阔叶林，那是草原地区的一个奇迹。罗曼的汽车不是别的型号，而是白的罗尔斯–罗伊斯车，这种汽车在俄国据说只有 9 辆。罗曼向英国人学过开车技术，他会自己开车，汽车的所有知识他都知道，并且还会修车，但是他

不喜欢在汽车库里弄得一身脏，所以还是请了一个司机。

但是他现在气恼地碰了碰、用指头揉了一下帽子弧形的宽大的边缘，说道：

“不，我不过是到车库去。我是要开汽车去游玩的，可是不是今天。让我们先决定一下……”

“啊，实际上！噢，对不起，罗曼舍奇卡！”

怎么睡一觉就把什么都忘了呢？从昨晚到今天简直把一切全忘了。可现在正在打仗啊！总的说来，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战争气氛啊！！可是，父亲却去操心罗马沙的事，要跟他来解决什么的，还要管汽车什么的！简直愚蠢：可以强迫交出罗尔斯-罗伊斯呀！哦，明白了，哥哥不愿意去消遣，甚至还有点迷信。

虽然说得那么坦率，克谢妮娅还是没有明白，男人可以不知羞耻地离开军队。要是只有一个吃闲饭的人，罗马沙就是这个人吧？不一定就碰到枪林弹雨呀，但就是按普通的规矩他也应该到军队里去呀！

可是，得要他自己明白才行，去向哥哥说？克谢妮娅可没有这样的胆量，尽管她跟哥哥的关系并不紧张，而且当她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们就是友好的。

“伊琳娜在哪儿？”

“不知道。”

罗曼已经关上了钱柜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小门，脑袋和肩膀正稍稍伏在柜子上头。

“你不去吃早饭吗？那里的斋饭还没有撤下来吧？”

她自己扑哧一声笑了。罗曼做了个明白的手势，轻轻地把头转了过来，现出一边的胡子，咧开了嘴。他的鼻子像父亲的——有点弯曲，有点耷拉。

这里能说服谁呢！在托姆恰科夫家里办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斋戒。而且有多少啊！有大斋。好吧，可以理解，请来神父，整整一个礼拜庄园里都搞祈祷、斋戒、圣餐，要所有的仆人、工作人员在播种以前全身洗得干干净净。在大斋期间克谢妮娅要外出，罗曼要到首都去，复活节才回来。圣灵降临节一过，就开始了毫无意义的彼得斋。彼得斋一过，又是圣母升天节。在过愉快的圣诞节节期之前，还要过一个降临节。而且每个星期里还有礼拜三和礼拜五！这可怜

的人儿吃起斋来真不好受。而且要花多少钱啊！又是如何精选出世界上最好吃的斋品啊！这半辈子吃斋不要给吃伤吗？多么愚昧啊！

全家只有兄妹两人对此持先进的批判的观点，这把他们联合了起来。其他的人全是愚昧的人，古怪的人。

克谢妮娅侧着身子，卷着腿，把手握成拳头放在面颊下，思考道：

"我真不知道……反正我最后可能要扔掉学业。现在是 8 月份，就目前说还只是耽误了一年。现在，舞蹈学校可是要挑选学生啊。"

她对保险柜有一种本能感觉，这使她聚精会神起来，要求和哥哥一起留下来，不让姐姐看到里面都有什么和哥哥在做什么，尽管克谢妮娅什么也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哥哥躬着腰，背对着她，把纸币弄得嘎嘎响。

"你要是支持我的话，"克谢妮娅叹了口气，说道，"我就学跳舞去！"

罗曼在忙他的事，没有作声。

"我坚信，爸爸再过三年也不会知道。他会往莫斯科跑呀，跑呀，就像去学校里似的……然后就大喊大叫，大发脾气，难道就不会原谅吗？"

罗曼还在忙他的，几乎整个脑袋都伸到保险柜里去了。

"也可能不会原谅的，怎么办？"克谢妮娅动了动嘴唇，估量着，"生活就给毁了，那好吗？我学这农艺学干什么？放弃爱好这等于犯罪！"

罗曼放下他的活儿，直起了身子，但还是把身躯遮住保险柜，他转过头来，说道：

"永远不会原谅的。总之，你在说梦话，你在打如意算盘，可唯一的道理就是念完农业班。你的价值不在那里。"

他那两只尖锐的、机灵的眼睛，从英国帽子下面的两撮浓密的黑眉毛下看着她。克谢妮娅又是摇头，又是挤眉，罗曼就像没有看见似的。他要是坚信什么事情，就是五匹马也拉不回来。这样的固执，不说叫克谢妮娅害怕，也叫那些求实的男人害怕。

"你就只能做农家主妇了。你最多能分到 1/4 的财产。要是我们跟父亲彻底闹翻还会多些。可是把一切扔掉的话那就只有赤着脚去跳舞了。那是轻率的。

你可不是讨饭吃的小丫头呀。"

但她就是一个小丫头，就是一个需要指导的小孩呀。她比他整整小 17 岁，哥哥跟她说话的语气就像父亲跟女儿说话似的，克谢妮娅听着，尽管并不那么信他的话。

哥哥又把头转到保险柜那边去了。要是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倒真会怂恿妹妹上舞蹈学校：只要怂恿她学点什么，赞扬她的一两个舞蹈就行了。要是克谢妮娅结婚了，给老爷子生一个外孙，那么，老头子对儿子那么气愤，就可能写遗嘱叫外孙继承全部财产。罗曼深思熟虑思考了一会儿，认为最有利的，是克谢妮娅去学芭蕾舞，并且跟父亲吵架。但是，他不允许自己采取这种态度，这跟他的英国绅士派作风背道而驰，他还向她说了一些理智的话。

罗曼拿了所需要的东西，又用两把不同的钥匙分别拧了两圈，把两扇小铁门锁上了，又看了看静下来的妹妹，严肃地说道：

"结婚吧，嫁给草原主吧。"

"什么？决——不!! 您要毁了一切!!!" 克谢妮娅像被开水烫了一下似的跳了起来，从头上拽下晚上围的头巾，翻动着像黑人似的白眼，爆发出一阵笑声。她又高高地举起一只手，就像是要跳舞似的。这是她感到那么可笑，那么好笑时做出的惊人的动作。在草原主们看来，这个女人太漂亮了，要给她两张椅子她才能坐得下来，"你走吧，我自己会起来的!"

她哥哥刚一把门推开，她就腾地跳了起来！把第二扇窗子的百叶窗全拉开了。啊，白天！啊，太阳！啊，生活！她跳到了地板上，跳到了灰色的弧形梳妆台前。但是，那面转动的镜子无论怎样把它倾斜过来，也不能把整个身子全照进去。我就是要看一看整个身子呀，连同那有力的而又不胖的那么活的腿脚！和那小小的、脚掌！我克谢妮娅多美啊!!

跳呀！跳呀！跳呀！

她又一次挨近镜子。一张圆圆的、黝黑带红的、非常淳朴的脸，蓬起的头发，好一个草原女孩，好一个佩切涅格人——念中学时亚里克曾这样取笑她，当时还深深地刺伤了她呢。虽然她的头发不是黑的，可是和那双灰眼睛配起来，

那张脸倒显得十分有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脸上的表情更加优雅了，更有知识分子的味儿，也更加沉静了。反正是异常健康的样子，一点儿也不苍白，应该让它再白一些才好……这张圆脸显得有点不聪明，有着乡下女人的味道，真糟糕，还有着草原的意味！而这口牙齿呀，又是多么整齐匀称、多么结实、糟糕的是突出来了一些！难道这张脸能表现出你有文化教养吗？你是那么细致地、细致地、细致地感觉自己美吗？你长着这么一张脸，谁会想到你参加过各种演出呢？还挂出过你的多少剧照啊，摆放过你的多少小雕像啊——就在这里，在莫斯科的房间？这里还有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还有几位姓格利采尔的！几位姓埃谢多拉的！而克谢妮娅本人，则束着匈牙利的紧腰带，穿着带马刺的皮靴！一会儿像轻飘飘地在空中飞起来，镶在圆框里，赤着脚。

整个儿在飞翔，她手指提着衣裙！哈里托诺夫中学的第一个舞蹈家！说不定是罗斯托夫各中学的第一个舞蹈家？……怎样站稳呢？……还能怎样生活呢？生活中还需要什么呢？

除了舞蹈，还是舞蹈！看这两只飞着的手，并不长啊！看这两个肩膀，已经是鼓鼓的了！看这脖子，长得多长啊！可不能再长、再细了！舞蹈家的脖子像会说话，它非常重要！

洗脸——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喝水——不需要！继续跳舞吧！继续跳舞啊！

跳到了门外边，跳到了阳台上！从阳台上——跳到了大厅里！这里有旧式的笨重而讨厌的家具，老人们舍不得搬出去。你看，这是镜子，看，这就是你呀，全身都看到了！你自己给自己唱歌，跳呀！跳呀！她跳得多好啊！像一只鸟儿似的！脚掌出奇地小，男人的手掌可以把它整个儿捧起来。看一蹬脚，一踢腿！这是赤脚舞蹈的学校：整个脚掌，在那脚趾上简直不是在走路。简直是埃拉多斯的再现！这甚至不是舞蹈，而是美丽绝伦的画！就像穿着古希腊的芭蕾舞裙，捧一个丧葬的瓶子，绝望地低下头的女神。或者，像那在牺牲前祈祷的舞蹈。你们听，她唱得犹如埃谢多拉一样美，一点儿也不次于她！而且她的前程还远大着呢，前程似锦呢！

一个侍女走来用真空吸尘器收拾大厅。另一个拿着小姐在太阳下晒热的手巾：在她洗过澡之后收拾这样的东西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如此这般，吃饭的时候，草原晒很很热，任何帽子都挡不住这烈日的燎烤，最好是拉一张吊床，在花园中心，穿一身白衣服，躺到上面，那才轻松自在呢！

被炙热弄得有气无力的白蒙蒙的天空透出亮光，甚至在遮荫的地方也能感到一种酷热。锅驼机和脱粒机喷出的烟气经过酷热的洗礼，刮到这边来。马达的嘟嘟声从院子里传过来，和昆虫、苍蝇的嗡嗡声混成一片。一点微风都没有。

接着传来砾石的哗哗声。克谢妮娅弯下身来，这时伊琳娜挺直腰板踮着脚走了过来。克谢妮娅伸出两只手，像要拉什么东西似的，为的是拥抱伊琳娜，今天她们还是第一次见面。伊琳娜也弯下身。克谢妮亚手里的一本书自动合上了，滑落到吊床边上。伊琳娜没有让它掉到地上，用责备的语气点头道：

“又是法国书？”

“这是一本英国书，但问题不在这里……”克谢妮娅央告似的皱起鼻子，说道：

“亲爱的伊琳娜，我莫非是跟萨罗夫斯基的六翼天使在一起？”

伊琳娜站在一棵栗树下，没有靠在树干上，既不让右腿休息，也不让左腿休息，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要轻松一下的样子。她看着克谢妮娅，善意地开玩笑说：

“不，在你阅读的书中，我一本也没有发现俄国书。”

“啊！谁的？”克谢妮娅以一种无所谓的轻微懊恼的语气回答说，“屠格涅夫的作品读过一百次了，腻味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叫我发怵，两只手都痉挛起来；加姆松的书我们也不读；还有普什贝舍夫斯基的，拉格尔廖夫的！”

伊琳娜在这个家庭里第一次见到克谢妮娅时，克谢妮娅还是一个 11 岁的害羞的小姑娘，13 岁时被送到罗斯托夫中学念书。克谢妮娅在上帝的教化下成长，不知道有比斋戒期间学习新娘子的风度、站立祈祷、忠于俄国古风更愉快的事了。

伊琳娜摸了摸额头，点了几下头，说道：

“你要离开……”

“离开什么？离开一撮毛[1]？”她那两只活跃的褐色的眼睛闪亮了一下，“我倒真心想留下，可是怎么样？这些庄园未婚夫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焦油味儿，跟她们谈起话来简直叫你笑掉大牙！莫尔多连科·叶夫斯季格涅伊！”她一提起他来，就笑得前仰后合，“撵他上巴黎去的时候，他是怎么哭的啊?!”

伊琳娜也效仿起她的样子来，她那张意味深长而又严肃的脸上，鼻子下端是扁平的，现出一种幽默的神情，而两片嘴唇在好笑的神情下总要颤抖几下。她总是微微地笑着，和克谢妮娅的哈哈大笑形成鲜明对比。

莫尔多连科这笨蛋拽着奔跑着的马的缰绳，他们就要到莫斯科了，但莫尔多连科在父亲面前犯了过错，为了惩罚他，父亲吩咐他不要到莫斯科去，而让他驰马到巴黎去。像马一样健康的莫尔多连科，这个不放过庄园里的任何一个姑娘，甚至不放过一个女家庭教师的家伙，现在却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了两天两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请求父亲不要撵他到巴黎去。

“要不然，就让他们在这里的舞会上去摇那些妇女吧！”克谢妮娅笑得前仰后合。

就像摇那些生日里受庆贺的人似的，那些喝醉了酒的庄园主们在他们组织的粗野的集会上，抱起年轻的女人们，而自己的妻子和未婚妻们则扔到许多人的手里，弄得她们的裙子飘扬起来，拼命抱住大腿。在这些庄园主里面，罗曼表现得很傲慢，他常带伊琳娜参加这样的舞会，使那些人感到很不好受。

“一般说来，这是命运！有那么一张请帖，你想一下克谢妮娅·扎哈罗夫娜·托姆恰克！双轮轻便马车飞奔着，你裹着羊皮袄，到了很像样的一幢屋子前，而不迎接你进去。”

“但是，要是不是这些羊，谢涅奇卡，你可是连中学，连学习班都见不着……”

“倒不如不见！真不知道丧失了什么。要是嫁给这么一个有10座磨坊的佩

---

① 对乌克兰人的戏称。——译者注

切涅格人，像一个石头女人似的在男人椅子后面站着照相，那才……"

"不仅如此，"伊琳娜沉静而果断地说，"还有老百姓的原理……"

"这里——老百姓的原理？佩切涅格人的原理?!"

"这就是本地的全部情况，"伊琳娜稍稍皱着额头，固执地说，挺起了她那稍有点弯曲的透着蓝色脉络的高高的脖子，"比你的那些对俄国漠不关心的有文化的哈里托诺夫家的人更接近老百姓的原理。"

克谢妮娅生气了，在吊床上坐立不安起来，靠在弯曲的边缘上：

"天哪，你哪儿来这么一些不变的绝对看法！你可是一个哈里托诺夫家的人也没有见过呀，可你为什么那么不能容忍她们？都是些诚实的人呀，都是些劳动者呀，她们的家庭惹着你什么啦?!"

由于克谢妮娅使劲摇晃，那本小书在吊床上颠来颠去。

伊琳娜很有把握地摇着头，说道：

"他们家的人我谁也没有看到过，但是我全都知道。他们全都指着人民发誓，可是对俄国……"

"可是对哈里托诺夫家的人你可不能这样说，你别碰她们!"克谢妮娅发火了。

咳，这事弄得不好，伊琳娜后悔了。不应该直接拿哈里托诺夫家的人出气。但是她说：

"我很痛苦，谢涅奇卡，这里的一切对你来说是可耻的，好笑的。是的，很多的事情。但是还有人民的生活呀，大地上的苍穹呀。这里还产粮食啊，不像在彼得堡。对你说斋戒是多余的。可是许多人是在斋戒中长大的。"

"那好吧。"克谢妮娅抱怨地请求道。她也懒得争论了。伊琳娜有的地方也是对的。

"我只是想说，"伊琳娜尽量以让步的语气说道，"我们非常容易发笑，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好笑的。天上出现一个两个尾巴的彗星——是好笑的。星期五发生日食——是好笑的。"

克谢妮娅一点儿也不想争论了，她生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她眯缝着眼睛

望着反射着点点阳光的天花板，说道：

“的确……天文学……”

“天文学怎么样都行，”伊琳娜平静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伊戈尔大公远征去了——出现了日食。库里科夫战役中——出现了日食。北方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出现了日食。当俄国经受战争考验的时候——也出现了日食。”

她喜欢生活中谜一样的东西。

克谢妮娅弯下腰从地上把书捡起来，差一点自己也翻了下去，头发给弄得散乱了，从书里掉下来一封启开了的信。

“对啦！我还没有给你说！这是亚里克·哈里托诺夫写来的信。你看：紧急地把信寄出来了，第二天就发生了战争！这封信还是从正规军里寄出来的呢！信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他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打上仗了！一封愉快的信！他很满意！”

她和他是同龄人，在一起学过功课，像亲兄弟一样亲！克谢妮娅非常亲切地、愉快地想起他来。

“什么地方的邮戳？”

“邮戳——是奥斯特罗连卡的。从罗马沙的地图上找得到……”

伊琳娜直直的眉毛皱起来了，她难为情地但是赞同地说：

“从那样的家庭出来的，又是爱国者，又是军官！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个标志。”

而她的丈夫是怎么样的呢？她的丈夫以后会怎么样呢？

第五章

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习惯于在上面所说的罗斯托夫城里办事，只不过是那一些事。他到罗斯托夫去主要是为了汽车：那里出产所有的新汽车，可以到那里去看看，去摸摸，好好地听别人讲解怎样来驾驶这些车。他赶在所有庄园主之前在那里选购这样的汽车，甚至赶在男爵什坚格利之前从西缅斯手头买了一架圆盘播种机和一辆马铃薯耕耘机，那些犁全是新的，由连在两个锅驼机上的长长的皮带来带动。有时候他还在那里签订出卖谷物和毛皮的大宗合同（谷物卖给法国人）。当然，自己还在那里购买鱼：罗斯托夫盛产鱼！还有肉和其他产品。他有时候也买一副他喜欢的手套，那种里面是松鼠皮、外面是麂皮的手套，在阿尔马维尔是碰不到这种手套的。还有一些诡计多端的家伙劝他：再用7500卢布买它一辆“俄罗斯–波罗的海马车”牌汽车。他有时候大骂儿子是“托马斯”，坚定地认为，由于这个野兽到田地里去，引得雷声隆隆，庄稼倒了。他雇了一个司机，其父是经营葡萄的，他在部队里学会了开车，于是当起他的司机来了。

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在罗斯托夫的买卖做得很红火，他很高兴地看到，罗斯托夫的人们的那种忙碌劲儿——但是他从未看到哪儿有一所中学、没有发现哪儿挂着中学的牌子。所以当罗曼和伊拉建议他把克谢妮娅从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寄宿学校领出来，送到罗斯托夫的中学学习时，他是不无疑惑地把女儿带到这个城市来的。上中学也像经营商业，他看不出有其他的意义。说不定别人是愚弄他，叫他办一件吃亏的事。

但是，这一次该他走运，他碰上了一个最聪明的犹太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阿尔汉戈罗德斯基·伊利亚·伊萨科维奇。这位阿尔汉戈罗德斯基对磨坊最为内行。他对新的电气磨坊内行到那样的程度，没有他的事务所的话，从察里津到巴库之间一个磨坊也办不起来。当巨头帕拉莫诺夫要在罗斯托夫建一家五层楼的磨坊时，也是这个阿尔汉戈罗德斯基给他建起来的。托姆恰克拿定主意：阿尔汉戈罗德斯基说话实在，便问他哪所中学最好，可以把女儿送去念书？阿尔汉戈罗德斯基想了一想说，这里有公立的叶卡捷琳中学和其他一些中学，但他建议托姆恰克最好把女儿送到私立的哈里托诺夫中学，他自己的女儿索妮娅就在这所中学四年级学习。从年龄上说，她们两人都 13 岁，可以坐同桌。

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朋友，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很高兴。这是一所私立中学而不是公立中学，这倒很好：校长就是老板，想怎么办学校就怎么办学校，而那些公立学校和国家的职员，却永远玩不出什么名堂来。

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常常到罗斯托夫去，衣服穿得很讲究，一年四季不是穿毛衣，就是穿绸衣，头戴一顶细毛毡帽，很神气地带一把阳伞，但不忘记把两只手甩起来，就像在自己的草原上那样，穿一件盐粮贩子雨衣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从轻便带篷马车上跳下来的那种派头。这里还有一件事情——他的媳妇要订做 100 张请帖，她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当然，商人花钱如流水。托姆恰克拜访的那些商人和公务人员，他们在银行里或钱庄里随便拿出一点儿钱来，那 100 张请帖就像没有打出去的一套牌一样在口袋里了。当老教堂敲钟的时候，托姆恰克就来到了哈里托诺夫中学——兑换了那 100 张请帖，并且叫看门人把第一张请帖送了出去。

阿格拉伊达·费多谢耶夫娜出落成了一个出色的、深明事理的小姐，只不过戴上了夹鼻眼镜，要是戴一副别的眼镜更好些，夹鼻眼镜常从鼻子上掉下来。把远在城里的女儿委托给这样一个严肃的女人照看，即使半年见不到面，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而且女儿又不淘气。

至于女校长可能并不喜欢他，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脑子里一点儿也没有想

过这事。托姆恰克几兄弟的特点是，在家里都很固执、沉闷、好骂人，而家里有客人或到外面作客时，又表现得非常愉快和健谈。在任何社交界和女人面前，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谈笑风生。

的确，他这个一撮毛长得很漂亮，面部轮廓分明，浓浓的眉毛，大大的鼻子，穿一身化妆跳舞服，在最显眼的地方戴一块细链子手表，但是他谈吐直爽、幽默，而又不失质朴，最主要的是具有草原人的饱经风霜的坚韧性格，而一片纸从桌子上掉下来，一页日历自动翻过来，也会使阿格拉伊达·费多谢耶夫娜大吃一惊。在她交往的那个社会圈子，人们知道得很多，了解得很多，有着许多惊叹和幻想，但没有一个人有他这么大的精力，他从椅子上一跳下来，就会热情地去干自己的事。托姆恰克不会有礼貌地低声谈话，在女校长的办公室里几乎大声喊叫，因为他平时说话就像四轮大车的嘎嘎声，或者像赶着一群哞哞叫的牲畜的声音。可是阿格拉伊达·费多谢耶夫娜说起话来却细声细语，十分拘谨，不过一点儿也不令人讨厌，而是有一种清新的意味。甚至在他明显夸大其词——说他在四个中学念过书，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时，她也感到高兴，他一从楼梯上下来，从看门人那里过来，她就感到高兴，——甚至他那种天真的狡猾也使她感到亲切。虽然哈里托诺夫中学四年级的同学很多，但是她不想再跟任何人亲近，有一个没修完全部课程的野女孩子，她也只同意接待她十分钟。她还不给她讲，哪怕是皱着眉头讲，说还有别的功课等着她去做。她就喜欢生性愉快的一撮毛的质朴，一再询问他的情况，叫人给他端咖啡。

扎哈尔·托姆恰克不厌其烦地详细讲他的情况、开玩笑，他深信人家就是喜欢听他讲，他说他小时候是塔夫里亚的一个普通牧羊人，而且是给别人牧羊。塔夫里亚人到高加索来雇他当长工，那时给他的酬劳比给现在的一个过路的工人还少，更不要说和他家的其他牧羊行家相比了，只是过了10年主人才给了他10头羊、一头牛犊和一只小猪。他今天的财产就是从这一点点东西开始的，这靠的全是他的劳动啊！女校长问起他过去受过什么教育，他说只在教区学校上了一年半学，正好学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能读《圣经》和《圣徒传》，俄文或者说斯拉夫文的，但写就不行了，不过在买卖中别人也骗不了他。她又问他的家

庭情况，他说上帝给了他考验：一个星期死了6个孩子，只活下了两个最大的和两个最小的。两人都用手巾擦起眼泪来。接着关于经营的情况，他讲述说：在自制的高炉里烧出100万块优质坚硬的砖头，准备卖一部分，自己留一部分，请建筑师盖一幢新房子，窗子要里面带板外面带百叶窗，这样的话天气热也不要紧。还要安装4条自来水管道，他已经建了一座四发动机的电站，现在还要建一个公园，里面要配置几处喷泉，他邀请这位女校长明年夏天带学生们去参观。

女校长也谈了她自己的情况，她有过丈夫，是公立学校的一位学监，不久前丧偶；她有3个孩子：女儿刚从中学毕业，现在要到莫斯科上学，长子雅罗斯拉夫·哈里托诺夫13岁，说什么也不肯念中学，真是个糊涂虫，硬要去当见习军官。

她说她当校长的年薪是200卢布，比公立中学高4倍，托姆恰克不以为然地说道：“那是花了什么代价的——我知道。你没有什么畜牛，你不会做向日葵油，又不会种大豆榨油，你还得挣钱养活几个孩子。”她又问，他的女儿要住在什么地方。他抱怨说：“她连立足之地也没有，可怜的孩子！在这样忙碌的城市里还有谁会注意她呢？也许可以跟您一起住？”他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如意算盘！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施展他的魅力，到她那里喝咖啡，并且邀请她去他那里喝马奶，尽管他还有别的事要去做。“您看怎么样？”他期待着说，“您的房子不够用，是吗？您的大女儿毕业了，就要到莫斯科去，我可以把我的女儿交给您，您把您的三个孩子交给我，我马上给他们找房子！”

不管这是多么粗鲁，多么无礼，但在这次谈话之后，开始时的那种冷淡已经消解了，而变得友好，有说有笑了，阿格拉伊达已经不担心了。她开导一撮毛，向他解释说这样不行，不能这么办，女学生不能住在女校长家里，她自己都把小女儿送到公立学校去了，而不是放在家里来教育，为的是不让她产生优越感。一撮毛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便跟她说起俏皮话来，企图打动她：“那么我把女儿放到哪儿去？我不能交给陌生人呀？叫她回家放羊不成？可是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呀！”“可我是您的什么人啊？我不是陌生人吗？”

"您？一点儿也不是！您是自己人，完全是自己人！"一撮毛这样满怀信心地、高高兴兴地步步进逼，使这位女校长一时弄不清楚她跟这位粗野的人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托姆恰克发现女校长很喜欢他，也喜欢他的女儿，但是他不应该操之过急。他边给她开玩笑，边求她说：把女儿就放到她家三天，行不行？等他到几个事务所跑一趟，订几个合同，再到马里乌波利一趟，就把她接走，不然的话你把她放在旅馆里，那谁来照顾她呢？我一回来，就给她找寓所住。

女校长没有注意到，她已经被他说服了。托姆恰克甚至吻了吻她的手，便兴冲冲地走了。当他刚把他那个穿了一件家用花格子连衣裙的女儿领来（他女儿见到这位戴眼镜的高贵太太都不敢转身，不敢坐下来），他已经让人把一缸鲟鱼子、菲利波夫店的一俄尺见方大蛋糕和另外几盒点心送到女校长家的另一个门口了（她的寓所在中学大楼里）。这位有教养的、戴夹鼻眼睛的女校长也没有多余的钱买这么些东西呀。而且以后可以付他钱，凭良心说，这也不是贿赂呀。托姆恰克无须加以说明，可他心里明白：任何事情上你能慷慨付出，就能在人们之间建立起友谊和良好的关系来。

在托姆恰克离开的三天里，克谢妮娅表现得很正派，很听话，很有素养，对功课接受很快，所有的一切都逃不过女校长那双经验丰富的眼睛。女儿的房间空闲着也是空闲着，又不能叫别的孩子住在里面，阿格拉伊达·费多谢耶夫娜拿定主意，觉得这样也很好：让家里的两个孩子跟前有个女孩子，这对他们也会有好的影响。他的女儿真是要谢天谢地了，早晚还能受到很好的照顾。更有吸引力的是可以把女儿从偏远的家里带出来，使她学到先进的东西。女校长提出的条件是这样的：克谢妮娅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去，一年里父亲不能有任何干预。这是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求之不得的：有严格的女校长照管，他还能为女儿要求什么呢?!

托姆恰克没有想过，他是在让女儿受什么样的最初考验：住在女校长家，这很容易被同年级女同学认为是告密者。不过，女校长为她排除了这种危险：她思想自由，她从来不允许自己和年级辅导员通过秘密询问学生和女生的告密

来了解情况。几年来她没有向克谢妮娅问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她和她的已故的丈夫认为教育青年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他们培养成公民，也就是跟政权敌对的人。

克谢妮娅的才能和她埋头苦干的精神超乎阿格拉伊达·费多谢耶夫娜的意料。别的女孩子从寓所到学校去，一天要花上一个小时，而克谢妮娅只需一分钟就够了，这样她每天就可以多挤出约一小时时间来学习。学习对她的吸引力超过中学的奖赏，她各科成绩没有低于“优”的，其中外语成绩特别突出，而在入学前她一门外语也不会，哈里托诺夫中学所必修的两门外语修完时她全都得了金质奖章，并且会用三门外语阅读书籍。她很喜欢她的学校，不想耽误一天功课，并且很长时间里依旧是那么胆怯，拒绝了伊琳娜的到国外作一次长途旅行的邀请。

多学几种语言等于多读许多书。哈里托诺夫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儿童书籍和不是给儿童读的书籍，一部分是克谢妮娅在伊琳娜那儿读过的，其中有果戈理和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还有一本厚薄和《圣经》差不多的书，但那并不是《圣经》，而是一本带吓人插图的莎士比亚作品。

在这所中学的四年中，每半年和每个月克谢妮娅的视野都在扩大，她觉得过去就像生活在一个闭塞的黑暗角落里，而克谢妮娅的父亲却向女校长提出让他把女儿带回家去，这是多么轻率和丢脸的啊！克谢妮娅一回到家里过暑假，就被她父亲家的没有教养的浓重气息给吓坏了。有一次，她带来了索妮娅·阿尔汉戈罗德斯卡娅，她更是用她的眼睛尖锐地看到了那种不文明的状况，这使她羞得面红耳赤。为了摆脱农业课程，她宁愿到任何班级去学习，只要能置身文明的世界就满足了。

她依旧不再去做那种诚心诚意的早祷和晚祷了，只在家里匆匆地做一下祷告，不得不去教堂时也带着家里人去一下，但只是心不在焉地站着，尴尬地画十字。

过了好久，托姆恰克才突然想到向女校长提一个小问题：她和她的中学是否信上帝？

文件 4

8 月 11 日

法国外交部致驻彼得堡大使巴列奥略

……坚决要求俄国军队必须进攻柏林。刻不容缓地通告俄国政府……

第六章

罗曼即使一个人单独地过一个星期也不会感到难受，只要及时给他送吃的就行，他觉得没有人比他更愉快的了。

他仔细地吩咐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仆人给他订了一份供一个人吃的午饭，叫他在太阳还没有晒过来时送到凉台上来。他仔细地问过鱼菜，作了挑选（罗斯托夫的一个鱼商不时地托客车的一位列车员给托姆恰克家送一小桶或者一包鱼来；他派一个哥萨克到车站去取，并且付给那位列车员小费）。一个人吃午饭，吃得津津有味，老头子没有回来，没有人来骂他，这是挺有意思的。他可能在傍晚前回来，那时有两列火车开到。不过，他们很快又要吵架了，罗曼不能去奉承他，到车站去迎接他。

今天仆人也参与了闹事：仆人的哥哥——罗曼·扎哈罗维奇的司机有义务应征入伍，但要是老托姆恰克力争的话，他可以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免服兵役。

罗曼是唯一的“负担家庭生活的人”，他是这个家庭的唯一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没有义务应征入伍。但是有传闻说，如果“负担家庭生活的人”不是真正地赡养家庭的人，就将取消他的这种优待，三天前有关后备军人的上谕含糊地提到过去应征入伍名单中漏掉的人，父亲匆匆忙忙到军事首长那里千方百计堵住漏洞。

在二楼澡堂旁边的玻璃凉台上，放着一张叫人喜爱的沙发床，这是一套家具中搬出来的一件：靠背的上头有很匀称的弯曲的垫枕，你不需躺着，背靠它坐着就很舒服。你不需要起来，不需要另外的枕头，就可以看报纸，或者像现

在这样头朝上看墙上的军用地图。

罗曼通过电话从罗斯托夫一家商店买来了一套作战国的小旗子，用来插在各条战线上。他正在插旗子的时候，发生了要取消优待的传闻——具有诱惑力和兴趣的烟雾似乎全从地图上刮走了，看到那些弯弯曲曲的国境线、一圈一圈的城市和那些陌生的名称，罗曼内心有一种压抑感。

罗曼用金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特别大的香烟。在到国外的蜜月旅行中，伊琳娜送给丈夫一只金质烟盒——一只加长的烟盒，俄国没有这么长的香烟。作为绅士，罗曼不能藐视妻子第一次送给他的珍贵礼物，因此不抽买来的香烟，而从罗斯托夫的阿斯莫洛夫工厂定做了2万支加长卷烟筒，从阿尔马维尔请了一个专门做烟的女孩子把香烟填到卷烟筒里。

但是，今天罗曼抽起来还是没有任何愉快的感觉。

他在一张铺绿台布的牌桌旁坐下来，从柜子里拿出几张纸，摊了开来，忙着计算起来。罗曼一共念了4年书；30年前他一家才在莫克雷卡拉梅克站住脚跟，父亲从来没有想过儿子能好好地上中学。他以后进了商业学校，没有毕业。但是他的算术很好，他也很有经营才能，不过给父亲打下手，他感到很委屈。他父亲是一个少有的一帆风顺的机灵人，忍受不了互相争吵。罗曼期待着单独生活。这期间他有了自己的资金，可以完全不在父亲手下干活了。他一年有两个月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两个月到国外去。在莫斯科他常常骑着高头大马，在彼得铁路线上坐火车包厢，住豪华旅馆，比外国人还阔气，而到大剧院去时，等大家都入座之后才穿晚礼服在池座一排就座……罗曼特别喜欢旅游。衣服穿得那么洋气，在纳尔赞美术馆里连熟人都把他当成了英国人。而在欧洲又以他的俄国人的果敢和独特叫人吃惊。在卢浮宫放着米勒的维纳斯雕像的紫红色圆形展室里，那里没有一张椅子，为的是不让人坐下来，他颐指气使地递给服务员一张10法郎的钞票："来张椅子！"接着向下一个大厅走去，指着椅子说："现在，把椅子搬到那边去！"他的妻子还得照顾他各方面的生活：他什么时候要烟抽，什么时候要饭吃。

但是，伊琳娜也是值得佩服的！当她戴上头饰活动起来时，真像一尊女神，

又像天国的鸟在空中飞翔。带她到宫廷里去也一点儿不丢人。他要是再高一俄寸就好了。要是他的头发不这样披下来就好了，他就可以用剪刀好好地修剪一番。

糟糕的是，账还没有算出来。他感到沉重：父亲会带什么东西回来？罗曼在凉台上来回踱步。他边抽烟边思考。

他最欣赏自己的这种思考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反复衡量他的能力——甚至包括国事能力，还有不同于所有人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他在什么方面比国家杜马的许多委员还强——那就是他的直爽。周围有多少最野蛮、最任性的经济专家啊，可是，大家都尊敬罗曼·扎哈罗维奇，他们可能并不喜欢他，但是佩服他。他一向不但不去讨好谁，而且连出于礼貌的让步都不为，接待客人时连笑都不笑一下，跟别人谈话时那么高傲和严肃，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他跟一个没趣的、不需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几分钟不说话；特别是当他有客人的时候，他往往公然站起来，自顾出起神来。现在在国家管理机关里，尤其是在上层，正缺少这样的不屈不挠的人，而且特别缺少。

罗曼越来越坚定果敢地踱着步，他踱到凉台的尽头，那里一个树条编织镜框里镶着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相片。罗曼怀着崇敬之情望着这位著名作家的面庞。他在他身上发现有自己的特征：不买好所有赏识自己的人。高尔基愤怒地鞭挞工业和商业的那股子勇猛劲头使他神往，他们都为馥郁的、有刺激的、新鲜的事物鼓掌叫好。

在公园后面有2000俄亩库班黑土地可以利用，谁要是继承下来的话。那人将会过上多么稳固的、富裕的、有保障的生活，他将是多么聪明的、清醒的一个人，可是只要军事首长的一纸通令，这片土地在一个上士的权力下就可以变为肮脏的战壕！事情就是这么粗野！

库班还没有出一个真正的俄国活动家，库班还没有一个人为它扬名。罗曼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提议，一个比一个更有趣。可是说实在的，他未必有那些立宪民主党人勇敢！而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左的是谁——是社会主义者吧？你看，高尔基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但是，也可以考虑社会主义，要是这不是和掠夺、没收合法财产相联系的话。罗曼对社会主义的唯一记忆是从1896年得来的，一生中最令人气恼的一次损失，现在还如骨鲠喉。那不是一般的损失什么东西！雷劈、旱灾、价钱跌落也会造成损失，那种损失是可以容忍的。但不丢面子，谁又能无所失呢！但自己拱手把血汗钱奉送给那些厚颜无耻的人，那些恶棍，那才丢人呢！他们不靠智慧，也不爱劳动，就得到你的二十分之一的血汗果实！而他们的劳动就是写上些花形字，并把信寄给所有的庄园主们："尊敬的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您应该交4万卢布作为我们革命工作的损失费，否则立即要您的命。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第一批拒绝交损失费的人——真的被打死了，全家被打死。

有什么办法？革命嘛，大家都吓得要命，政府都失去了信心。而有文化的社会情绪呢？为了革命？您必须！这是你对被剥削人民的神圣责任。要是为了合法的革命，推翻可恶的沙皇，那么多少钱都可以交的。庄园间的联系断了，在草原上失去了保卫。从那时起，托姆恰克家开始雇佣4个哥萨克……不得不走了，坐轻便双轮敞篷马车走，穿普通的衣服，就3个人：罗曼、赶车的和办事员。父亲不走，父亲不能拱手把钱交出去，他的心真要为1000卢布而撕裂的。

我们到很远的一个植物园去。那是秋天，我们还清楚地记得，车轮下是一片落下的浅紫色荚果。而另外那些到这儿来的人——从阿尔马维尔而来的吧？坐着四轮轻便敞篷车，穿着华丽，有一位甚至穿着缎子翻领的常礼服，衬衣领上打着蝴蝶结。他们非常有礼貌地谈着话，很有耐心地数着纸币。头脑三个人对三个人，真可以向他们扑过去，狠揍一顿，或者开枪打，还可以把这些人关起来。而且他后面衣袋里还真有一支手枪。可是没有这个决心。整个俄国都认为那是正义的——人们不知为什么站在他们这些严酷的、光荣的人们一边……罗曼仍然不能交出4万卢布，拖延着，讨价还价——有2500人跟他们做交易了，那些人还讥笑说：多么吝啬啊，你们这些庄园主！父亲很有策略地向这2500人道喜。他们非常有礼貌地点头行礼，走了。从来没人知道，也没有检查

过：那些钱是不是用来筑街垒了？是用来购买枪支了？或者被那三个恶棍到巴库纵酒作乐玩妓女去了？

离晚上的火车启动时间还很久很久。而现在只是反复读那些老的东西，读报纸。

富人们的歌曲就像天蓝色的马

——比赛很少获胜

第七章

（报纸一瞥）

谁不知道“列齐塔利”的魔术效应，谁就就是**活尸**……男人**神经衰弱**的兴奋剂……

新娘互相帮助的莫斯科金库……

给女士准备的椰子树上的吊床……

伦敦香水“咔哧，咔哧”，外加一束绝顶美丽的花……

幸运和机遇使人致富！你们参加抽彩呀……

……斯拉夫的心灵在社会事业中富于道德理想，文明的西方缺乏道德理想……

为了迎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7月7日在“罗斯”大型豪华游船上举行有乐队伴奏的海上游乐活动，此活动特别适合上流社会人士口味。

……法国民主对国家内部安全采取漠不关心态度……反爱国主义的政党在法国议会取得胜利……

图谋杀害格里戈里·拉斯普京……对一切讯问她都回答：“他——是反基督者”……她是西伯利亚省的一个农妇，名叫希奥妮娅·库兹米妮奇娜·古谢娃……拉斯普京没有生命危险了……

……不许犹太人承租下戈罗德集市的禁令取消了……

为什么还那么胖？优美文雅的男人很需要减肥的理想解剖皮带……

俄法联姻的银婚……庞加来先生已抵达……盛大的午宴……右边是皇后陛

下……左边是皇帝陛下……

庞加来先生设宴招待俄国农民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欢迎总统，并请他转达向法国农民的问候……

欢迎装甲舰“法兰西”号的**盛大宴会**……牢不可破的联合的光辉证明……同样的世界理想……

法国客人访问的**最后几小时**……提出一个问题：欧洲社会舆论的惊恐有根据吗？……巴尔干事件……维维阿尼回答："无疑被夸大了。"

……《泰晤士报》指出，俄国军队和德国军队相比大占优势，如果……

科斯佳舅舅——香烟6戈比10支，最美了，最有味了！

舒斯托夫的花楸露酒是**无与伦比的**！

为爱好者准备的美女！法国风格的摄影，最新的赤身裸体的模特儿！我用严格包装的包裹寄出去。

……俄国爱好和平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俄国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因此……

……鉴于不停的罢工，维堡区的工厂主……把工厂关闭2周……

……莫斯科没有出版报纸……检字工人一周的罢工……

今天**赛马**

“雅尔”餐厅

和平还是战争？早上人们到处讲“和平”，不幸的塞尔维亚……爱好和平的俄国……奥地利提出最有损尊严的要求……宝剑通过小小的塞尔维亚指向伟大的俄国，保卫者要求给予不可侵犯的劳动和生存的权利……

代替压抑着的沮丧的——是朝气蓬勃和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这是所有健康的人民的心理特征。

……巨人般的人民是巨大的考验所摧毁不了的，他们不害怕血腥战争，不管这种威胁来自何方。

许多垂头丧气的妇女用这雪花膏为自己找回了充分的乐观愉快……

皇帝陛下恩准让军队和舰队处于战争状态。定于1914年7月18日为动员

的第一天。

在多雾的北方
雷声在云霄轰隆隆作响；
斯拉夫的兄长站了起来，
十字和铠甲在闪闪发亮。

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递交了宣布战争的照会

彼得堡和莫斯科一片朝气蓬勃……两个首都禁止出售含酒精的饮料。

反击进攻者——上帝呀！

……在冬宫旁边上千群众手持低垂的国旗跪在地上……

……起来，伟大的俄国人民！……伟大的功勋，在它面前世界上的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为了全人类的光辉未来……为各民族兄弟般友好的理想……世界的曙光现在在东方出现了，要不然就永远不会出现……

物品涨价了。近几天来彼得堡的肉价……23—25戈比一磅……在基辅，贫苦群众把自动提价的商人告上了法庭……

关于国家发行的纸票停止兑换金币一事……今天访问了首都的银行……满意地确定了……在经济上战争对俄国来说倒并不像对德国那么可怕……罢工运动立刻停止了……

反击进攻者……上帝呀！

……1812—1813年我们使德国蒙受了耻辱，1848年又叫奥地利蒙受了耻辱……

我们的敌人的画像：奥地利的圣徒般的皇帝陛下，匈牙利国王弗兰茨-约塞夫一世……

7月26日**国家杜马一天的凯旋式的会议**……各个国家和政党的代表在这一天为同一个思想所鼓舞，在所有的声音里激荡着同一种伟大的感情……把手从神圣的俄国缩回去！……我们准备不顾一切牺牲来保卫不可分割的俄国的荣誉

和尊严……——立陶宛人民……投身到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去……——我们犹太人参加保卫我们祖国的斗争……以我们深深眷念的感情……——我们，住在俄国的德意志人，永远把俄国视为自己的母亲……我们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它而牺牲……——我们，波兰人，……——我们，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请让我作为鞑靼人的、楚瓦什人的、车累米什人的代表发表声明……大家万众一心……反对侵略……为国捐躯……——整个祖国以爱的感情团结在自己的沙皇周围……——全部思想，全部感觉，全部激情…… "上帝，沙皇和人民!" ——胜利是有保障的……

欧洲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战争……欧洲战争不可能是持久的……从历次战争的经验得出……决定性的事件不晚于两个月发生……

刺穿不透的铠甲

所有女士都可能有**半身画像**，美化妇女！请服用玛尔波尔药丸！绝对可靠。不会失望。

动员中发现许多空缺……

英国呢绒便宜 40%……

吉他，函授，免费。秋明，致阿福罗麦耶夫……

第二次国内战争……最高统帅部通告……俄国部队攻入普鲁士……我们的骁勇的骑兵部队……

战争的建设性目的……

下戈罗德集市，8 月 1 日……全部啤酒和葡萄酒商店已关闭 2 周了，集市具有空前规模。街道上没有喝醉酒的人，没有通常出现的纵酒作乐的商人的现象……几乎没有掏腰包的现象……

告离开者书

来吧，亲爱的！没有害怕和忧伤

我们来为离开这儿的人们干一杯……

波兰人！实现你们父辈和祖先朝思暮想的理想时刻到了……波兰人民在俄国沙皇权杖下一定会重新联合起来……

刺穿不透的铠甲……

我们必定要胜利！

……俄-波关系从来没有达到如此高度道德纯净和鲜明的程度……

捷克人！12点钟到了！……捷克的自由独立的300年的理想的实现——要么在现在，要么永远不可能！

犹太人的权利……电报通知命令省长和市长阻止群众性地或个别地强迫犹太人迁出去……

预言德帝国的灭亡。威廉二世在波恩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向一个吉卜赛人提过一个问题……吉卜赛女人冷淡地回答说：“恶风袭击了德国，给刮走了。……”

彼得堡的安全。谣传德国空降……完全被排除……

在野蛮人国度……席勒和哥德的国家、康德和黑格尔的国家……处在铁腕首相的拳头下，他们到处给他竖立纪念碑……谁也不在谎言和暴力的国家的废墟上哭泣……

军事检查制度。本8月3日晚7时，彼得堡设置了军事检查制度。

……总参谋部的总管理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了解居民的情况。社会应该容忍情报报导的贫乏，寻求什么样的牺牲引起军事要求上的满足……

陛下访问莫斯科……皇上在大克里姆林宫的训词……皇帝和皇后陛下从伊韦尔圣母教堂出来……几万忠君的臣民在红场上游行……

我们亲爱的塞尔维亚人奔过去了，

宫廷匆忙召开的代表大会富丽堂皇，

后备役军人走过去了，

万众齐呼“冲啊”，声音高昂，

像古代在战斗开始之前，

人们纷纷进行伟大的祈祷，

沙皇静静地来到人民跟前。

我们必定要胜利！

顿河哥萨克库兹马·克留奇科夫的功勋……他发现了22个骑兵……他呼叫着无畏地冲过去……闯入骑兵群……像陀螺似的急转身，拼命砍杀……同伴们赶到……他在这次战争中第一个荣获乔治十字勋章……

……由于出口停顿……粮食价格空前下跌……粮食商经历着极端困难时期……

沙里亚宾回来了！ 现今被德国俘虏的人也有顺利跑回来的……

准尉的信……“今天带来了9名奥地利间谍……从他们口中得知其军队的组成成分不好。”……

战争日记。白天最核心的事件是，我们在进攻东普鲁士境内的广阔战线上……那里有许多树林，但开辟了许多林间通道……森林已经不能成为骑兵和步兵前进的障碍了……8月7日传来了我们已夺取贡宾嫩的消息……这已使整个东普鲁士处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被击溃的几个德国军已失去战斗力……

令人高兴的消息。据最权威消息报导，现时俄国军队中没有一位军事首长把德国的和奥地利的房屋据为己有。

第八章

她被一双老女人的手推进了一间昏暗的卧室，他就躺在里面。

也不是非常暗，但是当你在一个明亮的南方的正午走进一间窗子给堵住了的房间里时，你的眼睛通常是很不习惯的。

房间里散发着乳香、干草和药的气味。

很快就看得见缝隙里透进来的光线了，光线里浮动着一些灰尘。在这些浮动着灰尘的光线下，能够模模糊糊看到房间里的情况了。接着看得确切一些了，接着看得清整个房间了。

他躺在墙壁间的一张高床上，垫着高高的枕头。由于天气闷热，只盖一条被单，就像盖着一件白布尸衣似的，只不过没有把头也盖住。

瓦丽娅向前走了几步，停住了。她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从彼得堡来这儿的一路上也没有想好，担心不管说什么都会说谎。但是，这间房子部分地帮了她的忙，在昏暗中沉默不语，控制自己，是比较容易的。

而他，看来是清楚地看见她了。但他没有把头掉过来，只是在呼吸了几下之后低声地问道：

“你是谁呀？”

她回答说：

“玛特维耶娃·瓦丽娅。”

“玛特……维……耶娃？”他用低微的声音说道，但是很惊讶，又很亲切。“玛特维耶娃？”他停顿了一下，“你不是在彼得堡吗？”

“我来了，我知道了就坐车来了。”

战争爆发了——这他过去不能说，别人也没有跟她说。现在她是为了他而来的，尽管是被几位女士强迫的——这么说的话，几乎是真实情况。可是说出来，又不好意思。说是来感谢恩人？……恩人一般来说又会感到羞愧。而且感谢——这也虚假：大家都说，恩惠离开了社会责任，有着赎买的意味。反正瓦丽娅在自己和在这些女士面前不能不承认，要是没有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萨拉托夫金的话，她不管是中学毕业，还是上高年级学习，都是不可能的。

在沉默的几分钟里，他慢慢地缓过神来了。他说话的声音大一些了，而且用更加明确的亲切语调说话了：

“谢谢，瓦柳莎。我没有想到。我好高兴啊。”

过去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他还可以摸摸她的头。她还记得，他跟她说话很特别，很亲切，可是他们以后再没有见过面了。要是在彼得堡的街道上，她从他身边走过去，恐怕也认不出他来。

而现在这声音——很叫她感动。于是她第一次感到，她赶那么远的路程到这里并没有白来。尽管她一路上都认为，这次可能会白跑的，可笑的，愚蠢的。

在有文化的同学和她的女性朋友中，她羞于承认她要到恩人的卧榻前去，那是什么一个人呢？一个食品商店的拥有者，不管怎么称呼他，反正是一个商人或老板，是黑帮分子。尽管戈茨的父亲也是茶叶商，但他为千百人参加革命捐过款！

萨拉托夫金的商店位于一条安静的旧邮局街上，远离大街，没有玻璃橱窗，也不宽大，甚至有点暗，可是在整个皮亚季戈尔斯克、叶先图克、热列兹诺沃德斯克都很有名：人们说全世界都没有这样好的食品——各种牌子的外国酒、瑞士的巧克力糖、沃洛各达的奶油、涅任的小黄瓜，这些食品在萨拉托夫金那里应有尽有。他的店员认为回答“我们这儿没有”是可耻的，甚至不可思议的是，萨拉托夫金是在追求什么好处，他不是在追求顾客每日不断的需求，而是在追求对任何随意的愿望在他那儿不至于回答一个“不”字。更确切地说是一

种自豪。

瓦丽娅不是说没有白白来吗？可是接着谈什么好呢？她是不是明白，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已经是医治不了了，因此人们几天前就催促她赶紧动身。而现在他讲起对健康的不可实现的愿望——是言不由衷的，但承认就要死了——又是不可能的。至于说别的什么事情——又完全是不自然的。

瓦丽娅一步也没有再向前走，她紧张得犹豫不决，在等待着，看怎样站一会儿而不走掉才是礼貌的。她两手抓着挎在胸前的小提包，下意识地不想放手。

房间里的光线够明亮了，枕头上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圆圆的脑袋，稀稀疏疏的头发，更加圆的脸以及像洗湿了的毛笔似的下垂的大胡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全在白被单下面。

不是意识到他已濒临死亡，而是由于一直拉到下巴处的尸衣似的白被单，使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而他却相反，还是那么静静地躺着，似乎一点儿也不害怕，没有东西在威胁着他。

"上帝会照顾你，瓦柳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以同样亲切的语调说，似乎她已不是记不清的20个同学中的一个，而是他的亲爱的女儿了。"让你上学。为了幸福。你的。人们的。学习就是光明，你知道。双刃的。"

最后3个奇怪的字眼她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她也不打算急切地弄明白，只是急切地想要有礼貌地站十分钟，减轻一点紧张情绪，不需她来讲话，而他会主动讲话的。但是，他讲起话来的语调深深地撕裂着她的心。

"找个好未婚夫吧？"他似乎是沉思地说，看来说得不吃力。"或者已经找到了？"

"还——没——有，"瓦丽娅呻吟般地说。

这时她才感到对他的真正感激，他没有忘记最主要的东西，轻轻地触了一下她最隐痛的地方。

他的确是一个好老头儿，尽管也是一个商人。有的人必须做商人的，有的人必须一个人来承担，让他们的城市不差于首都。

而在他之后呢？

“全都——会有的，全都——会有的。”老头儿不知是安慰她呢，还是自我安慰。

他沉默起来了。

他忘了？

瓦丽娅没有吱声，她甚至想说点什么，但是想不起说些什么好，要是她只是个4岁的小女孩该多好。

当她站着两手抓着小提包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忽然想到，她有一天也会变成老人的，也会这样直挺挺地躺着，无助地面对死亡。

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这一刹那间似乎从死亡之榻上帮了她的忙。

他又说道：

“谢谢。谢谢你来看我。上帝会保佑你。”

的确，似乎产生了好的结果，突然间产生了。她在路上曾想象这事将是难以熬过的，痛苦的，毫无意义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她从他昏暗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感到非常感动。她走到了外面，而外面热得叫人发抖。延伸开去的皮亚季戈尔斯克，有许多东西投入到眼帘里。

萨拉托夫金的三层楼的屋子耸立在莱蒙托夫街和德沃利扬街交会的拐角处，一些敞篷的小电车在这里拐弯，向普罗瓦尔驶去，尽管处在战争期间，今天却坐满了去疗养的人士。电车在往上、往马库克山脚方向驶去，一路要经过一些富有的白色别墅、寄宿学校，到那边有风鸣竖琴的地方去，到莱蒙托夫山洞去。而从另一个方向，则拐到市场去，莱蒙托夫街急速往下，很快就是绿荫下的一片屋顶。往南，从低处的城市上去，会出现几条延伸开去的绿色山脉。

视野中出现了一幅亲切的景象，心里感到热乎乎的。皮亚季戈尔斯克！她为什么要从那里到这陌生的、不温存的彼得堡来？当时觉得，是为了幸福。

无依无靠的人……可故乡才对无依无靠的人有帮助啊。你看……你看……

不是父亲，可是……可是像父亲？不是父亲，可是为她做了多少事啊?!

而且给她多么善良的祝愿啊，又是怎样想到的啊！

可是你看他已经不在世间了……

从孩提时代起，那周围所熟悉的、招人喜欢的一切，在莱蒙托夫的无形的芳香之下，就像一满盅酷热和幸福似的，使你心旷神怡。

看那一次的感觉：她和萨尼亚相遇了。在故乡的土地上，在这里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她和萨尼亚相遇了，但她只是感到极端懊丧。那样一种令人受不了的会见，在那样一种旋风般的令人惊慌的情况下，看来能有什么结果呢，在这全世界所处的非常局势下，对他也好，对她也好，什么好的结果也不会有的！她就要走了，心情闷闷不乐，打算用自己的身体来挡住那股旋风。但是一切都白费劲了。她心情沉重地跟他在温泉车站交谈了几小时，可是一切无济于事。他的这种过度的美德、慢性子的审慎，她上中学时作为一个女孩子就感到非常厌恶。现在在 7 月明亮的阳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出萨尼亚在摧残自己，而瓦丽娅又制止不了。她向他说了那么多刺耳的话，表示自己的懊恼，再谈话也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她只好往别墅去，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去。

她就这样飞奔而去，往故乡飞奔而去，就像一路上没有战争伴随着她，就像不是赶着去看恩人的最后喘息，而是飞去追赶幸福似的。

就像恐怖分子带着火棉藏在警察搜查不到的什么地方，藏在胸衣下面似的，瓦丽亚内心深藏着一种爆炸力，已经感到承受不起它了。

在彼得堡就像没有她这个人似的，她这个文化不高的外省人，没有谁注意她，她得不到谁的欢迎。而在这里，有着故乡的热情杯盏；在这里，她可以找到朋友，可以找到熟人。有人了解她，帮助她理解自己的命运。

她将是多么感激啊！她将有事可做了！

她可以会见各种各样的人，她要是愿意的话。

你看，在切尔克斯克她看见了一个路过的山民，腰间系着一根深灰色的窄皮带上挂着一把闪闪发亮的匕首，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世界！尽管

她过去并不认识一个山民。

她戴着一顶廉价的草帽，走在没有树荫的炎热的人行道上。突然，在她的脚前，横在人行道上，有一张地毯深红色带火星花边的地毯。

瓦妮娅哆嗦了一下，就像刚睡醒时产生一种错觉而哆嗦一下一样。她往四下一看：是的，一张柔软的地毯从地毯商店门口延伸出来，横在整条人行道上——其他的行人不敢踩到上面去，都停了下来。但是门口却站着一个矮壮的中年土耳其人，他戴着一顶小红帽，拿着一支冒着烟的长烟袋杆儿，很亲切地请过路人道：

"走在上面，请走在上面，这样走起来舒服些。"

有的人还是从旁边走，有的人笑着走到了上面。瓦妮娅也走了上去，体验着走在上面的脚步的感觉，一种异乎寻常的幸福的感觉。

她偏着头笑着，看着那位大方的土耳其人。

她很可惜地从地毯上走下来，离开了上面的那些火星。刚才脚下经过了那些火星，就像在瓦妮娅的心中也撒下了对生活的明朗、美丽、自信的火星似的。

从莱蒙托夫小公园到另外一个公园的没有盖房子的地方，有一些临时搭起的小铺子，形成一长排小铺子和小亭子——用木头搭起的小售货亭、白天柜台上面有遮阳板的小屋。

瓦丽娅慢慢地从它们旁边走过去，随意地看看每一个小售货亭和小屋子。这里有卖美味糕和油质酥糖的；有卖百货的小铺；有掌鞋的；有镀锡工；有修理气炉子和煤油灯的。再往下，有一个洋铁工人，在他旁边的像橱窗似的柜台上面挂着一个大的镀锌盆子，用它来代替招牌，亭子里面传出来打洋铁的声音，你就是把耳朵捂起来，也能听到那刺耳的、甚至是恶狠狠的声音。

瓦妮娅快步走过去，想甩掉这些洋铁声音，但是斜眼一瞧，正看见那个洋铁匠停下活儿，挺直身子站了起来。在这大热天里，他穿一件灰色的厚实的衬衫，那衬衫也是洋铁的颜色，黑黑的身子坚定地向前挺着。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黑黑的头发，长得黝黑黝黑的，像南方的许多人那样，但他的最大特点是

长着宽大的轮廓分明的脸、额头和下巴，一双耳朵却出奇得小。

瓦妮娅看着他，放慢了脚步。她认出来了吗？又走了一步，便蛮有把握地停住了脚步。

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个小锤子，扫了她一眼，没有表现出一点小铺老板或业主的那种殷勤，甚至有些忧郁，就像在对待敌人而不像对待主顾那样。

瓦妮娅张着嘴向他笑了笑，说道：

"你……没有认出我来?"

那时她刚刚上市立中学中年级，刚刚换了一个班，也是穿一条围裙，绿色短披肩上架两条背带。她像一个孤儿似的和两个比她年级大的女同学住在寓所里，那时她们和英马努伊尔·英奇曼（他自我介绍时不说自己叫艾马，而说自己叫英马努伊尔·英奇曼）交上了朋友。她们得到了瓦丽娅的承诺——不把她们的情况泄露出去。之后，有一次告诉她说他是一个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她们也同情无政府主义。她们跟瓦妮娅一起住在一间寓所里，她们简直无法向她隐瞒这一点，而瓦尼娅知道后，感受到这儿有一种神圣的献身精神。两个女孩子一会儿把一个什么盒子藏起来，一会儿把巴枯宁的一本书藏起来，一会儿把《黑旗报》藏起来——她们按照秘密活动的要求，按照读禁书的要求，偷偷地贪婪地读这些书报。她们反对普遍的原则，主张必须彻底摧毁现存的一起生活制度，必须献身于不可遏止的、毫不退却的破坏活动，直到像马其顿人那样使用药方：在自来水管里撒上氯酸钾，在瓶里面装进硫酸。

有两三次跟英奇曼一起出现的还有若尔卡，一个身强力壮、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像英马努伊尔说的，一个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但有望自学成材的人。英奇曼把他当作帮手，当作替身，交给他一些任务。他那时才 15 岁。

从那时以后过了多久了？7 年了吧？从那时以来瓦妮娅一次也没有再见过他们俩人。她甚至完全把他们忘了。真没有想到，现在，他就在皮亚季戈尔斯克。

他从他那半明半暗的洞穴般的小售货亭里，不怀善意地扫了她一眼。

"没有认出我来，若拉？……我——是瓦丽娅呀……我是格拉夫街上的那个

女中学生呀……您到过那里……你跟艾马努伊尔到过那里。"

不知为什么她不由自主地用了"你"。那时候她也才13岁，还是个小女孩。可现在，他已经不是半大的孩子了，而是一个身强力壮、肩膀骨节粗大的男人了。

他从半明半暗中皱着眉头望着她，看来他非常不喜欢这一切。他好像只"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有明说，便悄悄把身子转了过去，往一张矮椅子上坐了下去——在一个前倾的铁砧上锤打起一个洋铁盆的弯曲的边来。他用小锤子在坚硬的铁砧上捶打那弯曲的边缘几下，挪动一下，又继续捶打几下。他气愤地打着，好像在生这洋铁的气，直打一会儿，又斜打一会儿，又低着头捶打，更显出一脸的不高兴。他甚至连瞧都不瞧瓦丽娅一眼。

而她在不由自主地盯着看那深色的肮脏的木头柜台，上面放着各种颜色的洋铁片，有的白边朝上，有的黄边朝上，有的地方还盖着一层铁灰。她两只胳膊肘支撑着，看着那个圆脸膛的工匠，固执地说道：

"您不可能记不起我来！当时还有两个比我大的女中学生，我是最小的，叫瓦丽娅，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您！"

5分钟以前，关于他的情况她还什么也没有记起来，而现在就像打开了记忆管道的闸门，一股强大的记忆热流冲了出来，她甚至记起了他当时穿着带格子的深红色的衬衫，甚至记起了他当时坐什么凳子，以及他的手的动作。现在这一切大大地在帮助她用一种挑衅的感情从记忆中不断把一些情况拽出来，比如他的那些无政府主义的纲领性的话：要破坏而不管建设……积极地破坏——这就是自由……反对社会公认的权威……捣毁纪念碑……

他恶狠狠地在捶打着手中的活计，就像敲打着一个自古以来的敌人，他那有力的、结实的、多肉的嘴唇都给弄歪了。

瓦丽娅更加看清楚了这间阴暗铺子里的情况，清楚地看见了他那往旁边梳得整整齐齐的一绺头发，只是他的一双眼睛在有意地避开她。她还看到了他身上系着的那条长长的、不柔软的、好像是上了胶的黑围裙。

过去她也系过一条黑色短围裙，每个褶子都好好地紧挨着的围裙。

他不可能记不起她来！他不向她打招呼，她就不走了！

她哪儿也不去了。记忆的管道里陆续有东西闯出来帮助她，她惊奇地发现，她又掏出来了一些新的情况。

只有压制文化才能达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打倒科学压迫，打倒大学，打倒信仰科学的场所！埋葬信仰，之后也埋葬科学，把它打发到人类迷信的档案馆去……

真是一些奇怪的、意想不到的话！这里面是否也有一些片面的真理呢？科学是一条冷漠的、枯燥的、冷酷无情的道路，特别是对年轻妇女来说，特别是对孤身女人来说。

但是，这话是怎样记忆起来的呢？现在花了多大的力量才冒出来的呢？

……斗争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毒药，匕首，绞索，手枪，炸药……炸药，炸药……

他还在狠狠地捶打，还不认？近处的急促的铁的声音抽打着瓦丽娅的耳朵。

这时她清楚了：他是不想认她——那是由于秘密活动的缘故？他在今天还属于一个可怕的黑旗社会。或者已不属于了，但是他在掩饰他的过去，害怕辨认出来。

可是，难道她要出卖他？可是她可以帮助他呀——把他从秘密活动状态下解救出来或者可以帮助他读书呀，发展呀，而他自己是难于做到这一切的。

一种力量促使她盯住那柜台，她的整个身子前倾着，一排店铺像旋转木马似的在旋转，而这个店铺就在她们两人之间，她被一种向心力压挤着。

“若拉！我永远不会出卖您的！”她透过洋铁的哐哐声，透过侧面的煤油炉子的噗噗声，更加有力地说道，但是不叫邻居听到，而只让他一个人听到。“您完全可以信赖我的！你可能是……”

在那哐哐声和噗噗声下，同时又是怕说服不了他，她呼吸急促起来。但是，他听到了，明白了。他不再捶打了，向她转过了身来。于是她现在看到他在这几年成长起来了，看出了他的全部决心！以及他所要掩饰的全部神秘之处。他

那宽阔的下巴和上嘴唇上长着坚硬的黑色胡须。

“你可以信赖我啊!”

“信赖什么?”他粗野地问道,“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彼此来做?你还是做你的小姐去吧,你走吧!”

他声音粗野得像是在下命令。

“你可以信赖我呀!”瓦丽娅说得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吸引力,以至于靠在了柜台上,而没有注意到一只赤裸的胳膊肘压在了煤油炉子溅出来的一片烟油上。她发现时,把要说的话也忘了。

有几个行人从她旁边走了过去,几个订货的人没有停下来——她不顾这个胳膊肘一个劲地望着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对啦,她想起来了!

……革命者只知道破坏的科学……他必须用冷冰冰的嗜好把他的温情压下去。要是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有所怜悯,他就不是革命者……

噢,完了!噢,明白了!他是自愿地放弃这世界上的一切。但是,难道说阻止——就是友好的关心?光辉的帮助?……瓦妮娅是一个孤单的人,因此她理解一切孤单者的孤独的处境。

他看着她。

在他那张胡须错乱的脸上和阴郁的眼神里,隐藏着多少痛苦,多少没有说出来的沉重心事啊。

“想必这些时间里你有过非常痛苦的生活?”她觉得这话能给他一点安慰。

“有过,”他突然开诚布公地说,“许多背叛者,很少人不是叛徒。我在一件事情上摔跤了,领导人被关到监狱里了,在监狱里关了好几个强制劳动队。”

“关多久了?”她也可以想象到。

“然后大赦了,改为了流放。叫我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你看……我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看样子,他还没有结婚。他又把小铁锤在铁砧子上捶打了几下,以“当当”声代替说话。

"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您在皮亚季戈尔斯克！……"

他稍稍启开了他那个地下的、受追缉的秘密世界……她现在不能再用"你"来称呼他了，他在她的面前已经长大了。她不准备进入他那个可怕的世界，但是如果他威严地招呼她，她也可能进入……不管以什么形式，但反正和人民结合，对此谁不梦想呢？

"南-俄联邦？"她还记得，便低声说了出来。

这时他没有打铁，但邻居的几个煤油炉子一起发出的噗噗声妨碍了他。

不过若拉还是听到了她的话，他"嘘"了一声，叫她小心。

"别说！"

她没有吱声了。

"联邦被出卖了，"他信赖地说，她听到了，"基辅人出卖的。也怪我们自己，我们散布了许多疯狂的想法，以至于自食其果。于是，我们垮下来了。"

"而英奇曼呢？"她问道，其实只不过是提起他们共同的过去。

他挥挥手，说道：

"他成了无政府主义老爷，而我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他们过于学究了，而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是不需要读任何东西的，为的是不受别的东西的影响。自己的所有观点他必须自己来形成，只有这样才是个性的自由。"

他说完了，而该诅咒的盆子也快做好了。他捶打着。

围裙上面在动，而围裙下面像有一动不动的骨架撑着似的鼓了起来。

他有着多么坚强的意志啊！这个地下铁匠有着什么样的力量啊！

可是，要是他不需要读书，那她又怎么能帮他的忙呢？不过也可能是他把自己跟谁捆在一起了，她又不可能到那人那儿去？要是他能信得过？

她一直有一个想法，今天能在他的脚边躺下来休息一下就好了。

他停止了打铁，但挥动着小铁锤，热情地看着她说道：

"所有人都要在我们的膝盖前爬行！我们要把所有人钱袋里的东西抖落

出来！"

看他那不可战胜的目光！

"要把所有无赖一个一个都枪毙掉！"他看着她，也像看着一个无赖似的，"看他们吃得多胖。你压一压那狗东西——那多肉的肥胖胴体。"

瓦丽娅不知道怎么来使他消消气，怎样使他变得满意起来。

"要给那些长头发的牧师梳梳鬃毛，好在那鬃毛上挂东西。"

"不可怜吗？"她表示怀疑地说道。

"对谁也不可怜，"他直言不讳地说道，动了动厚重的嘴唇，"应该知道，有一种力量奔他们而去，要让他们害怕！"

他说着一些多么可怕的话！不过生活本身也是残酷的。这在别士图舍夫的课堂上，在现在看似顺利的表面上，采用道德规则绝对可以测出来。

她不觉扑在了柜台上，也不顾会不会把连衣裙弄脏了。

记忆又使她想到那些年有趣的争论，现在还觉得那是他多么骄傲的孤独表现：革命者有没有个人幸福的权利？或者他必须永远依附于他的革命理想？她很可怜他这个不幸的、天赋不高的人，他是那么孤独，那么疲劳，那么内向。她从柜台外对他表示痛惜，发出内心的哀鸣：

"若……若拉！但您不应该剥夺自己……"

"啊？"

他停止了打铁，看了看她。不过他没有大皱眉头，没有大为气愤。

但她还是没有离开柜台，一直到售货亭的遮阳板砰的一声给关上了。

他没有打铁了。沉默不语，望着她，在想着什么。

他的黑眼睛，像燃烧起来了似的，是由于熔炉的火光呢，还是由于暗藏在心里的怒火？

四只眼睛相视，他想了想，说道：

"噢，进来吧。"

煤油炉子噗噗地响着。

她离开了柜台，没有看胳膊肘下好长的一条污迹，可能连衣裙上也有这样

的污迹，她掀起板子，走到了柜台里面狭小的地方。

再往前就没有地方去了：前后左右就两步的地方，而且到处摆着和挂着洋铁桶子。

他干吗要叫她进来？

他可能是把腿坐麻木了，这时站了起来，他比她高出一头。他往里面靠了靠，在那里碰到了一扇小门，他摇了摇头，说道：

“咳！”

没有办法！原来，小售货亭里后面还有一个暗藏的储藏室，那扇小门就是通到那里面的。小门是那么矮，瓦丽娅要进去，也得低下头来。

多么秘密的去处啊。

瓦丽娅大胆地从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系着的围裙和低下的肩膀旁边挤了过去，走进了储藏室，就像进到一个地下室似的。

信得过我了？用得着我的！

那地方是那么挤，勉勉强强能转过身来。她的背碰着了底朝上挂着的一只浴盆，“咣当”响了一声，似乎在提醒她那儿有东西似的。

不知怎么她碰在了一顶草帽上，吓得她跳到旁边去。

这是一间用板子钉成的储藏室，但许多地方还是有缝隙，所以有光线透进来。

若拉大大地弯下腰，走了进去。一块弯曲的铁又响了一下，像一声闷雷似的。

这地方是那么挤，到处挂着和摆着一些东西，他们只能面对面站着。

可这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

她站着，借缝隙里透进的光线看着它。

隔壁煤油炉子发出可怕的噗噗声！

他解下围裙扔在地板上，围裙碰着地板发出清晰的、坚硬的敲击声。

要是叫她从头弄明白这一切，她真不会愿意再那么做了。

而他在可怕地沉默着！

在这间捕兽笼子似的昏暗的储藏室里，由于害怕和闷热，她简直喘不过气来！简直像在一眼荒井底下。

她感觉到他的两只手没征求她的允许就压在了她的肩膀上。

还在往下压去。

第九章

以前，托姆恰克家每年都会给符拉季高加索铁路管理局600卢布。这样，只要他们要求，任何一辆快车都得在他们库班站停一下，而不必一直行驶到阿尔马维尔才停车，叫他们走20俄里冤枉路。

今年，他们没有给铁路管理局钱，但快车仍然像过去那样在库班站停一下。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今天从叶卡捷琳诺达尔回来，在高加索站没有等邮车，便上了第一辆快车。在车上他把老列车员叫了过来，把两张10卢布的钞票放在小台桌上，一张给列车员一张给司机，并向他们交代了需要在什么地方停车。老列车员一点也不吃惊，因为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总是爱惜时间的，便答应照办。快到傍晚了，但天气还热得厉害，托姆恰克一个人下了火车，走到车站的露天铁轨上，一个个脑袋从车窗里伸出来吃惊地瞧着他，红褐色的砾石上散发出一股股重油的甜甜的气味和颤动着的酷热混合在一起。

车房的阴凉处停着一辆敞篷轻便四轮马车，它停在那里等他已经整整一天了。很久前，托姆恰克就有了一辆弹簧、辐条、车轴都像普通四轮车的轿式马车，那不是“俄罗斯-波罗的海四轮轿式马车”，而是“麦谢捷斯”车，他有时出去做客时专门用它来摆阔气，而在别的时候他几乎只骑马，而去做客骑马就不自在了。他到教堂和车站去，在那儿人们都瞧着他——他也乘轿式马车。马车夫忽然想起来，便跑去接主人的小旅行箱，之后给几匹在被马蝇叮咬的马戴上笼头。

儿子没有来。迎接他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一个不认识的龟崽子。

车站站长出来要跟托姆恰克握手，但过铁轨而迟到了：敞篷轻便四轮马车已经开走了，托姆恰克像往常一样来去匆匆，何况这一趟出门已经耽误了3天时间，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做的事使得他浑身难受。他一检查，现在正是事情最多的时候，哪件事不及时做，就要给耽误的。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心里在想着事情——哪些是跟前的，哪些是没有做的，哪些是没有检查的，哪些困难是被忽略的。还有，儿子没有来迎接他，他心里又是满腔激愤。

在左边不远处，也就不到一俄里的地方，在扬起的尘雾般的谷糠中，他看见了第一辆脱谷机。他本来应该叫马车往那边驶去，但他坐的是敞篷轻便四轮马车，不能把人们逗得笑起来，他得赶紧换上衣服，改坐另一辆马车到那边去。

他在想着几件事：脱谷的事；应该把石碳酸运到卢克杨诺夫的几个庄园里去；细毛绵羊该第二次剪毛了；是不是该掰玉米并把玉米收到新的仓库里去了，上百万普特[①]的玉米还需要开窗通风（所有窗板都要打开来通风，下雨时又得严实地关起来，这是德国垦殖者保管粮食的办法，要是粮食储存得好，就可以赚大笔的钱）。

托姆恰克向德国垦殖者学到了许多办法，这一直使他赚了大钱。他非常尊敬德国人，并且认为同德国打仗是件愚蠢的事，就像在特别快车的头等车厢里拿棍子跟阿法纳西·卡尔片科打架似的，仅仅是因为对方管他的未婚妻——托姆恰克的大女儿——一个傻乎乎的女人。她本来就傻乎乎的嘛，从中学四年级给拽了出来，准备把她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实实在在的人才羞于为此而打架呢。相反，整个俄国都应该向德国学习经营管理才对。现在，当俄国的小麦灌满浆的年景里，才不应当打仗呢！3个皇帝应该给奥地利皇太子作安魂祈祷，并为追荐他的亡灵喝伏特加酒呢！

---

①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译者注

而且，他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叫他的儿子去参加战争，也没有理由叫他所自由雇用的工匠们和哥萨克们去参加战争，他们在忠实地为他干活，保卫他的田庄和金库免遭强盗洗劫。

他叫所有想避免参加战争的人和带着新消息回来的人不去参加战争。如果他的儿子带领他们到车站上来迎接他，那么这是对父亲的最大尊敬，大家在一起会感到非常高兴。

人们坐在大门口的白石头圆柱旁等着主人：两个哥萨克、一个矮矮的司机、一个园艺师和罗曼的司机——仆人的哥哥。托姆恰克叫敞篷轻便四轮马车停下来，他自己直直地站起来，在大家的簇拥下热情地说道，他欠他们的情，多于他们欠他的：

"那就是这样，小伙子们。请你们告诉其他的人，好好地干吧，为主基督点燃一支好蜡烛吧！"

在他们的一片感激声中，车子起动了。马蹄在林阴道的石板上，之后在大院里的石板上发出"嗒嗒"的响声——但是从顶层窗户探出头来看的只有母亲，儿子没有探出头来。

车夫赶着车绕了一圈，驶到了台阶前。托姆恰克从车上下来，很快进了屋子。现在，他已经不想跟儿子见面了。

新的结实的楼梯上，没有一块板子在他的脚底下发出嘎嘎声，56岁的他，上楼就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在顶楼的过道里，他的妻子伸出两只期待和纤弱的手，侧着身子等着他。

"怎么样，他爹？"她用非常低的声音问道。

他轻轻地亲了一下妻子的额头，便默默地向寝室走去了。她跟在他后面。

叶夫多基娅已经不干农活了，她患了痛风和其他十几种疾病，病越多，她就越需要治疗。但是那些医生很叫人失望！托姆恰克已经不叫医生到他这儿来了，他非常清楚所有那些医生是怎样给自己治病的。他们先是买一些泥疗的桶，叫女护士到田庄来给女主人做泥浴，然后又说她还要到叶伊斯克、戈利亚切沃德斯克、叶先图基去治疗，而去那里只能穿带花边的连衣裙和坐轻便马车，结

果弄得她的病痛更厉害了。

但是现在叶夫多基娅在她的寝室里走动还灵活，当她丈夫在神圣的屋角做祷告的时候，她在他周围走来走去，照顾着他。她心里想着他，几乎不问他什么，只是看着他那长满胡子的、鼻子大大的、眉毛浓浓的脸，就像看着先知依利亚似的：他会不会叫她伤心呢？

托姆恰克不想说话，张罗了一下，把东西拿来，他要在沙发上睡一觉，不要叫醒他。他想，到干草原上去一趟才好呢，可这话他跟谁也不说。他看到，那老妇人是多么痛苦，他可怜她，他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

"军事首长发誓要给予免服兵役证。"

叶夫多基娅身子很弱，发着烧，她转过身去，对着主圣像祈祷：

"光荣啊，圣母！光荣啊，圣母！圣母听见我的祷告了。"

"不，不。"扎哈尔皱了皱眉头说，摘下帽子，脱下风衣，"圣母还在别处。我得稍许涂点油，免得嗒嗒响。"

说着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但随即机警地转过身来，把正要走出去的她叫住，从浓眉下射出一道火辣辣的视线，说道：

"你要到哪儿去？不要去！魔鬼会把他抓起来的，让他自作自受。"他那被风吹得发红的手握成拳头，黑黑的静脉一条条凸显出来。他挥了挥手，"如果他想要知道，他会自己来的。"

"我不是去罗曼那儿，"感到幸福的叶夫多基娅撒谎说，"说吧，我要给你什么？"

"什么也不要。我要喝点芳香酊剂，要到草原上去一趟。"他脱掉了西装，只穿一件内衣。

自从他不久前在莫斯科喝了一次火红色的里加芳香酊以后，就喜欢上了这种饮料。在食堂里他有一瓦罐这种饮料，寝室里还有一瓦罐。扎哈尔把它倒进一个小银杯里喝。

"再喝点素的红甜菜汤吧！"妻子高兴地给他倒了一碗，"要不要热一下？"

"热什么？放的豆油还是葵花籽油？来碗凉的吧！"随即又大声补充一句：

“派人到谢缅去，给那个哥萨克送个信，叫他赶快准备一辆轻便马车。”

扎哈尔的寝室在妻子寝室后面，没有单独的门通到外面。“这样一来，什么穿堂风也不会有了。”他说。他在草原上奔波，不管什么天气，下雨也好天冷也罢，都无所谓，但在家里他却怕穿堂风，喜欢睡得热热乎乎的。他在这里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按乡下的办法用瓷砖砌了张大炕，通过炉灶加热，冬天他就睡在炕上。他还在墙上镶了个大保险柜，可以随时存放钱或取钱。在这里托姆恰克还放着好几本账簿，但他从不让一个工作人员到这里来，他也很少炫耀账簿上的数字——他不是钱的奴隶，而是钱的主人。他不重视死的钱，从土地里，从牲口身上，从建筑物上，都能生出钱来；像所有得到金子的人一样，像所有工作人员一样，托姆恰克家的人身上不带金子——金币很容易从口袋里掉出去的。他们把金子存在银行里，宁愿得到些许利息，并且宁愿从银行领取纸币代替沉重的金币。

但是，扎哈尔·托姆恰克在事务所里从来不坐下来查账目、查钱，除了需要在那里决定什么事情以外，他在那里从不多耽搁时间。他把全部心思放在草原上，放在那些机器上，放在那大群大群的羊和牲口棚上，那里才需要照顾，需要管理。他的事业的全部成就在于，怎样把广阔的草原划成一方块一方块的防风垦殖地；怎样按轮作体系轮番种植小麦、玉米、向日葵、苜蓿、驴豆，使其一年一年长得更茁壮，更丰收；怎样把所有母牛换成产三桶奶的德国母牛；怎样一次杀 40 头公猪并叫一个德国移民将其制成不比罗斯托夫的艾坚巴赫店差的火腿和香肠；而最主要的是，怎样剪出堆积如山的羊毛并将其包装起来。

托姆恰克总是亲自监督自己田庄的大批大批谷物、羊毛或肉类装上火车或畜力车，往远方运去。眼看着他要卖给人们这么大批的、沉重的物品，对他来说简直是在过最大的节日。他有时还喜欢这样自吹自擂：“我在养活俄国。”他也最喜欢听这样的话。

在妻子去做红甜菜汤的时候，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换上了亚麻布制服，穿上了一双软靴底的鞋子。他本来想用牧羊人用的那种高碗立刻喝它四分之一碗

漂着猪油的羊羔肉红汤，可是要过圣母升天节，只好叹口气吃小麦面包了。他用手把它压了压，用一把长长的厨刀把它切成一条一条吃起来，同时胡子垂下来喝着一大钵浓浓的素的冷红甜菜汤。

妻子站在他对面，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肥胖的肚子上，看着他吃东西。

他赶紧吃完，准备坐轻便马车到草原上去，但儿媳妇敲了敲门，进来了。

"怎么样？你跟罗曼说了吗？"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警觉起来，就像一条狗争食似的叫喊道。

"没有，没有呢，"妻子抱歉地安慰他说，"只有伊拉。没关系，是吧？"

伊琳娜高昂着梳着高高的漂亮发髻的头，像往常一样毫无歉意地走了进来。这一天她从仆人那儿打听到，她的丈夫在那边卧室里没有死：他还吃了午饭，看了新出版的报纸。

在家里，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可以向所有人大喊大叫，大发雷霆——但对她却从来不这样，从第一天起她的举止就是这样的，并且感觉到了他的态度。不错，她从来不做违背他心意的事，甚至在家里不穿贵重的服装，不佩戴钻石，因为他不喜欢这样。她比任何人都善于猜度他话语的确切意义，说服他跟家人，跟别的田庄主处好关系。公公叹息说："伊琳娜，你真是上帝的孩子！"并向她让步。在政策问题上他从来不听儿子和他的报纸的意见，可是却听他的儿媳妇的意见，把它看做"新时代"的声音。

"喂，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他用一块大餐巾擦擦胡子和嘴唇，吻了吻她凑过来的额头。但是没有叫她坐下来，也没有说别的亲密的话，而是拿过第二块切好的面包叭嗒叭嗒地吃着，嚼起来，生气地咽下去："遗憾的是，我走了，把他留下来了。他可能要参加战争了……要是真要他参加战争，最好把他藏起来……"

伊琳娜明白公公的意思，仅仅让儿子免服兵役——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只有让工作人员也免服兵役，才能给人们以慰藉。

"爸爸，您怎么能够这么说呢？"

他继续吃他的东西，吃完了，他似乎在深深地吸几口空气，然后勃然

大怒道：

“你告诉他，他最好先把自己的事干好，我的东西他休想打主意！我就要立遗嘱把它留给我的侄儿。因为……”起初他说话的语气并不那么坚决，但现在他脸上的表情坚定了，他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决定来，“……因为我马上要把克西妮娅从大学里接回来，把她嫁出去！”

“爸爸！爸爸！”伊琳娜表示反对，眉毛皱了起来。“您干吗生气呀！她正在读书，怎么能把她嫁出去呢？这是什么道理呀？”

常有这样的情况，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听到别的田庄主估计有误时说道：

“你知道，我要把情况弄得更清楚，要对我的农艺师提出明确要求。我希望能找到一个精通业务、吃苦耐劳的人，必须是自己人，而不是骗子手。”于是伊琳娜劝说罗曼把克谢妮娅送到农艺班学习，这样就会有自己的农艺师了，这是最简便的办法！……可现在托姆恰克眨着眉毛浓密的眼睛想着另外一件事：

“我的道理在这里，一年以后我会有一个外孙，5年以后就是一个继承人。”

他吃完了面包，在擦着脸。他的脸的下半部蒙上了一条毛巾，上半部感觉疼痛。

不仅几个娘儿们，就是扎哈尔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感到沮丧和慌乱。不是丢了钱，不是烧了房子——罗曼不是轻浮的人，但他干事业的主心骨受到了损害，他的心情受到了损害。他需要有继承人来忠心耿耿地继承他的事业，他需要继续打起精神来干事业。可为了这别人的粗活，他为什么要来干这一切，要把全部心思放进去？

伊琳娜提出了她的妇人的见解：

“您怎么能不征求她的意见就把她嫁出去？嫁给谁啊？”

托姆恰克站了起来。他那扎玻罗什人的巨大身躯立在苗条的伊琳娜旁边。

“她留在这儿嫁给谁呢？嫁给一个大学生？那个人要是以后去服苦役呢？我真是个傻瓜，叫她上学念书。她学会了所有异教徒的语言，连上帝都不信了。要是我有个像样的儿子，那么她上学念书念到40岁也行，人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咳，你老糊涂了！”他叫喊道，拿起一根轻巧的带钩的手杖，那钩由于经常

挂在手腕子上而磨得很光滑了，“你没有给我再生一个儿子呀。”

“他爹，这是上帝的意志呀。”妻子叹了口气，她慈善的脸孔表现得很宁静。

“我不知道上帝的意志是什么……我只知道我需要什么。”

于是他迈着强有力的步伐走了，还听得到他走下楼梯的响声。

伊琳娜一向夸耀公公，说他就像她已故的父亲一样，他是人民生活的创造者，几十个人围绕他工作，靠他养活。他也了解自己的职责有多宽广，为了工作人员什么也不吝惜，不是小心地紧紧抱住财富不放，而实际上他也不多拿自己的财富去消费。看来，现实生活中的普通英雄就应该是这样的。

从童年起她们的向往就不一样。自9岁开始她内心深处就有一个英雄——纳塔尼埃利·布姆波，库珀的《雄鹰的眼睛》里的一位无所畏惧的崇高的战士。只有这样的英雄才配得上伊琳娜！可是她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英雄，或者类似的英雄。她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喜爱起射击来了，她常用女士手提包或者带三扇镜子的小箱子装一支勃朗宁手枪带在身边，壁毯上还用皮带挂一支英国女士猎枪——装霰弹或装小子弹的，能打穿2俄寸板子的那种猎枪。牲口院子后面两个柱子之间常挂一面亚麻布靶子，当田庄里有卫戍司令部的军官来做客的时候，伊琳娜便跟那些军官比赛射击，她一点也不比那些戴眼镜的家伙差。要是有一天她遇上了她的白马王子，她会完全配得上他的……

但是，他在哪里？为什么没有来？他现在有可能来吗？

再说，我们对真正的生活潮流又知道些什么呢？

总的说来，伊琳娜喜欢神秘的事物。她相信彼岸有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神秘地活动着，因此在建筑这幢屋子，修建这个花园时才会有哈雷彗星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

> 这里的一切没有向我们诉说，
> 我们要在彼岸生活中来理解……

她喜欢在星光下边漫步边幻想，还喜欢在日落的余晖下，在公园的最西边的林阴道上和公园相邻的几个葡萄园子里漫步；在夏日所有晴朗天气里的傍晚，金色的夕阳便让她漫步的身影从这公园旁边，从这幢房子旁边，从她的丈夫身边，从这个世界上突显出来，她全身沐浴在夕阳下，不惊动任何人。

而今天就有这样的夕照。她就想到那里去，随心所欲地漫步，就像身子腾空飞起了似的，就像不知他还有忧愁似的。

不过，要是她不去向罗曼说明一下，她的婆婆一定会急忙到他这儿来的。

再说，带着这么好的想法第一个到他那儿去也不是什么屈辱的事。带着这么个好的想法去找他，也就不必先请他原谅了。

伊琳娜没有用任何脚步声、咳嗽声、敲门声为她的到来打招呼，便轻轻地敲了敲门，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进门，她就沐浴在黄色和浅红色相混合的夕阳下：夕阳从公园的树顶间照射过来，经过凉台，经过玻璃窗照进了这间寝室，照进了在这面墙上的稍带红色的壁纸上，金黄和浅红色的罩布上，两张槭木双人床的微微发亮的青铜床柱上。

这里的光线足可以看书。他坐在一张低矮的深扶手椅上，背对着她，手里拿着一张摊开的报纸。他听到了声音，并且猜到是谁的脚步声，但是他没有转过身来。

他最终必须表示他在这里是如何受到所有人的欺负，但他性格是那么坚硬，没有说出来。

他就这么坐着，伊琳娜只能看到椅子上面他那半个黝黑无光的脑袋。

他那 36 岁就秃了顶的深深的秃鬓角，他那无遮无盖的光秃秃的头顶，一下子使伊琳娜的心软了下来，不让她再往前走的习惯力量一下子就消失了。

当他转过头来时，她以获得解放的步子朝他走过去，朝他那张混合着委屈、动摇、充满期望的脸走过去，那张脸是黝黑的，今天没有刮胡子，现在正避开夕照。

她以平稳的声音说道：

“一切都好，罗曼。爸爸说通了，他们答应了，叫我们放心。”

她已经走到了他跟前，他在后仰着头的情况下已来不及站起来，但是他握住了她的两只手，吻了起来，嘴里说着什么，气喘吁吁的。不是说争吵的事，也不是说他或她的不是，似乎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似的。

就像实际上没有他父亲似的，罗曼不提起他，不问他的情况，也没有表示要感谢他。

伊琳娜不敢向他转达父亲对他的指责和威胁。

伊琳娜的胳膊肘上面是裸露着的，罗曼吻着她胳膊肘上的几个肘窝和手腕子上干净细嫩粉红的皮肤，那皮肤上连一点点粉刺都没有。再往上绷紧的袖子就没有撸起来了。他又把她的身子转过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把头贴在她的乳房上。

她又一次从上往下细致地看了看他的秃头，上面只有几根短短的、干硬的、但很细弱的头发。她小心翼翼地吻了吻他的秃顶。

“我的秃夫。”

她把“秃头”和“丈夫”合成一个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很亲切的词——秃夫。他喜欢这个绰号。

他非常活跃、愉快地说着话，说了好多好多话。伊琳娜甚至没有完全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他答应她，在去美国（这是他早就想去的国家）之后，他们一起到任何一个最好的、最实际的、最理智的国家去，甚至在去美国之前去也可以，只要不打仗了就行。他们沿着她朝思暮想的路线去耶路撒冷，去巴勒斯坦，之后去意大利。

“再去看看巴黎怎么样？”伊琳娜问道。

“坐高速电梯上埃菲尔铁塔顶看看。”“我们在那里什么都能看见吧？”可是他害怕登高。“那么我一个人上去！”如果只她一个人上去，那么他爬也要爬上去。还有，去看看拿破仑墓怎么样？“我们干吗要去看拿破仑墓？我们是俄国人呀，那太抬举他了。”

“好，好。一切详细地来计划。”他答应道，他把她抱下了膝盖，揉起他的

一支长长的香烟来，接着走到凉台上抽了起来。"亲爱的伊琳娜，你吩咐他们送些轻便的东西，比如说鸡雏之类的东西，到这儿来给我们当作晚餐。我们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睡觉。"

凉台上还很亮，可是寝室里的光线却越来越暗了，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但伊琳娜并没有把电灯拧亮。

她走到了寝室最里面没有窗子的地方。她不乐意地去把昏暗中屋角的一张宽敞的床上的非常沉重的覆盖物揭起来。她迟疑了一下，站了一下，抓住了揭起来的、非常沉重的一角……

在这样的帷幕后面，在这样的覆盖物后面，隐藏着出自人们日常经验的、出自他们一生许多经验的祝福和热情。这种热情正在造访年老的父亲，使他既不害怕世俗的非议，也不害怕上帝的审判，而不知羞耻地去博得高级僧侣的同情，其目的莫非只是为了和心爱的人儿结婚？……

伊琳娜对丈夫的怜悯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她开始对她自己过去那个别一夜，甚至对今天这疲乏但又自由的一天感到可惜了。要是把覆盖物揭起来，就会露出一眼竖井，一口干枯的井眼，在那个失眠的夜里她曾经仰卧在这井底，一颗心像被碾碎了似的，喉咙干得喊不出声来，又没有一根绳子可以攀着上去。白马王子也不会再来了。

罗曼糊里糊涂地读报纸已经读了好几个钟头了，只是现在才感到这些报纸有意思了。报纸换了又换，报纸上的字像脉搏似的跳动着。凉台上还没有黑下来，他走到地图前，看着自己插上的小旗子和边境线。

自从边境线由维也纳会议确定以来，普鲁士的残肢就好像提供给我们肢解似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碰它：俄国和德国从那时起就没有打过仗了……到达德国本土是还没有过的……你看，这只是边界划分的尝试。

腓特烈时代留下了一个古老的谚语：俄国人一贯打普鲁士人。

我们在进攻，我们的人在进攻！在最高统帅部的通报里没有指出军、师、旅的番号，不可能确切地弄清楚该往哪些地方插小旗子。而且那些小旗子别人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它们的多寡是罗曼自己想出来的，他是图方便而为之的，

是不是又占领了9至12俄里的普鲁士土地，取决于他自己的理解。

得小心呀，别把地图弄坏了，他现在拔掉了所有小旗子上的大头钉。前进，前进两个白天的行程呀。

各个师前进！

第十章

天黑了，第二集团军在奥斯特罗连卡的二层楼司令部大楼的电灯亮起来了。大门和正门两边都有英姿勃勃的卫兵在站岗，还有两个巡逻兵在街上巡逻，他们一会儿隐蔽在树荫下，一会儿又走了出来。

这个司令部所指挥的这个集团军向敌人发动进攻已经一个星期了，但在这里没有骑兵来来往往，上马下马，没有马车的辚辚声、命令的吆喝声和你追我赶声。一到晚间，就像奥斯特罗连卡的其他地方一样，一切都安静下来，进入睡梦中。有的窗户里还亮着灯——那是老早就亮着了；有的窗户里漆黑一片——一直就没有亮灯，也同样鸦雀无声。没有战地双股电话线直接拉到司令部来，而是普通的城市电话线从电线杆上通到司令部。

司令部附近的街道没有禁止老百姓通行，一些穿着黑色、白色和花色衣服的波兰年轻人在人行道上散步。已经有许多波兰年轻小伙子从军了，波兰小姐们手拉着手在散步，有的跟俄国军官一块儿散步。白天热了一天，晚上也没有风，有些闷热。许多家开着窗户，远远地听得见放留声机放唱片的音乐声。

从一个街区的角落里驶出一辆小汽车，前灯亮着两束奇怪的白色亮光，摇曳着，隆隆地行驶在街道上，卷起一阵灰尘，在哨兵举手行礼下驶进司令部的大门。小汽车是敞篷的，里面坐着一个神情忧郁的小个子少将。

司令部附近还是一片寂静。一个天主教教士穿着教士长袍从街道上走了过去，几位过路的老爷深深地弯腰鞠躬或把帽子举在手上向他鞠躬表示欢迎，而在俄国谁也不向正教神父鞠躬问候的。

一辆出租马车载着两个军官驶到了司令部大门前。两个军官付了车夫钱，走下马车，进了大门。

他们中间年长一点的是位上校，在前厅他将一纸公文交给了值日军官。看来这份公文很重要，值日军官一只手轻轻按着腰侧的军刀，一边急匆匆往楼上跑去向参谋长报告。

这位肥胖的参谋长感到惊讶，惶恐起来，差一点没亲自去见前来的军官，接着改变主意，想在办公室接见他，后又改变主意，立刻踩着细碎的步子，急匆匆地向司令员萨姆索诺夫将军的房子走去了。

骑兵上将萨姆索诺夫多年一直在军队服役，他当过派任的顿河哥萨克军长官，当过土耳其斯坦总督和谢米列钦哥萨克首长，习惯于从容不迫地、通情达理地办事。他常劝下属说，应该效法造物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6天里理智地把一切事情办完，再用6天安安静静地睡觉，第七天悠闲地休息。第七天是安息日，这天是不做事的。

但是3个星期以来，这位55岁的将军常常发生不安的变化和惊恐的事件。无论平日还是星期日，他都无力处理事情，甚至连日子都记得混乱不堪，昨天晚上他才记起过了个星期日。一到夜里他就不眠地等待前线司令部的可能迟到的报告，并且不适时宜地发出自己的命令。他的脑子里总是乱哄哄的，严重妨碍他思考问题。

3个星期以前，萨姆索诺夫按圣旨被调离远亚边境地带一个管理部门，一下子就被调到了已经开始的欧战前线。很久以前，在日本战争之后他曾在这里的华沙军区当过参谋长；因为他曾担任过这样的职务，所以今天被调到这里任职。皇上对他这样信任，这本是很光荣的，也是他希望得到的最好的职位了。但现在他又非常不习惯这一职位，他有7年没有涉足野战工作了，一直在行政机关工作，而且此前在战斗中他连一个师都没有指挥过，可现在叫他一下子指挥一个集团军。

他早已忘记了，那是到东普鲁士场所用武，这几年谁也没有向他介绍过这里的作战计划，以及这些计划是怎样制定的和做过什么修改——现在一个电报

就把他从克里米亚（他正在那里疗养）调来了，命令他火速完成不是他所制定、甚至他没有思考过的作战计划，要他必须指挥两个俄国集团军——一个从涅曼河的东岸，一个从纳雷夫河的南岸——同时进攻普鲁士，要誓死包围那里的敌军。

需要一个办事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新指挥员，首先一个人待下来，心情平静下来，对作战计划进行评估，研究作战地图——可无论如何又不给他多余时间。需要一个对自己的幕僚了若指掌的新指挥员，知道那些参谋和助手都有什么长处——但是在这方面也不给他什么优惠的时间，而且司令部本身的组成成分也是很糟糕的：华沙军区参谋长奥拉诺夫斯基已经转到西北战线去了，并且带走了参谋部的全部优秀人员。维尔诺军区指挥员伦南坎普夫转到第一集团军去了，也带走了他在参谋部多年一起工作的旧部下。而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在萨姆索诺夫到来之前就从各地派来了形形色色的军官，他们彼此不认识，不能协调工作。要是由萨姆索诺夫挑选，他根本不会要一个无精打采的参谋长，一个易动肝火的军需将军。可是，他们在他之前就已经调来了，在迎接他的到来。需要一个新的指挥员，他要检阅各个团，了解老的军官，看一看士兵们，在士兵中亮一亮相，让他们坚信人人都准备好了，在这之后才开始向异国运动，并注意保存战斗实力，逐渐把后备力量补充进来。但要是指挥员没有到位，光有军队又有什么用呢！这里只有属于华沙军区的三个军，其他的军队正在从很远的地方调过来。这些军队从动员到投入战斗需要 29 天，但是，在第十五天他们就得开始进攻，而且敌后工作也没有准备就绪——之所以要这样紧急行事，为的是拯救巴黎。没有一个军已经配备齐全，调集的骑兵也没有开到，步兵已提前用火车装运，但火车开往的方向不对（在装车的时候开往的地点作了变更，一些团在铁路上跟着跑了 60 俄里），全部军队分散驻扎在比整个比利时的面积还要大的地方。萨姆索诺夫正碰上军需卸货：军需库所储备的食品按预算不够野战部队吃 7 天，而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交通工具把它运到纵深地区去，只有左翼部队可以指望铁路运输，其余的部队只能依靠兽力运输。而兽力运输也处于不足的状态，不是两匹马拉一辆车，而是一匹马拉一辆车，城里的马又不适

合在沙地行走，而且不知军事通信部门谁下的指示，第十三军的辎重在不到别洛斯托克就卸货了，以至于该军不得不用自己的车子载运，艰难地在沙漠上行走150俄里才运到边境地区。

无论如何不能耽搁时间了，情况十分紧迫，不断有电报来催促，全世界都应该看到俄国军团威严的一步。他们于8月2日出发，于6日正好抵达普列奥勃拉热尼耶，非常好的迹象，越过了俄国边界进入德国领土——可是没有见到敌军，俄军一天接一天地继续前进，还是没有找到敌军。只好浪费兵力在各渡口、桥头、小城留下一些战斗部队，因此一些次要师就没有能赶来增援第一线的几个师。

萨姆索诺夫的性格是勇敢而坚决的进攻，但不是疯狂的进攻。可什么战斗也没有发生，而在后方失调的情况下，运动的速度就成了最致命的事情。绝对必要的是，哪怕延缓一两天也好，使供给赶上来，让战斗部队休息一天，简单地熟悉一下环境，变得更坚定一些。手下的一帮人每天都向前线司令部报告：运动了七八天了，进入普鲁士已经三四天了，而这个国家坚壁清野，又能从哪里弄到吃的东西呀，连干草垛都给烧掉了。运输饲料和粮食——路程是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困难了，而且拿什么工具来运输呢，军队的干粮储备已经吃掉了三分之二。天气又热，又是在沙地上行军，各纵队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且还没有找到敌人！

前线总指挥日林斯基不断读着战报，从奥斯特连卡已经前进了100俄里，可还是什么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效果也没有收到，只是鹦鹉学舌似的呱啦呱啦叫：坚决地进攻！只要我们跑得快就能取得胜利！不然敌人会从我们身边跑掉的！

有一些极限萨姆索诺夫将军在意识里是不允许自己超越的。他没敢提皇上的名字，从而也没有提到最高统帅的旨意。他也没有敢肆意解释俄国的最高利益。他是这样解释最高统帅的指示的：因为首先是向我们宣战的，法国作为盟国很快向我们提供了支援，我们按盟国的义务必须尽可能快地进攻东普鲁士。对这一指示萨姆索诺夫不敢有所怀疑，但他对指示中关于进攻解释得“平静而

有节制”——如果发生了别的什么情况，那就可以归咎于前线司令部，而且他也了解日林斯基其人，他的傲慢、冷漠、多刺。前线司令部的一些人对萨姆索诺夫提出的前进方案表示怀疑，如果说不是嘲笑的话。他埋怨日林斯基怠慢。来自日林斯基指责的电报和叫声一天一天使萨姆索诺夫大为恼火——他不能保持平和和不予谴责。为什么要把最高首脑不承认实际局势的固执叫做意志力呢？下属报告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为什么反而叫做缺乏意志力呢？

战线总指挥的全部任务就在于：使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协调一致，而不是和别的部队协调一致。这对一个人数众多的司令部来说不是难于做到的事，不需要它对各集团军指挥员的命令多加干预。头几天根本谈不上这种协调，不管从前线司令部那里，还是从地方上，或者从骑兵侦察方面，第二集团军在东普鲁士的土地上一点也感觉不到有右翼友邻的存在。甚至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发布给前线的命令和全俄国报刊都在颂扬第一集团军在贡宾嫩城下的胜利时，从南方开来的萨姆索诺夫的几个军不管在森林或湖泊地带都没有感到有从东开来的伦南坎普夫几个军的支援，甚至没有感到有他的人数众多的骑兵（他有5个骑兵师）的支援，也没有发现有从南向西溃退的德国人。整个俄国欢呼伦南坎普夫的胜利，唯独它在东普鲁士的友邻并没有从这一胜利中得到任何好处。

要是在另一种人力布置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可能完全是另一种面貌了。但是，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是有一种异己心脏的人，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愿意同别人商讨问题。过去年代里萨姆索诺夫跟他没有密切联系，只是现在他才在别洛托克和他相识。但在不充分的谈话中，在头几分钟里，他就明白了他跟这位将军谈话永远也不会有通情达理的结果。日林斯基跟他说话很不友好，不像跟一个武装部队的兄弟说话，他像是一个爱挑剔的赶牲口的人，而不是一位兄弟。他表现得什么都比别人知道得多，也不打算跟下属商量。在静静的办公室里，他讲起话来不必要地尖刻，甚至粗鲁地打断别人的话——想必是认为自己处于屈辱的地位，总共才指挥前线两个集团军中的一个。

可日林斯基不过是今年春天从总参谋部撤下来的，后来调到了华沙军区任职。大家以为会把萨姆索诺夫调到这里来任职，但因为他不懂法语而作罢，而

在华沙任职需要懂法语。现在萨姆索诺夫感到遗憾的是：还不如去年春天到华沙军区工作好了——要那样的话，他对情况就掌握得多了，也更早地了解军事计划了。

坏人总是互相支持的，他们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此——日林斯基受到苏霍姆林诺夫的庇护。他还受到更高层人的庇护——他跟宫中的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公主亲近，这甚至使他可以不顾最高人物的看法而独立行事。但是，萨姆索诺夫所能依靠的却非常有限，他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他并不羡慕他们所有人的成就和晋升，不寻求和宫廷亲近，可是他忧郁的气质却深藏于心。俄国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所有这些表面闪闪发亮的滑头会不会被一阵风刮掉呢？到那时候你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吗？

即使他们爬得很高，不对事业造成损害，萨姆索诺夫也有更多的事情要去操心：接受、训练、领导第二集团军。但是人家还是找他的麻烦，人家还是破坏一切！萨姆索诺夫甚至不能使集团军中各军的干部保持稳定状态：叫他指挥第一军，但是他没有权力调动它；叫他指挥近卫军，3天以后又收去指挥权（而且是偷偷地收去的，萨姆索诺夫好几天都认为这个军在按他的命令发动进攻，日林斯基事先没有告诉他，而是那个军的军长后来自己告诉他的）；叫他指挥西列利乌斯的第二十三步兵师——人家又把它调去作前线后备部队了；叫他指挥另一个步兵师，明金的那个步兵师——人家又把它调到诺沃格奥尔基耶夫斯克去；叫他指挥军里的炮兵——人家把它调到格罗诺去；叫他指挥军里的骑兵——又把它调到西南战线去。人家后来又突然想起把明金的那个师还给萨姆索诺夫，这个师不得不拼命地去赶上别的几个军。又把远远地钻进右面湖区不能动弹的第二军形式上归他指挥（萨姆索诺夫可以向它下达命令——不过要经由前线司令部）。昨天又来了电报：把第二军交给伦南坎普夫。现在调集了7个军了，3个半军名义上属萨姆索诺夫指挥！

要是这是有意义或者值得的话，那么他也会坦然地加以忍受。然而这一点儿也不值得。不管他是多么晚才到这里来的，不管他只有多么少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和了解多年来人们是怎么看待东普鲁士问题的，但是看到这个用来反对

俄国的残肢，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必须把它紧紧地夹在腋下，而不是放在胳膊上啃咬。因此，最强有力的军队应该是南面的，在纳涅夫的集团军，即他的集团军，而不是东面的，伦南茨坎普夫的集团军。

但是，他和前线司令部之间有着很大的争论：应该怎样理解第二集团军的任务？应该朝哪个方向进攻？如果互相不理解，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都谈不清楚，那么通过电话又怎么能谈得清楚呢？就像用槌子捣不了鬼似的，日林斯基的计划的用意也叫人捉摸不透：说什么德国人会向伦南茨坎普夫压过来，向胸膛地带，向东压过来，向马祖里湖区压过来——就等着萨姆索诺夫抄他们的后路了。萨姆索诺夫最有利的进攻方向，为什么不是从东北斜插过去呢？日林斯基为第二集团军减轻了负担，把敌人的力量引到自己这边来——集团军所需要的右边来，然后再逐渐地往左挪动，以此策略击溃敌军。只要看一看地图，就会立刻明白，必须把集团军向极左的方向——在诺沃格奥尔基耶夫斯克-姆拉瓦铁路（整个进攻地区唯一的一条铁路）——附近铺开，即使德国人有十条铁路可利用也罢。怎么能把唯一一条铁路放在侧翼，而把整个集团军赶到没有道路的沙地和沼泽地上作战呢?!

但是，萨姆索诺夫已经来不及提出自己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了，他递上一条回应的纸条——是的，他应该从斜面进攻，只不过不是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所绘制的糟糕的斜面，不是向东北方向，而是向西北方向；不是徒劳地和伦南坎普夫相会合，而是把德国人兜到网里去，不让他们往维斯瓦河那边跑掉。

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不能让步了，除非要自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傻瓜，是小绳子牵着的玩偶。日林斯基每天送来的指示：向右斜插！萨姆索诺夫每天要求：向左斜插！在不放弃右翼的同时，他一步一步地往左拐过去，命令各军各师每过两三个村庄便往左拐一下。他们越过德国的国境线以后，第一天也好，第二天也好，第三天也好，都没有碰到任何德军，一声枪声也没有听到，也没有放一枪。日林斯基看出了自己的荒谬：说什么德国人停止反击伦南坎普夫，正等着背后挨袭击，他们密集在马祖里湖区的死角上，在伦南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

之间的斜面上，耐心地等着给缝到口袋里去。萨姆索诺夫则非常明白，日林斯基在把他赶到无人的地区，德国人正从我们的钳子下跑掉，顺畅地往西方溜去，最后的希望是让我们的钳子把口张得大大的。

这样，他尽其所能为之，把他左边的螯往左倾斜过去，可是日林斯基没有拦住敌人，他掌握着右边的螯，而他的全部情绪和心思都放在争论上去了。这时几个军就像往前走"之"字形似的，由于那场主要的争论，他们的路线似乎变得漫长起来，脚老是迈错方向而耽误了不少时间。这许许多多俄里的路程把士兵们的脚都走得打起泡来了，走得磨出了趼子，萨姆索诺夫感到就像是自己的一双脚那么难受，盟国的关系也裂开了口子——他仍然不能不（尽管有所反对地）执行前线司令部的命令。

由于这场争论，战线扇面似的拉大了，三个半军稀疏地散布在70俄里的战线上，日林斯基还要萨姆索诺夫把兵力铺开再铺开，更令人气恼的是，硬说战线铺得长才是对的。

萨姆索诺夫接到命令总是非常平静地去执行。不过——这命令是毫无意义的吗？这命令——不是明摆着有损于祖国的吗？

他没有被授予总的指挥军队的任务，形式上是给了的——不，就是形式上最后也有许多细则的规定，稍有偏离人家就把缰绳拉得紧紧的。他没有指挥集团军的任何实际自由，他就像一匹戴着笼头的马一样。

为了弄清电报的不明之处，昨天萨姆索诺夫派了自己的军需将军菲利莫诺夫向日林斯基做口头解释，请求允许不作曲折地进攻，而直接指向北方，指向波罗的海，并且坚决地请求给予充分的权力来指挥最高首脑后备力量的左翼第一军，这个军不允许他调遣（关于这个军的命令萨姆索诺夫晚些时候才知道）。

军需将军走了之后，电报机响了，又打来了日林斯基的两个指令——一个是昨天的，一个是今天的。昨天的电报内容还是：不要动第一军，而其他的3个半军要用来确保右翼（你试试看吧，狗养的），坚决进攻，要做到那样的坚决，不晚于8月12日占领右面……要跟伦南坎普夫肩并肩战斗，要是伦南坎普夫真

的在追赶德国人，就把他已经占领的那个城市拿过来，把德国人挤压出去，而不是包围。日林斯基训斥说，萨姆索诺夫的行动太慢了，他的命令下得不够快，行动不够坚决，在他面前只有少数敌人挡住道路，他没有及时把敌人逃跑的主力拦截住。

这里有一件事是明确无误的：萨姆索诺夫面前没有德国人（到昨天为止还没有）。但他们在哪里呢？这是个重要问题。没有摸着，没有看到，没有派出骑兵，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像所猜想的那样：德国人在哪里？集团军司令部确实不知道，前线司令部却保证说知道。

在个人的报告中菲利莫诺夫什么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他回来一小时之内前线司令部今天的指令，即8月11日的指令就到了："我曾要您注意，现在更是绝对不赞成拉长战线，违反给您下达的指令把几个军撒开。"

不用说，这些电报指令是奥拉诺夫斯基拟写的——这个长着一双安详的大眼睛的、留着两撇胡子的、妄自尊大的、有洁癖的美男子。他拟写，日林斯基签署，他们就是这样互相配合的。

他们绝对不赞成萨姆索诺夫提出的哪怕左侧牵制阻止德国人的打算，他们坚持要萨姆索诺夫把整批整批德国人放走……

现在，菲利莫诺夫少将坐司令员的汽车回来了，他一分钟也不迟延，也来不及洗脸，只是检查了一下午餐能否送来大馅饼，就赶在参谋长前面，敲响了萨姆索诺夫的房门。听到允许进去的声音后他走了进去，见司令员赤脚坐在沙发上。菲利莫诺夫打了个立正，行了举手礼，便简短地不像是报告地说道：

"我回来了，亚历山大·瓦西里伊奇。"

他说话的表情无精打采。他站了一会儿，便坐了下来。

他留着普通士兵似的短发，因个子矮小影响晋升而感到痛苦，因此，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一坐下来就一只手放在军官制服穗带下，以此表现得有威望一些，可是总是失败时候居多。

司令员因为累得精疲力竭而半躺半坐在沙发上，他仰卧着，没有穿制服，两手抱着后脑勺，两脚高高地放在沙发的长圆形扶手上。他的圆圆的、大额头

的、习惯于将军的体面的脸有三分之一被尚未花白的胡子遮住了，从来没有变得不好看，从来没有表现出气愤和不满。现在，他的两只大大的、安详的眼睛往进来的人的方向扫视了一下，但是他没有站起来。他似乎有点出乎意料，菲利莫诺夫带着什么情况回来了。

但是，他完全料到了！甚至在菲利莫诺夫不富于语调的声音里，“我回来了，亚历山大·瓦西里伊奇”这句无精打采的话也向他表明了一切。

司令员脑子里出现一阵别人听不见的嗡嗡声，他注视着高高的天花板，宽宽的额头还是那么圆圆的、平静的、光滑的，没有一丝皱纹；宽阔的脸上一双眼睛不眯缝着、不斜着看人；安详的厚嘴唇上面长着安静浓密的胡须——但他内心里却有一种无法支撑的摇晃感觉，这是不允许向任何人承认的，它也叫司令员感到担忧。没有一个想法是他完全考虑成熟的，像在健康的脑袋里必然会有成熟的、有把握的想法那样，没有一个已经打到电报带上的决定，是事先就完全成熟和定型了的。在服役 38 年后，带着自己的骠骑兵连参加土耳其战役时，萨姆索诺夫第一次感觉到，他不是事件中的一个活动家，而只是事件中的一个代表，而事件是在顺其自然地演变着。

菲利莫诺夫正好看到了司令员身上的这一切。如果他是司令员的话，他跟日林斯基就不会这样来谈话了，跟各军的指挥员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搞得这样紧张了。可是没有人给他这样的权力，他脖子上围着坚硬的竖领，用手指弹了一下军官制服肩上的穗带，看了看平躺着的司令员。

但是，菲利莫诺夫不知道，他去那边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逃跑的敌人最终被他们追上了，或者起码遭遇上了。早在昨天就遭遇上了，消息今天才传到，而特别令人满意的是，正是中央几个军的左翼（即第十五军）的左侧和敌人干上了，展开了战斗，又向右边发展！战斗很成功！把德国人撵到很远的地方了！

仅仅几小时之前，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年轻军官坐着汽车带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马尔托斯将军的报告，那场胜利被彻底弄明白了——这样，才第一次确定了萨姆索诺夫是正确的，他在那静静的荒野中正确地判断了德国人的动

向。一小时以前，为了回答日林斯基的侮辱性的指令，萨姆索诺夫派人送去了自己的关于胜利的情报对他加以羞辱。在这份情报中他逐词逐句地引用了马尔托斯报告中关于切尔尼戈夫团的光荣事件的话：看到撤退的敌军部队，团长阿列克谢耶夫举着展开的旗子带领半连有特殊标志的士兵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很快他被刺死了，旗帜旁边又出现了白刃战，但是德国人的手没有能碰到旗帜。旗手三次受伤，一个中尉接过旗帜，他接着也牺牲了。夜间切尔尼戈夫连的士兵们悄悄地来到了中立地带，把那面旗帜、格奥尔基十字勋章和受伤的旗手带到了那儿，现在这面旗帜系在了哥萨克的长矛上。

萨姆索诺夫把这个情报送走之后，脱掉了靴子，躺到沙发上。现在再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感到如此轻松愉快了——但是，德国人从左边出现了！前线司令部蒙受了耻辱！

这就是为什么萨姆索诺夫仰着额头，望着天花板，不想听来自前线司令部的详细情况而不匆不忙地讲述自己的看法的缘故。

但是，他也应该知道带来的一切呀！菲利莫诺夫不仅不怜悯司令员，也没有把言辞变得温和一些，反而一本正经地说道：日林斯基要我逐词逐句向您传达，“你们不能作任何休息！你们的集团军运动得比我预料的要慢。而在没有敌人的地方看见了敌人——这是胆怯，可是我不允许萨姆索诺夫将军胆怯！”

萨姆索诺夫那张圆额头的脸，从胡须到花白的太阳穴，到头发向上向后梳的背头，顿时全都涨红了。他把一双脚放到了地板上，就像受伤了似的望着他的军需将军。那位军需将军心中暗骂：“活尸！”日林斯基的几个军官就曾这样来称呼他；可是萨姆索诺夫没有骂人，他感到呼吸困难，一激动他的气喘病又犯了。

他就像突然被挑起决斗而受了伤似的——可是，咳，这已经过去了，现在不管是按从属关系申诉，还是进行辩解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这个从幼年起就当骑兵，从土耳其军刀下、从日本枪弹下活过来的人，只有用在战场上的双倍勇敢来回击那位恶毒地欺辱他的人。在他面前低头是可耻的——可现在又不得不低头。

萨姆索诺夫大口喘着气，还没有来得及把平底软鞋穿上。

这时参谋长波斯托夫斯基走了进来。他的长相也是圆滚滚的（但没有萨姆索诺夫那样圆滚滚），这是一位有点萎靡不振、优柔寡断但很卖力的少将，有生以来还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多年来，他是从一个参谋部到另一个参谋部工作，由于受到特殊的委托，服役8年后就获得了将军头衔。波斯托夫斯基十分坚定不移地执行操典，及时收发指示、命令和情报。在军事服役中他只知道两件倒霉的事：一是在要求提供纸张的时候没有纸张，二是跟有影响的人物发生某种冲突。

现在他微微弯着腰走到司令员跟前，不知是瞧到了他的汗湿的前额呢，还是瞧到了他那双没有穿鞋子的脚，他毕恭毕敬地报告道：

"亚历山大·瓦西里伊奇！从大本营来了位上校，带着大公的一份文件。"

萨姆索诺夫醒悟过来，深思了一下。又来了一件倒霉事！他们已经在大公耳边吹气了？这又是日林斯基干的——把大公本人搬出来了？

"文件里说什么？"

"文件在他手头，我没有看。我不知道该按什么等级接待他。"

"拿过来念给我听。"

司令员阴沉地看了菲利莫诺夫一眼。

是的，菲利莫诺夫看到，馅饼已经放了好长时间了，他拿起来放在一边，然后走进去见司令员。

靴子和制服后面响起了叫喊声。

第十一章

萨姆索诺夫不指望这位上校会从大本营带来什么有趣的东西，然而居然会有一个参谋部的鼠辈被派来劝说他该怎样正确地进攻！萨姆索诺夫早就知道，这个来者不会叫他喜欢的，因为一个优秀军官会在作战部队工作，而不会从一个参谋部到另一个参谋部蹿来蹿去。

当他们都到司令部办公室去了的时候，来者并不献媚取宠，也不放肆无礼。进了办公室后，他依然按照条例规定的要求走步，并没有刻意引人注目或叫人欣赏，他向房子中央空荡荡的地方迈了几步，这时萨姆索诺夫才发觉这个40来岁的军官和自己所设想的相反，于是断定他并没有什么惹人不快的地方。他作为司令官为了表示庄重，萨姆索诺夫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这时他从桌子后面微微站起身来。

“总参谋部上校沃罗滕采夫！从最高统帅部来。给阁下的信。”

沃罗滕采夫既不卖弄也不吃力地从一个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要接过去的人。

波斯托夫斯基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

“文件讲什么？”萨姆索诺夫问。

沃罗滕采夫表现得越来越自如了，用他的一双大大的，也是那么明朗的眼睛随便地望着司令员的两眼，说道：

“大公担心他对您的集团军的情报了解贫乏。”

最高统帅莫非是在视察了前线司令部以后，派了这位军官到集团军司令部

来的？这位新来的人是要讨好吧？萨姆索诺夫张开沉重的嘴唇说道：

“我想，我会得到大公的巨大信任。”

“我敢向您保证！”前来的上校加快了语速，“大公对您的信任丝毫没有动摇。但是，大本营对军事行动的进程不能知道得那么少。把我派到您这儿来的同时，也派了科采布上校到伦南坎普夫将军那儿去。第一集团军参谋部对贡宾嫩战役甚至只报告了……在整个战斗过去之后很久才报告的。”

他有什么事没有说。但是，他那么明显地、毫不怀疑地瞧着，似乎是说他在这里所期望了解的不是别的，正是那没有通报的、几乎已经取得的胜利。

胜利是有过的，萨姆索诺夫正好可以把它提出来。但这是不谦虚的，而且最高统帅部又不曾派使者来要胜利的材料。现在他飞快地来纠正、指教、责备。不可能在15分钟之内把围绕每个军的、围绕整个集团军的和在司令员脑子里形成的全部复杂情况一股脑儿全说出来。现在开始讲这些是无益的，更有益的是像菲利莫诺夫所提议的那样先去吃午饭，这位上校真叫人嫉妒。

萨姆索诺夫终于疲惫而有礼貌地问道：

“那您感兴趣的是什么？”

但是，前来的这位军官的眼神很快，很深沉。他已经往房子里扫了一眼，那里的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像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整个战争期间就是在这个房子里作战似的。他又扫视了一下应该体现集团军集体智慧的两位将军——参谋长和军需将军（顶层的传统把军需也叫做脑袋部分），他又看了萨姆索诺夫一眼，不能不看看谈话对方啊；他还不时地看了几眼那堵僻静的墙，墙上挂着东普鲁士土地上3俄里一个，3俄里一个的小旗，他不由得往那边走过去。这位来者的一双眼睛在军用地图上来回转动着，而且不是出于旁观者的好奇，而是出于对萨姆索诺夫的深深关切。

萨姆索诺夫最为担心的是，来者会漏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突然，他眼睛一亮，这是上帝派来的可以交谈的最适合的一个人，司令部是没有这样的人的。

萨姆索诺夫往地图前走了一步。

沃罗滕采夫轻快地往地图前走了两步。

军官的格奥尔基勋章和总参谋部的标志在他胸膛上闪了一下，别的军用的东西他没佩戴。沃罗滕采夫，沃罗滕采夫？……萨姆索诺夫想搞清这个姓氏，在俄国总参谋部的人并不那么多，不过新的毕业生们他就不知道了。

肥胖的萨姆索诺夫挺着稍稍突出来的肚子，走到了地图紧跟前。在空旷的房子里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的形象就是在一师人面前也会显得突出，他身上有一种平稳庄严的气质，他的声音是令人感到愉快和有力的。

沃罗滕采夫长得结结实实的，穿戴整洁，动作灵敏，他也往地图前迈了一步。

他们都站在了地图紧跟前，离波斯托夫斯基和菲利莫诺夫远远的，背向着他们。在他们腹部位置的奥斯特连卡上，插着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那面大大的、很神气的、一次也没有卷起的、没有揉皱的小旗子。高过肩膀，在眼睛位置有5个军的三色小旗：4个是自己的，一个（左边的）是最高统帅部后备军的。再高一些，举起手来才能钉上或拔掉那些大头钉，钉上的是一条红丝绸绳子，它看来标志着今天战线的状况。

在他的德国小黑旗上面，就没有旗子了。那里静无声息，大片绿色的森林上有许多浅蓝色的湖泊，令人感到湖水荡漾，在那里也没有敌人。

萨姆索诺夫伸出一只手，握着拳头往前倚在墙上。他喜欢大幅大幅的军事地图。他说，在地图上那些比较难以画出箭头的地方，你会想到战士们要越过那些箭头该有多么困难。

萨姆索诺夫很快来到了最主要的地方，在这里一下子就可以检查出，在他和日林斯基的争论中，来者该反对他还是同情他了。只有通过这场消耗时间和精力的纷争才会了解到，他是不是在同一位朋友谈话，就像那双眼睛所预示的那样。

他开始怀着希望向上校讲解，为什么他要攻击西北方向，而日林斯基则要他攻击东北方向，于是只好采取折中办法，从北方成扇形进攻。他一次又一次用眼神观察对方的反应。他详细地解释这一点，就像是向大公本人解释一样，因为明后天沃罗滕采夫就会向大公报告的。萨姆索诺夫讲得很慢，在没有讲清

前面的情况下他并不急于讲后面的情况。同时，他也像所有将军一样，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

沃罗滕采夫没有打断过他的话。在他那棱角分明的、洁净的脸上没有一丝异议的表情，他的下巴上长着暗褐色的剪得短短的胡子，只是那一双明亮的、眼珠飞快转动的眼睛不是老看着萨姆索诺夫，也不是跟着他的手指所指来看地图。

波斯托夫斯基走到了他们后面很近的地方，毕恭毕敬地站着，没有插话；菲利莫诺夫则站在远处，不以为然地碰得圈椅吱吱响。

萨姆索诺夫说，按西北战线侦察的情报，据居民说敌人在第一集团军前面逃跑……

上校微微地点了下头。他脸上似乎出现了不安的、有愧的表情。他没有直视萨姆索诺夫，而是眯缝着眼睛，瞧着地图上广阔的空间，似乎深深地吸一口气地说道：

"阁下……我们对此还不能太相信。我们还想听听你们侦察部门说些什么。"

萨姆索诺夫心里像给刺了一下似的，倒霉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我们这里——什么？"他不乐意回答，看来有点怨气，"我们的克柳耶夫的第十三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哥萨克团，而几个骑兵师按其任务布置在右翼，因此用不着侦察队。"

为了更有效地截住敌人，中央的第十三和第十五军不能在更右边进攻，而只能在北面进攻，向阿伦施泰因进攻。这里离波罗的海已经不那么远了，已经走过了大部分地方了。

沃罗滕采夫小声地问道，似乎不想被波斯托夫斯基听到：

"走过了多少地方了？从部队散开处起多少地方了？"

"啊……有的 150 俄里，有的 180……"

"还包括锯齿形地前进？"

"当然包括，因为前线司令部对我的折磨。"

"那么，到德国边境，"沃罗滕采夫用指头在地图上往下划着，"全都是——

步行喽?"

他简直是在放肆地审问这位胖将军，但他落在萨姆索诺夫身上的眼神一点儿也不放肆，倒像是承认自己是同案犯似的。

"是步行。那里也没有铁路。……"

"噢，10天，"沃罗滕采夫计算着，"中间休息过几天?"

这些轻声提出的问题那么刺耳。不过这也好，明明白白。

"一天也没有！日林斯基不让。我现在请求，主要的请求！……彼得·伊万内奇，把你们的情报拿来!"

波斯托夫斯基低垂着头迈着小快步走了。菲利莫诺夫忽然想起什么，没有他波斯托夫斯基会找不到文件，于是跳起来迈着坚定的步伐不满意地走了。

"我现在最需要停下来喘一口气!"司令员说。很幸运的是大本营的某些人理解他了，不是像往常那样逼着他做什么事，但是从另一方面……是的，也不能放走敌人。前线司令部逼我们不要让德国人跑到维斯瓦河那边去。我们停下来，就会放过去的，我们的勇士们……

"放过维斯瓦河。"那是沃罗滕采夫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接受，没有反应。

"这位上校了解战役计划吗?"

"了解的，了解的……"沃罗滕采夫点了点头，但是不怎么高兴。从两翼包抄敌人，既不让逃到维斯瓦河边，也不让逃到柯尼斯堡去。这计划双方都了解，但现在出现了各种新的、没有审查过的问题。

"我提出过自己的计划，"萨姆索诺夫苦笑了一下，说道，"但是晚了。"

"什么样的计划?"上校警觉起来。

他慢慢喜欢起这位司令员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萨姆索诺夫一下子开诚布公起来了。

"要是愿意，请看。"因为没有地图，将军走到左边，两只手放在下面墙上，在染了色的平面上往上画："把我们两个集团军平行摆在维斯瓦河两岸，我们手挽着手，德国人道路密集的全部优势就会丧失，他们就会活活地被撵出东普

鲁士。"

上校的眼神顿时欢快起来，他兴奋地看着司令员。看来，他很欣赏萨姆索诺夫的计划。

"好啊！大胆啊！"但他又紧张地说道，"可他们永远不会让维尔纳和里加不设防的。"

"是不会让的。"萨姆索诺夫叹了口气。

"还有，"上校现在不能落在后面了，"会自己钻到口袋里去吗？在那里让人关起门来打狗？后方也给暴露出来？这需要非常果断的行动的！"

"我也没有把底拿出来，"萨姆索诺夫挥了挥手说，"我只提出了进攻方向。以最高指挥部的名义，没有回答。为什么你们不能给予说明？"

"知道了！一定是的。"

谈话越来越轻松了。是的！来到这儿的上校还不知道主要之点呢：敌人还是暴露了！就在昨天。"在哪里呢？在左边！您看，在奥尔劳，就在这里！我用了将近两个师的兵力。我们的马尔托斯（萨姆索诺夫在地图上纠正了一下第十五军的小旗，那小旗本来稳稳地插着）没有慌乱，从行军状态转过神来，打响了战斗。一场激烈的战斗，德国人事先抢占了坚实的阵地，整个战场尸横遍野，我们牺牲了 2500 人。但是胜利了！我们夺取了大批重炮和榴弹炮，今天早上德国人跑了。"

"我祝贺你们！"上校还不是十分高兴，"这是必要的！你们找到了敌人！是哪个军呀？"

"绍列茨的那个军。"

"绍列茨的那个军？"他停顿了一下，"他们追击了？"

"哪能呢？"萨姆索诺夫叹了口气说，"他们自己步履艰难。"

这时他适时宜地讲起 1812 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切尔尼戈夫团的团旗和格奥尔基十字勋章的故事。团长阿列克谢耶夫高举展开的旗帜……围绕旗帜有过一场殊死的战斗……人们躺着做了一个格奥尔基十字勋章那样的十字架……现在还竖在山峰上。

萨姆索诺夫亲自看到了这生动的一幕，激动地讲述着：他感受到这一场战斗是如何正义和朴实。沃罗滕采夫不觉得奇怪，他甚至几次点头，似乎在表明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现在只是表示赞赏，"是这样，"他又仔细看着地图，"那是说，从左边。就是说，找到了敌人，他们没有往哪儿逃？"

"照我说，"萨姆索诺夫拖长声音说，"要是敌人从左面暴露了，往左跑，这是连小孩子都明白的，为什么要命令布拉戈维先斯基的那个军从右边进行包围，一直到湖区，明天再拿下比绍夫斯堡呢？瞧，就是那里！只是为了叫日林斯基放心，他们就把一个军分开，我们向右追赶，单独地追赶……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在那边——要保证，这边——要保证，而进攻呢？"

"在左边找到了，就从左边进攻呀！"沃罗滕采夫坚决提议，"要是对方派出两个师进行狙击，不就可以探探路？"

"用什么来进攻呀？拿两个半军？"

"两个半军？"

"是呀，克柳耶夫军和马尔托夫军，而第二十三军分开来了，康德拉托维奇也开走了，在聚集自己的部队。"

沃罗滕采夫这时蹲在一张弹簧椅上，把两个指头叉开成圆规形状按比例在地图上量了量，重又站起来，用张开的角度从腹部到眼部，从奥斯特连卡到各军量了量。他似乎是为了自己来量的，不是有意做给别人看，也不是做得很科学，但是萨姆索诺夫像被绊了一下似的，不做声了，眼睛跟着上校计算起来。

萨姆索诺夫脸红起来了。

张开的两角从奥斯特连卡到第十三军之间量了6下。

不，不是教训他！沃罗滕采夫不是以得胜的神态，不是以优越的神态，而是以痛苦的神态看着司令员——他不是责备！他想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去追赶那几个军？

"这里……同别洛斯托克有很好的联系，"萨姆索诺夫说，"……要知道，争论一直没停。应该弄清楚……"萨姆索诺夫继续说，"……军需品、辎重很容易

送出去……"

但是，他的两颊和额头全都涨红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了。日林斯基不正当地、卑鄙地扔给他的"胆小鬼"绰号，现在这位最高统帅部来的上校有权加以考虑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司令员甚至弄不明白。怎么以前他自己就不会用手指进行这样简单的测量，算出这6天的行程呢？要知道，这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呀！……上帝圣明，他没有过错！他不是胆小鬼，不跟几个军去。但是他心慌意乱了，晕头转向了，事情的变化比脑子的转动还要快，他的爪子白天和晚上乱抓一气了……

那时几个军已经走得很远了。

已经失去联系了。

沃罗滕采夫没有得到回答，但他双目仍然热热地停留在司令员身上。

沃罗滕采夫这时才发现，萨姆索诺夫那张脸的下半部分全是胡子，他留着皇上的那种式样的胡须。这样，把他那似乎镇定的，但远非自信的嘴唇掩盖了起来。而脸的上半部分显得圆圆的——鼻子呀，眼睛呀，特别是额头，额头上面有斑白头发。这一切给人一种总是那么安详的感觉，但在那不动声色中隐藏着一种不安情绪。

司令员突然想起什么，他说道：

"是呀！是自己在诽谤自己……前线司令部的命令：集团军司令部的位置要少变更，只有经过允许才能变更！您去跟他们解释一下。"

"您是怎样跟各军联系的？"

上校一直注意不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尽量以友好的语气问道，但是萨姆索诺夫还是皱起了眉头。

"很糟糕。骑兵联系，三梅花式的走法，几乎好几昼夜才能到达。沙很深，汽车陷住走不了。"

这位上校肯定会认为自己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大本营都是最聪明的人了。他大概在想：咳，让我自己指挥就好了！我永远不会相信也不可想象，他们怎

么会这么晕头转向，6 天的路程也发现不了呢？

“那飞行员呢？”

“飞机全在维修，而且也没有汽油，可德国飞机一直在飞。”

“电报呢？”

“有时候还通，”萨姆索诺夫遗憾地说，“电报线坏了，不能用。说实在的，9 号就拿下了奈坚堡，我 10 号才知道；奥尔劳的战斗昨天打响了，我今天才知道。自己人的情况都不了解，更不用说德国人的情况了。”波斯托夫斯基一个人(非利莫诺夫不在）拿来两个文件夹的文件。

每天都有书面报告送来，讲的是两天前的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写明天要完成的任务的命令，各军无论如何不会在后天之前完成。

“您看！”萨姆索诺夫拿起一份文件夹，在里面寻找着，“您说——无线电报……”

“无线电报呢？”沃罗滕采夫还是这样问道。

“是的，无线电报机我们安装了，”波斯托夫斯基满意地说道，“不错，昨天才安装的，可以发报了。”

“这就好。”

“比如说，第十三军发来了无线电报，”波斯托夫斯基极力巴结地说道，“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了奥姆廖夫湖，可还是没有发现敌人。”

“他们前线这么一根细线就通到奥姆廖夫湖南面去了，别人瞧不见的。”

“是呀！”萨姆索诺夫找到话题了，“我正想在第三天里叫各军停下来，给他们一个结集的机会。这时日林斯基来了电报：‘最高统帅（您看，不是他，而是最高统帅）要求第二集团军各军发动有力的、不停顿的进攻。这不仅是西北战线形势所要求的，也是总的战争形势所要求的。’”

萨姆索诺夫把一只手指停在所指的地方，望着沃罗滕采夫。

他心里在说，亲爱的，看你怎么指挥呀？你有更聪明的建议吗？你不发火？

是的，沃罗滕采夫发火了。他咬着嘴唇，眼睛转过来看着一双靴子，然后又抬起来看地图：“有那么一些话，你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到都要像淋一场倾盆大

雨似的忍耐着。总的形势，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也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不是统帅所能理解的，也不是日林斯基所能理解的，甚至不是最高统帅所能理解的。这是皇上推论的命运，这——该可以救法国，要我们——来实现。"

"您8月9日的部署，"萨姆索诺夫读下去，"我认为是极端不坚决的，我要求……"

沃罗滕采夫扬起头往那边，往上，往北，往完全不是小小的普鲁士的寂静的空间望去，沉默不语。

萨姆索诺夫交回文件夹，到那边去，他不能过早疲乏的。

波斯托夫斯基长的不是行军的腿，他拿着文件倒退到一张沙发前，便远远地坐在了那里。

他们还不知道，沃罗滕采夫其实已经了解过他们了。在等待接见的时候，沃罗滕采夫没有在小厅里待着，而是溜到作战部去了，他把一个大尉从那里叫了出来，在一根圆柱后面跟他低声交谈了10分钟。这两个近几年来曾一起受训的年轻参谋部军官彼此很熟悉，现在就像一个秘密团体在活动似的。在司令员办公室他们回答沃罗滕采夫的所有问题，其实沃罗滕采夫早已经从大尉那里了解过了，萨姆索诺夫没有撒谎，没有粉饰，对此他很高兴，他已经喜欢上萨姆索诺夫了。

从那位友好的大尉那里，到这里，以及在司令员的地图旁边，沃罗滕采夫深入了解了这一局势，这一战役。他觉得自己不像是刚来的，而像是在这里转了3个星期了，不，是一辈子了，仿佛他的整个军事生涯都是在准备这一战役似的！

在这一小时里他们谈到的所有情况，沃罗滕采夫都用自己富有想象力的笔触在那张几乎是空白的地图上画上了直角、三角、弧形和箭头，把一切情况包括进去了。他看到了隐蔽的敌人，猜到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在他们的刺刀还没有刺过来时自己的肋骨已感觉到他们的刺刀要刺过来了，在他们的炮弹在高空呼啸之前已听到了他们射出的第一枚炮弹，在这样极端重要的事情面前，这些将军谁的过错，谁的功劳，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了，甚至一些重要的事情——

大家疲惫不堪、干粮缺乏、炎热、不能休息、失眠、联系不上、司令部的落后都退居次要地位了。就像美女能从背后感觉到男人火热的目光一样，沃罗滕采夫从这张不会说话的地图上感觉到了贪婪的敌人正像浪潮似的向第二集团军滚滚而来，他在大本营扔下的椅子——不算什么，大公签署的文件——微不足道，敌人不让它在这里留下一兵一卒，而他的恐惧是——要猜测，他的命运是——做出决定，而他的节拍是——使司令员认识到，这是他的，萨姆索诺夫的决定。

似乎在整个东普鲁士上空挂着一只命运之钟，它那12俄里的钟摆一会儿向俄国方面摆动，一会儿向德国方面摆动，嘀嗒，嘀嗒，嘀嗒地响着。

突然，沃罗滕采夫举起一只手，就像古罗马敬礼似的，只不过举的是左手，在自己前面斜向着，从左向着地图，把一支毛笔的笔尖弯成铲子形状，慢慢地在下面画着弧形，翻转过来，用手掌从东抹过去——抹到索利道和奈坚堡。然后把手掌按在地图上，就像一把匕首插在地图上似的，转过头来，对司令员说：

"阁下！这种情况您没有想到吧？"

这不是他纯粹的猜测，而是在大本营里他读过有关去年德国军事把戏的谍报：德国人认为最好的计划是从西方切割俄国拉列夫的集团军。他们的计划未必作了改变，不过现在还有许多不明确的情况。

这位大脑袋、大额头的司令员仔细地看着那非常有容量的手势和匕首似的宽大手掌，眼睛眨巴着：

"要是只是我的第一军！阿尔塔莫诺夫的军在索利道——要是最高指挥部的那个后备军成了我的！他们不给呀！"

"怎么不给？它现在……是您的呀！"

"他们是不给！我请求——他们拒绝！不允许把它调到远于索利道的地方。"

"不对啊！"沃罗滕采夫的那只像匕首似的手从胸前挪开了，"我向您保证！大公签署指令的时候我是在场的：给您的指令是'允许吸收第一军参加第二集团军战线的战斗'。"

"吸收……？"

"……参加战斗。"

"可以调到远于索利道的地方吗?"

"哦，要是'在第二集团军的战线'上的话——那么您就把它调到右边去也可以吧? 我是那么理解的。"

"不会要回去? 其他军呢? 首先'不能调到远于华沙的地方'，然后就把它要走?"

"正相反：吸收参加战斗!"

萨姆索诺夫伸了伸腰，吸了吸气，他的肩膀好像高了一点似的，轻轻摇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那是在什么时候签署的?"

"什么时候? 让我想一下……大前天。8号晚上。"

"那么说，三个昼夜了?!"萨姆索诺夫吼叫起来，"彼得·伊万内奇!"

波斯托夫斯基站了起来。

"您听到了吗? 有一纸有关第一军的指令?"

"根本没有，亚历山大·瓦西里伊奇。没有接到。"

"那么，是西北战线隐瞒了?"萨姆索诺夫发怒道，"真是活见鬼! 为什么用西北集团军牵制我们? 在两个集团军之上又放一个集团军?"

沃罗滕采夫轻轻地抬了一下眉毛：

"而两个师之上——为什么要有一个军? 一个师里面——为什么有两个旅? 一个师里面不能有过多的将军!"

的确，把话扯得远了。还有好些首长，好些参谋部呢。

是的，上帝派了这个上校来。不仅什么都懂得、不仅办事机灵利索，而且能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军送给你! 萨姆索诺夫朝他走过去一大步，说道：

"噢，亲爱的!"然后把两只熊掌一般的大手搭在上校肩上，"请允许我……"

他把满是胡须的嘴唇凑上去，吻了上校一下。

他们就这么站着，萨姆索诺夫高一些，还没有把手放下来。

“不过我还得检查一下……”

“检查吧！请引用我的话，引用8月8日的指令。”沃罗滕采夫非常温和地把那双熊掌似的大手拿下来，重新走向地图。

“可究竟怎样理解‘吸引参加战斗’？”波斯托夫斯基紧靠一步问道，“这需要问一下。”

“不要再问了！按你们的理解：下命令吧，就是这样！噢，别写‘到’索利道以西，写‘在’索利道以西，我们就这样包抄。”

“他怎么可以把命令扣压3昼夜，这混蛋？”司令员气愤地说道。

“为什么？他需要加一两段话，不然那前线指挥就不那么重要了。”上校虽然只说了表层意思，但想得比这更多。“我告诉您吧。您不要去搞个水落石出，快给阿尔塔莫诺夫写命令吧，我亲自把它送去。”

这又在折磨他了。

“怎么您送去？您不要到大本营去吗？”

“我带了一个中尉来，我叫他把情报送到大本营去，而我自己……”

沃罗滕采夫事先就想到了这种情况，包括最高统帅部的人在内谁也没有想到，沃罗滕采夫竟提了一个派出两个上校的主意，并且说服了别人。总参谋部的高级文书已经无事可做，只能听听地图的咔咔声，看看晚到48小时的情报，或者往窗外瞧瞧近卫重骑兵团军官缅格坚（最高统帅部6个无所事事的副官中最积极的一个）怎样打口哨，而不在自己的鸽子窝旁边好好喂鸽子，别的副官也不做这事，这位高级文书感到极端无聊。当俄军在东普鲁士已经开始最危险的军事行动，两个集团军的两翼遭受危险的时候；当伦南坎普夫的北翼犯了骇人听闻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错误的时候，还不如没有贡宾嫩的那场胜利为好（但是沃罗滕采夫不敢向萨姆索诺夫透露第一集团军的坏消息，免得破坏这位司令员的心情），大本营的那位文书因不能用他那支笔做点事而感到撕心的难受。但是，沃罗滕采夫在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了解的情况还太少，他不能只带着这些情报回最高统帅部。而最西翼是最令人担心的地方，他必须到那里去一趟。

"……阁下，请您把我看做参谋部的一个多余的工作人员，战役中派到您这儿来的。"

萨姆索诺夫以最热情的赞许看着他。

沃罗滕采夫以非常恭敬的神情说道：

"为什么我必须到第一军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搞清某些情况。"

在那里！是的，只有在那里！萨姆索诺夫肯定地说：

"对呀，亲爱的，去吧，帮助我把第一军把握住。"

"在第一集团军里有谁跟您联系吗?"

"克雷莫夫上校，我的一位特殊工作的将军。"

"啊，克雷莫夫在那里?!"沃罗滕采夫变得冷淡了，"您在突厥斯坦的时候他好像也在您身边？……"

"有一年半时间。但我喜欢他——是个谋士，也是个战士。"

在司令部只有克雷莫夫是自己人，他所亲近的人。

沃罗滕采夫犹豫起来。

"好吧。请往那边写份命令！只是要写上，当……能不能派架飞机?"

"飞机都在修理。"波斯托夫斯基抱歉地说。

"有两辆汽车，一辆正好在克雷莫夫那里。"萨姆索诺夫摊了摊手。

"跑得像乌鸦那样，像乌鸦那样……"沃罗滕采夫量了一下，"这里有900俄里距离，多数地方没有道路，有道路的地方只有120俄里。"

"是非常荒芜的地方，"波斯托夫斯基乐于提醒，"有意保持这种状态，作为挡住德国人的屏障，泥泞的沙地、沼泽和河流，桥梁也不好，饮用水也少。"

他们的几个军走过那些地方！……

"您最好坐火车经过华沙，"参谋长很有道理地建议，"那里有单轨铁路通到姆拉瓦，但要到星期三才能到那里，一路还得休息。

"不，"沃罗滕采夫掂量了一下，"不。给我一匹好马，再派一个士兵带两匹马，我骑马去。"

"这是什么想法啊?"波斯托夫斯基很惊讶，"这倒也可以，只是睡不

了觉。"

"不，"沃罗滕采夫蛮有把握地摇了摇头，"要是坐火车，我到那里就没有什么情况可说了，我一路得自己观察。"

大家聚拢来给阿尔塔莫诺夫写了一份命令。怎么写——总不好写这样的词句吧：怎么"吸引参加战斗"，而不是断然命令？沃罗滕采夫自己又往大本营写了信，向他的那位中尉作了说明。在沃罗滕采夫贴上了纸片的地图上又给贴上了两个纸片。这是在作战部，当着菲利莫诺夫的面贴的。沃罗滕采夫请求把给第一军发无线电报的密码告诉他。菲利莫诺夫皱起眉头来：什么密码？我们不用密码呀。沃罗滕采夫向波斯托夫斯基走去。参谋长已经给他弄得疲倦了，还没有让他吃午饭：

"噢，我们不用密码，那有什么大不了的？这电码连魔鬼都会感到棘手呀，老兄。我们要密码干什么，又不是应付中学毕业考试？他们又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会给搞糊涂的，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

"不！"沃罗滕采夫不理解，"邻军的部署和任务全都用明码电文发出？"

"德国人又不知道我们发电报的确切时间呀！"波斯托夫斯基生气了。因为参谋部的这些详情来者是不应该过问的！他接着说："他们莫非会一昼夜不停地捕捉？电波可能根本不往他们那边去……上帝总是帮助勇敢的人的。"

他看到沃罗滕采夫脸上现出惊讶和冷漠的表情：

"我们也很少拍密码电报，我们更多的是用明码电报。要是电报完全打不通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完全不送达信息了？"

大家在一起吃晚饭。萨姆索诺夫叹气说，他们是失策了。他们应该研究出一套电码，这是通信参谋的直接任务，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做。昨天才开始用密码电报，不过还不算太糟糕，总算已经开始了。

沃罗滕采夫看看和蔼可亲的英俊的司令员，看看精力充沛但有点敌意的菲利莫诺夫，又看看有点消沉、不善言辞的波斯托夫斯基，他们三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饭。不知司令员明不明白他的参谋人员有什么毛病？真正的参谋部须从一大堆扑朔迷离的情况中捋出一些重要情报供领导作决策用。它要派遣军官对

那些可疑的情报进行就地检查。他要筛选情报，注意不使那些重要的情报淹没在大量无意义的情报中。一个好的参谋部不会去改变司令员的意志，而只会帮助他把意志更好地表现出来。可是萨姆索诺夫的参谋部却在对他起妨碍作用。

大家建议沃罗滕采夫为自己挑选一个最好的士兵，但是他只要了一个年龄恰当的随从。他自己明白，最好的士兵不应该到集团军参谋部来挑选，而应该到团里去挑选。他不能安安静静地坐在他们饭菜丰盛、摆设讲究的桌旁慢慢吃喝。于是，他很快吃完饭，一点酒也没有喝，也没有吃大饼，只喝了点浓茶，然后又坐了一会儿以表示礼貌，便退席了。

"亲爱的，您在这儿住到明天早上吧！"萨姆索诺夫热情地劝说，"您怎么啦，也不坐坐、也不休息，那么着急干什么？又不是正在打仗！留下吧，咱们坐一坐，谈谈天。"

他的确非常想把沃罗滕采夫留住，可是他也知道沃罗滕采夫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走。于是他只好起来送这位上校，答应明天午饭之前到奈坚堡去。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商量好的，以后怎么联络。他们彼此之间对一些危险的、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说出来，但由于有什么迷信也就不必说出来，彼此都心照不宣。

波斯托夫斯基和非利莫诺夫回来吃饭时一同向司令员提出异议，说不要想在明天迁移司令部，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工作出了问题，而到那边去两手空空也帮不了各军的忙。

从大本营来了一个很自信的上校，在这里闪现了一下又走了，接着就又需要按部就班地跟前线司令部打交道，请示，得到解释，然后向各军加以说明。

这时，日林斯基来了一道命令：取消先前给第二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现在允许他把他的几个军调到北面，但须留下布拉戈维先斯基的第六军掩护右翼，而为了确保左翼，不得调动第一军。有一点不明白：第一军算是谁的？但仍然暗示属于萨姆索诺夫的。

今天早上日林斯基还禁止拉长战线，现在他却建议拉长战线了。什么情况下他都是对的……

终于，在方向上他让步了。真是谢天谢地，这一点是应该坚持的。

现在他们在给各军下命令了，已经是深夜，电话机和电报机全不好使，拨打不出去了。为了不耽误各军早上的进军，他们用密码电报下达命令，电报不会被破译的。

德国人不至于猜到他们的密码，也不可能一整夜都不睡觉。

第十二章

萨姆索诺夫给了沃罗滕采夫一匹暗栗色的公马，还有一个老实能干的士官护送他。他们原本从城里出来就得仔细问路，但这位士官熟悉道路。炎热的静夜，那位士官穿着军大衣，背着行军袋看起来很难受，沃罗滕采夫把它们系在马鞍上，这样行走起来就感到轻松多了。

多年来，他一直怀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尽善尽美的理想，即使不是他，也会有人在一百年里实现这个理想。他怀着期望战战栗栗地走到每一位将军跟前，走到每一个参谋部里，每一次他都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他！就是这个地方！但是每一次他都失望了。他几乎绝望地看到，没有一个有智慧有意志的人来把几千个迷失方向的人联合成一个整体，并引导它们走向唯一的胜利。

沃罗滕采夫像一个掌握了规律的人似的，他一直为这样的规律所苦恼：参谋部越高，军队的阶梯越高，离对事件的直接接触就越远、越少，你就越要在那里等待———一些人自我欣赏，喜欢做官，因循保守，得过且过，只要吃饱喝饱，官运亨通就行了。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一大批，它们把军队视为方便之物，视为刷得干干净净的、铺着地毯的晋升阶梯，每个梯阶上都在发放着大大小小的星星。

大本营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近些日子以来第一集团军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他不想使萨姆索诺夫心绪不佳。伦南坎普夫的那个集团军一共3个军，但给它们配备了5个半骑兵师，让其使用彼得堡贵族的颜色。司令员汗·纳希切万斯基接到了一道命令：开到德国后方，破坏交通线，使敌人无法在东普鲁士

调动。但是，他在8月6日刚开拔，侧面就出现了1个德国二级后备国防军旅，5个营。汗·纳希切万斯基不是从它旁边插过去，挡住它，赶紧深入到德国的后方，而是在考申城下打响了战斗，他在6俄里长的战线上部署了4个骑兵师，不是从两翼用骑兵包围住那个旅，而是命令骑兵下马，把它们“赶”到了敌人的炮口下——结果遭至了惨重的损失，仅军官就丧失了40多名，他自己则坐在遥远的司令部里，傍晚前命令骑兵后撤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就等于请德国人进攻伦南坎普夫的步兵。因此在第二天，即8月7日，爆发了贡宾嫩战役。伦南坎普夫真应享受荣誉——他以6个步兵师抵抗德国的8个师，而且竟获得了胜利！虽然不是彻底胜利，能否取得彻底胜利取决于第二天的情况。但是，这次胜利并未能扭转局势，因为按俄国的战略计划，伦南坎普夫不应该在战争初期打这一仗，他只是作为吸引东普鲁士军队的一块磁铁，应该由萨姆索诺夫从背后向它们发动进攻。贡宾嫩战役之后，德国人就消失不见了！它们深深地隐蔽在普鲁士的土地上了。而伦南坎普夫也没有去追击他们，这一部分原因是他的步兵已经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他还有大量骑兵），部分原因是没有炮弹了，又不能马上运来，这又说明后方的准备不足，我们为法国冒了匆匆的自杀性牺牲；还有部分原因是没有听从日林斯基的催促，而认为不必着急。他为自己辩解说，德国人不会跑到哪里去，只会在他附近固守。在贡宾嫩战役两昼夜之后，不仅仅是昨天，伦南坎普夫还没有去追击——沃罗滕采夫今天早上从大本营出来的时候，也还不知道他是否已前去追击。

这几天，大本营和第一集团军之间还产生了其他紧张关系：在考申城下的那次战斗之后，伦南坎普夫把汗·纳希切万斯基从骑兵军的指挥职务上撤了下来，而后者是大公和彼得堡近卫部队的宠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请求伦南坎普夫让汗·纳希切万斯基官复原职。但因为那么多近卫军军官的死，彼得堡已经传出咒骂的话来了——这也是针对伦南坎普夫的。况且伦南坎普夫还撤了奥拉诺夫斯基的弟弟的旅长职务，当哥哥的奥拉诺夫斯基在西北战线司令部工作，对此也很为不满。

在这些一闪而过的情况中隐藏着一个主要的谜底：德国兵都藏到普鲁士的

什么地方去了？只要谁身上流着苏沃洛夫的果断的血液，这谜一样的情况就会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他们藏到哪儿去了？在他们那儿发生了什么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沃罗滕采夫的安排是，让科采布到第一集团军去，而他自己到第二集团军去。第一集团军那里也有许多不明朗的东西，但主要的谜底要围绕第二集团军来揭开。

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况怎样？谁也没有把握住今天战争的瞬息万变和战争双方最敏感的关系。第二集团军采取了只有苏沃洛夫才敢于采取的策略——神速进军，切断东普鲁士，对德发动令人震惊的战争！浑水摸鱼！侦察！……他们等待着前线司令部的报告，而他们却在引用"当地居民的话"。是的，萨姆索诺夫在侦察方面一向比较弱，在20俄里内没有看出日本步兵是骑兵，德国人已经报导过这种情况，在彼得堡还有俄国翻译呢！他们知道谁在反对他们，但没有料到会进攻他们。库罗帕特金风格，有名的"忍耐"，我们是库图佐夫的信徒……一些长耳朵的人！……有3个骑兵师——没有一个在集团军的战线前面搜寻隐蔽的德国人！包围敌人——可包围什么样的敌人啊！对包围有多少理解啊，连熊瞎子都知道要把树条弯起来拉套用。但是，那样的轭会打着脑袋啊。

在奥尔劳城下，那算什么胜利？找到了敌人！成功了！但是，丧失了2500人，他们知道敌人不在第二集团军开去的地方，而是往不该去的地方去了！

这就是日林斯基，这就是他干的好事！但是，还不是彻底完蛋。有人向大公打了一个报告，但是大公好像到彼得堡去了。沃罗滕采夫正乘车往前去。

那个士官没有撒谎，他领着沃罗滕采夫向架设在纳列夫河上的石桥走去。沃罗滕采夫还没有走100俄里，又得回去了。

士官是从另一头领着他绕过来的，现在正往石桥走去。车队离开铁路上了亚努夫大道，走在奥斯特罗连卡地段上，车队的辘辘声没有惊动集团军司令部。现在，长长的车队正攀上石桥，所有双套马车是那么整齐划一。它们全都装着一满袋一满袋的东西，袋子垒得高过马车边缘上的栏杆，上面盖着帆布。有一列马车显然是刚驶出来的，赶车的还没有坐在马车上，在车子旁边走着。在司

令部所在的城里你很容易碰上一位首长，他可能要问你，干吗要无休止地折磨马匹？他们有时候两个两个地走在一起，有的抽烟，有的无恶意地说着骂人的话，大家的心情看来都很愉快。上了大道，没有月亮，夜静静的，这应该叫一个平和的人感到不高兴，可它们的兴致倒是蛮好。马都喂得饱饱的了，又没有走多远的路，他们自己肚子里也都饱饱的，近些日子又不感到危险，到边境还有两昼夜的路，他们又是些身体特别健壮的人，要是参加步兵也完全够格，他们随意甩着胳膊，有一位甚至边走边在鹅卵石路面上跳起舞来了，逗同伴们玩。

“看来，你跟你那位小妞还没有跳够……”

“伙伴们，真是遗憾，”从他的话里却听不出什么遗憾来，“那么好的夜晚，却给拽走了……”

“你怎么啦，奥尼西卡，”一个赶车的用浑厚的声音说他。“你的浅黄马往前闯，拽得我的马也往前闯，你把你那匹枣红马赶开一点，你向上士请一会儿假，把事情办一下就回来……夜里赶回来……你多余养那么一个人……”

大家哈哈大笑。但是，一看到骑着一匹纯种公马从桥上赶过来的那个人，大家立刻不做声了。

在军队里士兵喜欢说笑，这一点不像武器、服装和条例变化得那么快。这种说笑，沃罗滕采夫在日本战争中听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听过，在民团中也有这种情况。倒不在于说的内容怎么好笑，而在于无拘无束到放肆的程度，叫大家发笑。

赶车人的那种无拘无束、充满自信的快乐情绪也感染了忧郁的沃罗滕采夫。他走过桥之后停了下来，把那个在车队旁边跑着的、向前面一辆大车喊着骂人的话的机灵上士叫住。那个刚在奔跑的上士两眼瞧过来，在昏暗的星光和一条带子似的河水泛起的微光下，望了望地上又望了望天空，看到这里这个司令部的军官，急急地跑了过来，在平坦的大道上印上了一连串脚印，非常准确地在条例所规定的距离上停了下来，仿佛跑这一路就是为了听这一声叫唤似的。

“谁的车队？”

“13军的，长官！”

"从火车站运到这里，走了多久了?"

"第五个昼夜了，长官!"

"运的什么?"

"干面包、荞麦米和油，长官!"

"有烤制的面包吗?"

"一点也没有，长官!"

这样一口一个"长官"，在那时的士兵中是十分流行的，在20世纪的战争中不是这样了。但是，那不是沃罗滕采夫所能改变的。他驱马走了，他带来的士官跟在他后面。车队中的那个上士按条例来了个向后转，一溜小跑往前去了，扯着嗓子叫住前面的大车。

奥斯特连卡车站离这里只有1俄里了，他们往这里可是走了4个多昼夜啊!4个多昼夜过去了——可前面还有6个昼夜啊!这6昼夜没有车可坐，军需运输工具回不来，集团军里也没有另外的运输工具可用了。任你怎么在司令部里的地图上画箭头——还得靠这些笨重的轮子默默地转来转去，来解决战役中的运输问题。

不过这些被认为不适合在战斗部队服役的士兵倒是愉愉快快的，结结实实的，那个上士是剽悍的，马匹也是壮实的，马车上又拉上了帆布以遮雨，他骑的这匹马也钉上了马掌，当老实能干的上士赶不上来时还嘶叫几声，这一切都叫沃罗滕采夫感到高兴和安心，不像从司令部出来时似的沮丧，他觉得俄国是强大的，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他感觉到了这种力量，觉得自己也有力量了。

这场战争是在人民过着令人惊叹的和睦生活的时候爆发的，日本战争时就全然不是这样的情况，那时他始终不记得有这样的情况。人们说，在战争的第一天彼得堡没有公布协议，也没有贴过告示，人们还纷纷从家里出来到冬宫去，等着在那里见沙皇，大学生们也是这样，罢工的工人在这一天也全都停止了罢工。沃罗滕采夫在莫斯科待的时间不长，那时每一天都有人到市政府前游行示威，大街上到处都给他一种齐心协力的感觉。在国家紧张的日子里，轰地下来

了动员诏书——农村的人都往军事首长那儿涌去："皇上下诏书了！"这种万众一心的热情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拟？在头几天的头一批司令部里，头一批酒杯噼噼啪啪地摔了下来，一桶酒一桶酒地倒入酒杯。

楼梯上都铺了地毯——它要求人们付出比得到的奖赏更多的东西。那些可以轻易地得到官衔的人，脑子里从来不会去认真地想存在着一种驾驭战争的科学，战争科学每十年都会有变化，你就得一辈子学习，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永远赶上去。如果一位军事部长自吹自擂，说他已经35岁了，军事学院的板凳也坐过了，没有读完过一本军事著作不也过来了——那他会有什么作为？他也有了将军的带穗肩章——但他还能爬到多高的位置？可是要知道，梯子是这样安排的，最善于往上走的人不是那些意志刚强的人，而是那些听话的人；不是那些聪明的人，而是那些善于执行命令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上司最喜欢的。你要是严格地按条例、指示、命令办事，失败了，你便退却；打败了，你便逃跑。那么，谁也不会怪罪你的！你也不必绞尽脑汁去考虑为什么会失败。但你要是不按命令办事，你要是按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行事，你就要吃苦头了，这时人家就不会原谅你的失败了，你一失败就会把你撕成碎块。

还有，俄国军队里的论资排辈也是要命的！职务的安排、军衔的晋升都是严格看资历的，有机械年限的。你只要各方面都没有过失，只要不惹上司生气，到期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你所希望的高一级的军衔。随着军衔的提升职务也得到提升，必须有特殊的功勋，像列奇茨基将军那样，或者亲近宫廷，才可以不受论资排辈的限制。大家都接受这种明明白白的论资排辈做法，这跟天体的一步一步运行相一致，人们了解这个上校那个上校，这个将军那个将军，首先不是看他在战斗中的表现，而是看他是哪年哪月哪一天晋升的，从而，到什么时候他还能晋升什么军衔。

过了桥以后就不是鹅卵石路面了，不过马蹄踏在上面更加舒服。弯弯曲曲的道路在星光下显现出来，明显地看得清路面，道路转弯的地方都是弧形的。现在是在走上坡路，往后就是下坡路了，在这最后一批灯光也已熄灭的、四周谜一般黑郁郁的地方，道路往前蜿蜒而去，没有什么可以探听的。那些赶马人

精神抖擞地走着，但是赶得并不很快，不致使马儿们一夜走得过于疲劳。

沃罗滕采夫兴致勃勃地行走在这昏暗的、寂静的、温暖的地方，一下子产生了一种非常美好的轻快心情，这种心情每一个军人都有过。不，士兵很少有过，那些仅仅为了战争而生活着的军官才有，当那些把自己捆绑在一个固定地方的不牢固的绳索完全被剪断，身体是军人的而手却是自由的时候；当愉快地感觉到身上武器的重量，而脑袋只想着直接任务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心情。沃罗滕采夫体验过这种心情，喜欢这种心态。

他之所以没有乘车直接穿过华沙，是因为他必须接触各个军所走过的所有地方，否则他将什么也弄不清楚。即使是一个勇敢的、果断的、机智的军官，也未必是一个真正的军官。他还必须了解一个士兵的重负和需要，为的是当所有士兵把身上背的麻袋扔在宿营地的时候，他来搓一搓他的肩膀；哪怕师里有一个连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这时候他也绝不会让自己喉咙里进一滴水，一块面包。

沃罗滕采夫之所以需要接触那些地方，还因为日本战争深深刺痛了他，像一块发炎的伤口，那疼痛十年来一直没有消失，没有减轻。精神错乱的俄国社会可以为那次战争的失败而高兴，就像一个缺乏理智的孩子因为生了病，今天可以不做事、不吃东西而高兴似的，而不明白他因为这个病可能终身要变成残废。这个社会可以感到高兴，可以把一切推到沙皇和沙皇制度身上，但是，那些爱国的人只会感到悲伤。要是接二连三发生这样的失败，一根脊椎就要永远弯曲而再也直不起来，一个上千年的民族就要灭亡。而我们已经有接连两次这样的失败了，一次是克里米亚战争，一次是日本战争，只有不那么光荣的，不那么伟大的土耳其战争像给了我们稍稍一道亮光。随后来到的战争不是成为伟大俄国发展的开端就是成为整个俄国的末日。因此，日本战争的错误现在特别使那些真正的军人感到痛心，他们担心并极力避免重复这样的错误。

沃罗滕采夫所以特别需要接触每日每时在东普鲁士发生的事情，还因为他过去几年是被允许参加讨论总作战计划和拟定个别方案的总参谋部军官之一。这些不署名的计划和方案后来几年里由将军和大公们签署，在那些年之后“这

些意图"便被制成若干副本，保存在保险柜里，并提交给有关上司阅读。

正是在日本战争之后，军队受失败刺激出现了"军事文艺复兴"，在总参谋部科学院里形成了一个军人小组，围聚着一批军人，他们明白和感觉到20世纪是一个军事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不管彼得的御旗也好，苏沃洛夫的荣誉也好，丝毫也不能使俄国壮大、给它以保护、以帮助——而只有今天的技术，今天的组织和敏捷活跃的理智才能做到这些。

只有这个兄弟般团结的总参谋部军官小组，可能还有一批工程师，才知道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俄国已经不知不觉地、无声无息地滚到了新时代里，就像行星的大气层，它的氧气、燃烧的速度和钟点的弹力发生了变化一样。整个俄国，从皇帝的家族到革命者，都天真地认为呼吸的还是原先的空气，居住的还是原先的地球，只有一小批工程师和军人才早就感觉到了黄道带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国家筑起了街垒，召开了杜马会议并且开会开得入了迷，制订了特殊的法令并寻求通向彼岸世界的神秘办法的时候，这个名为"年轻土耳其人"的大尉、上校军官小组才觉悟起来，读德国将军的著作，积聚力量，不受谁所左右，似乎也不为谁所需要。小组的人团结起来，但很快又松散开来，因为他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坐在科学院里，而且当时也没有为他们建立那样一个统一的参谋部，他们根据所担任的工作必须到各个卫戍部队去，甚至有可能永远也再见不了面，尽管在不同地方还是感到自己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是俄国军事大脑的一个细胞。他们还保持着一个"年轻土耳其人"的核心——戈洛文教授小组，但是在去年曲意逢迎的亚努什克维奇掌握了科学院之后，最后这一批不曲意逢迎的人便被击溃了，被分别派到各地去了。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掌握过真正的权力，连一个师都没有得到过（戈洛文也只被派去当了龙骑团的团长——按职务上论资排辈、按庸庸碌碌的资历、按宫廷的私情经过很长时间周折才当上的）。但是，他们都认为自己对俄国军队的未来负有责任，并且虽然分散在各参谋部的作战部里，他们仍然以自己的准确细致工作和有说服力的建议来指望把俄国军队扭转到所需要的方向去。

正是他们这些没有责任、没有权力的人拾起了威廉皇帝的手套，正是他们——不是波罗的海的男爵，也不是皇族的近亲，更不是从脖子到肚脐挂满勋章的将军，才知道今天的敌人对他们备加赞赏！他们知道德国军队是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富有全民的爱国感情，是最出色的管理机器的军队，是结合了无法结合的东西的军队：具有绝对服从的普鲁士纪律和欧洲的建功立业的首创精神。像我们总参谋部这一群军官似的军官，在那里多的是，并且有力量，有权力，甚至能指挥集团军。总参谋部的首长在那里不像我们这里9年换6个，而是100年换4个，而且不是撤换，而是接班，小毛奇接老毛奇的班。那里的"军队野战管理条例"不是像我们这里总动员前两天才颁布，而是7月16日就颁布了，7年武装纲要也不是在战争开始前3个星期才制定的。

当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教导和渴望的（沃罗滕采夫也那么认为），要是能和德国结成"永远的同盟"那才是十分愉快的事；要是能像德国那样发展和巩固我们的人民力量那才是十分愉快的事。但是，现在要打仗了，我们的总参谋部的骄傲在于要当之无愧地决一死战。

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最好地理解和执行这一天这一夜的短暂任务，还要从根本上和根源上懂得和检验这里是不是从根本上进攻？以及是不是攻击其根本之处？

这是德国总参谋部的学说：竭尽全力地进攻！德国有其根据选择这一学说。但是你看，法国人把它拿了过去。你瞧，我们也把它拿了过来：只有前进！永远前进！多好啊！小蝴蝶苏霍姆林诺夫感到很高兴。不过军事科学里还有一个原则比前进还重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根据和法国人达成的协议，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战役方向。我们对两个地道的敌人——奥地利和德国——做了比较。奥地利的边界容易越过，而普鲁士的湖泊有利于防守，进攻则困难。进攻德国，需要很多兵力，而希望又小；进攻奥地利——成功的希望，消灭其全部军队、攻占整个国家、进军半个欧洲的希望较大。到那时再进攻德国，用少量兵力就可以守卫占领的地方。我

们边境附近的地方道路泥泞，行车困难，方案就这样选定了。帕利岑就在这样进行准备，把科夫诺–格罗德诺–奥索维茨–诺沃格奥尔基耶夫斯克各要塞连成了一条链条。

沃罗滕采夫的马满身泥泞地走在多沙的道路上，这也证明，这里没有修道路，这里连一条完整的道路也没有。

但是，苏霍姆林诺夫带着轻浮和无知的举止来到了总参谋部（像是很有决心似的），调和选择方向的争论：从哪个方向进攻都行，同时从两个方向进攻也可以！最后，他从两个方案中选择了最糟糕的方案：从两个方向同时进攻。曾经撤换他的日林斯基前年曾答应法国人，可以超出协定，从自己即从俄国这方面说：一定会进攻德国——或者进攻东普鲁士或者进攻柏林。怎么样，现在我们在盟国面前要有勇气，要有尊严，我们不能欺骗他们！

而我们表明了根本态度之后，就要当之无愧地去战斗……

但是，这“或者进攻东普鲁士或者进攻柏林”，不是在折磨俄国的智慧吗？干脆又进攻这又进攻那多好啊！在这头几天，当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刚刚开进普鲁士，整个战役还没有打响的时候，在大本营的写字台上已经编成了第九集团军，为进攻柏林做准备。为此（可怜的萨姆索诺夫还不知道）他的近卫军一个军被拿了过去，也不准许阿尔塔莫诺夫推进到索利道以远的地方，而且要他减缓后方工作的速度，要他们的新部队横向赶往华沙。

而那边的情况呢？去年日林斯基已经要求霞飞，为了俄国的利益一开始就大力展开工作：不需60天动员，甚至不需30天动员，而用15天就动员起民众！因为朋友们的情况并不好，为了朋友就要吃点苦，受点累。

但在个人生活中友谊不应该变为自我铺砌，这是永远不需要酬谢的，在国家关系中就更是这样……俄国的这种牺牲，我们的这种血的奉献法国会长期记住吗？

你就当之无愧地去战斗吧！

前进150俄里吧！超然于夜的黑暗，超然于地形地貌，按照地图所标示的，骑在那匹高头大公马的背上，走在宽广的地面上！沃罗滕采夫在推测，在思考，

在想象，他似乎看到了几十个总参谋部军官，不过全都是德国人，他们坐着快速的汽车，夜里行驶在结实的公路上，一个接一个电报紧密联系着，还有和地图放在一起的精确的飞机侦察资料，别着大头针，标着确切的箭头——我们正从什么地方往什么地方去，领悟力强和反应灵敏的将军们，会在5分钟内做出的符合理智的决定，后面是翘起自信的下巴的日林斯基，拿着前天仔细准备的文件的波斯托夫斯基，功名心重精力充沛的费利莫诺夫，有点负担过重且性子缓慢的萨姆索诺夫；前面是消失在沙地湖泊里的几个军。在这一严重的冲突临近时，沃罗滕采夫只能够根据依稀的记忆查看地图，不太快地赶着马，让它有足够的力气行走。

得赶紧呀！在这次战役当然得赶紧，但从别洛斯托克开始不能全都徒步走呀。得赶紧，但不是像丑角上舞台似的着急，把鞋子裤子都丢了，首先得把皮带和衣服系好呀。开始时可不能有不协调现象：当萨姆索诺夫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先把伦南坎普夫派出去吧？整个作战计划的意图在稀薄的空气里渐渐模糊，消失了。

……没有时间跟士官交谈了。他们走过了一个个居民点，有时向什么人打听点什么；有时沃罗滕采夫点支蜡烛照着地图，自个儿思考着什么。他紧张地想了两个小时，提出彼此相左的打算进行衡量：关于布拉戈维先斯基的那个军，要是转归伦南坎普夫指挥，右翼就脱节了，那会更加糟糕的；关于第二军，它陷在了沉寂的湖区，既帮不了第一集团军，也帮不了第二集团军；关于那批将军，把他们的姓氏拿来看——冯·托尔克鲁斯，费京戈弗男爵，谢德曼，里希特，什捷姆佩利，明金，希列利乌斯，罗普——你无论如何想不到第二集团军是俄国军队。今年春季拉乌什·冯·特劳本贝格又被任命为这个集团军的指挥员，这又是个什么名字！

这种以德国人为主的状况已经成了普遍的习惯，我们甚至不去思考：近两个世纪以来俄国是不是在主导着自己民族的生存？或者从彼得大帝以来是由德国人来主导？

关于俄国将军阿尔塔莫诺夫，他是这样想的：他现在的道路是受谁控制，

明天俄国全部荣誉又取决于谁。阿尔塔莫诺夫还是萨姆索诺夫的同龄人，因此，做他的下属将感到难受。阿尔塔莫诺夫长期在参谋部服役，他的工作是"为人办事"，"转达命令"，他不知为什么当上了克琅施塔得要塞的司令，尽管是陆地的官，不过仍然是要塞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因此，现在到集团军里来工作了。

德国人连篇累牍地报导并嘲笑说：这些俄国人的总参谋部甚至不知道"军事专业化"的概念，他们的一切，非马非炮，一切都是步兵……

沃罗滕采夫也想到了总参谋部的军官克雷莫夫上校，他在第一军的时候走在自己前面，现在情况可能变了，可能把事情弄得很糟糕了。他们个人没有再见过面。但是，离开大本营后，沃罗滕采夫按将军和上校手册仔细了解了每一个人服役的情况，他决定在这里都跟谁见面。克雷莫夫比沃罗滕采夫年长5岁，获得上校军衔比他早得多。可以断定，他的工作时好时坏：在世纪之末有点笨了，他可以有一年半的时间来通晓炮兵管理工作，后来就不冒尖了。但是，后来又振作起来，上了军事科学院，在日本战争前顺利地毕业了。看样子他作战很勇敢，一次一次战斗获得了奖赏。后来5年当总参谋部干事和动员部主任时工作又懒懒散散。他在那里写了些有关后备部队的著作，这一切对大集团军有用，不过问题还是：怎么和某一个军官相结合？

道路在冷起来的星夜里延伸开去，延伸开去。有时道路四周是树木，有时光秃秃的，行走的一直是沙地。稀稀落落的田庄，一个一个的井台，路边一个个高高的十字架，一一在昏暗中过去了。波兰北部静悄悄的，睡梦一般平静，一点也不像有军事行动。不错，有两个村子夜里有大车开动的声音，巡逻兵叫唤的声音。但是，没有谁追过去，没有谁把车子驶过来。马走得疲乏了，士官伏在马鞍上。在这黎明前，沃罗滕采夫喂喂马，睡两个小时，把士官打发到后面去，接着便一个人待着。

他的思路渐渐稳定下来，不再那么激越，不再那么快速跳跃，不再那么彼此错综了。现在，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是那么清晰，可以在这深夜安静行走中继续想下去，对此他感到很高兴。

一个不眠之夜，还有明天的长途跋涉，之后还可能有一个星期的连续紧张的行程，这些一点也不使沃罗滕采夫感到难受，因为这是普鲁士战役所需要的，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同时也是他的命运所在。而且，这是他生活中最伟大的日子——一个基干军官为此而生活的日子。他不仅不感到难受，反而感到轻松愉快，因此，睡不睡觉，吃不吃饭，对他来说倒是无所谓的了。

第十三章

说实在的，他今天之所以感到轻松愉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他离开了家里。

他没有一下子相信他的这个感觉，他感到吃惊：过去从来没有因为离别而感到愉快和轻松过。但是3周前在莫斯科，当他们在军区参谋部接到总动员的命令时，他整个脑子，整个身心装的全是总动员的事。不过沃罗滕采夫倒觉得，在大块的战争巨石之间闪过了一个彩虹似的蜥蜴：现在他很自然地要长期离开妻子了。那不是要更自由了，可以休息一下吗？

好奇怪啊！真是没有想到过。他非常顺利、快速地结了婚，这曾经是他整个生活中的、全部行动和计划中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当他有了明确的方向，一心扑到事业上的时候，他倒应该像许多人那样不因婚姻感到走运了，可他还是感到走运的！人们为了幸福的家庭生活花去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可是他觉得很轻松：一下子就成功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妻子。

有一次，那是前一个沙皇在位的最后一年，也是他当士官的头一年，他参加完一个中学的舞会之后回军事学校晚了：他在涅奥帕利莫夫胡同跟一个女学生接吻，不得不攀篱笆回校，可还是被发现了。第二天早晨校长列瓦乔夫将军把他叫了去，但愿这位校长早进天国。“沃罗滕采夫，怎么样？关两天禁闭如何？”“是，两天禁闭，阁下。”这位高个子将军还继续站着跟他谈话，他用一双明亮的带嘲笑意味的，然后完全变成严肃的眼睛盯着这位士官说：“我不因为给您两天禁闭而感到遗憾，您也不要因为在那里待两天而感到委屈。但是，沃罗

滕采夫，您可是非常有才华、有很高领悟能力的，我听说，人们给您取了个'总参谋长' 的外号（的确有那么个外号，而且沃罗滕采夫不认为是空洞无物的，他内心里不排除到 50 来岁时有这种可能），请您接受一个有经验的人的友好忠告。赌博和酗酒毁掉了多少出色的军官啊！而更不为人注意的是，那些女子会使我们的兄弟堕落。请您相信，这些追逐女人的行为和那些激荡的情况，全都是荒诞的，白白浪费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不要逞强了！赶紧改了吧！常言说：'饿了就吃，年轻就爱。' 但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太年轻了，还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家庭会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可要攀登高级军事职务，还是单身为好。您想一想吧！"

沃罗滕采夫想了，而且接受了。他甚至把列瓦乔夫将军的这个教导作为座右铭，并且成了自己生活计划的一部分。

还在更早的时候，在童年时候，沃罗滕采夫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听说过有一种不朽的选择：爱或者责任？那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了，马上而且永远选定了：责任！责任！责任！以后当他关心甚至思考所有这些所谓的爱的旋风时，他丝毫不把它当作自己的经验，从战友们那里也好，从偶然碰到的人那里也好，甚至在休息的时候，他都不去听爱情故事。他有意摆脱，有意回避它，不去浪费时间。将军的忠告更加坚定了这个年轻人的信念，以致于他从亲生父亲那里也没有认真听取这方面的东西。

父亲从来不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他唯一指引自己儿子的一件事就是把他送到一所"现代"学校去念书，而不是像沃罗滕采夫所向往的，把他送到士官武备学校去学习。但念了 7 年中学之后，沃罗滕采夫没有变得消极，没有偏离自己的理想，他最终进了亚历山大军事学校。他似乎补偿了他祖父和父亲对他们家族传统的背叛：他们拒绝服军役，为此父亲也得不到儿子的充分尊敬。父亲还能用什么家庭教育影响他呢，他自己都没有幸福。近几年父亲跟母亲的关系也很不好，分开居住，沃罗滕采夫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不向他解释，而只是向他散发着令人厌倦的不愉快的气息和家道没落的感受，说不定所有家庭生活都是这样？莫非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沃罗滕采夫的父母生活很不和谐，在他年幼的时候家里总是响着母亲弹钢琴的声音，那声音总是那么忧伤，叫人难受。她总是自弹自听，那琴声响彻在他们莫斯科的家里。沃罗滕采夫深深为这琴声所打动，并且爱上了这样的琴声，甚至沉迷在这琴声里。他很可怜母亲，不过又不敢去安慰她。

母亲教育儿子要以骑士的、景仰的态度对待女人。妇女没有充分力量保护自己不受生活的浊流的侵害，男人应该腾出手来帮助她们，使她们不受到残酷的对待。沃罗滕采夫很乐意听这些话，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这和他的性格是一致的，他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不会屈辱地贬低自己的人格。

在坦波夫贵族会议一次音乐演奏会上，沃罗滕采夫第一次见到了阿莉娜，听到了她讲话，看到她演奏钢琴，同时也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热情，使他和她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了，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从外表看她是那么纤细，又那么机灵，中等个子，中等颜色头发，微笑起来那么好看，他希望未来的妻子也有这样的微笑。她演奏的钢琴曲子正好是肖邦的《马祖尔卡》舞曲，妈妈就常常演奏这个曲子。他一下子就听得那么投入！他似乎觉得，不等他认识她，不等他听完最后一支《马祖尔卡》曲子，他就决定要娶她！我终于找到了！这里没有什么好掂量的了，好比较的了，好仔细考虑的了，就是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女人，是专门为我而创造的！

这事还是发生在日本战争刚刚结束时，意识到自己还活了下来的高兴劲头下：我——活下来了啊！现在我要长久地活下去！现在我是那么希望得到幸福啊！

那时他才刚满 30 岁。

还有一件幸运的事也很巧合，在那以前他从来没有在唐波夫待过，此后也没有待过，那次他去那里作2—3 天工作检查，正好阿莉娜也在那里，她是鲍里索戈列布斯克人，从县里跟母亲到这里来做客。他们便在那里相遇了。

沃罗滕采夫便迅速做出了决定，闪电般地向她求婚。阿莉娜惊呆了，没有一下子答复他。于是他飞快地过去狂热地追求她。很快，他就创造了奇迹，获得了圆满的结果，不过他还是担心她会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变卦。

看来一切都好极了！爱情在一生中只有一次，这是多么幸福啊！要毫不出差错地享受它。你温柔地爱一个人，别人也会温柔地爱你，世界封闭在最适合你活动的极好状态下了！你现在知道了，你是在向谁献出全部力量，来培养骑士般的景仰妇女、赞美妇女的作风。

他们结婚的头几年，正是他在学院学习最忙碌的几年，他感到那几年时间特别长，脑子特别紧张，他修的功课特别多：所有军事学科，好几门数学，两种语言，两门法律，三门历史，还有斯拉夫学，甚至还有地质学，然后要写三科学位论文。这正是学院办得最好的几年，当时学院扫除了陈旧的东西，破除了俄国天生不可战胜的神话，树立了顽强奋斗的作风。你每天沿着苏沃洛夫大道到学院去，经过苏沃洛夫教堂，你的脑子里会响起这个最光荣的名字——有哪位俄国军官不希望有苏沃洛夫那样的命运呢！

在勤奋学习学院课程的同时，他和阿莉娜在科斯特罗姆街上那间租金不贵的小房间里幸福地度过一个个静静的夜晚。沃罗滕采夫坐在书桌后面，阿莉娜坐在墙角的钢琴旁或者躺在沙发上。多么安谧，没有烦琐事情打搅，没有内心的惊扰。学院给他 80 卢布的助学金，他没有钱上剧院或音乐会，而且也几乎没有时间去那些地方，晚上他们只是在家里待着，他感到最甜蜜的是阿莉娜竟一点怨气也没有。这真是最幸福的几年！社会生活和军事生活越火热，他们就越高兴，家庭和日常生活过得平稳，合乎传统，没有必要改变习惯。他们的幸福不受任何干扰，天长日久，每日每时都那么平稳，没有轩然大波，没有激烈振荡。就是孩子上出了问题，再没生第二个孩子了，但这也没有给他们带来阴影：生活和战斗中仍然充满乐趣。阿莉娜没有因这方面的损失而发愁——在这方面沃罗滕采夫也是幸运的。他们都同意：他们不需要孩子了，他们的爱情是美好的，永恒的。

他在三年学习之后，又在学院当了三年教员，生活更是充满了幸福。在戈洛文小组解散之后，沃罗滕采夫被派到维亚特卡过去的边防部队工作。对沃罗滕采夫来说，这几乎等于是在他的科斯特罗姆家里了。但是阿莉娜却失去了彼得堡的生活，她尽管不想离开鲍里索戈列布斯克的母亲，但还是跟他去了那个

边远的地方，过艰难的生活，顽强地忍受一年半的流放似的景况，不嫌弃厨房和家务活儿。对沃罗滕采夫来说，反正每天桌子上有什利芬的著作可以阅读，而她呢？她在这糟糕的生活环境里又能看什么呢？在这样愁闷的时候，他只有双倍地关怀她、鼓励她，给她双倍的温暖，使她的难受减轻一些。他一直意识到她的巨大的功劳，深广的爱。不错，她最终还是变得忧郁起来，但是这时他也熬到头了：他被调到莫斯科军区参谋部工作了。

这件事是一年半以前发生的。在莫斯科生活的舒适的近一年半里，阿莉娜唱起歌来了，在构筑着他们的新巢，可是奇怪的是，沃罗滕采夫逐渐发现，他们的生活中似乎缺少点什么，失去了点什么。他们说话时，或在说话中间，总有那么一种不协调的情况。你看，阿莉娜一躺在沙发上，就要他坐在旁边给她讲各位军官的事，他们的工作情况，问他都想些什么，但是，这越来越多的姓名，越来越多的新想法，越来越多的读过的书，一大团一大团游动着的东西，他像地球转动似的跟着转动起来，沃罗滕采夫膨胀的头颅几乎容不下这些东西了，而阿莉娜的记忆也不行了，她连那些姓名都给忘了，把他所讲的事情给忘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他，她连时间的概念也没有了，连速度的概念也失去了，这多糟糕啊，她又觉得他讲的事不那么有趣了，他也觉得晚上不如到参谋部干点活儿为好。于是，他不断地逃避讲故事，而她则老是撅着嘴生气。

她指责他冷淡，对人们不太关心，过于忧郁，只顾自己，这是有道理的，她有充分权利严格指责他，你很难反驳她。她每指责一次，都留下一点积怨。

可是你看！当他们一回到莫斯科，阿莉娜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要求严格起来，调子是新的了，愿望是新的了，捱过了维亚特卡的幽居，忍受了几年的牺牲之后，她终于要求过明朗的生活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沃罗滕采夫没有思想准备。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变化。他一点儿也不想摆脱这副重担，而是永往直前。

是的，从来没有。而且想起来都是害怕的，这又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的确，他在她面前是有过错的，有过错的……

但只是在这方面，可是——还有点什么啊。沃罗滕采夫本人也碰到了点什

么情况啊。他的皮肤似乎变得粗糙了，硬化了，头发落到上面都感觉不出来了。他发现，她的衣服布料是柔软的、轻盈的、网状的，这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了，只是什么东西围在她身上，什么东西挂在她身上而已。在接吻的时候，嘴唇也不是最必要的了，最感温存的倒不如吻面颊好。总之，爱的全部仪式都叫人感到厌烦了，一天一天变得索然无味了。还要把它继续维持下去吗？

你已经上40岁的年纪了，已经老了吧？

再说，一切生长的东西，每一棵树都是这样的啊！树皮也要变得粗糙，要硬化的。所有的爱情也必然要硬化的，所有夫妻生活都要变得乏味的。显然，这是需要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那激情，那爱的需求，那全部狂热都要逐渐冷却下来。上了40岁，别的感觉也会不一样了：看到露水多的早晨不会像年轻时那么敏锐了，不会像20岁时那样立刻跳到马背上去，也不会那么激动地在什利芬的书上写评注了。

现在，打起仗来了。幸运的是，沃罗滕采夫把她留在莫斯科了，那里将有她的社交界和音乐会。没有了她的责难，他感到轻松多了，内心感到自由了，可以去干主要事情了。

不过可不要忘记关怀她，要常常给她写信，她也这样要求，尽管他行踪不定。他在奥斯特连卡给她留下了几句话：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无可比拟的！这也是实话。

现在他自由了，他骑在马背上，更单纯了，更活跃了，无忧无虑了。但愿往后也会这样。

一般说，所有的女人都要求她的男人给她更多的权利，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扩大这些权利。有时候这对你来说是一种享受，有时候是一种折磨，你看，现在又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总的说来，列瓦乔夫将军说得对：所有这些爱的问题，爱的激动和感受，围绕着爱上演的微不足道的悲剧都是被女人们过分地夸大了，被诗人们过分地渲染了。配得上装在男人胸膛里的感情可能只有爱国主义感情，或者公民感情，或者全人类感情。

也可能这样的生活过得太久了，所以，家庭生活才不适合于一个战士的。

他骑在马背上在夜里走呀，走呀。他根据公马有力的嗒嗒声衡量着，感觉到了，在这6天的跋涉中他们在集团军和各军之间走过了无穷无尽的路程。

不，现在这里没有打仗。曾经打过仗，但这些天不会打仗了……

而且也没有找到敌人，都藏起来了！

是的！他心里一阵激动，简直是一些能把情报译成密码电报的星火派女革命者！怎么流放得了她们呢?！与其让玩忽职守的人来办事，倒不如没有这样的手段为好。

那些看不见的电波远远地赶过了这些不急不慢驱马行走的人。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第二集团军的武装力量悄悄地开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

第十四章

这年夏天，哈里托诺夫应该在亚历山大军事学校毕业了，但按照规定先得到夏令营去，然后参加隆重的毕业典礼。接着，趁到团里去之前还有一个月的假期，回家到罗斯托夫去。在罗斯托夫有一大堆愉快的事儿等着他，尤里克会高兴得跳起来，还有妈妈的关怀，漂亮的房间，中学时代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要跟 12 岁的尤里克和尤里克的一位朋友坐帆船，那帆船早就准备好了。到顿河上游去，瞧瞧哥萨克人的生活，这是早打算好的，只是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虽然生长在顿河军的土地上，可是对哥萨克人一点也不了解，只知道他们会用马鞭子驱散游行示威，哥萨克可是从最勇敢、好动、有力的民族啊。

但是，他还没有把到军队服役前的预定过程走完，突然旋风似的爆发了一件既新鲜又可怕的事情，对军队说来那是最重要的事情，军队就是因为它而存在的，那就是战争！7 月 19 日学院为他们举行了毕业典礼，给他们戴上了盼望已久的带星星的肩章，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跟父母告别，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领到第一张军官照片，便全都被派去服役了，哈里托诺夫被派到第十三军纳尔夫团。

他到斯摩棱斯克赶上了他的那个团，这个团的一部分成员已经上了军用列车，另外一部分还没有召集来。在斯摩棱斯克，民众在街上为军官们热烈欢呼，大家呼喊胜利的口号，大家都处在热情的狂澜里。虽然他们这个师的 4 个团在整个俄国军队里是第一批编上番号的，但是，他们还没有固定的组成人员：现在才补充上下级军官，三个后备役士兵中配备一个基干士兵。哈里托诺夫自己

也是刚刚把他们接收过来，他们还穿着灰黑色的农民服装，白色小包袱里还装着家里带来的最后一点食品，就像用小包袱装着圆形面包去赶复活节祝圣似的。他接待他们，带他们去澡堂里洗澡，换上灰绿色的灯笼裤和衬衣，发给他们枪支和装具，把他们装上货车。留下来的人便仍然戴着农民帽子。不仅现役士兵人数不够，士官的人数也不够，连军官人数也不够，虽然俄国一直处于战争之中！一个连里三四名军官，哈里托诺夫是新出炉的军官，上级只给了他一个排，比较有经验的军官一下子给两个排，每一个排里有一名下级准尉。

在斯摩棱斯克，哈里托诺夫迈着轻快的步伐，领着这些乡下佬洗澡换装，把他们装上车运走，整整忙活了三天。哈里托诺夫没有上那节军官车厢，而是跟自己的那些人，40个委托他照顾的穿厚棉上衣的乡下人坐在一节车厢。那拉着30节车厢的火车头呜呜地鸣起汽笛，各节车厢的缓冲器咣当咣当响起来，彼此呼应着，车厢的挂钩紧张地嘎吱嘎吱响了一阵，接着整列火车向前开动了！人们纷纷谈论着对民众的爱，特别是哈里托诺夫一家，谈论着若不为民众还为谁活着的高尚话题。只是过去见不着民众，即使要把手洗干净，换上衬衫，要接近民众还是做不到，从哪方面都谈不上话，不知说什么为好，你总是感到心情沉重，而现在很自然就走到一起了。这些大胡子的农民几乎就像他这个19岁的哈里托诺夫的父亲一样，他们也在找他，来向他请求、询问、报告情况。而他以最好的方式去热心地看，热心地听，热心地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什么地方人，家里生活情况如何等等。看，维尤什科夫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你就听他讲吧：他知道这列火车要穿过他们那些地区——你看，那是一座坐落在高山上的县城，而那里到处是峡谷，那是叫陡峰的天然山界，而这里有多少夜莺，这里又有多少牧场啊！可哈里托诺夫却哪儿也没有去过，要是能亲自看一看这一切那该有多好！他是多么高兴和乐意跟他们在一起，做他们那样的一个人啊，听他们弹奏巴拉莱卡琴，那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奇妙的乐器啊！白天倚在那扇车厢间的门闩上，跟他们站在一起，夜里在黑暗中听他们唱歌和闲聊，看他们抽着自卷的纸烟冒出的火光，你简直就不想入睡。虽然现在要去参加战争，但是跟他们在一起乘车，却是令人高兴的！而且不只哈里托诺夫一人感到

高兴，显然士兵们也感到高兴。他们一直在逗闹着玩，甚至轻轻地跳起舞来，或者作角力比赛。每到一个小站，都有一群人奏着乐器，举着旗子，发表演说欢迎他们，还送他们一些小礼物。在这样好的兴致下，哈里托诺夫写了头几封信：给母亲的，给尤里克的，给佩切涅格人奥克萨妮娅的，给亲爱的姐姐的——她是他最亲的姐姐了，因为热妮娅已经出嫁了，有了一个孩子，成了年轻的母亲，是别人家的人了。他写道，他一生就渴望这个，盼望有这样的事情：做一个自由而勇敢的人，和民众在一起。

但是，往下就不那么愉快了，因为出现了许多麻烦和乱七八糟的事。突然，他们被从火车上叫了下来，虽然那列火车还继续前行，他们被撵下来后和铁轨平行往前步行，并且要一直走到奥斯特罗连卡，这样他们就得步行好几天，这些感到不习惯的后备役兵，脚上穿着破旧的长统靴，身上穿着不习惯的衣服，还背着全部装具，好难受啊。为什么要这样？真是弄不明白，又没有人可以打听。说不定是他们这个军的这一部分人编车编错了。

一个将军坐汽车经过这里，对他们说："这条铁路得让给德国人用一下，而我们这些俄国鹰步行也能撵上他们！对吧，弟兄们？"

大家高呼："对！"哈里托诺夫也这样高呼了。

他们营里的第二位军官，精明能干、个头矮小长着一把小胡子的格罗霍列茨上尉，笑得喘不过气来，他向队伍喊道："虔诚的祈祷者们，前进啊！到耶路撒冷聚会去吧！"他喊得那么中肯，哈里托诺夫笑了，只有军人的眼睛才能看得出来！那些预备役兵背步枪背得累了，就像肩上挂着一根沉重的棍子似的，穿着崭新的硬邦邦的靴子也很累，军官们又照顾不了他们，挎在肩上的皮带勒得他们好难受，他们脱了靴子，光着脚，有气无力地走着。营的队伍拉得有一俄里长，也不顾整个团的情况，有些士兵走丢了，军官们也不知道，便把别的营的士兵拽过来充当自己的士兵。这边在清理人，那边有一队载重马车开了过来，运着一群母牛给这个师作肉食用。

他们在第三天，也就是8月8日越过了德国边境，这天正碰上日全食。关于这一情况事先有命令下达到各师，军官们向士兵们解释说：这没有什么特别

的，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不过一定要把马牵好。但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士兵不相信，在炎热的大白天里天黑起来，出现了使人感到恐怖的微红的暮色时，鸟儿啼叫着四处乱飞，马匹挣扎着乱闯，士兵们频频画着十字，喊道："要倒霉啦！……噢，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啊……"

要是训练训练，使他们的脑筋开开窍，搞搞实弹射击，这些后备役军人还是可以变成优秀士兵的。哈里托诺夫从自己那些人的情况中也看出了这一点，比如克拉姆恰特金·伊万·费奥法诺维奇，他15岁时还没有出过村子，现在已经长白头发了，人们都说他老气横秋，但是，他的队列训练却叫哈里托诺夫大吃一惊，似乎刚从操练场下来似的，似乎在生活中除了来回操练再没有见过别的事情似的，他那么忘我地立正报告："长官，列兵克拉姆恰特金奉命来到！"他的胡子向上翘起，眼睛像两只铜铃，可是他从来不会射击。

少尉哈里托诺夫的伟大战争，他的第一次战争一步一步地开始了，要是在军事学校的话，他要为这些失误坐禁闭的：像开玩笑似的，总是破坏规章制度。在军事学校，他在他们集训的队列里，做统一快速持枪动作，做准确的报告，拉长声音喊口令，豪放地唱歌，故意向别人显示。这种情况在军队里从来也没有过，现在不会有，今后也不可能有。未来军官们所受的一切训练都失去了意义：这里不需要任何侦察，不需要邻近部队的任何消息，使人心情沉重的命令撤销了，奔驰着的骑马者叫整个纵队停下来，拐到别的方向去。

第二星期已经没有休息的时间了，每天各营天刚刚亮就起床，准备在适当时候行军，但是，又停了下来，在早晨太阳升起来后等着师里和营里下达命令，白天开拔到什么地方去，首长有时直到中午也不来巡视一下，而传令兵带来的是这样的命令：不晚于早晨8点钟开拔，白天各营便被驱赶着马不停蹄地行军，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有时又突然停下来：搬运卸在路上的辎重，叫野战厨房留下来做饭，并让落伍的前卫队赶到前面去，接着又被驱赶着行军。一直走到太阳落山，走到天黑，在黑夜里继续行军，有时一直走到半夜。半夜里才安排休息、吃饭，但事情也不那么简单：在黑暗中找不到早就派出来了的设营员，不知道该安排在什么地方宿营；上级首长互相争论什么部队可以在什么地方宿营，

各部队暂时聚集起来，燃起篝火，烧茶喝，一点也不怕把自己的营地暴露给敌人。在黑暗中伙房也点着煤油灯，在火星下奔忙起来。而有的地方不让开伙房，于是大家只好在半夜里饿着肚子睡觉（军官们也像士兵们一样，只穿单薄的大衣睡在地上），天亮时才被叫醒来吃昨天的午饭。而且夜里很短，大家都没有睡足觉。

士兵们问道："长官，什么时候才有烤面包吃？我们已经吃了两星期面包干了，肚子都吃得嘀吱嘀吱响了！"没有什么通情达理的话可解释的。为什么在到处都是烤面包的别洛斯托克，他们师却弄不到烤面包——莫非是军需部门无能；而且战争才开始，还是在德国国境线这边，还没有落下一颗炮弹，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已经吃了八九天这些发霉的干面包了。而且盐也是断断续续供应，不是每道汤里都放盐。

对大家来说，到奥斯罗特连卡去只有一条道路。过了奥斯特罗连卡，各个师就分开来了，过了德国边境线，便以旅为单位分开来了，接着首长们就不能及时接到命令，或者把命令弄混了：余下的10俄里路程哪个团突然转向了呢？除了从波兰飞来的、盘旋在俄国军队上空的德国飞行员以外，谁也说不清楚，而我们的飞机又没有起飞，据说要等到关键时刻才使用。过了德国边境线，又是谁找到了坚实的道路呢？但就是在那里尘土飞扬，糊得人满嘴都是！而那些公路慢慢地又到了尽头，或者往别的方向拐了去，或者就再没有公路了，而不得不步行，推着大车走了，那些武器上布满了灰尘，大家走在泥泞的沙地上，天又一直那么热，整天没有一点凉爽的气息，只有夜里下一场大雨才能把闷热驱散，而且不是什么地方都有水井，要在缺水的情况下好长时间行军。或者情况相反，要在多沼泽的、溪流纵横的、似乎是老天爷有意安排的难以通行的河滩地区行军。马匹也好，士兵也好，军官也好，不管上级愿意不愿意，理解不理解，就只好歇一会儿了！军旗早就卷起来了，那些旗杆就像没有用的牵引杆一样，那些鼓也放到大车里了，也没有谁下命令唱歌了，连队剩下的一点斗志也消失了，只有一个愿望在引导他们，那就是明天可能有人会说：休息！

大家都筋疲力尽了。

但是，让他们休息一天两天的计划显然是不可能的！人家还是那么急切地打发着，撵着他们往前走！而在德国的土地上，却没有看到一个德国人啊！

窄肩膀、小个子、有点秃头的上尉格罗霍列茨歇下来抽了一支烟，在军官中开玩笑说：

“噢，什么战争也没有，这是大演习。集团军通信员找我们找了4天，要我们停下来，可是没找到。我们糊里糊涂地跑到异国的土地上来了，现在给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送来了道歉的通知书。”

大家都管维利盖利姆叫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这是骂他的话，这样一骂便觉得好受些。

过了霍尔热列（团里的人都管它叫“霍尔热雷”），越过国境线，大家就等着在敌国跟前打响战斗，等着碰上枪击或者炮击了。可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他们连一声枪声也没有听到，连一个德国士兵也没有看到，甚至连一个德国平民也没有看到，活的死的都没看到。田野里有电线拉起的路障，乡村郊区有挖了一半而没有挖完的战壕，现在我们把它填了起来，好让双轮马车或其他的马车的炮兵车队通过，有时在村子里的街道上还有用大车或家具设下的街垒，现在这一切都扔在那里了。“德国人的事情不妙啊！”那位老是闷闷不乐的、恼人的哈里托诺夫少尉第一次高兴起来了。在下一个村子里，他们找到了一辆自行车，有人骑了起来，全连的人都在观看，许多士兵打出生以来还未曾看见过这怪东西。一个士官表演着怎样骑这种车，人群议论纷纷，精神振奋。

对俄国军人发热的、不眠的、发呆的脑袋来说，德国是最奇怪不过的了：德国是这么空荡荡的啊！

德国原来是一个这么异乎寻常的、与众不同的国家啊！哈里托诺夫简直难以想象出来。不仅那些半高的陡峭屋顶是怪怪的，而且整个房屋都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那些两层砖房的农村，那些畜圈，那些用混凝土砌起来的井，那些电灯照明设备，那些架到农户的电灯，还有那农家的电话，那炎热的白天，也都是怪怪的！所有地方都干干净净、有条有理，但这并不是为了欢迎俄国人，才把什么都弄得井井有条！那些大胡子在他们连里闲聊起来，对此感到奇怪：

德国人怎么能把活儿收拾得那么得当，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一切都那么干净利索？生活要是那么富裕的话，威廉又何至于要侵占我们的一根俄国板条呢？

仅凭不像俄国似的那种井然有序，德国这一点就叫人敬佩。而它被洗劫一空、像死的猎物被弃置一边的情景，又叫人感到可怕：俄国的军队就像淘气小孩子闯进了别人隐蔽起来的家庭里，而没有受到惩罚。

路过的士兵本来还可以在一些地方抢劫一些东西，但是，没有时间挨家挨户搜索了，何况背篼也装不下了。而且，你是去参加殊死的战斗，搜刮的太多了就会跑不动的。

俄军碰到的第一批没有走掉的居民不是德国人，而是德国籍的波兰人，他们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向俄军解释他们的情况。但是，这些波兰人得不到信任，而是受到怀疑，柯泽科命令他们带路到村子里仔细搜查。他们没有遇到抵抗，搜查得很仔细，而且找到了一些东西：在一家找到了一根像圆号似的铜管，在一个干草棚里又找到了一辆自行车，在一个澡堂里找到了两发俄国猎枪子弹和一双带马刺的靴子。回过头来波兰人的情况并不妙：大家认为他们会被枪毙的。他们被押送到了团部，一个老头儿50来岁，两个小伙子十六七岁光景。他们被押送经过营部时，向每一个军官和士官央求："放我们一条命吧！……放我们一条命吧！"但押送他们的柯泽科和士官只是高兴地不时吆喝几声："走！走！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士兵们聚到一块儿观看："怎么样？就是这些家伙在暗地里放冷枪的。就在那些灌木丛里，在那些林间小路上骑自行车奔跑，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德国人。"

但是，那些预备役兵从路边第一批德国人尸体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摘下了帽子，画着十字，说道："安息吧，先生们！"

这一天总有德国飞机在他们头顶飞过，一天里有两次，各个连都举枪向德国飞机射击，但是没有命中过。（哈里托诺夫还发现，有些预备役兵是闭着眼睛射击）他们还看到，有三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人从田庄里往树林里跑去，便开枪射击，打伤了其中一人。一个哥萨克人骑马跑来说，在离这里4俄里的树林里，一支骑兵侦察队向他开枪扫射，于是这边立刻派出半个连去搜索这片树

林子。士兵们诅咒这个哥萨克人和自己的命运，到树林里去搜索，可是没有发现一个人。

但是，柯泽科鼓励大家说："现在对我们来说主要危险是来自侧面的子弹。"两名少尉没有回避谈话：从别洛斯托克过来他们就被安排在同一个连的两个排里。柯泽科同其他军官在一起，默不作声，他害怕营长，也不喜欢连长，尽可能避开格罗霍列茨，因为格罗霍列茨最喜欢嘲笑别人。柯泽科把全部观察到的情况和渴望说出来的话写到日记里去（由于缺少纸张，写在军官战地手册上），一有空闲时间，他就记上几行，有时甚至每小时都记。"这简直是一大功勋！"格罗霍列茨很有感触地说。"谁也没有写过团史，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叫人把您的日记包上金皮，送到司令部去。""谁也没有这种权利！"柯泽科担心地说。"这是我的良心驱使我做的事情。这是我的财产。""不，少尉，这是国家的财产！"格罗霍列茨转动眼珠说，"战地手册的公文用纸属于司令部的！！"

柯泽科比哈里托诺夫年纪大，他在战前就当了两年军官了，哈里托诺夫对他施加不了影响。

"照我的看法，在战争中一天也不能这样生活。我们应该力争获得胜利，而不是诅咒战争！总而言之，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够逃避战争呢？"

"嗯——"柯泽科像牙痛似的拖长声音说，往四处看看有没有人听他们讲话，"怎么逃避！每一个人都在耍花招！你看，米洛舍维奇到什么地方出差去了，而尼科季莫夫——购买牲口去了。一个聪明人在营里待不了的，您别费心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里托诺夫激动地说，"为什么一个基干军官会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

柯泽科皱起眉头，对于他的日记悲切地叹了口气，说道：

"这是秘密……当您有了不显而易见的太阳和可爱的家的时候……就算这不是爱国主义，但是，我不能没有妻子。因此，我希望和平。我跟您说，我宁愿不当军官，宁愿当一名马倌，我也要离战争远一点。"

柯泽科只不过是平添忧愁，他觉得不洗手就不能吃东西，夜里不脱衣服就

睡不好觉。然而即便没有这些情况，通行无阻的进攻在营里也已经够烦闷和无指望的了。哈里托诺夫则认为正在进攻中的军队是愉快的：我们在前进，我们在抓俘虏，我们在占领土地，那就是说，我们是非常强大的！军队就是为了进攻而创建的，军官就是为了进攻而培养的呀。但是，两星期没有一次战斗、没有见到一个德国人、没有一个伤员的进攻，伴之以每夜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出现的不明烈火的血红色的火点，这都使他感到心情沉重。曾经有过的那种轻松和愉快，不仅是他自己有过的，似乎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士兵在往前线去的路上都曾感受过那种轻松和愉快，现在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克拉姆恰特金还保持着忘我的服役姿态，背挺得直直的，简直要用眼睛把自己的少尉吃掉，而维尤什科夫则把脸扭到一边去，那么喜欢讲的故事现在从他嘴里再也听不到了。营里不仅再没有人唱歌了，几个大胡子甚至也不大声喊叫了，只是彼此间说说最需要的话，就像不想用空话叫上帝生气似的。

空间本身被压挤了，移动了，逼近森林了。起先派出几个排和半个连去搜索森林的边缘，然后，整个团出动，深入森林搜索。这森林全不像俄国那里的森林，没有站杆，没有朽木，没有风折，只有一些没有被风刮走的小堆小堆的干树枝，和像平平整整的走廊似的一条条伐树时辟出的林间通道。森林里道路四通八达，这些路保存得好好的，到现在仍然没有什么损坏。

虽然每一个军官的图囊里都应该有一张地方地图，可是连里却一张也没有，只有格罗霍列茨那个营有一张，而且是德国人印制的，上面的字不清楚，地点也不详细。哈里托诺夫在格罗霍列茨旁边转来转去，抓住一切机会瞧那张地图，排里再没有第二个人这么机灵了。不过所有图标都被德国人烧掉了，军官们彼此口述得也不清楚，村子的名称也不准确：我们走过了萨德捷克，现在是卡利坚波尔恩，晚上要在奥穆列福芬过夜。这个有10沙绳松树的森林叫格柳富利斯森林。

从8月10日下午起，森林里传来了大炮的轰鸣声，先是从左边，后是从右边，有15俄里见方的地方——那是真正顽强的炮轰，第一场战斗打响了。但是第十三军的几个团不注意这种情况，继续自顾往北行进，往那静悄悄的地方行

进，他们没有碰到一个人。他们在奥穆列福芬过夜。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雾蒙蒙中起来了，没有领到面包干，就像往常那样以团甚至师的纵队，和炮兵以及车队一起进行编队了。他们要列队从奥穆列福芬出发，要绕过奥姆廖夫湖向北行进。

他们已经列队好长时间，在出发前读了通常的祈祷文，准备出发的时候，折磨人的酷暑上来了。这时师司令部的通信员骑马赶来，交给旅长一封公文。旅长立即召集各团团长传达指示，纳尔夫团和科波尔团在道路拥挤中掉过头来，重新编队：不马上进军，也不在原地绕圈子，但须保持旅的有条不紊的队形，不过现在要把头掉到西面，开到另一条街上去。8 月的太阳像火炉一样烤人，还没有送来面包干，早饭没吃，两个团便向新的方向开拔了，走了两俄里碰到了索菲亚团，这个团也向这边开来。不久他们便在小平巷里看见了涅瓦团的有名的、威武的佩尔武申团长。那就是说，整个旅都在这里了。他沿着漫长的森林主道，在松树围墙似的“柱廊”间前行，首先来到了卡利坚波恩，然后向西，到格柳福利斯去。在他们前头又响起了隆隆声，但那声音没有昨天那么大——不知是因为天气闷热听得不那么清楚，还是因为太安静了呢。大家鼓励说，朝着炮声前进——更加振作精神吧！前面有神圣的事业，比前面是空荡荡的好。柯泽科的说法是：“愿上帝保佑我们马到成功！”

他们来到了林间道路的一个十字路口，沙地被踩得满是泥泞，接着是上坡道，他们得在这里拐弯了，炮队几匹套在一起的马因为没有喂饱，已经跑得筋疲力尽，往上拉不动车了，车轮陷在那里，炮手们也缺乏力气把车推上去。一个脑袋硕大、满脸笑容的上士前来帮助他们，哈里托诺夫又把自己人叫过来帮忙，他们给他推过来两门大炮，其他的炮车，上士套 8 匹马拉一辆（原先是 6 匹马拉一辆），全部队列减缓速度行进了。

他们走呀，走呀，就像柯泽科招来了不吉祥的事似的，前面的炮声又完全停止了。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走了 15 俄里，下午的太阳落山了，全部队伍停在大路上，在黑暗里大家伸开四肢躺在这空旷的地方。

几个忧心忡忡的军官跑到前面又跑到后面，整整地跑了一小时。他们不仅

没有告诉士兵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下级军官们什么。接着，团长把一些高级军官召集来传达命令，于是又出现了新的轧轧声，嘈杂声，奔忙声，鞭打马匹的声音，这个师的队伍又掉转头来，向他们来的方向开去。

肚子饿得咕咕叫，脚掌火燎火烤似的，太阳落到森林后面去了，该露营和做饭吃了。可是他们师又要再次转过身来，经过那个十字路口，经过整个森林，回头走同样多的路程。

虔诚的祈祷者们发起愁来，咕咕地说："德国人在任意摆布我们，他们要使我们疲于奔命，想要把我们饿死，想要不战而胜。"

那轮预示着明天还会那么晴朗、炎热的橘黄色的太阳落下去了，这时他们还没有停下来。天已经昏暗下来的时候，他们也还没有停下来。他们还要老老实实地走许多俄里的路程，在星夜里回到那个叫奥穆福列芬的村子去。在那些地方烧火做饭，不过那是后半夜了，只能做稀饭吃，他们要到鸡鸣前才能睡觉。

他们拖着沉重的身子不乐意地起床了，喝着早晨的稀饭，他们整整一天没有喝到稀饭了。当然，给他们拿来了供两天吃的面包干。他们各就各位，挺直身子，排成队列，停在奥穆福列芬北面出口处他们昨天来过的地方。士兵们嘀嘀咕咕，推测说，他们又要走回头路了。睡眼惺忪的哈里托诺夫既鼓励自己也鼓励别人说："啊，不会的！今天不会的！"

但是，就像预言者施用了魔法似的，队伍在那里站着，不睡觉，不休息，也不往前移动。等到太阳晒得很热，使人感到困乏无力的时候，那看不见的参谋部的德国人下命令了：整个队列掉转头来，从村子里出来，仍在第三条道路上站队，在这条和那条路之间，即：中间的那条路上。

又用整整一小时重新排队。

队伍出发了。

这一天非常热。脚和车轮陷在沙地里。道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糟糕了，而路上的几座小桥都被破坏了，俄军的全部力量用在来回调动上了，从一个泥泞的地方到一个陡坡上，到一个路基上。还有新鲜的事情呢：路边的那些水井里，德国人撒了泥土、垃圾、薄木板块，我们没有地方打水喝。有一个大湖，

可是你到不了那里，道路泥泞过不去。

今天哪儿也没有听到枪声。哪儿也没有看到德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妇女。我们的军队也不知开到哪里去了，除了他们这个在无人过问的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奔波的师以外，便一个人也没有留下了。也没有哥萨克人，你不妨骑马到前面看看，那边都有谁吧。

就连一个没有文化的士兵也明白，首长们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

他们进军已经是第十四天，现在是8月12日了。

你白天在行走，夜里在游荡，
胸前挂着十字架和护身香囊。
摆脱不了注定纠缠你的命运，
胸膛里藏着火燎火烤的创伤。

第十五章

在占地很少、石头很多的小城市奈坚堡里，只有唯一一个广场，而且是一个小广场。有三条街通到广场上，街上有些拐弯处。在一个急拐弯处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一楼的窗子是商店式的，二楼的窗子是威尼斯式的，窗户的玻璃被打破了，里面冒出烟来，院子里还有什么东西在冒着更大的烟。

有半个排的士兵在灭烟，他们干得不急不缓。他们从一个角落里提来一桶一桶的水，送到大门里面去，另一些士兵则通过铺在一楼窗台上的踏板把一桶桶水传进去。

他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在烈日下进行的，士兵们脱下了上身的衬衫，又脱下帽子来擦额头的汗水。

因为酷热，他们的活儿干得不那么急。烟虽然一直在冒着，但没有烈火。没有剽悍的喊声，也没有激动的喧哗声，许多人在讲着自己的事情，边走边讲，有的人在讲笑话，有的人在笑。

一个士官负责这件事情，一个戴着大学徽章的少尉无事可做，也不关心这一切，他那张非常刚毅的脸往后扬起，动作懒洋洋的。他站了一会儿，在广场细碎的、匀称的、平滑的、像蛇皮似的石子上踱了踱步，在对面石阶上的一个深深的阴影处挑了个地方坐下，这里的一根圆柱上系着一面带十字的床单，而在屋前停着一辆药铺的两轮车，车上没有驭手，驾上那匹马不时抖动着身子。

一位黑胡须黑眉毛、穿着一件长大褂的医生刚刚下车上了台阶，他擦着傻里傻气的脑袋上的汗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一会儿喘起气来，一会儿打起

呵欠来，一会儿打起嗝来。这时他看见了光光的石头台阶上有一块板子，便一下子坐在了上面，把两只脚放在台阶上，两只手靠在背后，真想就这样仰面朝天躺下去。

今天没有听见射击声，只有士兵们发出的嘈杂声，整个战争只存在一大幅红十字布上，只存在德国的高高的三角形墙的楼房上，这些楼房的格式不同与俄国的，现在里面已没有人了。少尉没有地方可坐，只好往台阶上坐了下去，不过坐的比医生低一些。他脸上轮廓分明，表情坚毅，这甚至跟他的年龄有点不相称，而他身上穿的军装又肥又大，他看自己士兵的那种表情显得有点苦闷。

士兵们在提水。

那边还在冒烟。没有风，烟径直往上冒，没有刮到这边来。

那位医生喘过了气，打过了呵欠，看了看那边在怎么灭烟，又朝旁边的少尉看了一眼。

"少尉，别坐在石头上。这边有板子。"

"噢，暖和的。"

"一点也不暖和，神经要凉的。"

"你想，神经有什么的！这里连脑袋都无所谓了。"

"神经——应该当一会儿事呀，您要生病的。过来吧，过来吧。"

少尉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坐在了医生的旁边。医生是一个体态端庄、膘肥体胖的男子，胡须毛茸茸的，脸上长着一撮短毛，活像一片阴影似的，两颊长着连鬓胡子，一副痛苦的样子。

"您怎么啦？"

"噢……打仗了。昨天。噢，晚上。还有早上。"

"有多少伤员？"

"您以为怎么样？除了我们人，还有德国人。有各种各样的伤……有腹部榴霰弹炸伤，胃、肠、肠网膜脱垂的，而病号神志完全清醒，还活了好几个小时，请求一定给他的胃涂上麻药……有头盖骨打穿的，部分脑浆崩了出来，……从受伤的特征来看，这场战斗是不轻的啊！"

“难道从受伤的特征可以判断出战斗的情况吗?”

“当然可以。胸腹腔伤占多数——就意味着战斗很激烈。”

“但是，全都结束了。”

“死伤了多少人啊!”

“那么——去睡一会儿吧。”

“我得先让自己安静一会儿。工作太紧张了,” 医生打了个呵欠，“得松弛一下。”

“你的神经还很紧张?”

“那倒不是，可我得松弛一下。对死伤已经不敏感了，否则你会无法工作的。有这么一个人，他的眼睛睁得像灯碗那样大，只问一件事——他会不会活下去，而你在冷静地数着他的脉搏，思考着怎样动手术……要是有好的运输工具，某些胸腹腔伤员还有可能得救：应该把他们送到后方去动手术。可我们有什么样的运输条件啊？只有两辆敞篷马车和一辆带篷马车。德国人的马拉大车可以赶上我们。而且运到哪里去呀？到纳列夫去？100 俄里，只有 10 俄里路程有公路，而 90 俄里要走俄国的那种路，真要命啊！而且德国人还可以开汽车追我们，一小时就追上了——还动什么手术啊!”

少尉变得严厉起来，看了医生一眼。

“要是情况马上发生变化呢？退却吗?” 医生叹了一口气说道，“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小医院就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可是进攻呢？我们就得为掩埋尸体而操心。野地里躺着好多人啊！天气那么热，都要腐烂的。”

“情况越坏越好。”

“怎么?” 医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的两只眼睛刚才还懒散冷漠，现在却闪闪发亮了，他说：

“所谓慈悲心的个别现象，只会使问题的总体解决变得模糊和延缓问题的总体解决。在这次战争中，一般说是俄国的战争中，情况是越坏越好!

医生那双像刷子一样的眉毛迷惑不解地扬了起来，这样子有好一会儿：

“怎么？……让伤员发抖，让高烧、梦呓、感染来折磨他们？……让我们的

士兵们受苦和死去——这也是好的?"

少尉那张刚毅的脸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应该有概括的观点,如果不想碰钉子的话。在俄国,过去受苦现在还在的人还少吗!工人和农民在受苦以外,现在又加上伤员在受苦。伤员的事情极不成体统——这也是好的。结局就要来了。情况是越坏越好!"

由于少尉稍稍扬起头来,似乎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对谈者,而是看着好几个人:"谁还有问题?"

医生没有一点儿睡意了,他两只眼睛盯着信心满怀的少尉。

"那么说——就不要动手术了?不要包扎绷带了?死人越多——就越接近解放了?我们现在就拿我们的切尔尼戈夫的旗手……毁坏大动脉。你就躺在中立地带躺它 12 个小时,直到把你抬走。那些丝状脉,我们还要它们干什么?我这样理解你所的概括意思,对吧?"

少尉的两只眼睛燃烧着褐色的光芒:

"为什么他们要像绵羊一样依偎在我们那些团的蒙昧主义者后面?张着一面大旗!!现在整个团都骄纵他们。他们找到了斗殴的理由了——为了一块破布!然后又为了一根棍子。把尸体堆放在一起,就是这么回事!把我们当锡兵来玩耍!"

医生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

"您,对不起,您不是基干军官,您——是谁?"

"这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公民。"

"不,您的专业?"

"律师,如果您要知道的话。"

"哦,律……师!"医生明白了,点了几下头,表示想到了,或者可能猜到了,"律……师……"

"您不喜欢吗?"少尉警觉起来。

"这正是的。律师……我们这里律师,多的是,对不起!"

"要是一个国家是无法无天,那么还是少了!"

“律师在法院里有，律师在杜马里有，”医生没有听见他的话，“律师在党派里有，律师在报社里有，律师在集会里有，律师在写小册子……”他张开双手说，“我想问您，律师受的什么教育？”

“高等教育。彼得堡大学。”少尉冷冷地、客气地解释说。

“胡说八道是吧？什么鬼高等教育！背诵十本教科书就毕业了——这就是您的全部教育。我知道法律系的学生：四年期间全是游手好闲，写写传单，开开会，搞得一团糟……”

“这样来说知识分子真是下流！”少尉不愉快地警告说，“您想想，你在玩什么游戏……一个正正经经的人应该同情左派才是。”

这是对的。医生感到他超越了限度，而少尉也刺激了他。

“我是想说，”医生纠正说，“您还不如学医学或者学工程，您也知道每次考试要花多少钱。有了真才实学是不会无所事事的——就应该工作的。俄国需要工作人员，需要活动家。”

“真不害羞！”少尉还是那样用尖刻刺人的眼光看他，“还搞这卑鄙的一套呢！应该毫不可惜地扔掉它！开辟通往光明的道路才是！”

“搞这一套？”医生觉得他没有这么做呀，他只是说医疗的事呀！

“可您也不是医学院或科学院毕业的吧？”少尉眼神激动地急急追问道。

“科学院毕业的。”

“哪一年呀？”

“1909年。”

“是这样。”少尉马上明白了，他那又直又长的鼻子呼哧了两下，“那就是说，在科学院危机时，在1905年，您给开除了，以后又考进去了，提交了誓忠于君主制的声明。”

医生眼光黯淡了，皱起了眉头，胡子向上翘了起来，他说道：

“您怎么一下子就揭起人家的短来：誓忠于君主制的声明……要是您想当军医，而全国又只有一个科学院，您会怎么办？要是碰到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它在自己的军事科学院里认为不会有积极的军事集会呢？照我看，这样做是对的。”

“走形式？大学生像小军官那样行礼？”

“在军事科学院？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这当兵的！”少尉说，“我们什么都让步，然后大吃一惊……”

“然后我们给伤员治伤！”医生已经生气了，“您把伤员留给我吧！当兵的！……您瞧吧，明天您也会成为伤员，肩膀被打伤。”

少尉笑了。他一点儿也没有恶意，他这年轻人很真诚，有着俄国优秀大学生的坚强信念。

“谁会反对人道主义呢?！把人的身体治好吧！这可以看做是互相帮助。但是，不要为非常肮脏的战争作理论辩护！”

“可我一点儿也没有……莫非我……”

“‘解放的战争！’应该关心什么呀？‘拯救塞尔维亚兄弟们！’我们同情塞尔维亚人！而我们自己四处都感到窒息——我们却不同情！”

“反正是德国人在打我们……”医生在这位自信的年轻人面前失态了，就像在俄国人面前失态一样。

“要是你想知道，我对拿破仑在1812年没有打败我们感到可惜，反正不是太久的事，该自由了！”

这位律师穿着那身讨厌的军服，简直不能自持了，但他改变了主意，一下子不争论了。医生越来越和气了，他同情地说道：

“是怎样把您动员来的？没有优待，没有缓期？”

“是这样的，耽误了些时候……打发去……又撤下来，派去……又留下，……我考上了后备役少尉。”

“噢，我们还要见面的，”医生伸出一只大大的、柔软的、有力的手，说道，我姓费多宁。”

“我姓列纳尔托维奇。”

“列纳尔托维奇？列纳尔托维奇……等一等，我在莫斯科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姓。我可能听到过吧？”

“这取决于您的兴趣圈子了，”萨沙·列纳尔托维奇不露声色地说，“我的亲

爷爷在革命圈子里很有名。他被绞死了。"

"噢，对了，对了！"医生同意地说，越加不好意思了，越加尊敬他了，他头脑里有着模糊的印象，轻轻晃动着：也许是那次准确的射击，也许是那次没有爆炸的炸弹，也许是那次海军暴动，"是啊，对了，对了……你有一部分是德国姓，对吧？"

"我是有那么一个祖先，顺便说一下，他也是个军医，彼得时代的，以后就俄国化了。"

"您在彼得堡还有什么人？"

"父母都去世了，还有一个姐姐，在别士图热夫女子学院念过书。正好我今天接到了她的一封信——怎么啦？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写的，即7月23日写的，可今天是几号了？8月12日吧？怎么搞的？看这邮局？牛拉的车吧？不然就是在邮件检查处耽搁了？"他越说越生气，"就说这报纸：8月1日的！可这邮局干什么吃的？俄国怎么样了？德国又怎么样了？欧洲又怎么样了？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一件事：奈坚堡被占领了，可以说没有经过战斗，可是我们不知为什么又轰击，又火烧，而现在又去灭火，叫俄国的伊凡们用桶提水去灭火……"

"噢，这是德国人放的火……"

"大商店是德国人放的火，而郊区可是哥萨克人放的火呀。好吧。而奥地利战线上关于我们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奥地利战线的情况，可以这样战斗吗？传闻，传闻！一个骑兵跑来，低声说点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谁尊敬作战部队？人们都瞧不起我们！而你们——俄国，德国！士兵们捣毁留下的住宅的门，把那里的东西拿走——这是爱基督军队的耻辱啊，为此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关禁闭。而中校阿达曼托夫收罗了好些银牛奶壶和银罐，却认为没有什么大关系，是可以的。这就是你们的俄国啊！"

但是，假如没有这次可恶的战争，姑娘们永远不会全身穿白的，头上围着白三角头巾，一直围到额头，围到眉毛处，只露出一双眼睛，那么严肃、干净、新鲜。一个谁也不认识的、说不出名字的、不知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地位如

何的、什么颜色头发的、穿一件从来没见过的衣服的"护士"，从屋里出来走到门槛上。

"那是谁，是塔妮娅吗？"

"瓦列利扬·阿基梅奇，她颌骨受伤了。您不去看看吗？"

这里没有争论，没有谁坐在台阶上。医生叹了口气，他本来有权带走这白白净净的护士，但是他走了，这位"护士"用一双忧郁黯淡的眼睛扫视了萨沙一眼。

当然，这些白大褂，这些白三角头巾对无忧无虑的人来说只是一些玩意儿，对士兵们来说则是迷惑他们的东西。

一位骑马的中校突然勒住他骑着的那匹暴躁的马，往后靠着退到广场上，大声吼叫道：

"这里谁是头儿？"

士兵们在加快提水灭烟，萨沙不快不慢地、极力不失去尊严地从台阶上跑过来，拦住那匹马，不太挺直身子，但稍稍走近一些，稍稍随便地行了个举手礼，说道：

"第二十九切尔尼戈夫团，少尉萨沙。"

"是叫您负责灭火的吗？"

"是的。一点不错。"

"您这里是怎么啦，少尉，是圣诞节期间的集市吗？集团军司令部就要搬到这里来，就隔两栋房子了，可您灭了三天还没有灭掉。这是闹着玩的吗？拿桶从那么远的地方提水灭火，难道就找不到水龙头？"

"到哪里去找水龙头，中校先生，我们营里没有……"

"那就要动动脑筋呀，您这可不是在大学里！！！您干嘛把人弄得疲劳不堪？跟我来，我告诉您哪里有水龙头和水龙带，您要到各顶楼去搜啊！"

中校骑着那匹名马，大模大样地、像一个得胜者似的往前走去。

少尉像一个俘虏似的跟在他后面蹒跚地走去。

第十六章

沃罗滕采夫经过几昼夜跋涉，来到了索利道。他本来可以到达得更早些，可他很快又把那个上官派了回去。他的装备并不多，但是他不想叫坐骑过于疲劳，不知道还要骑着它走多久。在 13 日早晨，天还没有热起来的时候，他才到达索利道。

索利道像德国所有的小城市一样，不是坐落在太肥沃的地方，可也没有因四周的杂乱、荒凉而变得糟糕起来。不管从哪条道路进去，一下子就可以见到一幢幢砖瓦房，甚至三四层楼的房子，屋檐高高地耸立着。在这些小城里，街道像走廊似的整整齐齐，密密地镶嵌着匀称平坦的石头或石板，每一幢房子各有特色，有的窗子不同，有的尖顶各异。在那个小城市里，有市政局、教堂、游戏场、某人的纪念碑，有各式各样的商店，有啤酒店、邮局、银行，用铁栏栅围着的供人游玩的公园，从边上的房子往前走几步就是两旁树木林立的公路，以及方块的园地。

索利道的居民都跑了，俄国的部队开进去后都没有住满。他们在一些地方的商店和仓库旁边布置了哨兵，用以维持秩序。沃罗滕采夫仔细察看这座城市，根据他的感觉进行判断，尽管可能多余地走一些地方，但感觉是不会欺骗他的，他不向碰见的人询问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在一幢不大的，然而有铁栏栅、带花园和喷泉、台阶两旁有两个圆柱的单独住宅附近，他见停着一辆俄罗斯-波罗的海轿车。这像是司令部的所在地；不过没有看见人。但是，根据这辆汽车，沃罗滕采夫认为应该有一个人已先于司令部抵达这里。

他从马背上跳了下来，感到背部疲倦得要命。他把马拴在小汽车旁边的一棵树上，把军大衣放在马鞍上，没有人注意他。他笨拙地揉了揉腿，推了一下篱笆的小门，他走了进去。

喷泉四周还是湿的，显然不久前喷出过水来。那些小小的花坛里的花也完好无损。沃罗滕采夫绕过喷泉旁边的灌木丛，发现台阶旁一条雕着野兽扶手的石椅上坐着一个肥胖的中年军官，一脸凌乱的黑胡子，他以不满意的神情抽着自己卷的漏斗形卷烟；皮带以下是军官装束，穿着一条哥萨克灯笼裤，裤子上镶着后贝加尔湖式样的黄色饰带，而上身则穿着普通的贴身衬衫，因此看不出他的官衔，但从他的脸上和身材可以看出他是司令部的军官，因为上校走近时他也没有动一动身子。

沃罗滕采夫没有正式向他行礼，但用两个手指稍稍在制帽旁边举了举，问道：

“请问，克雷莫夫上校在这里吗?”

“嗯。”这位没刮胡子的军官一动不动，很不满意地点了点头。

“您是克雷莫夫?”

“是的。”

睡眼惺忪的克雷莫夫仍旧没有按军事条例和礼仪行事，来者向前伸出右手：

“我是沃罗滕采夫，来找您的。”

克雷莫夫只稍稍把身子抬起来，本来他就非常不礼貌了，由于身子笨重，他只用一只圆圆的、坚硬的手做了个握手的姿势，又把手抽了回来，指了指旁边的石凳子，接着又继续抽他的烟，没有表示要进一步关心什么事情，尽管总司令部来的上校没有到每条街走一走。

沃罗滕采夫只在石头凳子上坐了一会儿，擦了擦额角的汗，就弄明白了该怎样和克雷莫夫谈话：话要少些，礼节要少些，也弄明白了克雷莫夫并不喜欢他，但是，他们的事情可以办得了，他说：

“我是从亚历山大·瓦西里伊奇那里来的，他叫我来找您，他向我讲起您……”

“我猜想到了。”

沃罗滕采夫很吃惊：

“您根据什么猜想的？”

克雷莫夫往喷泉后面撇了撇头：

“我认识那匹公马。上个礼拜我从它身上……您是怎么把它运来的？”

沃罗滕采夫哈哈大笑：

“不是我把它运来的，是它把我运来的。”

克雷莫夫低着头，显出闷闷不乐的样子，不相信地说：

“在马鞍上？从奥斯特罗连卡？”

沃罗滕采夫“嗯”了一声，没有讲一点特别的情况。虽然他的骶骨可能弄断了，背也弄弯了。

克雷莫夫稍稍变得和善了，但眼睛还是眯缝着：

“没关系。可为什么不坐火车？”

“坐火车——那算是什么战争？”沃罗滕采夫愉快地反驳道，但是，当他看到对方沉重的脑袋微微摆动时，他忽然觉察到问题与其是在说骑马的人，还不如说是在说马，“不，它还很疲劳。我就近喂它。”

“这就对了，”克雷莫夫又摆了摆脑袋，“在火车里——那不是战争。不过很舒服。”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上过漆的烟盒：“叶子烟，杜阿尔产的。好烟。”

“我戒烟了。”

“多余的，”克雷莫夫皱起眉毛，表示不高兴，“没有烟也不是战争。但不是昨天戒的吧？”

“已经两年了。”

“到奥斯特罗连卡那会儿戒的。”克雷莫夫订正说。

“噢……第三天晚上。”

克雷莫夫眨巴着眼睛，说话很爽快。

“亚历山大·瓦西里伊奇说什么啦？他接到了我的报告？”

“他没有说。”

“我给他送了三份报告。准备写第四份。而——您？”

"我……"沃罗滕采夫还没有理解这位睡意朦胧的胖军官的用意，"我……是从大本营来的。"

顶糟糕的介绍，那意味着来检查工作，来摸情况。不是自己人，是一只成功的野鸡，到这儿来了？

克雷莫夫又阴沉着脸，说道：

"好吧，洗脸吃早饭吧。我也是才起来的，夜里回来的。我一醒来——就想……"

"从什么地方来的？"

"啊……从骑兵那儿，从什捷姆佩里那儿来的。"

"听我说，这两个骑兵师在这里不？"沃罗滕采夫兴奋地跳了过去，说道，"它们起了什么作用？都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在把草踩得喳喳响。柳博米罗夫昨天打了一场大仗，准备夺取一个城市，但没有夺下来。"

"不，"沃罗滕采夫不想把事情扯到那儿去：

"集团军有三个骑兵师，可是没有一个在前线。盲目地进攻，不侦察敌情。克柳耶夫那儿甚至没有一个骑兵团。马尔托夫的哥萨克兵是从华沙街头调来的，谈什么侦察？为什么所有的骑兵都摆在侧面？"

克雷莫夫说：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情况。大家都想从侧翼包抄，可您要怎么包围呀？"

他们走进屋去，在这蹩脚的索利道的这幢屋子里，那种色彩暗淡的家具、青铜器、大理石雕品只有彼得堡的豪华屋子里才有。但是，一些东西已经被掠走了：钩花织物、带子、珊瑚石针、梳子散得满地都是，还没有收拾起来。

在整幢屋子里，只有克雷莫夫和一个哥萨克人，那个哥萨克听到大声呼唤，从厨房里跳出来应道："我是叶夫斯塔菲！"

他们已经走到厨房跟前了。叶夫斯塔菲已经不年轻了，个子高高的，但行动很灵活，对那一大堆储存着东西的、上面写着不认识字的陶瓷的、铁制的、

木制的坛子、盒子很感兴趣。他正在做早饭，摇晃着脑袋一个一个嗅嗅、尝尝坛子里的东西。

克雷莫夫吩咐准备两个人的早饭，接着向沃罗滕采夫指了指大理石砌的、装着镜子的澡堂。那里的自来水随时可以使用，里面挂着男浴衣和女浴衣，那是两天前留下的，还是一片和平景象。

“看来，我该刮刮胡子了！”沃罗滕采夫这样决定。

他本来可以很自然地随手把澡堂的门带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摘下皮带和武器，敏捷地脱下制服，就像这里的主人似的只穿一件衬裤。

克雷莫夫不是走掉，而是走了进来，坐在了澡盆边上，把自己新卷的一支弯曲的烟卷涂上一层树脂。

叶夫斯塔菲提来了热水。沃罗滕采夫边使用安全的剃须刀，边向克雷莫夫解释他这次出差的任务，尽管克雷莫夫连一句话也没有问他，但他还是告诉克雷莫夫他是怎么到这里，到第一军的。但是他发现此时他似乎是多余的。

他还没有像他所说过的那样做充分考虑，但他伤心地倾向于这样做。他坐在雕着兽头的石凳上时还没有这样考虑过，而现在在这儿，他边刮胡子边在考虑了。当第一集团军司令部有人提醒他左翼已经有克雷莫夫在那儿了时，他是有些动摇的，本应听他们的意见，不到这儿来，到右翼去，到布拉戈维先斯基那儿去。但沃罗滕采夫做事向来非常果断，一旦做出决定就不能及时后退了。在到达奥斯特罗连卡以前他就计划好了，一定要到第一军去，因为在这里他能见到解决战役问题的整个关键。

而现在，不管马还是火车都无济于事，现在需要有拼命飞翔的翅膀，能在一小时之内飞到布拉戈维先斯基那里去才好。

他越来越觉得克雷莫夫是一位值得赞许的人，他现在并不急于穿军服，军服上有他的肩章，他一直穿着衬衫坐在澡盆的边上，悠闲地喷着烟雾，这也是值得赞许的。在这里，在第一军里，他能够做什么呢，那个粗的钻头没有沃罗滕采夫的帮助也能做成事情的。

克雷莫夫听了听客人讲话，又表现得那么淳朴：

"当然，是多余的，"他说，"我在这里也是多余的。这个石膏像似的圣人君子连集团军司令员都不放在眼里。他知道他的那个军是最高统帅所爱惜的，便指望把骑兵军从我们这儿拿走，并且把他也调走。他经过维尔纳到这儿来，在大教堂里这样宣布：'你们什么也不要害怕！我来作战了！'他要坚持下去，就像在商店橱窗里坚持下去一样，可是你看，那边的战争打完了，发奖品了。"

克雷莫夫往下沉下去，两只脚搭在澡盆边缘上，他坐在澡盆里就像坐在一条没有桨和篙的船里似的。

不过正是他的这种懒洋洋的神态和不高兴的思路使沃罗滕采夫恢复了信心：

"您看，我们现在要叫阿尔塔莫罗夫大吃一惊。我给他带来了萨姆索诺夫的书面命令。他要是旭蹶子，我们就用电话跟大本营接头。更有把握的是，不必直接下命令，那里有明白人，往后会做什么事情的。这里需要绕过雅努什凯维奇和达尼洛夫，在方便的时刻和大公直接联系。……在大本营内部意见也不是统一的，意见也不明朗。他们似乎在8日把第一军给了萨姆索诺夫，可是这里没有见到命令吧？又有人在摇摆了。真是没有意义的事，在一个最紧张的角落里，在前沿阵地的边沿放着一个无人管辖的军！不过看来，阿尔塔莫罗夫是要行动吧？拿下了索利道，要继续推进了吧？"

"什么推进？我也在刮胡子，可反正……有什么推进？他就像狗吠似的！"克雷莫夫脸色突然变了，摇晃着走到镜子前，从那里转过身子，大为生气地说。

沃罗滕采夫往一条女人坐的凳子上坐了下去，"他给集团军司令部写报告说，似乎有一个德国师驻扎在索利道。他没有经过侦察，没有抓到舌头，似乎是截获了一根什么电话线获悉的！"

克雷莫夫晃了晃剃刀，"他这样瞎扯，只是为了不去进攻那些城市，似乎在索利道有德国的两个后备国防军的团，而他们自己却跑走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必须占领城市啊。可他又说慌了！"克雷莫夫又激愤起来，使劲往身上擦肥皂，"现在他又报告说，德国人之所以放弃了奈坚堡，是因为他阿尔塔莫罗夫占领了索利道。"

"那乌兹道呢？"

“乌兹道是骑兵师夺取的，而不是他。可怜的家伙，他又不得不向前推进了。”

“原来是这样……我从未见过阿尔塔莫罗夫。”

“谁见过他呢？连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也没有见过他。他当了将军嘛，在中国人似的大肚子后面挂着金柄宝剑，就像康德拉托维奇那样……”

“现在，您没有见到康德拉托维奇吧？”

“哪能见到！他现在在后方，试图把军队集合起来，可高兴啦。一个有名的胆小鬼。”

“这些日子里您都见到谁啦？”

“见到了马尔托斯。”

“这可是一位出色的将军！”

“什么出色！自己百依百顺也要他的司令部人员百依百顺。”

“不，是位少有的精明人。而您看布拉戈维先斯基怎样？”

“一只装大粪的口袋。稀的，流了出来。而克柳耶夫则像个笨娘儿们，不像个军人。”

“而这里的，第一军的参谋长怎么样？”

“一个十足的傻瓜，跟他没有话可谈。”

沃罗滕采夫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走去吃早饭，叶夫斯塔菲还给他们摆上了一小瓶伏特加酒，克雷莫夫连问都没问就给两人各倒了一杯。

但是，沃罗滕采夫冒着使推心置腹的谈话变得不和谐的风险，把酒推开了。在没有办完事之前，他不能喝酒，这是他的性格，尽管不像俄国性格。他只有在一切事都办妥帖、胜利之后才能喝酒，而且不是早上喝酒。

克雷莫夫用手捂着酒杯，说道：

“作为一个军官，必须学会在敌人面前喝酒，在首长面前喝酒，在酒面前喝酒。没有这三点，就不像个军官。”

他一个人一饮而尽，沉下脸来。但他还是把对阿尔塔莫罗夫的看法说了。的确，第一军少了两个团，而且所有的军都少了点什么，都没有达到定额。但

是，阿尔塔莫罗夫得出结论说，这样简直无法作战。他尽说空话，“我要用进攻来答复进攻！”可主要的是，他是个说假话的人。跟一个说假话的人，又能做什么？打碎他的脑袋？跟他决斗？因此克雷莫夫到马尔托夫那儿去，跟他商定：从那里弄来一个纵队，从东面进攻索利道。马尔托夫给他弄到了一个纵队。但这时德国人放弃了索利道。

沃罗滕采夫又抓住骑兵：“不是这样来使用，而要用在确保两翼，主要的是，所有将军：日林斯基、奥拉诺夫斯基、伦南坎普夫、萨姆索诺夫，都来自骑兵……”

“不要碰萨姆索诺夫！”克雷莫夫命令道，“关于骑兵，不了解就不要判断是非！有过一道命令——从维斯瓦切断德国人。而现在，你当然不能调动。”

他一口气喝完第二杯酒，生气地解释道，骑兵是好的，进行了严重的战斗，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要它跳到石头屋子上去，而且赶上自行车手！这是它办不到的。改变它的作战地区，变更它的作战方向，三次要它来回渡过一条河，要它完成力所不及的任务，在后方有些地方还要它折毁铁路交公点，然后又不要……”

但是，沃罗滕采夫坚持自己的看法：

“是啊，是啊！我们不会使用骑兵。可是伦南坎普夫那里的情况呢？汗·纳希切万斯基的情况呢，您知道吗？”

“什么？”克雷莫夫警觉起来。

于是，沃罗滕采夫把从大本营出来时带来的最后意见，把不得妨碍萨姆索诺夫的意见全讲了，讲了汗的耻辱，讲了考申的情况……为的是使这个人不因有了骑兵而骄傲起来。

“……骑兵尽管抢渡了因斯特河，可是损失太大了。但是到了晚上，汗又带着自己的骑兵到东部去宿营，把那些渡口又放弃了。”

克雷莫夫皱起眉头，就像受了侮辱似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沃罗滕采夫继续说道：

“而德国人却只有一个骑兵师……”

“但他们那些军里有骑兵团。”

“那是另一回事。而汗没有能够掩饰其弱点，那个骑兵师就在他旁边！在8月4日斯塔鲁佩年战斗中，这个骑兵师绕过了第二十军，使我们的步兵师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顺利地逃跑了。”

“骑兵的假斯文！”克雷莫夫又倒了一杯酒，“要掐死他们呀！”

“如果不是为了那些战斗，要骑兵又有什么用？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向敌人进攻呢！伦南坎普夫有5个骑兵团，萨姆索诺夫有3个骑兵团可以把东普鲁士踏成肉饼的！而我们的骑兵师却紧缩在步兵阵线的旁边。在贡宾嫩之后伦南坎普夫不仅没有追击，而且不知道德国的几个军到哪里去了。他报告说，弗兰苏阿的那个军被击溃了，马肯津的那个军受了重创，真有此事吗？”

“但他还是揍了他们吧？”

“我不相信。我从大本营出来，就是什么也不明白：那几个军到哪里去了？”

不，俄国的礼仪是绕不过去的——从第三杯起就得一起喝了。有什么能把他和克雷莫夫联合起来，他们就可以彼此了解到：他们在这次战役中并不为自己个人寻求什么。

从骑兵到炮兵，也是绕不过去的。

“我们在日本战争中就明白了，未来的整个战争将用炮火来解决，需要有重炮兵，需要有许多榴弹炮，可是德国人制造了，我们却没有。我们一个军只有108门炮，他们有160门，而且是怎样的炮啊？因为我们的军队一向‘极端缺少资金’，没有钱来养军队。他们希望不花费钱就获得胜利和荣誉。”

“杜马也提出了钱的问题，”克雷莫夫突然提起这一点，这是没有料到的，“杜马还指责军事部，说它很少提出军费要求。”

是的，可能是这样的，你都没有密切注意报纸。但是，在今年春天沃罗滕采夫读到过：

“杜马表决反对军事预算和庞大的预算。如果他们有这样的……申加廖夫他就发言说：做军国主义的预算？几百万后面又是几十亿？……靠军官的薪俸来过活不成？”

克雷莫夫可不是一个过于用心的读者：

“也可能是这样。杜马是反复无常的。”

“不，杜马通过了预算纲要，反对立宪民主党人。要知道，他们认为，战争的精神决定一起，连苏沃洛夫也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德拉戈米罗夫……还有托尔斯泰也是……为什么要把钱用在武器上？……在要塞里坚持怎么样？同心协力胜于枪炮！有的人还会瞎放枪呢！”

向克雷莫夫证实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白费劲儿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沃罗滕采夫不得不考虑的，而且这杯酒得喝下去呀。克雷莫夫又斟了一杯酒：

“而现在那些要塞已经给糟蹋掉了，真可惜呀！”

现在他已经没有表现出任何激愤情绪了：这类情况他已经知道了，知道得很多了，他已经同意地点头，就像对自然规律点头一样。

他们似乎越来越友好了，接着彼此用“你”来称呼了。沃罗滕采夫没有到阿尔塔莫诺夫那里去，而是坐下来吃早饭了。

他们谈起了士兵们在德国的抢劫事情。克雷莫夫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砸在几个碟子之间，说道：“送军事法庭，枪毙几个，以儆效尤！”他已经向萨姆索诺夫提出申请了。

由此可见，克雷莫夫是一个真正的军人，敢作敢为的军人。沃罗滕采夫三次伸过手去跟他握手，把全部手指大大地张开：

“不。我不能像你所希望的那样枪毙我们的士兵。这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贫穷——我们能这样就把他们带到富国里去吗？我们还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是更好的事？他们很饿，而我们一星期没有给他们东西吃了吧？”

克雷莫夫的拳头没有张开，而是握得更紧了，他擂着桌子说：

“这是俄国的耻辱！这样，军队一定要垮下去！那么，就再不能到这里来了。军队决定：进行正确的征用。有力的军需部门要带着团队到这里来；要带着成群的牲口来，分给各个团；要带来脱粒机就地脱粒；要安装磨坊就地磨面粉、烤面包，发给各个团！而我们分文不取。”

“可这多不现实呀，克雷莫夫！这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这不会是我们！”沃罗滕采夫口说“不是我们”，但他内心却自豪地说道，部分地也是我们，他知

道自己也有着德国人的那种实干精神，德国人的那种稳定的顽强劲儿，这总是使他处在超越于像克雷莫夫那样的好冲动又容易消气的性格。

结束早餐，结束无目的的交谈吧，去推动阿尔塔莫诺夫前进吧，要第二军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吧。沃罗滕采夫想出一个办法，他怎样在大本营把自己的朋友斯韦琴叫到机关里来。而克雷莫夫疲倦得不怎么想起床，似乎他通过早上的谈话已经把主要的事情做了，现在他该多睡一会儿了。但要是勉强给他上套，他当然会马上走起来的，阿尔塔莫诺夫的情况可能很糟糕。

“而以后你不去看看，明金的那个师在什么地方？它和马尔托斯会合了没有?”沃罗滕采夫似乎不经心地问道。

克雷莫夫低声地说了个“是”字，但说得很含糊，似乎这几天的行军弄得他很疲乏了，还不如待在原地好。

这时，他们同时听见了清晰的炮击声。

“嗯。”

“嗯。”

他们走到了外面。

北面在打仗，离这里约莫有15俄里，已经变得炎热的空气使远处的射击声稍稍显得不那么响。那炮是相当大的。

阿尔塔莫诺夫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始炮击的。

那么是德国人？

他们来了？他们集结了？

“如果……如果……”沃罗滕采夫猜想，“马上就可以弄清楚，德国的一个什么师开来了，我们会懂得许多事情的。”

第十七章

波斯托夫斯基和菲利莫诺夫坚决主张，不必在8月12日就把集团军司令部转移到新的地点。这一整天他们都在做计划和进行准备，而更重要的是在做工作检查和构筑一条新的电报线路来同前线司令部协调如何从别洛斯托克到华沙，再到姆拉瓦，再往前，利用德国的电报线路，到奈坚堡。军司令部一直能获得指示，随时准备报告情况，西北战线司令部不让它走到自己的前面去，因此确定在13日早上进军。

12日这一天对萨姆索诺夫来说也是非常紧张的，截至昨天他的军队已经行军6天，今天他的几个军已是第七天行军了。他们认真地请求日林斯基让马尔托斯和克柳耶夫这两个中央军休息一两天，但又一次遭到了拒绝，说是敌人要跑掉的，要溜掉的，要知道伦南坎普夫正在追赶敌人。关于伦南坎普夫的情况，他们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只听日林斯基说他在追赶敌人！左翼的几个骑兵师送来侦察情报说，敌人正在他们前面作大规模集结。萨姆索诺夫本来就认为敌人在左面集结，但是，他不愿意去证实这一点，而是痛苦地犹豫着：该怎么办？他最简单的理智这样对他说：把几个军全调到左面去，而不是催它们往前去。但是，昨天人家还管他叫做胆小鬼，这深深地刺痛了萨姆索诺夫，他现在还因和日林斯基拌嘴而感到难受，在左面打仗比在前面打仗更能消耗力量的。他很珍视此前似乎取得的妥协，日林斯基拍来的祝贺奥尔劳城下的胜利的第一个电报使他的态度缓和了下来。要是前线司令部也这么说的话，他肯定知道什么情况，而骑兵的侦察很可能夸大了敌人的情况。第十三军的一个旅按马尔托斯的

请求此前已经往左翼到奥尔劳城下支援过马尔托斯了。这个旅本来还应该留在那里，但它又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军里，重又开到北面去了。再拉住它，把它调到左边去，这是从心眼儿里不乐意的事。而且这样就要调动几个军，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这就要求停止进攻，还会干扰后方。

这时让萨姆索诺夫懊恼的是，有一个叫诺克斯的英国上校来到了奥斯特连卡。他是来干什么的？说不清楚，很可能是来表示英国人“善良感情”的，英国人半年以后就要登陆了。一般说来，萨姆索诺夫非常讨厌欧洲人机械的微笑，特别是现在这位客人对事情会有所干扰，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在自己乱哄哄的脑子里，萨姆索诺夫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和想法理清楚，而现在又得操心起外交上的接待来。

12 日晚上由于太晚了，萨姆索诺夫没有去迎接诺克斯，他不得不于 13 日早上宴请他。但是，早宴前萨姆索诺夫接到了阿尔塔莫诺夫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是有大量德军集结要向他进攻。这时萨姆索诺夫空着肚子召集几位参谋部军官来到地图前，差一点就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了：把中央的几个军调到左边去！但是，参谋部的几个军官劝他不要这么办。他们提醒他，从铁路上运一些轻装部队到索利道去，他们会赶上第十三军的，这些部队全都可以归阿尔塔莫诺夫指挥，这就有办法了。而中央的几个军还要用来继续进攻。

这似乎是一个办法，事情够简单了。就这么办吧！他们写了命令，便去参加早宴。萨姆索诺夫佩戴着金柄指挥刀，得赶紧去，那是盛筵，有美酒，要握手，致欢迎词，一种语言要译成另一种语言。他因事情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弄得很晚了。诺克斯出身贵族，他家里十代都是贵族，人比较年轻，行动更显得年轻，非常喜欢喝酒，无拘无束。这些英国人穿的是翻领军服，脖子自由自在，肩章较小，在肩上不那么明显，而诺克斯穿军服又特别自由，高级十字勋章晃动着，弗伦奇式军上衣的上口袋鼓鼓胀胀地塞着一些文件，两只手不时插在下口袋里，他们对仪表完全是另一种概念。

萨姆索诺夫指望通过这顿早宴摆脱这位客人，指望诺克斯回到日林斯基那儿去，回到大公那儿去，回到圣彼得堡去，没有他在这里才好呢。可是不！——

诺克斯坐到汽车里去，只带着用窄皮带捆卷起来的雨衣，而翻译说，勤务兵会把其余的东西跟司令部的物品一起搬运的。

萨姆索诺夫跟自己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叫非利莫诺夫不要坐到汽车里，只让这位英国人和翻译坐上去，而波斯托夫斯基发了封电报通过波兰王国转到奈坚堡，交给久西麦季耶尔上尉，叫那边的人准备一顿特殊的午宴和茶点。

接着，他们上路了，其他人则坐着带篷载重汽车、轻便二轮马车和骑马跟在他们后面赶去。司令员的那辆前部突出的、带高置的方向盘的黄色敞篷汽车由 8 个哥萨克护送，这是从几个师里数百名最精良的士兵中精选出来的 8 个人。司机没有把车开到最高速度，为的是让这 8 支哥萨克“长矛”能跟得上。

现在萨姆索诺夫所需要的是沉默，默默地观察他的几个军走过的路途，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路途：到霍尔热列的 50 俄里，和到亚努夫的 15 俄里，还有沿着德国边境线几十俄里路途。他们终于越过了边境线，进入德国境内十几俄里了，在他的几个军所占领的土地上没有流一滴血，没有放一枪。

这一天像前几天一样非常闷热，但路上有风吹来，司令员觉得正是好好思考问题的时候，在汽车的颠簸中思维可能会明朗起来，这是他早就盼望的。他自己并不明白是哪些地方不明朗，命令已分别送出去了，正在执行中，可是不明朗的地方是有的，似乎有一层薄雾没有散开，眼里似乎有两个焦点没有重合在一起。萨姆索诺夫不断感觉到这一点，很是难受。

萨姆索诺夫把俄尺的大板尺和一张 10 俄里活动舞台的军用地图铺在自己膝盖上，一会儿从汽车拦板上面往外仔细看看，一会儿仔细看看地图上的整个路线。

但是，现在那位坦率的英国人诺克斯也想了解全部情况，也在从萨姆索诺夫的肩膀上观察着，他用一根手指指着地图，要求向他说明每一个情况。

这嗡嗡声和马达的嗒嗒声打成一片，萨姆索诺夫已经无法用平静的心情来弄清楚那些问题，捋清思路了。

诺克斯特别关注右翼第六军的情况，因为这个军深入德国领土的情况超过

了其他所有的军，已经越过了通往波罗的海沿岸的大部分地方。

是的，第六军昨天就应该占领了比绍夫斯堡，今天它大概已经往北去了。

这情况在地图上标示了出来，他现在和这个英国人一致认为，这个欧洲盟国也会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地图上做了标志，可是在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这情况；因为无线电报并不是总能到达，除了这种特别的联系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而且这种联系也没有掩护，没有保护，又是在异邦。布拉戈维先斯基的那个军已经开到大右边去了，以至于不成其为一翼了，它已经没有任何掩护了，它成了一个孤立的军，成了争论的牺牲品。

但是，他们幸好恳求了前线司令部，于是，在今天早晨被允许把第六军调到左边去，靠拢中央的几个军。是的，他现在从季杰伊湖边插过去，向阿伦施泰因方向进发。

而再远些——是伦南坎普夫吗？他在进攻吗？是的，有这样的消息。

而骑兵师呢？是的，骑兵师在保证右翼。

把托尔佩戈的骑兵师投到那边，那个无底洞里，现在手头是那么需要它啊！对司令员来说可是等于失掉了这个师啊！

有什么可以告诉这个不速之客的呢？说所有部队全都配备齐全了，而第二十三军还没有集中起来吗？说表面上萨姆索诺夫指挥着一个集团军，在路上实际只掌握了中央的两个半军，现在他正向他们驶去吗？可是他甚至连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

什么都要弄清楚的诺克斯现在问的正是中央几个军的情况：它们现在在哪里？

萨姆索诺夫用大拇指指着：第十三军，克柳耶夫的那个军，就在这里。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你看……你看他大概是在向北面转移，在这几个湖之间……

那么说是在向北？……是的，他是在向北进军……他在向阿伦施泰因推进。今天就应该夺下它来。本来昨天就应该夺下来，但是没有到达那里。

而第十五军呢？……第十五军，马尔托斯的那个军，应该是和它平行，也

是向北开去。昨天应该拿下霍亨施泰因了。而今天应该往前很远了。

而第二十三军呢？应该也是在不远的地方……你看，这条从霍亨施泰因到西北的公路现在切断了。

但要是诺克斯盘问起德国人的情况，问他们的各个军都在什么地方？都有多少个军？都在往哪儿开去？……那该怎么回答呢？在那些空旷的地方，没有人居住的广大湖区、林区、小城市、公路和铁路线上，都有德国人，所有看得见的地方，肯定有他们，是一些没有防备的、吸引人的猎获物。

就是这样！他每天都给各军发去准确的命令——往哪儿去，夺取什么，这都和上级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你看这些命令没有融合成统一的、明确的计划，终究要怎么办？深入……切断道路……不放走……可战役计划呢？在今天的命令里，敌人又可能怎么样呢？

萨姆索诺夫几乎就要遭遇上敌人了，诺克斯又一次打断他的话问道：而第一军呢？这两个骑兵师都在做什么呢？

噢，你真笨拙！……它们全都在……确保左翼的战役呀……在构筑牢固的台阶呀。

萨姆索诺夫把地图从膝盖上拿了下来，把它放在了小门边的地板上，要马上结束与这位英国人的谈话了。萨姆索诺夫感到十分疲倦，他现在已经不想清醒地讲什么了，而只想在软软的座位上打一会儿瞌睡了。

汽车的行驶速度逐渐慢了下来，让那些骑马的哥萨克能够跟上来。在路上换马站已经给他们换了一次马。活动医院和鞍具修理人员每次一追上车队，司令员便停下来听取报告情况。在霍尔热列和亚努夫，他们检查了各个警备点，是谁设置的，其目的是什么，有哪些分支点。有一次，他们走了出来，坐在一条小河边的阴凉地方。已经是午后时分，他们在哥萨克卫士的护卫下，小心而昂扬地沿着波兰斜坡往下来到一座旧木桥上，之后沿着普鲁士斜坡登上一片新的土地。

农村的砖房闪闪发亮，每座房子都像是一座堡垒，可以抵御一阵子进攻。他们很快就回到了从威廉别尔格去奈坚堡的那条完好无损的公路上。这条公路紧挨着广阔的格柳弗利斯森林，向南方几条支脉延伸着，接着就从其开阔的地

方穿了过去，从一处丘陵下去到另一处丘陵上面，这些丘陵看似不高，但有着很宽的视野。

对诺克斯来说，这次旅行以及今天的旅行是特别叫他高兴的，因为他是第一个在这场战争中踏上敌国领土的英国人。他在路途上就在写了几封给英国的信，准备今天晚上到了德国的一个城市后就把它们写完，他要把尽量多的感受写进去，要求每封信的章法都不得重复。

随着一股刺鼻的焦味奈坚堡出现在他们面前了。远远地，他们看见了一座建筑物的绿色尖顶上挂着一面巨大的白色刻度盘，其上面有镶花边的指针。现在，一座座粉红色的、灰色的、淡青色的房子闪现出来了，还有一块块刻着铭文的石头。在战争爆发以前这里设施完善，现在呢？虽然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直接的大火，但到处是火后的痕迹：烧焦的空空的窗孔，一些地方倒塌的屋顶，被烟熏黑的墙壁，马路上破碎的玻璃片，各地还没有扑灭的刺鼻的灰蓝色浓烟，和还没有冷却的石头、砖头、铁块发出的酷热再加上酷热天气的气味。

在城市的入口处，一个被派设营的军官在迎接着司令员，他沿着街道跑在前面，指引着道路。在拐弯处的市政厅广场上，耸立着一栋与众不同的房子，它不仅没有遭火烧毁，而且周围的房子也完好无损。曾有两颗俄国手榴弹在这座房子里爆炸了，但它没有受到损害。这是一幢迎宾旅馆，小小的，三层楼，屋顶角落上有两个德国式的钢盔形东西。从陡峭的台阶上跑下来一位中校，立正站在汽车前面，大声地报告着几号房子、架设电报线路、准备午饭和夜宿的情况，还讲到从占领的那一天起这座城市就起火了，但现在由于消防部队的努力大火已经消除了。

然后是城防司令报告，这是一位上校，是马尔托斯在三天前安置在这里的；身躯高大的市长作了自我介绍和报告。

他们进城的时候没有听到一种低沉、微弱，然而却密集、整齐的声音正在不断地传过来。首先是波斯托夫斯基听到了，他晃了晃脑袋说：“很近呀，离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太近了。”但城防司令却蛮有把握地说，离得远着呢。

这又是从左边来的，这是一场严重的战斗。这是谁打的呢？当那位英国人

转过身来时，萨姆索诺夫和波斯托夫斯基已经判定了方向，并且已经在看地图了。最后他判定，这是在马尔托斯的左面，最有可能是——明金，那个还没有配备好的倒霉的半个军。不过他应该在更远的地方呀！

他们迈步走进了屋子，屋子里很凉爽。这幢外面看起来规模不大的房子，二楼却有一个宽敞的大厅，墙上有各种雕刻的徽章，有三扇相连的半卵形的窗子，大厅有那么大，你简直不敢相信，这幢房子怎么装得下它来。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桌子，上面已经摆上了餐具，其中有古老的铜器、金质徽章的高脚酒杯。他们只好留下来吃午饭了，在胸前画了十字（司令员先划的，他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端菜的是几个德国人，旅馆里的侍役。

在他们吃午饭的整个时间里，在路得派新教教堂和市政厅之间的那些低洼地方，还有灰暗色的烟雾在缭绕。

远处又传来了嗒嗒声。

每个酒杯里都倒满了酒，大家在喝以前品了一下，诺克斯第一个举起了酒杯。在转移行车的这段时间里，司令员的忧虑情绪一直没有从心头消失，他眼里流露出来的不是胜利者的豪勇，而是某种温顺的忧愁。那位盟国军官使俄国将军打起精神来，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成绩，这是他最愉快的事情。

"为俄国军队的光荣篇章——干杯！"他说，"我们的后代将会记住萨姆索诺夫的名字是和……苏沃洛夫……的名字并立的。您的几个军非常出色，引起了整个文明欧洲的惊叹。您在为三国协约的共同事业做出了崇高的贡献……在这不设防的比利时被豹子撕碎的非常不幸时刻……在这按士兵的说法巴黎处在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您的勇敢进攻使得敌人在发抖！！"

的确，法国的局势是极其严重的，巴黎已经处在德国的军事威胁之下了。

在这之后，酒杯就不断地筛满，一杯一杯地摆脱不开了，就像摆脱不开一颗颗落下的炮弹一样：为沙皇陛下干杯！为英国国王陛下干杯！为三国协约干杯！

要不是这位海外客人来到，萨姆索诺夫是不会坐在这午饭桌上来的。他真想用自己的一双脚走遍这个小城市，到处看一看。最终他还是乐意来到德国的，

他要接近他的几个军，接近危险本身。现在，他必须在地图上表明自己新的存在，按新的方式观察全部形势和情况：谁在他的附近，他要走哪些道路，电话线要和谁相联系，都要通过哪些地方。他必须向自己解释清楚西北的这场大的战斗情况，派人到那边去，询问那边的情况，还要忐忑不安地寻求周全地想想什么，解决一切折磨着他的问题，要求自己头脑十分清醒，现在一杯酒也不能让它进入自己的喉咙，没有这样的胃口啊！

但现在是接待客人和盟国礼节的例行形式啊。在酒杯旁边，尽管没有胃口喝下去，但喝下去还是能暖暖身子，麻醉一下自己，起一点镇静的作用啊。

最终说来，为什么只看那边不好的事情呢？而这个并不愚蠢的英国人却只看到那边的好事呢？

于是，萨姆索诺夫站了起来，举杯说了番简短的祝酒词：

"……为俄国士兵！为艰苦卓绝的神圣的俄国士兵——干杯！"

波斯托夫斯基毫不放过马上到前线司令部报到的机会，之后尝尝那种场合下堂倌端来的美食的滋味，那将是多么轻松，像赴节日宴会似的愉快，他在喝酒之前挑剔地察看每一个酒瓶，他一改自己平时的谦虚谨慎、寡言少语，向客人吐露出一连串的夸奖。是的！德国人明显在逃跑！是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要是第一集团军进军的速度也像第二集团军那样……

他们一下子纷纷说起话来，包括刚刚驱车到这里来的菲利莫诺夫。不用看地图，他们的不同看法一下子清楚了。大家都一致认为，第二集团军必须包抄和切断德国人的后路，但是，他们这些指挥战役的人又有不同的理解。为此，第二集团军要用它的哪一翼向前运动，右翼还是左翼？当左翼没有向前运动时，似乎不应该包围东普鲁士，但是据可靠消息，他们的左翼还在原地未动，而右翼在向前运动吗？

但是，那个英国人从波斯托夫斯基那儿抓住了一个主要的东西，并加以发展，他站了起来，为下一杯酒祝词：普鲁士军队被消灭将是德国的垮台！因为它的所有军事力量在西面，被困在那里了。它的东方被暴露了。在普鲁士之后，

俄国军队强行渡过维斯瓦河，就可以为自己开辟通向柏林的直接的、最短的、畅通无阻的道路！

这些酒杯刚举起来，还没有倒空。这时值班大尉走进了大厅，等着让他报告。司令员萨姆索诺夫点了一下头表示允许他报告，把还没有碰到嘴唇的酒杯放了下去。

"首长！阿尔塔莫诺夫将军请您去接电报。"

司令员"砰"的一声把桌子推开，忘了表示歉意，就踏着沉重的步子走了。

那颗有预见的心感觉到了什么……

司令部参谋长脸色变了，迈着碎步踏着镶木地板跟在他后面。电报机旁鸦雀无声。

休斯式电报机在嗒嗒地打着字。萨姆索诺夫又大又软又白的手接过一张轻飘飘的电报。

"步兵上将阿尔塔莫诺夫欢迎骑兵上将萨姆索诺夫。"

"彼此欢迎。"

阿尔塔莫诺夫将军认为有责任让萨姆索诺夫将军了解，今天他同总参谋部上校沃罗滕采夫一道就第一集团军的一个军调归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与大本营进行了电报商谈。这一问题将由大本营看情况决定。最高统帅的最后决定尚不知晓。

又是看情况决定！又是兜圈子。

但是，萨姆索诺夫将军所指望的是，阿尔塔莫诺夫将军能做到第二集团军指挥员的请求——让他自己的那个军布置在索利道以北，以保证……

是的，阿尔塔莫诺夫将军还在他提出请求以前就这样做了。乌兹道以远的地方已经被他占领了，并且巩固了阵地。

"乌兹道……"

"遇到敌人的抵抗没有？"

"没有，昨天没有遇到。但是，敌人的那些非常可观的军事力量，今天早上报告过的那些……"

“……给了您补充部队吗……”

“……是的，是的，我得到了……那可观的军事力量袭击了我们的一个军。”由于某种原因阿尔塔莫诺夫将军认为有必要叫萨姆索诺夫将军感到不安。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支可观的敌军，战斗的结果又怎样？

所有进攻都被打退了，俄军的所有部队仍然固守着阵地。敌军的兵力估计超过一个军，也很可能是三个师。这是飞机侦察所证实的。

已经有许多接连不断的带子从司令员的手指上先转到波斯托夫斯基的手指上，然后转到作战部军官的手上，然后落在地板上，卷成一圈一圈的。萨姆索诺夫把他那颗硕大的头低了下去，望着地板。在这整个空空的普鲁士国土里，哪来这么多军队出现在那里，在左边？这是不是说，敌人已经从整个东普鲁士溜走了，已经从俄军为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溜掉了？可是没有跑到维斯瓦河以外去，没有逃跑，而是开始从左面攻击他们？

要不然这是一支新的军队刚从德国本土开来的？

那么说，要不要在现在、就在此刻，把各个军调到左面去呢？

要在此时做出决定。

在此时。

也有可能——阿尔塔莫诺夫夸大了情况，他总是惊慌失措。最有可能是他夸大了情况。

要是他不得不进攻呢！你看，这又跟大本营不一致了……

但是他必须约束自己！他自己现在只有一个半军的兵力。

电报机现在在空转，波斯托夫斯基和大尉扶着电报机，捋顺带子，免得带子缠在一起。

萨姆索诺夫将军坚决要求第一军的指挥员无论如何要坚守现在的阵地，一步也不能退却，不然就要破坏整个集团军的这次战役。

阿尔塔莫诺夫将军向集团军司令员保证，他的那个军不会有动摇，一步也不会退却。

第十八章

下午4时左右，涅奇沃洛多夫少将带领他的部队沿着一条石砌公路从南向比绍夫斯堡开去。涅奇沃洛多夫本人则在几个骑兵的护送下，骑着大马走在队伍前300俄丈处。

他的队伍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简直羞于启口，说不明白。

涅奇沃洛多夫被任命到第六军指挥一个步兵旅。他在不同的师里担任这样的职务已经6年了。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在两个团长之上。涅奇沃洛多夫认为，在团长和师长之间建立这个职务只是为了使少校离开队列事务，他就是为此服役的。但到第六军后涅奇沃洛多夫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还在战争的前一天，在别洛斯托克，没有把他从旅的职务上撤下来，就又任命他为军的“后备队长”了。后备队长这样一个概念是有过的，在战斗情况下为了某一战役，可能建立后备队来在艰难时刻掩护其他部队，但是，涅奇沃洛多夫没有见过在总动员的日子里建立过什么后备队。要不就是布拉戈维先斯基将军不知道该把那些将军放到哪处为好，或者是在战争刚开始就在为最坏的结局作准备了。大概可以这样来看，因为一个好的龙骑兵团的建立就是为了保卫军司令部。

后备队的成分也是奇特的：涅奇沃洛多夫的两个团——施吕瑟尔堡团和拉多加团，干脆就是两支不同的特殊部队——臼炮营，浮桥营，工兵连，电报连，还有700个顿河哥萨克（他们中间还有一支保卫军司令部的哥萨克骑兵连，寸步不离军司令部），这就是涅奇沃洛多夫后备队的组成成分。所有这些部队在

军里似乎不起分支辅助作用，而起妨碍作用，只会搅乱布拉戈维先斯基的简单的步兵分级：四个连为一个营，四个营为一个团，四个团为一个师，四个师为一个军。第六军还有这样的幸运事儿，这是其军队少有的幸运事儿：有一个重炮营，带有俄国军队里还少有人知道的大口径大炮——六英寸口径榴弹炮。这一点儿也不像类似礼物的东西，布拉戈维先斯基压根儿就不知道，该把这种炮布置在什么地方，这种炮也给了“后备队”。他是个老练的军人，深深懂得这是稀有武器，要是丢失了，那可负不起责任。他连机关枪都极力不让送到前沿阵地上去，因为机关枪很贵重，而更多地把它们放在司令部里，或者卫生队里。

但是，就是这样的后备队，一次也没有让涅奇沃洛多夫把它们召集在一起过，而且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甚至作为他的基础的一个团——施吕瑟尔堡团也被拿走了，调到前面去了。因此，他的这个旅实际是不存在了，涅奇沃洛多夫本人也就是被保留着来巩固后方了。而他现在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临时搭上的一段积木，用来弥补主力部队的，由拉多加的那个团组成（而且没有营），是一些工兵、浮桥兵、电报兵，而没有骑兵和炮兵。

顺便说，涅奇沃洛多夫粗略估计了一下，在他前面的两个师被撕碎成什么个样子了，每一个师在路上都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一个师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团了，另一个师有 12 个连彼此不和。

涅奇沃洛多夫没有将军的气概和宽阔的胸怀，没有容光焕发的脸孔和威严的架子。他体格消瘦，两条腿长长的，甚至骑在高大的骆驼上也得把镫子放得低低的，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那么沉默严肃，而现在更是十分忧郁，像一个职务很低的超龄的军官。

所有这些日子他都因为后方的一项糊糊涂涂的警备工作和抽走了那些施吕瑟尔堡士兵而忧心忡忡。今天又增加了一层忧愁，因为一向明智的一个军的司令部（这个军在涅奇沃洛多夫的前面）早上飞速地迁到比绍夫斯堡去了，紧接着前面就噼噼啪啪地打响了一场密集交火的战斗。更加叫他发愁的是，最近两个小时里，他一会儿碰到一辆辆空荡荡的大车，一会儿碰到一辆辆载满伤员的

两轮车，一会儿又碰到一群受伤的马。接着碰到的伤兵就更多了，大多是徒步走来的，有来自奥洛涅茨团的，有来自别洛泽尔团的，还有一些则是来自几个失散的拉多加连的，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涅奇沃洛多夫认识的、上了年纪的超龄士官。这里还运来了几名军官。涅奇沃洛多夫上前询问了他们一些情况，他想根据他们那紧张的、断断续续的讲述，在脑海中勾画出从早上开始的这场战斗图景。

结果，众说纷纭。一些人说，昨天晚上完全是和德国人在一起过夜的，只是不知道而已，而且德国人也没有猜到；另一些人则说，他们早上走呀走的，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就遭到了敌人的火力袭击，也没有挖战壕，德国人是从侧面开的枪，而不是从前面；还有一些人说，他们事先就为战斗展开了队形，甚至挖好了齐腰深的掩体。而一些军官则认为，他们在往北行进，侧面的队伍遭遇上了正在撤退的德军，我们给他们的惊吓比他们给我们的惊吓还要大，但是后来他们的大炮开火了，那火力好猛啊。而我们从东面等着他们，命令把部队调到东方进行保卫。不，另一些军官纠正说，奥洛涅茨团甚至把队伍面向西方展开了。但是，德国人的许多门大炮开炮了，有50门，不，100门，也不对，是200门啊，而且是榴霰弹，非常密集地向我们打过来，几十发炮弹一下子要把我们撕碎，打穿，——我们不得不跑呀，不辨东西南北，在那里，有上千人躺下了，一个营就剩下十几号人了。不，我们顽强地固守着，我们这个别洛泽尔连起来向敌人冲锋，我们冲过去，敌人把我们向湖里压过去，我们无路可走了，炮弹向我们轰过来，还有步枪射击——许多人沉没在湖里了。

大家一致认为损失是惨重的，有好几个营全军覆没（每个营为1000人）。因为这两个星期里大家已经习惯于没有碰到、没有看见敌人、没有听到敌人的情况，轻快地、无忧无虑地、不做侦察地在敌国的土地上行军，而有的地方连前哨警戒都没有。昨天也就这样走到比绍夫堡以外5俄里，越过了对德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像是东普鲁士的横轴，然后队列和车辆混杂着，从那像斯莫棱斯克省似的一望无际的地方继续前进，根本就没有想到在这德国

土地上除俄国军队以外还会碰到什么别的军队。突然，战斗打响了。这时连一份作战计划都没有，什么指示也没有，大量军队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一下子就抓瞎了。

不过涅奇沃洛多夫没有碰到他那个什利谢利堡团的伤员，也不知道那个团现在在哪儿，怎么样了？

要是他的士兵在他背后遇见了那些伤员，甚至在路上就知道了这里的情况，那才糟糕呢。

现在，在北方又轰隆地响了一阵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涅奇沃洛多夫只好听之任之了，他在司令部后面行进，派出了自己的警戒部队。

炎热看来还没有减轻一些，但是，太阳明显已经越过了左肩膀，晒到左耳朵上来了。

城里已经透露了一线光明，它完好无损，没有火灾，竖着淡灰色和红色的旗杆，耸立着一座座塔楼。涅奇沃洛多夫看见了从左边横穿过去的土路上，有军队行进所扬起的尘埃，他断定那部队超过一个步兵营，而且带有炮队。这支部队在慢腾腾地行进着，同样没有任何防备。

左边似乎没有敌人，不过一般说来，左边是不应该有任何别的人的。他们就这样疾驰着跑过去，然后，你会对别人的疏忽感到惊异。

但是，涅奇沃洛多夫拿望远镜一看，就断定那是自己人。在那支队伍的前面，也有一个骑马的军官。在微弱的光线下看不出他肩上的星星，不过他的那匹马走得并不安宁，不愿意往前走，老是挣脱着，转着咧着嘴的脑袋，而骑者则强迫它服从。涅奇沃洛多夫还看见路边的一只跑过去的黑褐色的漂亮小狗，那小狗长着一对大耳朵。许多人一看见这条常常到自己连里来的小狗，就知道，这可是里赫捷罗夫师啊！

按照行进的速度可以想象几个骑马的人正好到了十字路口。那个军官见到将军和他后面的部队，便勒转了马头，那匹马使劲挣扎，但笼头被紧紧勒住了，只好大声对自己人喊道：

"休息一下，苏兹达利士兵们！躺下来抽一会儿烟——十分钟！"

他很愉快，说话声音洪亮，一点儿不显得疲倦，而他的士兵们却非常疲劳了。他们拖着疲倦的步子走到路旁，甚至连大衣都懒得从肩上脱下铺在地上，就把枪架成金字塔，顺势躺倒在满是灰尘的草上，尽管一百步远的地方就有树荫和干净的草地。

接着，那名军官骑着枣红马走了过来，剽悍地向涅奇沃洛多夫行了个举手礼，报告道：

"大尉赖采夫·亚尔采夫，长官！第六十二苏兹达利团的副官！"

在他那两片厚嘴唇之间露出了一颗金牙。他的那匹马在不安地斜着眼睛，晃着脑袋。

涅奇沃洛多夫点了点头，问道：

"不是自己的马？"

"两小时前抓的，长官！会习惯的。"

"您是骑兵？"

"过去是，因为犯过错误被下马了。"

金牙大尉有着一种他所熟悉的乐天性格，那种为真正的基干军官增添光彩的剽悍热情：他们是为战争而诞生的，只是为战争而生活的！涅奇沃洛多夫也有这种热情，不过近年来稍稍消减了一些。

"哪里抓来的？"

"您看，在那个田庄，有几个挺好的马厩！我劝您去看看！在湖旁边，它……"

涅奇沃洛多夫一只手不由自主地从腰间伸了出去，打开了野战提包。

"噢，您的地图真好！就是这个季杰伊湖，正好可以洗您的……工具！"金牙大尉不怎么礼貌地说。

涅奇沃洛多夫笑了笑说：

"您怎么到那里去的，去干什么的呀？"

"我们的师老走冤枉路！我们走呀走呀，后来改变了主意——向后走了。"

这个乐天派真叫人开心。但是，他下面的那匹马却跳起舞来了，他没有办法看地图了，而且太阳也烤得厉害。

“到阴凉的地方去吧！”涅奇沃洛多夫提议。

金牙大尉乐意地点了点头。

他们把马交给别人。

“米沙！”涅奇沃洛多夫命令他的副官——下巴胖乎乎的、面色红润的罗什科中尉，“部队来了的时候，你赶紧跑到前面去看看，有没有路绕道到比绍夫斯堡。要是没有，你就找一条靠近军司令部的街道。”

机灵的罗什科什么都明白了，他带着一班人骑马走了。

涅奇沃洛多夫和金牙大尉赖采夫-亚尔采夫盘腿坐在凉爽的树荫下，这位将军拽出自己的地图，大大地铺展开来。赖采夫-亚尔采夫用他的小指头像一根教鞭似的在地图上指点着，告诉他情况。

他们那个师（三个团，另一个团没有赶到）昨天占领了东向的阵地，人们有这样的议论：敌人被赶进了钳子口里，他们极力想从那里跑掉。但是，我们没有放一枪，就逼着他们向比绍夫斯堡退去。今天早晨他们就待在那里的。午前军司令员命令他们的几个师向西进发，从南面绕过季杰伊湖，继续向阿伦施泰因挺进约40俄里。就这样，他们没有吃午饭就出发了，一路没有遇见谁，没有放枪，天气热得要命，走了十来俄里就绕过了湖泊，这时军司令部的一个传令兵骑马驰来，呈上布拉戈维先斯基的一纸新的命令：立刻回到比绍夫斯堡去，甚至更往东去一些。苏兹达利团是师纵队的殿后者，第一个掉转过头来往回走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军官驰马送来第三道命令：只要苏兹达利一个团带两个炮兵连开到那边去，在比绍夫斯堡城下待命，等待军司令员的指示。剩下的一个师必须掉头向北，从季杰伊湖的那边岸上进攻，以便再往前和湖的这一侧的科马罗夫师会合。再一次那么有趣的是，苏兹达利团又是殿后。而要是叫乌格利奇团殿后的话，这个团也就开到这边来了，苏兹达利团也就开到那边去了。

赖采夫-亚尔采夫兴致勃勃地讲了这一切，他似乎对这种混乱情况感到很满

意，但是在一本正经、态度严肃的涅奇沃洛多夫面前，他不再显耀他的金牙齿了，只是用长长的指甲敲着扣环。

噢，他们的军长真是一个所向披靡的人啊！简直比拿破仑还要勇敢！还没有安排举行后方慈善委员会的会议，他马上就勇敢地来到异国了，他干脆以自己几个团的动作为它画十字了。在前面他军的四分之一部队已经被击溃了，他就指挥他的半个军往左进军！他什么都不怕，就是这样！他早在战争之前就建立了后备部队，现在就让涅奇沃洛多夫来为他赚回一切吧！

涅奇沃洛多夫的部队已经从它们旁边向比绍夫斯堡开去了。赖采夫-亚尔采夫的那个营还躺在草地上，大炮停在道路上，苏兹达利团的其他部队还没有开到。

应该马上向前开去，去寻找自己的什利谢利堡师的人，去寻找师长，但要是有人俯身在地图上说了什么新的情况的话，就不那么好把地图合起来了。这熟悉的、已经数十次推敲过的图景在越来越迷惑着你，揭示着什么，给你以威胁。

只要有可能叫谁离开自己的部队就叫谁离开自己的部队，只要有可能叫谁服从自己就叫谁服从自己。你看，现在就叫苏兹达利团的士兵受军长本人指挥了。而利赫捷尔即使从季杰伊湖旁边冲过去，他在那里又能和谁联合呢？我们在那里的人已被驱散了。托尔佩加的骑兵师又在右边的什么地方呢？它的骑兵团作为军的异国纵队给调走了，而这个师本身的方向和任务也时常发生变化。德国人又在右边什么地方呢？不用说，他们早就跑掉了。右边的伦南坎普夫又在什么地方呢？他为什么要那么行色匆匆呢？他仔细琢磨过如何取得胜利，可往前还是要冒险。空荡荡的大地，没有声息，没有枪声。左边的第十三军又在什么地方呢？

四周静悄悄的，安宁的空气。

“噢，谢谢，大尉！”涅奇沃洛多夫使劲地握了握赖采夫-亚尔采夫的手，跳上马鞍，同传令兵策马经过自己的部队往比绍夫斯堡跑去。

这里的德国人看来正在准备防卫：为了便于观察和射击，城前近几十俄里

的地方，路两边的灌木丛全给挖走了；在路边第一栋城市大楼的砖砌仓库里，筑了几十个枪眼炮眼。

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从城里走来一支满是伤员的队伍。涅奇沃洛多夫已经不是询问，而是喊道：

"孩子们，这里有施吕瑟尔堡团的人吗？"

没有人回答。

他那位圆脸的、安详的罗什科在仓库旁边等着。他报告说，这里没有绕行道路，但他察看了那些街道、布置了指引兵。

涅奇沃洛多夫策马去找军司令部，走在空荡荡的狭窄冷清的街道上。

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城里已经住上了俄国伤兵，街上处处是、窗口也垂下来一条条白绷带。但是也有居民。有一些普通的德国人，还不是老人。之后有几个士兵押着两个德国人往什么地方走去。在异国角落里几个德国女人围着一个骑兵军官，她们一下子跟他热烈地讲起话来了，一会儿指指他的军刀，一会儿指指自己的胸膛。再远一点地方，有两个德国人提着装着水的油漆桶给士兵们喝水，而士兵们在跟他们嬉笑。

涅奇沃洛多夫根据一辆绿色的汽车和百人哥萨克护卫队认出了司令部。罗什科和其他一些人留在外面，他自己大摇大摆地走上花岗石台阶，经过拱形前厅，到里面去找指挥人员去了。

司令部里到处是一些箱子，连过道上都有箱子，也不知道司令部是刚迁过来的呢，还是马上要迁走。他既没有找到布拉戈维先斯基，也没有找到参谋长，只见到了海军总部来的尼片斯特廖姆上校。

"你怎么在这里？"尼片斯特廖姆很惊奇，"您还没有到科马罗夫那儿去？科马罗夫早就在等你了！"

"我不可能更快了，"涅奇沃洛多夫甚至比平时更慢腾腾地、比平时更冷漠地回答说，"我想在司令员那里……"

"要是军长看见了你，他非把你的脑袋拧下来不可！你快去吧！……"

"可是到哪儿去？我连自己的任务都不知道。"

“怎么？你什么也不知道？命令你集合你的后备队，掩护军撤退呀！你到谢尔比诺维奇那里会得到一切……”

“可我的后备队在哪里呀？我的炮兵又在哪里呀？”

“在那边，那边，全都在那里，只等着你呢。”

“我这儿有工兵、浮桥兵、电报兵……”

“把他们全都留在这里。”

“可我的什利谢利堡团在哪里呀？”

“这个谢尔比诺维奇应该知道。你到谢尔比诺维奇那儿去吧！我们也要开走了！我们跑到前面了……”

“有哪些德国部队在反击我们？”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尼片斯特廖姆很着急，他必须第二次给第十三军拍无线电报通知他们第六军在遭到敌人的大部队的攻击，没有可能到阿伦施泰因去救援第十三军。他已经拍过一次电报，第十三军肯定收到了，但没有一点回音。

完成往阿伦什泰因方向运动已是无能为力了，但是，为了不弄得不愉快和不改变自己的拒绝态度，布拉戈维先斯基的进军暂时不叫人报告司令部，而只通报了友邻部队。

涅奇沃洛多夫在哥特式窗子之间的隔墙里，在深深的阴影下站了一会儿，他个子高高的，瘦瘦的，一动不动，似乎是一尊骑士塑像。他用手指在石墙上敲了敲。

司令部的几个军官在移动着一只像立柜似的大柜子。

涅奇沃洛多夫再也没有找到谁了，他也不再问别人了。他走了出去，跨上了马鞍。听罗什科说部队正向北面开去，由于那里也没有什利谢利堡团的人，便要策马走了。

这时司令部传出了声音。涅奇沃洛多夫回头一看，见有人在发动汽车。布拉戈维先斯基将军匆匆地从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上斜着走了下来，他没有看涅奇沃洛多夫，或者广场上其他人。参谋长和另一个人拿着几张地图跟在他后面跑

了下来。他们坐进车子去，“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汽车在小广场上掉转头来，要往后开去。布拉戈维先斯基摘下了制帽，在胸前画了个很大的十字。

他的白头发被小风吹得东倒西歪。

涅奇沃洛多夫带着自己的随员们策马离开了这座城市。

第十九章

"阁下！喂，阁下！"有人在愉快地喊道。

哈里托诺夫从井旁的队伍里向路上转过身来。

他看到有半个营的兵力和四门大炮在朝他这边走来，向他打招呼的是一个大脑袋上士，在路上偶然认识的人：前天哈里托诺夫的那个排曾帮忙从沙里拽出几门大炮。

"噢！噢！"哈里托诺夫很是高兴，伸出双手，不是以军官的方式，而是以孩子般的方式欢迎他，"不想喝点水吗？"

"什么水呀？粮食里蒸馏出来的吗？"又矮又壮实的上士高兴地问道，他胸膛像车轮似的。

"香喷喷的，您一口一口喝吧！"队伍里一个不认识的步兵对他说，"上面是垃圾，下面是沙子。"

太阳已经完全落在左肩膀上了，但天气还很热。

"您想一想，井已经被木板填得满满的，但是，我们已经清理出来了！"哈里托诺夫喊道，不过他为自己小孩般的又尖又高的声音感到不好意思，他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的声音变得粗些低些，"那水还过得去，您看，我们全舀上来了！"

上士摘下了帽子，挥了挥手叫自己人停了下来。他头上头发稀少，脑袋圆圆的、黄黄的，就像膨起来的乳酪头似的，不过更圆些，前面还长了些小麦苗似的胡子——粗粗的，尖尖的。

那口井坐落在村口处，几门大炮放在旁边，几个驭手在用桶给马提水喝，

而炮手们则拽过一只带螺旋形小盖的桶，看来那是德国人的。

炮兵用车子运载这么多生活必需品，这真叫人羡慕。但还有叫人更羡慕的事，哈里托诺夫向上士抱怨说：

“你们的士兵才像士兵呢，说真的！我是老庄户人出身，一下子到德国来了，拿他们有什么办法？”

上士满意地笑着说：

“您懂得科学，不是扶犁把的。”

上士是那么神气，他明显比哈里托诺夫高，以至这位年轻的少尉在他面前倒为自己肩上的星星比他多，为自己比他职位高但个子比他矮，身体比他瘦而感到不好意思了。哈里托诺夫极力用有礼貌的、非军人的态度来抵消这种不好意思：

“对不起，我该怎么称呼您？”

“上士，就这么叫呀。”这位上士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笑着说道。

“看您说的！父名和姓呀？”

“军队里不叫我的父名和姓。”上士的胡子动了动。

“按老百姓的说法呀？”

“捷连季耶。”

“那姓呢？”

“切尔涅加。”他又似问不像问地问道：“您呢？”他的眼睛和小耳朵正在从哈里托诺夫和井口旁边向村子那边留神着。这时候他没有寻找人也没有转过身来向一个炮兵士官命令道：“科洛梅卡！那边似乎有母鸡在咕嗒咕嗒叫！带上个小伙子。拿个袋子去，用棍子捅出来装到袋子里！”

哈里托诺夫有些伤心，这么好的炮兵，这么好的上士怎么到那儿去呀？谁能站得住呢？他抢在前头说：

“整个村子已经抢光了。没有居民了，最后一只公鸡也给拧掉了脑袋。不错，公园里还有苹果。”

公园里有士兵在走来走去，看来是从这里去的。还有别的人往那里去，不

请自去，看也看不住。看来不是哈里托诺夫排的，这些士兵是乐天的，没有动用他们的腿，没有人撵他们便坐着。

但是切尔涅加没有参加进去：

“不，他们就在那儿，就在农园后面，更远一些，这我听到了。再拿两个桶去，察看一下粮囤。看看燕麦怎么样了——叫人到那边去，叫他们给装起来。”

切尔涅加没有询问自己的军官，坚决地作了指示。但当他看到少尉脸上有些忧愁时，便解释说：

“没有这些炮兵还能做什么？就像没有燕麦和肉又能做什么吃的呢？马自己也不会拉大炮呀，也没有手来把炮弹举上去呀。要是您马鞍上的皮囊里有一只烤鹅，打起仗才有劲呢！”

他匆匆地做了这样的补充，在脸上抹了抹油，想象着烤鹅的味道，似乎怎么说怎么向往一点儿罪过也没有。从另一方面说，要是想……这倒使哈里托诺夫感到苦恼了。

“士兵是好人，可他的大衣是一个窃贼，”切尔涅加又安慰说，“我们是轻炮兵，所以人们给我们取外号叫‘轻的’。可我们一门大炮就有125普特，一颗炮弹就几乎是半普特，您就掂量掂量吧！”

哈里托诺夫坐在一根放倒的梁木上，盘着腿，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他在写战地报导。在不断的观察和倾听中，他不时敏捷地看看切尔涅加，流露出不屑的神情。

这时连长在远处喊道：

“哈里托诺夫！替我留在那儿，我很快就回来！”接着他带了两名士兵从村旁疾驰而去，接着又急转弯往农园后面驰去，切尔涅加已经派了两个小伙子往那儿去了。

柯泽科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背影，接着又在笔记本上写报导了。他边写边啃一只苹果，不知是因为酸呢，还是因为心情不愉快的缘故，他皱起了眉头。

井台是水泥砌的，上面有一顶钢盔，因此，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士兵们用力摇着井架轴，把一只系在铁链上的桶从井口迅速地摇下去，又迅速地摇上

来，发出一片嘎啦嘎啦的响声。他们把水倒进锅里，倒进别的桶里，互相催促着，骂对方白吃粮食，笨手笨脚，轻轻地推撞着，把四周弄得一片肮脏。那些喝空了的锅又咣当地推了过来，要找水来装。装满水的炮兵的那些桶，由人提着以跑步速度，但没有溅出一滴水来，送到了那些去掉了马衔的、巨大而温柔的马的嘴唇前。有人向炮兵们吼叫，任何一口井的水都不够那些带盖的桶来装！咳，是不够呀，但是，还是放开肚子喝吧！不能用它来洗头呀！噢，你们这些小丑跑到湖边去，把脖子伸到湖水里去吧！

在吵吵嚷嚷中，大家已经习惯了那种骂人声和咣咣当当的声音，似乎没有听到从左边传来的战斗的轰隆声。战斗地点距此并不太远，仅隔了几个湖泊。今天一整天，不管他们走了多少路程，他们仍然处在湖的左边。湖有大有小，一个紧挨一个。他们往北去的道路被这些湖泊隔绝了，这些湖泊也安全地把他们跟这场近在咫尺的战斗隔开了。

右边是一些湖泊。一小时以前，他们还在普拉乌齐格尔湖和兰斯克尔湖这两个大湖之间的一条狭窄的、300 俄丈的森林地带行军呢，用肉眼只能模糊地看到对岸。现在他们已经被赶到这两大湖之间的这条荒无人烟的森林走廊上，尽管是在退却，但可以接触到在这条走廊上的他们的师，否则他们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人也见不到。

有人端来水给捷连季耶喝。水很凉，刺激他的喉咙，而且混浊，虽然他渴得很难受，可还是大口喝了起来。

捷连季耶仍旧坐在那根梁木上，也请旁边的哈里托诺夫过来。他掏出一个系着绒线带子的烟荷包，把他解了开来。

"我把全部痛苦都卷进烟草里，装到烟管里去了。阁下，不抽一支吗?"

荷包的黑色丝绒上用深红色的线绣着两个字母：T.Ч.，绣得精致、耐心、突显。

"你说说，大地是不是在颤抖，" 捷连季耶往有太阳的那一边望了望，"我们在这里走呀走的，把森林搜遍了，说不定人家藏在松树上，正用望远镜看着我们，在一个劲儿地给德军司令部打电话，说我们坐在这里，正在喝水呢。"

捷连季耶望着周围的树木，很有把握地说。但和不安的想法相矛盾，他又没有往那边跑去，甚至表现得一点也不惊慌。不知道是因为懒呢，还是因为蓄足了力量？

但是，中尉柯泽科却不安地抬起了头，回应说：

“我们应该派出前哨！很快赶过去，让侧面的巡逻队和各连平行前进！而前面的巡逻队呢，我们的队伍有时候赶得上的。敌人很容易用机枪扫射我们的。”

“主要是，”哈里托诺夫不安地说，“我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我们今天摇摇晃晃走了 15 俄里。据说，天黑以前还得走 10 俄里。最新的消息只能从团长的勤务兵那里听到。今天早上有传闻说，有一个日本师要前来帮助我们！”

“这样的谣言我也听到了。”切尔涅加心平气和地吸了一口烟，点头说道，可能因为该做的已经做了，表现得成竹在胸似的。

“那不是胡说八道？哪来的日本师？难道我们的一个师从日本开来了？”

“有人还说：威廉正在东普鲁士指挥军队呢！”切尔涅加插嘴道，顺便说，他对威廉是很不关心的。

哈里托诺夫从切尔涅加身上看到一种长辈的、善良的、可靠的品质。虽然一个军官不应该当着上士的面埋怨首长愚蠢，但他还是说道：

“前天？毫无意义地把人赶来赶去，要他们来回跑 39 俄里的路！噢，到那里去救援，好吧，可是不需要。回来时，就没有想到让人走侧面的路？为什么又要人家回到奥穆列福芬呢？不回奥穆列福芬也行呀！那样我们还可以像那个师一样休息一天呀！”

切尔涅加抽着烟，他听懂了，静静地点了点头。哈里托诺夫特别愿意接受他在全部都领会后的这种平静的态度。

“一小时前的枪击声您听到了吗？”柯泽科在讲自己的想法，“非常自然而然的事，德国人钻到后方来了。”

切尔涅加在他旁边抽着烟，说道：

“他在那里写什么？不是在摘录我们说的话吧？”

哈里托诺夫笑了。

"您——是基干兵?"

"不，我不是那些个傻子。"

他的帽子戴得歪在一边，不过还算稳当。

哈里托诺夫不知道怎样来问他所要了解的情况：这个上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怎样使他听明白自己的意思？

"可……您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按县……来说……" 切尔涅加为难了，他做不出满意的回答。

"哪个省的?"

"好像是库尔斯克省……也可能是哈尔科夫省。" 他愁眉苦脸了。

哈里托诺夫舍不得离开这个年轻力壮的小勇士，但又不知道该怎样来跟他谈话：

"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他很友善地问道，甚至可以在切尔涅加回答之前代替他做肯定的回答。

切尔涅加滚动着眼珠子看了看少尉：

"干吗要结婚，像邻居结婚那样?"

这时一个派来的炮兵士官飞快地跑过来，压低声音不让别人听到似的向自己的上士报告说：

"有燕麦！有熏火腿！还有养蜂场。地主没有了，早上跑了。只有一个看守人，是个波兰人，他说——拿去吧！我在那里安排了几个哨兵！得赶快！步兵已经在抓马了，在打家禽了。"

切尔涅加一下子活跃起来了，爽快起来了，他两条短短的腿跳了起来，停顿了一下，喊道：

"小伙子们！快上马！走！" 又对卡雷梅克说："带领队伍，我去向上尉报告。"

这乳酪似的头啊，全都是汗水了，他歪戴着一顶帽子，两眼有光泽地、有把握地瞧着别人。

他们拉着大炮停到急转弯的地方，把炮弹箱往农场那边搬去。

农场里两辆两匹马拉的四轮轻便马车和一辆远程四轮弹簧马车急速向他们驶来。

警惕的柯泽科没有忽略这一切，他远远地作了观察和判断，马上宣布说：

“看，营长坐四轮轻便马车来了，现在各连长也在车上，老爷在远程四轮马车上，下级军官在赶马车，很快就没有人来战斗了。”

“好呀！”哈里托诺夫生气地说，“您干吗还带着苹果？”

“鬼把我弄糊涂了，”柯泽科毫不可惜地把一个没有吃完的苹果扔了，“我不需要从德国弄到任何东西，只要活着……”

“您——会活下来的！您——一定会活下来的！”

“您怎么会这样想？”柯泽科怀着希望从他的日记本那边望过来。“当然，直接倒下去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榴弹炮……”

“上帝会保佑的！会叫您去买牲口的！放下日记本，把您的队伍集合起来！”

太阳已经不高了，今天他们得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行军到天黑，甚至还得在黑夜里行军。另一个营来到了水井边，而他们营的前头几个连也已经集合了队伍，开拔了。哈里托诺夫把自己的一排人叫过来，开始整队。

后面，由6个骑马的哥萨克卫兵护送的好几个司令部尉官和两个带着新的绷带的骑手，骑马奔驰过来，赶上和超过了踉踉跄跄行走的步兵。走在前面的那位脸色阴沉、没有刮脸的中校勒住坐骑，看着哈里托诺夫。哈里托诺夫跑了过去，和他并行，向他打了个报告。

这时正好从农场里远远地传来一声猪的叫声。

“少尉，这是您的士兵在抢劫吧？”

“不是，上校先生！我的——在这里呢。”

“那为什么不列队行进？连长在哪里？”

哈里托诺夫往连长所在的地方晃了一下脑袋，但是，连长坐的四轮车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找他去！”他想起来了。

“您要受到惩罚的！”上校说，但没有恶意，说得很随便，“您知道不知道，

下了强行军的命令？你们今天必须走到铁路线上去，再在铁路上往右走 5 俄里。可是你们在水井边磨蹭了半天。营长在哪里？"

"在前面。"

哈里托诺夫还不太明白：德国人在左边，我们干吗要往右边去？

几个骑马的人纵马往前去了。要是他们知道在这湖间的森林里四处乱闯是什么个滋味就好了！

他们是第十三军的军官。一小时以前他们差一点送了命：自己的步兵把他们当成了德国人，密集地向他们扫射。这种事他们想到过，昨天司令部的一辆汽车就被自己人的扫射给毁了，为此他们带了 6 个哥萨克来护送，好让别人根据哥萨克长矛辨认出他们来，可是自己的步兵在 200 步外仍然把他们当成了第一批见到的德国人，向他们开火了。

他们身上带着集团军最新的命令：加快向阿伦什泰因进军的步伐！右边早就失掉联系的第六军突然来了封密码电报，看来这电报很重要，一而再地转达，转达了两次。可是第十三军司令部里谁也破译不了：为什么电码不一致呢？司令部里的人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

几个骑马的人在大炮旁站了站，追上了乘四轮马车的一个营长，又追上一个，一位上校又是威胁又是劝说所有的人，叫他们一定要急行军。

他们赶到一个团的前面，在森林里走了 3 俄里，碰上了撂在路边的两个德国老百姓，他们被长矛刺伤了，被打得残废了。

"我不怀疑，这是你们的哥萨克干的。"上校对一个受伤的哥萨克军士说，这时步兵的射击已经停了下来。

军士耸了耸肩膀，什么也没有回答。他的下巴缠着绷带。

而在一边，从一幢孤单的屋子里冒出一股浓烟，预告着一场大火就要烧起来。

第二十章

晚上5点钟，涅奇沃洛多夫正等待给他下达占领并坚守阵地的命令，而进一步行动的命令将书面下达。这时，师长科马罗夫将军带着参谋人员紧随着军司令部启程了。将军不是指着地图交给他任务，而是挥着手在空中画出他的任务：今天德国人从北面发动“极其突然”的进攻，他甚至不相信这是他们的真实进攻方向，这很可能是为了掩饰另一翼，但是，不管怎么说北面的别洛泽尔团在坚守防线，现在需要把他从那里撤换下来。因此，他要求涅奇沃洛多夫不要误认为他们是德国人，不要开枪扫射利赫捷尔的那半个师，这半个师正从西面绕过季杰伊湖，马上就要到达这儿增援了。师参谋长谢尔比诺维奇上校不仅无法向涅奇沃洛多夫讲明敌军的部署情况，也无法讲明俄军留下的部队在阵地上的部署和现状。他已经答应给他把重炮营和臼炮营调到那边，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到前面去，而为了某种目的他已经把拉多加营调走了。关于什利谢利堡团，他暂时不能说什么确切的情况。这个团昨天晚上调到东面去了。他不能确切地说出，师司令部将迁到什么地方去，但是，答应经常派通信员来传达信息。

接着，他们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涅奇沃洛多夫甚至没有注意他们是怎么离开的。他碰到了别洛泽尔团的一个少尉，向他报告说，他亲眼见到他们的团长刚才同科马罗夫一起坐上了一辆汽车，往比绍夫斯堡去了。他们的团？而别洛泽尔团早上遭受了重大损失，现在接到命令全部撤退。但是，有两个营还在那里，在前面的阵地上。

就这样，涅奇沃洛多夫同两个拉多加营留了下来，继续往前运动，去寻找

自己的炮兵。他派出巡逻队，小心翼翼地沿着采廖洪铁路线往罗特弗利斯车站运动，从车站上沿着一条弧形路基就可以平稳地转到一条横向干线上。在那里的小树林后面，他确确实实看见了火力阵地上的那个有着42门边防炮的炮连，更远一点还有一个榴弹炮连，其他炮连也一定还在什么地方。

这位将军憋闷的胸膛舒张开来了。

涅奇沃洛多夫刚刚来到罗特弗利斯车站上的一个石头冈棚上，那个长着管筒似黑胡子的臼炮营营长和重炮营营长斯梅斯洛夫斯基上校就到他跟前来了，重炮营营长个子不高，整个脑袋秃得闪闪发亮，但是，留着巫师似的长长的灰黄色胡子，神态非常自信。

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涅奇沃罗多夫每星期两次见到他们两人，但现在他特别注意上校愉快的闪闪发亮的眼睛，他似乎正在等着炮弹射击的机会，兴高采烈地认为会得到这样的机会。他感到高兴的还在于，决不会丢掉精心装备的阵地。

"大炮——全在这里？"涅奇沃洛多夫握着他的手，问道。

"全部12门！"

"多少炮弹？"

"每门炮60发！在比绍夫斯堡还有，可以运过来。"

"全部在阵地上？"

"全部。有电话联系。"

这是近几年的新闻：观测哨用电话联系，炮连阵地是隐蔽的，但还不是每个人都很好地掌握了。

"电线够用吗？"

"能拉到这里来。您看，臼炮手在帮忙。"

涅奇沃洛多夫没有再问了，没有时间问了，别的也悄悄了解到了，他看到臼炮营营长满意地捋着他的管状的胡子。

"而您那边呢？"

"每门炮70发。"

这里的其余情况他们都谈到了，事情很清楚：要开炮了，没有命令不能撤退。带劲啊！这样的武器，这样的指挥员，还有电话联系！

一切问题都像是聚集在刀尖上了，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内就得想出办法：了解地方情况；分清哪儿是敌人，哪儿是自己人；选择防御线；往那里派出各拉多加连；和炮兵一起挑选观测点；建立联系；试射基准点。如果在这一、三、五分钟内观察、选择、派出、指挥不得当，不正确，那么之后的半小时内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正确，而要是就在这半小时内德国人大量涌来或者开始进攻，那么，我们闪烁着的眼睛，我们的电话联系，我们每门炮60发炮弹就什么作用也不起了，我们就得逃跑了。

常有那样的军事时刻，时间浓缩在可以爆炸的几秒钟：全都在现在，没有以后！

"这儿有座水塔！"斯梅斯洛夫斯基宣布说，"我们已经确定了最远目标的射程，不过它现在往前移动了。"

涅奇沃洛多夫默默地低下头来看着那低处的哨所，走了出去。

几个炮兵跟着他去了。

他们跑步走过了晒热了的、发出油热味的铁道路基。

涅奇沃洛多夫招呼一个营长过来（他的团长不在，也没有必要叫他的团长），吩咐他立刻把那一营别洛泽尔的士兵撤下来，要是这条线选得不好，那就换一条线，如果他的人想活着的话，那么工事就挖深一点儿。

远处森林后面传来砰砰的低沉声音，这声音在扩大，德国榴霰弹的黄色烟雾在向前冒，在水塔左一些，高一些的地方。

"他们今天已经往这边扔东西了，"斯梅斯洛夫斯基肯定地说，"但是我们不吱声——他们就会停下来。"

他们攀着里面的木楼梯走了上去，涅奇沃洛多夫边走边校正皮带下的望远镜。楼梯上面有一间房子，里面有向西和向北的观察口。已经有几个电话兵守着两台蜂音电话机。西面的窗子上了玻璃，黄色的太阳光耀人眼睛，现在往那边不便观察。而北面的窗子很好观察，窗框打掉了，用望远镜观察德国人时没

有反射的光芒干扰。

他们在窗间墙边的桌子上，在电话兵旁边，摊开了地图。

他们知道了他们亲眼看到的和由此想到的情况。

德国人发了一个爆破弹，接着又发了一个。

大概也是试探性的。

在格罗斯-别绍地方的铁路干线那边，他们集结了大量军队，正蠢蠢欲动。就在森林的边缘上，不过没有一支部队，没有一条散兵线向这边进发。

但是，他们随时可能向这边运动的。

"在那边，在格罗斯-别绍附近有没有我们的部队留下来？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人吗？"

"大概是没有的，我已经说过。"

"我们留下了很多人，"一个严肃的大胡子臼炮兵说，"那里有很多我们的人——非常多。"

事实是到罗特弗利斯的一路上没有见到尸体。在往前的地方才有尸体。但要是问"我们的人呢"？他们可是还没有来到……

"太阳到左边了，往北面射击很方便了！"斯梅斯洛夫斯基说，"他们有一个三角形瞭望台——啊，把它摧毁掉！"

左边的湖泊那边，有一个德国的炮连在开炮射击。那就是说，那边有步兵，毋须等利赫捷尔了。

涅奇沃洛多夫命令把另一个拉多加营布置在西向，把团的机枪队分开布置在两翼。

他再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了。

右边还有半圆形的阵地，东北向和东向，但那里没有部队可以用来布置了。不知为什么谢尔比诺维奇要把拉多加炮营调过去，涅奇沃洛多夫默默地交出去了。

过去在年轻的时候，他容易急躁，容易发火。但在长期的服役中酸甜苦辣都尝过了，现在遇事能沉住气了，需要沉默、再沉默时，他都能保持沉默。

再说，伦南坎普夫骑兵的那些长矛眼看就可能从右边出现了。

再说，就像在日本战争中一样，基本上不是用骑兵来作战的，在战争中基本上要保存骑兵力量，指挥员能保存骑兵就受到夸奖。

伦南坎普夫停止动作了，似乎变成了哑巴。

这么说来，布拉戈维先斯基撤退是做得对了？他要和谁联合呢？

如果第二集团军作为公牛的头进入了普鲁士，那么，他们现在在罗特弗利斯车站就会像是它的右犄角尖似的。犄角插进东普鲁士的体内五分之二的深度了。他们控制了车站，切断了德国人在普鲁士运输兵力的主要的、也是最后的铁路线。显然，德国人失去了这个车站简直不想活了。整个第六军开到这里来是极明智的。

但是，这也得感谢命运，在他们上头不是一些忙忙碌碌的傻瓜，他们没有碰上更可怕的形势。他们脆弱的一小撮人构成了那犄角的尖端——但是他们可不能做出傻事来啊！

来了两个营长，他们开始喊口令。

只要派人从右边进到车站，那么就能坚守到天黑以前。

从上面可以看到别洛泽尔团士兵后撤的行动——一支步兵走在前面，几辆双轮车向车站那边的树林开了过来。德国人打得更激烈了，俄军的撤退部队得以死里逃生，感到很幸运。

涅奇沃洛多夫从水塔上下来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大步向他跑来，这个军官的脸粗大、干净，有着不顾一切的神情。他最后一步跑到将军跟前，一下子站住，以很大的幅度挥手行了个举手礼，用亲切的男低音报告说：

"阁下！别洛泽尔团少校营长科萨切夫斯基向您报告！我们认为把您扔下是卑鄙的！请允许我们不要撤退！"

但是，他没能保持住身体平衡，向前晃了一下，差一点撞在将军身上。他那双勇敢的眼睛仍然透露出不顾一切的神情。

涅奇沃洛多夫看着他，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

接着，他的嘴唇严厉地抽动了一下，不满地回答说：

"噢……怎么?"

他用一双长长的手抱住科萨切夫斯基，以免他倒下来。

一批一批部队退却下来。几辆双轮车驶过来，人们一瘸一拐地走着。

他们是不是也想留下呢？或者只是他们的军官这么想？或者只是科萨切夫斯基一个人这么想？

"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打散了。这里有两个半连的人。"

"转回去。占领那里的阵地，看，那右边……"

我们的炮弹已经朝着往目标飞过去。

德国人的地雷在许多地方爆炸了，喷射着黑色的喷泉，像一条条钢鞭似的抽打着。

接着是一阵阵齐射。

四炮四炮地发射，是斯梅斯洛夫斯基在发炮；六炮六炮地发射，是臼炮兵在发射。

一个秃顶的大胡子搓着两只手，踏着步子，轻轻地蹦跳起来，迎着走上水塔的涅奇沃洛多夫：

"摧毁了！阁下！那三角亭——我们把它摧毁了!!!"

但是，涅奇沃多夫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表示祝贺，一棵大树咔喀嚓一声断了——可怕地呼啸着，向这边倒下来!!!

水塔振荡了，升起一股烟尘。

第二十一章

当大炮射击的时候，不用侦察也知道敌人没有逃跑，敌人是强大的；当大炮射击的时候，可以想象出敌人的兵力和轰隆炮声的威力成比例增长。在那里，在森林和山冈后面，好像有着那样一些地面上的威严群体——一个师，一个军。

可是也没有这样大的群体。那里可能只有两个满员的营和一个遭受损失的营，他们工兵的锹镐正在挖掘一条条战壕。

但是，大炮不应该打得糊里糊涂，而应该向精确的目标发射。不让炮弹偏离目标。要把大炮布置好，不论是冒出的烟雾，发出的火光，还是在阳光的烤晒下，在落日的余晖下，在夜晚的昏暗中，都能加以操纵。

斯梅斯洛夫斯基和臼炮团团长那儿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涅奇沃洛多夫所期待的，他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天生的指挥官。如果一个指挥官有着天赋的才能，那么他指挥的军事战役一多半是要成功的。他不仅仅是一个勇敢的指挥官，在部队受到损失的情况下，他也会是冷静的，能保存自己的力量。人们也只信任这样的人，他指挥部队进攻时，他的部队知道这是决定性的时刻，是无可回避的。涅奇沃洛多夫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天生的或者几乎是天生的指挥官。这给了他以力量，在17岁时自愿地离开了军事学校，选择了服现役的道路，从而，不比他的那些在温室里成长的同龄人更晚地晋升了少校军衔，一下子就开始进总参谋部学院深造，25岁时在这所学院毕业，不仅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而且因为在军事科学上的杰出成绩而得到破格提升。

今天，他们三个人幸运地走在一起了，上帝把科萨切夫斯基给带来了，他

们以其可怜的一小批人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罗特弗利斯车站附近的狭小的阵地上阻止了那么庞大的、不断增加的、发射密集炮火的敌军的进攻。

起先，在7点钟时，德国人在短暂的炮火射击之后从北面发动进攻，不是布成散兵线而是列队前进，由于白天的胜利他们认为胜利在握。

但是，这时两个炮兵营从5个隐蔽的火力阵地，用24门大炮从发射点对准了敌军，雨点般地发射出榴霰弹，掀起一柱柱像地雷爆炸似的黑色泥土，把敌人赶到了后面的神秘的地方和森林里。

而俄军几个营把工事挖得更深了。

太阳慢慢地落山了。

他们做好了停留的准备，不向哪儿退却了。把这当作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整个军事功名中最后一次战斗，这是天生的指挥官很自然的感觉。

他们今天就这样坚守着阵地，在敌人的压力下，在形势的逼迫下坚守着。他们没有接到在这里要坚守多久、有没有部队来增援、下一步该怎么办的命令。他们的情绪倒不坏。

但是，他们什么消息也得不到。答应给他们派的通信员也没有来，既没有人带来指示，也没有人带来解释，连派人来看一看他们在这儿是否活着都没有。军司令部和师司令部匆匆走了一圈，但似乎忘记了这里留下了一支后备队伍，要不然就是他们自身已不存在了。

在8点20分的时候，涅奇沃洛多夫派人给师长送了一封短信，请求进一步给以指示。谁也不知道通信员把这封信送到哪儿去了。

德国人花费了很长时间进行观察，重新部署兵力。他们把一只系着的气球充上气，好让它升到空中——从气球上可以标定俄军各个营的位置——但是，气球出了故障，没有升上空中。于是，他们用三重火力彻底摧毁了水塔，破坏了整个车站（后备队司令部安全地转移到了一个石砌地窖里），最后他们开始向前推进了，然而，是以散兵线小心翼翼地在阵地上推进。这时没有暴露的、没有被消灭的这几个俄国营又出来了，又向敌人阵地开火了，臼炮的密集火力把敌人集结在掩体后面的兵力给端了。

太阳从湖后面落下去了。太阳落下去不多久，有人眼睛很尖，看见天边出现了一个月牙儿。俄国人中有人是从别人的左肩膀后面见到它的。而德国人则是从别人的右肩膀后面看到的。

天昏暗下来。冷得厉害。满天星斗。寒冷中，炮火射击的焦糊气味和被摧毁的东西的气味很快扩散开来，散布在天空里。所有人都穿上了军大衣。

8时左右，德国人的炮火沉默了。不知是因为他们按人类共同的习性把夜晚当作一天努力的终结呢，还是因为他们那儿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呢？

涅奇沃洛多夫命令所有人开饭，午饭和晚饭当作一顿来吃，各营把巡逻队也暂时撤出来，接着他就爬上被捣毁的车站的一堵墙上，从那里一连好几分钟观察着地形。他看了一下怀表的刻度盘，8点钟看了一下，8点15分又看了一下。他感到很吃惊：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但师司令部还没有派人来。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从断墙上爬下来，之后钻进石头地窖去，他弯着腰爬下来时在身后往上留下一道影子。涅奇沃洛多夫走到最下的一个蜡口，盘腿坐了下来，给师长写报告：

> 20点20分，罗特弗利斯车站。
>
> 战斗静下来了。寻找您的位置白费劲了。（他要不要冒犯地写："你们跑了吗？"）我们和拉多加团的两个营占领了罗特弗利斯车站附近的阵地。（不能提科萨切夫斯基那个营的情况：他没有撤退，这是违犯了纪律……）我一直想和13团、14团、15团取得联系。（也就是和自己师余下部分取得联系：他不能说得更明白些）等着您的指示。

他从石头地窖里走了出来，派了一个信使把报告送去。

在黑暗中，他看出个子不高的大胡子斯梅斯洛夫斯基正快步向他走来。

他们紧紧拥抱。斯梅斯洛夫斯基头上戴的帽子戳在涅奇沃洛多夫的下巴上。

他们两人彼此拍着对方的背脊。

"没有多少愉快的事情，"斯梅斯洛夫斯基高兴地说道，"只剩下20发炮弹

了，臼炮连也是这样。我派人去了，但能不能运来炮弹还没有把握。那边比绍夫斯堡的情况如何？”

他们要不要把炮营按行军架式调转头来呢？不过这就意味着撤退了。

但有一件幸运的事情：两个炮营只有几个伤员，而且是轻伤。把两个营的情况收集上来，伤的人非常少，而且比早上还少。

谁能支持住，谁就不会倒下来。只有逃跑的人才会倒下来。

“我拣了一些弹片，”斯梅斯洛夫斯基愉快地说道，“看来那是臼炮留下来的，21厘米的——没关系！！这座石头地窖也会垮的。”

几个营里的几个伤员走来了，包扎站把他们送到比绍夫斯堡去。

运伤兵的马车在公路上发出轻微的嘎嘎声。

车站上，司令部军官和通信人员在跑来跑去，电话兵和卫生兵在交谈——虽然有所节制，但到处还是一片嗡嗡声。涅奇沃洛多夫的士兵们在今天一天的行程中碰到了多少伤员和惊恐万状的人啊！但他们现在都觉得自己是胜利者。

寂静中透着一股冷气。德国人那边一点声息都没有。黑暗中看不到毁坏的东西，布满星星的苍穹在这平静的夜里无穷无尽地延伸着。

“到9点钟——就是4个钟头了，”涅奇沃洛多夫坐在地窖的弧形的、稍微倾斜的拱门下，说道，“快9点了吧？”

坐在他旁边的斯梅斯洛夫斯基仰起头来望着天空，动弹了一下，说道：

“啊，就要到了。”

“您根据什么？”

“根据星座。”

“那准确吗？”

“学会了，误差不到一刻钟。”

“专门学过天文学？”

“一个像样的炮兵必须这样。”

涅奇沃洛多夫知道了：“斯梅斯洛夫斯基有五兄弟，他们五人都是炮兵军官，全都是实干家，有学问的人。他们中间有的人涅奇沃洛多夫已经见过面。”

"您的父称和名?"

"阿列克谢·康斯季内奇。"

"几兄弟都在什么地方?"

"一个就在这儿，在第一军。"

涅奇沃洛多夫摸了摸军大衣口袋里的一只忘掉了的小电筒，是德国造的很好的电筒，一个士官送给他的，今天才在什么地方找到。他拿出来照了照手表。

差3分钟就到9点了。

他没有从地窖里走出来，低声命令安排一个骑手，接着就用手电筒照着行军挎包，在挎包的亮点下用化学铅笔写起报告来：

致布拉戈维先斯基将军。21时，于罗特弗利斯车站。

同两个拉多加营、白炮营、重炮营组成军的共同后备队。带领拉多加营投入战斗。从17时起未接到师长的命令。涅奇沃洛多夫。

还应该给谁写报告呢？怎么用军事语言向他们解释呢？你们跑走了已经4个小时了，你们这些自私鬼！你们应该有反响呀！我们在这里可以坚持下去，但你们都在哪里呀？

他把报告给斯梅斯洛夫斯基念了，罗什科把它交给了一个信使，信使带着它骑马走了。涅奇沃洛多夫又下了命令：各营加强警戒。

几个人都没有作声。涅奇沃洛多夫在地窖斜顶上稍稍曲起腿，轻轻拥抱着膝盖，也沉默不语。

跟他谈话可不轻松啊。尽管斯梅斯洛夫斯基知道，这位将军真不简单，一有空他还写书呢。

"我妨碍您吧？我走开好吗?"

"不，留在这儿吧!"涅奇沃洛多夫请求道。

可为什么要留下——他不明白。他没有吱声，低下了头。

时间在延伸着。黑暗中不知有什么东西会发生变化，会蠕动，会向前移动。

直率地把它说出来那是可怕的：那叫牺牲生命，叫做死亡。可是有两千个被扔下、被遗忘的人待在这静静的、安宁的黑暗里——暂时还似乎不可怕。

死寂到了何等程度啊！简直不可以相信这里刚才还曾枪炮轰鸣。可总的说来，还是相信现在是在战争中。隐蔽着一支支军队，隐蔽着自己的动作和声音，在通常的和平环境里是不会这样的。一点火星也没有，死寂死寂的。充满生气的、颜色变幻的苍穹下躺着这黝黑的、不可辨认的、死寂的大地，而空中一切都各就各位，都知道自己的极限和规律。

斯梅斯洛夫斯基仰着身子，舒服地躺在倾斜的地窖上，捋着长长的胡须，望着天空。他躺的角度正好，在他眼前仙女星座的那项链似的一串星星正向天马星座的五颗明亮的星星伸过头来。

这永恒的纯洁的光辉渐渐使师长来到这儿的那种热情平静下来：他的优秀的重炮营不能没有炮弹和几乎没有掩护地留在这火力阵地上。还有着某种看不见的法则。

他又躺了一会儿，说道：

“的确，我们是在为一个车站而战斗。而我们的整个国土……”

他的思维异常活跃，这使得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

“……天体的浪子，只是靠父辈施舍的光和热来生活。而那施舍一年少似一年了，大气里的氧气稀薄起来了。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温暖的被子会用坏的，地球上的一切都会枯竭的……要是我们不断地想到这一点，那么东普鲁士……塞尔维亚……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

涅奇沃洛多夫沉默不语。

“而内部呢？……灼热的岩浆要想往外迸流。地壳的厚度为 50 俄里，就像是一层薄薄的弥塞亚橙子皮似的，或者煮沸的牛奶的凝皮似的。人类的全部幸福——就在这凝皮上……”

涅奇沃洛多夫没有反驳。

“有一次，在一万年以前，全部有生命的东西几乎全给埋葬了。但我们还没有从这里得到教训。”

涅奇沃洛多夫神态安然。

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种长时间的心照不宣的沉默。斯梅斯洛夫斯基作为一个合格的对话者，而且同属于有文化的人，他不可能不理解涅奇沃洛多夫说的"俄国大地的故事"。显然，也不能不赞赏这些故事。但是，像所有的战争在纯洁的天空面前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一样，他们之间的分歧今晚也不值一提了。

不值一提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了。你看，他提到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受到一个野蛮而强大的民族的压迫，要拯救它不是在这星光下就能做到的。涅奇沃洛多夫在这里不能不反驳他：

"但什么是一位君主爱好和平的极限？难道能在这样屈辱的情况下放弃塞尔维亚吗？"

咳，斯梅斯洛夫斯基本来是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的。在斯拉夫思想中有着太多愚蠢瘋狂的说法——人们这是从哪儿想出来的呢？是从哪儿搬过来的呢？所有这些巴尔干的出路还没有通盘想过呢！

但是现在他内心里还不打算做细致的争论。

"一般地说吧！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当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时候，自然也就认为一切生命的萌芽都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可是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星球呀，所有的科学家还在面对着一个谜……生命是由一种未知的力量给送到我们这儿来的，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送来的，为什么送来的……"

涅奇沃洛多夫更加高兴了，军事生活是由理解一致的口令构成的，不允许有模棱两可的解释。但是，他相信在沉思遐想中可以出现两可的生命现象，由此也就产生了俄国历史上的奇迹。不过这一点说起来比写起来还要困难，几乎是没有办法说清楚。

涅奇沃洛多夫回应说：

"是的……您对问题的思考很广阔……而我只局限于俄国。"

这也很糟糕。更糟糕的是，一位好的将军写了一部坏书，并且别人还称赞这部书。他那东正教在反对天主教时总是对的，莫斯科的皇权反对诺沃戈洛德也总是对的，俄国的风俗总是比西方的风俗温柔和纯正，跟他谈论宇宙学倒是

更加自由。

但他动弹了一下，说道：

“可是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俄国。20个人中有19个不了解‘祖国’是什么意思。士兵们只是为信仰为沙皇而战斗，这是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东西。

“军官们都禁止谈论政治话题，士兵们又能怎么样呢。给全军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评论这道命令不是涅奇沃洛多夫的事，尽管他为上面所称道。但是他受命指挥第十六拉多加步兵团，他就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正是这个团和谢苗诺夫团以及第一掷弹兵旅一道在1905年莫斯科动乱中成了皇权的中流砥柱。

“更重要的是要使祖国的概念成为全国人民的一种亲切的感情。”

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想着他的那本书，但又不便于认真地去谈论它。亚历山大·斯梅斯洛夫斯基的观念超越了沙皇和教会信仰，不过他了解祖国意味着什么，非常了解！

他们沿着无声无息的小路漫步着，谈论着。斯梅斯洛夫斯基不得不承认他非常尊敬他那已故的岳父马拉霍夫将军，而正是这位莫斯科总督镇压了1905年起义。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我听说，您早在上届皇朝时就曾建议对军官团进行改革，有这么回事吗？改革近卫军，改革服役体制吗？”

“建议过。”涅奇沃洛多夫不高兴地、冷冷地说道。

“结果怎么样？”

他默默地走开，低声说道：

“逆水行舟，完全像逆水行舟……”

他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表。

德国人是躺下睡觉了？还是在慢慢地潜过来，潜到我们的巡逻队没有发现的地方？或者在走另一条路包抄过来，而明天就要切断我们？

应该做出决定？应该有所行动吧？还是静静地等待下去？该怎么办呢？

涅奇沃洛多夫没有移动身子。

近处忽然传来低语声，谈话声，骂娘声。罗什科把身子往地窖方向挪了

挪，说：

“阁下！这个傻瓜找我们已经找了四个多小时了。他要是不睡觉又不瞎扯蛋，他简直要跑到德国人那边去。”

他递过来一封公文。

他们打开来。两个人在手电筒下读到：

致涅奇沃洛多夫少将。

8月13日5时30分。

他们又看了一遍，涅奇沃洛多夫甚至抹了一下数字上的灰尘：是的，下午5时30分！

“师长命令你们带领交付给你们的全体后备部队掩护在格罗斯-别绍北面作战的第四步兵师撤退……”

“在格罗斯-别绍北面。”涅奇沃洛多夫用平稳乏味的声调对斯梅斯洛夫斯基重复道。

在格罗斯-别绍北面。不仅是在德国的步兵后面，而且是在不时开火的大炮的后面，在他们的联络气球后面。在那里，早晨的激战之后俄国人的尸体在炎热的天气里一片狼藉。要把“在格罗斯-别绍北面”的情况写出来，脑子里该会有多少幻影在晃动啊？

涅奇沃洛多夫把手电筒的光圈又移到文件上来：在格罗斯-别绍之后还应该做什么？

但接着再没有什么可读的了。接着是这样的文字：

师参谋长（库兹涅佐夫大尉代笔）。

不是师长，甚至不是参谋长亲笔写的，他们只喊叫什么，便跳到汽车里或者敞篷马车里走了，而叫库兹涅佐夫代笔。那位呢？大概随后很快也走了，打

发一个傻里傻气的传令兵把公文送来。

涅奇沃洛多夫借手电筒的光看了看表，在拿来的一张纸上写道：8月3日，21点55分。

命令在路上走了4个半钟头。不过可能完全不需要写了，在晚上5点钟的时候涅奇沃洛多夫几乎亲耳听到了科马罗夫的声音。

而在5个小时之内他们没有工夫来判断后备队今后的命运。

涅奇沃洛多夫仰起头来，似乎在倾听什么。

没有人到他这儿来，静悄悄的。

他低声说道：

“阿列克谢·康斯季内奇。留两门榴弹炮在阵地上，其余的作行军部署，头朝南。臼炮营亦如此。”

他放大声音说：

“米沙！骑马赶到比绍夫斯堡去，准确地弄清楚那里都有哪些部队？接到了什么命令？谁职位最高？他们给我们的大炮运炮弹没有？什利谢尔堡团在哪里？并且尽快赶回来。”

罗什科把所有问题重复了一遍，清楚、准确、没有遗漏，他跳到一边，叫来几人陪伴他，便一道骑马奔去了，马蹄在软软的地面上发出低沉的嗒嗒声，渐渐听不到了。

一个半小时以前斯梅斯洛夫斯基曾告诉他：在没有炮弹的情况下让大炮保持开炮的状态，大炮要给糟蹋掉的。但是现在他得到了允许，却舍不得把大炮撤下来。

情况完全相反，在这静悄悄的夜里很便于全军开到这儿来，在他们旁边部署阵地。

要是他们撤退的话，他们的全部火力就没有用了，全部炮弹也白发了，他们的人也白白地受伤了。

夜晚看起来是那么静，那么安全。

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以后，斯梅斯洛夫斯基回到了后备队司令部——在原

先的地窖里找到了涅奇沃洛多夫。他靠在他旁边的拱门上：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几个营的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我弄不清楚。"涅奇沃洛多夫勉强回答说。

之后这一切就很容易判断了：当然，可以撤退了，而且越快越好！当然，也可以留下来，而且越坚决越好！可能就在这时他们被切断了。也可能就在这时援军就到他们跟前了。但是现在他们被大家抛弃了，上面的人对集团军、对军、对邻军、对敌人的情况全然不了解，他们在这寂静里，在这黑暗中，在这异国土地上，只能采取毫无差错的决定才行！

斯梅斯洛夫斯基不去妨碍和影响涅奇沃洛多夫做出决定，默默地站着，靠在地窖的拱门上，捋着胡须。

突然，一切都变了！无人的黑暗活跃起来了，尽管还没有听到响声！德国人的探照灯不知从什么地方的高空中照下来，乳白色的、明亮的、粗粗的、非常长的亮光！

那像是一只敌对的、致命的、笨拙的手，在慢慢地摸索涅奇沃洛多夫后备队部署在什么地方。

要是12门重炮一齐开火的话，世间的一切就会一下子发生变化的！

涅奇沃洛多夫"砰"地跳起来，跑到了地窖的制高点上。斯梅斯洛夫斯基也跟着他跳到了那里。

探照灯在搜寻，它慢慢地移动着，不愿意舍弃那道亮光。它从左面开始，扫过湖泊，扫到了离这不远的地方。涅奇沃洛多夫叫过几个人来，大声发布命令，叫他们转达各营：探照灯照过来时丝毫不能动弹，要隐蔽好。

他们又跑去打电话。

只有一盏探照灯在变着探照的方向，很显然，只有在黑夜里德国人才停了下来，一到白天或早晨他们就又要前进的。

如果等到早晨，那么明天就还得在这里整整待一天。如果不等了，那么就马上撤走。

第二道探照灯亮起来了，跟第一道探照灯有一段距离，形成对角形状，但

没有交叉。第二道探照灯射在涅奇沃洛多夫的右翼上，照着别洛泽尔营的阵地。

在这些默默的粗棍子似的光线背后，可以设想有多少军队啊！

但是，德国人一定是以为我们这儿有好大一支军队呢！

涅奇沃洛多夫又叫过来一个人，伸着长长的右手，命令说：

"告诉科萨切夫斯基少校，等探照灯光一离开他们，就把他的营撤出战斗序列，把它带到这边的路上来。"

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再待在那里了。

"爬到车站上去吧！"斯梅斯洛夫斯基建议道。

把时间就这么打发掉，也不看一阵子，真是遗憾啊。他们从地窖上面跑下来，跑到车站的废墟前，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踩着一堆砖头向斜倒的房梁走去，从那儿可以爬到墙上去。

但是，后面的马蹄嗒嗒声让他们停了下来。涅奇沃洛多夫听出了罗什科的声音。

他们走了回来。

罗什科尽管还喘着气，但还是用他那小伙子的健康的、流露出一身活力的声音，容光焕发地报告道：

"在比绍夫斯堡没有看到一个高级指挥官。没有找到炮团的军用列车车头。所有部队都转移了，那些屋子里全住着伤员。谁也说不清该往哪儿去。一些人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一些人没有接到。找到了什利谢利堡团！他们刚从东部开到比绍夫斯堡。他们接到科马罗夫的命令，继续后撤，撤到比我们早上待过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去。托尔佩戈的骑兵师逶迤来到了城里，接到了开到西边去的命令。而利赫捷尔的那个师和辎重却从西边撤了下来。部队一派混乱，街上简直挤不过去。那里的队伍到早上还没有各就各位。报告完毕。"

探照灯慢慢地移动着，往纵深探照。之后往两侧探照。

它们的光线重叠在一起了。

现在差一刻钟是夜里 12 点。8 月 13 日涅奇沃洛多夫的后备队曾经把敌人阻止在格罗斯-别绍以南。日历上没有 8 月 14 日的行动命令，要由涅奇沃洛多

夫自己拟定行动命令。

涅奇沃洛多夫站在车站废墟的一堆砖头上，看着就要照过来的探照灯光线，低声懒懒地说道：

“我们走吧，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把最后几门大炮也撤下来。把两个师开到比绍夫斯堡北郊去。到了那里千万把阵地布置好等着我。”

“是，”斯梅斯洛夫斯基回答，接着用拉丁语说道：“我会尽可能做到，谁有能力，还可以让他做得更好。”

他走了。

“罗什科！告诉几个拉多加营：无声无息地放弃防线，拆除电话线，开到这儿来。”

车站上的一切变得死气沉沉了：毫无生气的光线，一个个幽灵般苍白的面孔。人们在房后，在树后，或站着或坐着；马匹在隐蔽工事里焦急不安，嘶鸣着，想挣脱笼头，不得不紧紧地拴住它们。

人们在一动不动的光线下一动不动地待着，感到屈辱和无助；光线一动也不动一下，整夜就得这么待着。

但更糟糕的是，那探照灯还在往各处照射着——在给你以威胁。

探照灯的光线移走了。

大家转了转身。涅奇沃洛多夫下来走到地窖里。他在写最后一道命令。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烛光下看着地图。

第六军像一个自由自在的台球似的滚走了，光滑的、圆圆的、无忧无虑的，跟谁也不绊在一起。

那样，就使萨姆索诺夫的那个集团军从右面遭受了不可抵挡的一次打击。

有过犄角，但被上帝拔掉了。

第二十二章

是的！这是罪过，这根激荡的血管，这一条线所造成的压迫，你对周围的情况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身边最简单的、连小孩子都能看到的危险都看不到！他和尤利亚·马尔托夫有一次（那是什么时候啊！——在受了三年流放的苦，几乎要逃到国外去的时候）带了一篮子禁书和一份用化学墨水写的“星火”计划，精心谋划着决定在路上换乘火车，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换乘的火车要经过皇村，在那里他们引起了怀疑，被宪兵抓起来了，但慢腾腾的警察使他们有时间扔掉篮子，警察只读了信页上表面的文字，没有拿它放在火上烤着读。这样一来，“星火”计划才没有暴露出来。

后来，发生了11个布尔什维克和12个孟什维克整整一年的党内紧张斗争，在这期间他们忽略了、几乎没有注意到整个日本战争。

对这场战争他没有去写，也没有去想，对饶勒斯[1]被杀害也没有做出回应。那是因为：全社会团结起来的思潮像传染病似的在肆虐，最近几年来它已渗透到整个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这种笼统的不加区分的团结对无产阶级是最危险、最有害的！调和和团结是愚蠢的做法，是党的毁灭！优柔寡断的国际领袖们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就会叫我们容忍！他们就会叫我们团结起来！就会号召我们去参加布鲁塞尔最庸俗的团结会议，那时我们怎样去摆脱？怎样去回避？全部注意力，全部努力都集中到那儿去，向大公的射击声都几乎没有听到了！……而这

---

①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译者注

里8月份却在维也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空前紧张地反孟什维克！而这许多星期里最最重要的是赶紧在国内组成一个俄国代表团，作为一个活动着的大党的代表团。的确，就在这里，在波罗尼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党，雄赳赳地出席代表大会！当他还在想主意，还在联络代表（通过边境直接联络）的时候，奥地利已经向塞尔维亚宣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甚至德国向俄国宣战了，他也觉得没关系……是的，是的，要继续联系，在斗争中好好地干起来了，就难以停下来了。有人散布消息说，似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赞成军事拨款，他们怎么毁了自己呢？国际怎么破产了呢？不，一时被驱散的国际现在又在继续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总的说来，帝国主义战争是必然要爆发的！在理论上已经预言过了，一贯预见到了。但是，不具体地说就是现在，就在今年。而他是忽略了，他陷入困境了……

是的，已经10天了，他意识到自己处于紧靠俄国边境的模棱两可的处境，应该把代表们撤回去，尽快从波罗尼诺这个鬼地方脱身，现在谁也不需要这个鬼地方了，尽快从这整个关上了门的奥地利匈牙利脱身：在交战国里有什么工作呢？应该马上奔到美好的瑞士——这个中立的、可靠的、没有阻碍的国家去，那里有聪明的警察，有负责任的秩序！可是不，他甚至一动也没有动，他在紧张地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而这时爆发了奥俄战争。到这儿来的所有代表都被扣留了：那些服兵役年龄的俄国人就倒霉了，你们干嘛到这儿来？

咳，多么大的失误！咳，多么紧张的三星期！

现在已经过去了，他从新塔尔格月台上走到机车前，又走回来。同加涅茨基一道走到机车前，又走回来。

加涅茨基那张光洁愉快的，甚至温柔的脸现在显得那么平静，突然他向新塔尔格的官员们狂怒地叫喊起来！他倒不是叫他们难堪（他在新塔尔格是自家人，他父亲是这儿的富翁），而季诺维也夫在决定性的时刻溜开了。

新塔尔格——可不是波罗尼诺，在这里已经很危险了，不可能再出现那么一些狂热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尽管这里的车站上有宪兵走来走去，没

有人乱跑乱窜。

这就是辩证法：宪兵一般说是不好的，而在此刻却是好的。

机车的红色车轮几乎有一个人那么高。

不管你多么机警、有远见、多疑，连续7年的小市民生活也会使你昏昏欲睡。你处在一个多么巨大的阴影下，辨认不出是什么东西，你像靠在一面小墙上似的靠在一个沉重的铁的支撑物上，而它突然动起来了，它原来是一辆机车的一个红色大轮子，一根露出的长长杆子把它转动起来，你背上的衣服给卷了起来——往那边卷去！往车轮下卷去！！你的头在铁轨边上一晃动，你才意识到，你在新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碰到了危险。

列宁本人没有受到奥地利当局的威胁。他有合法的护照，有政治移民（沙皇制度的敌人）的合法身份，在奥地利警察局里没有不轨行为的记录。但是，他怎么能断送这样的一项措施呢？怎么能让别人抓走自己的为数不多的干部呢？愚蠢的圈套！愚蠢的墙！当时发生的皇村事件——那是最愚蠢、最简单的、最盲目的失误！就像在1905年那一次，办了一份报纸，连一期都没有出来，一下子就完蛋了……是的！什么时候都要有思想准备，会有革命者坐牢的。但是，也不是那么愚蠢！也不是那么可耻！弄得自己的手给捆住也并非那么不是时候！他刚刚把党的新生力量聚集起来，就又要让它的成员坐牢不成!？而更糟糕的是，让代表们被捕，而组织者自由自在？这又怎么解释呢？

于是，头一天晚上他和加涅茨基发了电报，给克拉科夫警察局政治处，给维也纳的几位社会主义的朋友。之所以发电报，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可能从波罗尼诺村跑出来，在战争的日子里每发一张票都得经笨拙的村长的批准，而村长是不会发给他票的，甚至友好的骑兵警察司务长也说服不了村长。而要到达新塔尔格还需要有新的批准，需要得到新的信任，人家是不会让他去的，因此，你只好在村子里的一间小房间里的石砌地板上从墙这边跑到墙那边，而不是躺在吱吱响的网床上，来消磨11天的时间（在新塔尔格则连旅馆也没有），一想到：可以不这样呀！可以不这样呀！便感到火燎火烤似的难受。自作自受呀！自己找上的呀！

没有一样外在的失意、失败和敌人的卑劣行径，使他如这次小小的失误一样日夜熬煎；没有一件事情会使他感到如此伤心。他没有办法客观地讲清自己的过失，因此，也就无法抚平它、忘记它，而只求不要忘记它！而他确确实实是一时失误。

而库巴（加涅茨基党内的绰号）这几天又是怎么样的呢！他没有变蔫、没有屈服，像一只逗牛狗似的拽着宪兵的裤子不放。他像喷泉似的撒开了许多名字——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议会代表的！社会活动家的！向谁都写信，都做解释，都拉关系，以求进行干预！他往各方面写了20封信；晚上没有火车，他就坐四轮大车赶到新塔尔格去。他跑到克拉科夫去，在那里碰到好几个人（他一会儿就可以给任何一个官员编一个故事）；他又给维也纳打电话。任何一个斯拉夫人处在他的地位都要疲倦的，撒手的，扔去这工作的，但是，加涅茨基以无比的顽强劲儿坚持着。接着列宁又给他一项任务：立刻设法到瑞士去。

在加涅茨基的电报催促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维克多·阿德勒[1]和季阿曼德找到奥地利首相和内政部，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乌里扬诺夫提出书面担保，保证他不仅忠诚于奥匈帝国，而且是俄国政府最凶恶的敌人，对俄国政府的敌视胜于首相。于是克拉科夫警察局接到了一项指令：“在目前情况下乌里扬诺夫可以为奥匈帝国做出巨大的贡献。”于是，进一步谈判、行动、营救被拘留的同志的道路就这样敞开了。

同志们被解救了，而列宁怎么样？为什么他没有坐牢？库巴作了奇特的解释：村长的那间小房子、他在那里受折磨的所有那些日子里，那就是他的牢房！当然，他也坐牢了！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造成了另一次危险。你可以向奥地利首相和奥地利弱智的官员说明白的事情，但加利西亚愚钝的庄稼人，却怎么也明白不了。你住在一个地方可以不观察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情况。可是，在波罗尼诺的居民眼里，你们却是一些奇怪的人们，不像其他那些住别墅的人——每天邮局给

---

①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译者注

你们送来一袋一袋东西，一包一包东西，你们写呀，写呀，从俄国寄来不少钱，你们是些没有护照而从国境线过来的人，而这里现在在打仗，这不是间谍吗？你看，还在各个山头上走来走去呢——那不是在有计划地摄影吗？于是各地当局通知说：把可疑的人抓起来，他们在拍摄道路，他们在往井里投毒。是些间谍吧?!

令人吃惊吧，不可思议吧！农妇们从天主教教堂里出来，她们不知是自个儿闹着玩，也不知是见到娜佳而做给她看，在街上大喊大叫，"他们自己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了！""他们自己要把他的舌头割掉了！"……娜佳面色苍白地跑回家来，全身哆嗦着。她的恐惧像传染病似的传染开去，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什么？要割舌头，那还了得！这简单得很：他们操起大叉子和刀子就来了……叫他们全党见鬼去吧！叫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鬼去吧！……列宁有生以来还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危险。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来对待他……历史上也很少有过老百姓如此莫名其妙地喷发他们的愤怒情绪吧！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对这种情况也会感到安全没有保障吧！甚至在监狱里都要比在这愚昧的人群中感到安全……

在这样的威胁下，你感到情绪不安倒不是因为惊慌失措，而是因为你正在准备战斗。

娜佳在波罗尼诺最后几天的时日就是这样暗淡无光，精神沮丧。而列宁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了。两年来一直那么安全、那么宁静的村子现在却戒备森严起来了。人们待在屋子里，寝食难安，神情恍惚。当然，纳杰日达又犯了新的错误，她不取秘密文件了，不分发秘密文件了，而且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能理解新的形势，两个避暑季节里堆积了60普特的文件。

总的说来，怎么可以放慢行动，停留在俄国边境线旁边呢?！随时可能遭到哥萨克们的袭击，被他们抓起来呀！

幸好在火车台上，有宪兵和车站官员维持秩序，才不会受到不受监督的镇压了，此时紧张的心情才放了下来。第一遍铃声响了，离开车只有23分钟了。大家高兴起来。早晨显得那么愉快，阳光明媚，万里无云。车里运的不是军用

物资，不是应召的士兵，月台上和火车上是通常夏天避暑时候的情景。但是，乘这列火车需要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因此，车厢里一半座位是空的。娜佳和丈母娘已经坐在车厢里了，她们在往窗外看着。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挎着雅科夫·库巴的胳膊，在月台上走来走去，两个人个子都不高，肩膀都很宽，不过伊里奇是因骨架大显得宽，库巴则是因身子胖而显得宽。

雅科夫神态非常自信，一副商人的气派，留着一条显得机敏的胡须，两只眼睛安详地突出，眼神显得坚毅，不能不叫人赞赏。

当你看到一个人对这样的事业有如此才能，你就应该仔细地倾听他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看似如何不现实。他早就知道雅科夫，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波兰事件起就对他有所了解，不过只是在今年夏天他从新的方面施展才华后，才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总的说来，他是很出色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守口如瓶，任何陌生人都休想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在六七月里，他们经常在波罗尼诺近郊山原上散步，讨论他提出的吸引人的财政计划，一连串美好的想法。加涅茨基可能是由于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对金钱上的事情嗅觉特别灵敏，非常能干——这是一个革命者少有的、极其有用的品质。他正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钱好比党的手和脚，没有钱，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束手无策，只能一味空谈。甚至一个议会党团也需要大量的钱来进行选举活动，何况一个革命的、地下的政党，它需要加以掩护，秘密进行接头，需要交通工具，印刷文件，购买武器，训练战士，培养干部，在必要的时刻还要实现大变革，哪一项不需要钱？

这是令人信服的！所有布尔什维克从第二次代表大会起，从独立活动的第一步起，对这一点就是明白的：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钱决定一切。第一个办法就是从俄国的财主那里，从马蒙托夫那里，从“蜜糖饼干”科诺瓦洛夫那里获取捐款，萨瓦·莫罗佐夫一个月就能弄上千卢布，正好够彼得堡委员会用，而其他的人也由于商人的好心情，由于知识分子的同情，不定期地弄到捐款（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一次就给了一万卢布）。接着你又要继续去弄钱，更可靠的办法是自己掏钱，去掏遗产。比如有个叫施密特的工厂主，几个党员娶了继承

他遗产的几个女儿为妻，叫她们给他们弄钱，理由是他们在乌拉尔山区碰上了勒博夫匪帮，钱被抢走了，武器也没有运回来。要么更充分地运用军事技术手段：在芬兰准备印刷假钞票，克拉辛已经弄到了水纸。他还为激进派准备了炸弹。激进派的活动很顺利，但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洁癖，他们的做法受到了禁止，但又没有力量停顿下来，在梯弗里斯卡莫和科巴还成功地从国库弄到了34万卢布。但是，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把沙皇500卢布崭新的钞票拿到柏林、巴黎、斯德哥尔摩去兑换，而本来应该做得更聪明些，沙皇的财政部把这批钞票的连续号码通知了各地，于是李特维诺夫被抓起来了，萨拉·拉维奇在慕尼黑落网了，她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封信从监狱里送出去，就被带走了。开始搜捕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抓了30人，要是没有议会中自由党人的帮助，卡尔宾斯基和谢马什科也要被人扭送到警察局关一阵子。而比所有人都糟糕可恶的是考茨基以其伪善的、假仁假义的、卑鄙的"原则性"大喊大叫，提出这么一个恶劣的主意：设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庭"来审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并愚蠢地命令烧掉500卢布的万能钞票！有一次大家见到了他的肖像，一个虔诚的、灰白头发的老头子，把一只蛤蟆送到嘴里，因洁癖下巴歪到一边去了。你们倒好，德国的工人富了，缴纳大量工会会费，党是合法的，而我们呢？当然，不是把所有的钞票都烧掉，没有那样的傻瓜。后来人们又做了一件傻事，把这个可恶的老头子当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之间的金钱上的仲裁者，他们还使用了联合的手腕，那就是说，把资金合起来使用，而孟什维克本来就是没有钱的；全部施密特的遗产都不得隐瞒，一部分给考茨基作为仲裁费用——以后由于发生新的分裂，他就不愿意还给布尔什维克了。

今年夏天，加涅茨基提出运用列宁的一个方案，可以在欧洲建立商业企业或者以入伙方式加入已经有效的托拉斯，把所得利润的份额每月有保障地转交给党。这不是俄国的马尼洛夫习气，每走计划中的一步都要作精确的核算。这不是库巴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这是经过帕尔乌斯聪明的脑袋想出来的，是从他在君士坦丁堡给库巴写的一些信里得出来的主张。他曾经像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一贫如洗，到土耳其来组织罢工，现在他公开地写道，他多么需要财富，

党有一天会富裕起来的。他很好地写道，为此最可靠的做法是推翻资本主义，应该自己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者必须首先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者们讥笑他，萝扎、克拉拉和李卜克内西对帕尔乌斯表示蔑视。不过他们可能过于着急了，讥笑帕尔乌斯对金钱力量的看法显得苍白无力。

部分地因为争论加涅茨基的方案，人们忽略战争开始了。

他们现在，最近这些时候还在进行讨论，并商量怎样保持联系。人们很快感到惊讶：季诺维也夫总是跟随着列宁，那里还有加涅茨基，他们要尽快地摆脱奥地利的军事义务。

这时响起了第二遍铃声。伊里奇敏捷地跳上了火车的踏板，他没有戴帽子，几乎全秃顶了，穿一件旧制服，脸庞消瘦，神情不安而且小心谨慎，留着一撮长长的不整齐的小胡子。的确，他的样子有一点儿像间谍，加涅茨基想跟他开个玩笑，但他知道列宁讨厌别人跟他开玩笑，便控制了自己。

他自己呢，长着两只忧郁的、神情谨慎的眼睛，一张商人的脸孔，穿一件肮脏的制服，不像个间谍又像谁呢？

一个戴黑红色高帽子的车站值班员严肃地站在车站上。车站上的钟敲了三次。车长吹起了哨子，火车开动了。

车站上的人们向离去的人们挥手。车上的人也从开着的窗子里向外面的人挥手。

总的说来，他们在这儿生活得不错。安静，从容不迫，不像那忙乱的巴黎。不管列宁在欧洲受了多少折腾，但他不会成为一个欧洲人。他的生活环境必须狭窄些，这是活动的最好条件。

他在这儿有过多少激动不安啊。可也有过多少愉快，也有过多少失望。

马利诺夫斯基……

随着月台，随着车站——留下的人都离开了。甚至还有加涅茨基，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值得信赖的党内同志，可是现在，从下一阶段生活起，他也离开了。也许以后的某个阶段，他又成为一个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会有大量的写有“双加急”和“三加急”号的信件紧急地寄到他那儿去，但是，现在他就要

出色地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他也离开了。

存在着一条不可违背的革命斗争的法则，或者说整个人类发展的法则，它从来不是由任何人所制定的。列宁多次认真研究过这一法则：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出现或接近出现一两个在当时最志同道合的，于现在也最有利、最重要、最有益的，最叫人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和一道行动的人。但是，他们之中任何人所作所为也不能够一成不变，因为情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也应该随着情势的变化而辩证地变化，甚至是突然地变化，超前地变化，政治天才就在于此！很自然，这个那个或另一个人一碰到列宁的旋风，都要马上被吸引和他一道行动，在指定的时刻以指定的速度运用所有方式从事他的活动，并且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样做不是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而是为了通过他所表现出来的一股权威的力量，而他只是这股力量的万无一失的指导者。他永远准确地知道某一情况只有今天才是正确的，甚至这种情况到了晚上就不同于早上了。但是，那些过渡性的人物一旦固执起来，不再理解自己责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开始表现出矛盾的感情或者自己个人命运的特殊性，那么，自然而然地他们就要从主要道路上给挪出去、被搬开、被遗忘，必要时还会被痛骂、被诅咒，但在对他们的痛骂和诅咒中，列宁也是以他所引导的这股力量的意志而行动。

叶尼塞的流放者长期坚持着这样的志同道合或接近志同道合的立场，但这只是因为在地理上再没有更接近的人了。在远处的普列汉诺夫也出现了这样的立场，但他在几次会见之后就怀着那么冷酷残忍的教训做了了结。马尔托夫也有好几年采取了这种立场，甚至达到了危险的、不可容忍的亲近程度。但是，他后来也放弃了这种立场。（从马尔托夫身上痛苦地得出了一条经验：一般说来人类不可能存在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和物质关系之外的“友谊”关系）波格丹诺夫在为党弄钱财的时候，也有过亲密的关系，但后来也中断了这种关系，不过他不明白这是一堵悬崖峭壁，还指望攀上去，但掉了下来。也有一些人相当长时期坚持这样的立场，比如克拉辛，他始终在默默无闻地为党弄钱。同时，还有一批新的忠诚分子被吸引到这股旋风里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马

利诺夫斯基……

一起坚持着的、活动着的，只有那些正确地懂得党的事业的人和那些现在还懂得的人。当一项紧急任务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形势的看法跟不上了时，所有这些不久前的合作者便令人失望地变得迟钝起来，就像路边的柱子一样落后了，离去了，被遗忘了，有时在新的转折时期突然遇见时已经成了敌人。有的人只是一星期、一天、一小时、一次谈话、一次联络、一项任务中的志同道合者，列宁真诚地满腔热情相待，给他们必要的事情干。他们每个人都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可是一小时以后他们就掉头去了，人们再记不得他们是谁，为什么而来的了。瓦连京诺夫第一次从俄国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显得很亲近，尽管他以其愚蠢一下子就把事情弄糟了，他把他所做的钳工部件摆得比政治斗争还重要。这很快就暴露出来：他在和马尔托夫做斗争中没有耐性，所作所为像个孟什维克。

火车沿着斜坡驶下去，绕着小山行驶着，铁轨和旁边的小路在往上往后奔驰着，火车驶过一个个庄子、一堆堆草垛和还没有收割的田地，现在眼前出现了一条山路，你想象着可以怎样走上去。这里的地形很像波罗尼诺，但是他没有来过这里。

他往凳子上坐了下来。思考也好，做事也罢，但他不去做无谓的伤感。

他的家眷看看他的眼神和动作什么都明白了，不拿生活小事来打搅他，不做无谓的奔忙，安安静静地坐在凳子上。

这些折磨人的年头，从 1908 年以后，革命失败了，发生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奋进派呀，召回派呀，最后通牒派呀，马赫派呀，造神派呀……一一走了；卢纳察尔斯基呀，巴扎罗夫呀，阿列克辛斯基呀，勃里利昂特呀，罗日科夫呀，利亚朵夫呀，洛佐夫斯基呀，马努伊尔斯基呀，高尔基呀……也一一走了。这些在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中团结在一起的老近卫军走了。现在似乎是处在这样的时刻，什么人也没有留下来，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就剩下他一个人和两个妇女以及十个三等“磨损者”了。谁还能出席巴黎布尔什维克会议呢？你到大会上去，可是没有自己人呀，你要从讲坛上给推了开去的。大家先后都走了，要有

多么大的自信力才会不怀疑、不动摇、不跟随他们去妥协呢？但是，看到了未来，便能站稳脚跟，并且知道：他们会自己回来的，会自己醒悟的，而谁不回来，那就让他自行消失吧！

1906和1907年，那时完全没有失败，全社会还在沸腾中，天旋地转，处在旋涡中。列宁在库奥卡拉等待着，等待着第二次革命浪潮。但从1908年起，全国被反革命所控制，地下工作瘫痪了，工人们像一群群蚂蚁涌出巢穴，纷纷参加工会，加入社会保险，随之地下活动似乎成为过了时的东西，侨居国外成了人人所向往的事……那里有杜马，可以公开出版报刊，每一个侨民都努力在那里出版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战争的爆发成了那么好的事情。战争爆发了，这该有多高兴啊！在那里所有那些取消派受到了压抑，合法性的意义在急剧下降，而侨居的意义和力量相反在增加！俄国社会生活的重心又往侨民那边转移了!!

列宁在新塔尔格的头一些神经紧张的日子里对此做了估计，没有因个人的失败而看不到全社会的成功。他接受全欧的战争并把它纳入仔细研究的对象。列宁在脑子里对它作了整体研究之后，提出了胸有成竹的口号——这些口号是针对新的形势的，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他还把自己的理由变成了全社会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否则的话，他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会理解不了的。

从这里人们弄清楚了什么呢？加涅茨基第一个弄清楚了：应该明白，既然战争爆发了，那就不应该回避它，而应该利用它！应该超越在无产阶级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神父观念——认为战争是不幸的事情，罪恶的事情。“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的口号是神父的口号！在当前的形势下全世界革命者应该采取什么路线呢？首先应该驳斥这样的无稽之谈：发动战争的罪责在几个泱泱大国！协约国想要掩饰说：“我们是受攻击者，我们是无辜的。”他们已经想出了理由，“为了民主事业”必须保卫靠利息生活者的共和国。掩盖挫败和粉碎这种自我辩护！多么大的差别，谁第一个攻击谁？应该宣传的是，以平等尺度来衡量所有政府都是有罪的。随之德国人的罪行倒轻些。重要的不是“谁有罪”，而是我们

怎样来利用这场战争？“全都是有罪的”——不这样看待就不能进行从内部破坏沙皇政府的工作。

这可是一场幸运的战争！它将给国际社会主义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一下子就可以使工人运动摆脱和平时期的阴影了！过去把社会主义者区分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者，这种区分是不明确的，使敌人有空子可钻，现在区分为爱国主义者和反爱国主义者，这是十分明确的国际分裂。我们是反爱国主义者！

国际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勾当结束了！什么维也纳代表大会也不会有了。现在人们提都不提它了。现在裂口就是裂口了，已经不去调和了！而在7月份大家还在扯着嗓子喊：我们还没有看到足以导致分裂的分歧！派代表团讲和吧！要和孟什维克下流坯讲和！而现在为军事贷款进行表决——你们已经起不来了，你们这群死尸！你们还要长久硬充活人，但是，应该大声地说：你们是群死尸！这次让伊涅萨到布鲁塞尔去见你们，是最后一次和你们相会了，这已经够了！

这时，丈母娘突然想起来，他们忘了一个手提箱！他们奔去寻找，去清点，在凳子下，在网状搁架上，都没有找到！多丢脸啊！好像遭了火灾似的。还有别的文件也忘了带了，甚至还有地址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绪很不好，家里和屋子里乱七八糟的，根本没法工作。说起来都好笑，但是家庭秩序也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不好责备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她会回答你的，他们彼此很尊重对方，他甚至买小礼物送她；他严格地批评了娜佳。她连纽扣都不会好好钉，还能指望她收拾好房间，到处弄得斑斑点点，他自己要好些。你要不说的话，连手巾都不会给他换。

他不能容忍错误，任何人犯的错误他至死都不会忘记。

他扭过脸看着窗外。

火车弯起身子，渐渐地往山下驶去。窗边一会儿飘来一股灰烟，一会儿飘来一股白烟。这些山真讨厌。

提到娜佳，就像一股水漫到了枕头上。噢，我们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回来了，我们会从克拉科夫那里写信，把手提箱从邮局寄来。

娜佳有意了解，多次采用一个办法：要是承担下来，不责备说他也是有过错的，那么沃洛佳就会安静下来走开的。如果原来是他的话，他会感到更加痛苦的，因为他也是有过错的。

他显得老了一些了，愁眉不展，胡子没有刮，两道红褐色的尖尖的眉毛，忧郁的下巴，他正望着窗外，不过是斜着眼睛，什么也不注意。他脸上的全部表情娜佳都熟悉。现在不仅不能和他顶嘴，而且一般说来，现在不能向他提任何问题，不能用任何话来打搅他，包括跟母亲讲话。现在，必须让他就这么坐着，陷入沉思，在沉默中摆脱所有苦恼，既不去想新塔尔加的疯狂，也不去想波罗尼诺的威胁，甚至不去想那手提箱。在这样的时刻，不管他出去散步，还是默默地坐着，思考着，只要经过半小时的沉思，他那紧蹙的额头就会舒张开来，那满是皱纹的脸庞也会熨平开来。

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分裂早就形成了，但因为战争才显露出来，成了不可逆转的。多么壮观啊！一些社会主义者的大规模变节，似乎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阵线，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容易坚持我们的阵线了。

在一个月以前能说什么呢？怎样摆脱困境呢？一个想法是派伊涅萨代替自己到布鲁塞尔去！你们在等我，那么简单？你们擦干自己的脸吧！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德！我们就是派伊涅萨为代表团团长！她会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她还有着不可比拟的派头——冷静，安详，还有那么一点蔑视的神情。法国人在主席团里会马上老老实实的。而德国人会很不理解你——这非常好！而你每次见到德国人都要求有翻译啊！就是这么个办法！你看，那些超社会主义的驴不知所措了！……抓住机会，马上走呀！写信呀！了解一下：她要走吗？可能走吗？带孩子们到亚得里亚休息吗？胡说八道，找一个人照看孩子，从党的款项里开支。她在写一篇关于自由恋爱的文章吗？不要讲令人不快的话：这份手稿等着发表。我确信，你是那种一旦处在负责岗位上就一定非常有力、非常勇敢的人。胡说！胡说！我不相信那些悲观主义者！……你会干得非常出色的！我坚信，你可能成为一个够厚颜无耻的人！……我缺席，大家会很恼火的！他们大概还想报复你，但我坚信：你会以最好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好斗性格！我们

管你叫……彼得罗夫。为什么要向取消派公开你的名字？（“彼得罗夫”和我，谁也记不得，但是你记得。这样我们通过笔名一起到人间去——公开地和不公开地。你确确实实成了——我）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表示同意！你会去吗？……你去吧！……去吧！当然应该作更详细的商量。而且要赶紧商量。对取消派不应该说真话：我们以后可能采取共同的革命立场，你答应吧。而实际上我们当然在任何事情上永远不会一致的！没有任何一项提议会一致的！再有，关于孩子们的病，你就撒谎说孩子们有病吧，由于他们你就不可能更久地留下来。应该让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让那些混账的庸夫俗子明白，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最现实的政党。你在那儿把一些工会塞给他们，把一些保险柜塞给他们——这会极大地影响他们。当他们提出问题来——你就马上打断它，引开它，挡回它！所有时间你都采取进攻的策略！让萝扎说，向他们证明，在她的波兰没有一个现实的党，而加涅茨基的立场才是现实的。你什么都懂得！你去吧！……紧握你的手！非常实在地……你的……

这里加涅茨基稍稍把事情弄糟了，他提出了最后通牒：给250克朗便去布鲁塞尔一趟，否则就不去。而党的经费是必须保存的，当然不仅加涅茨基一人是这样的！许多人也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他们不会随便乱花钱的……加涅茨基不在的时候，波兰可恶的反对派叛变了，走上了跟萝扎和普列汉诺夫迂腐愚蠢地调和的道路。

不管怎么说，伊涅萨，你把事情做得比我要好。此外，我也不懂法语，要是我的话真要把事情弄糟的！我也忍受不了弄虚作假！我真要痛骂他们是无赖！可是你却很镇定，很坚韧，你使他们所有的计谋失败了。你为党做了很大的贡献！给你寄去150法郎。大概太少了吧？告诉我，你的花销有多大。我给你寄钱去。写信告诉我你是不是很累？你很生气吧？你为什么写到这次代表大会时“极端不愉快”？……或者你生病了？请回信告诉我，要不然我会很不安的。

伊涅萨是唯一一个可以将情绪传给你、影响你，并且从很远处得到你回应的人，甚至越远越显得强烈。

你看，现在由于军事检查应该舍弃亲切的“你”的称呼了。不然就会给人

以威胁的口实。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有先见之明。

战争爆发以后书信往来受到了破坏，现在还有信送到波罗尼诺。但从所有情况看来，伊涅萨必须把孩子们送回俄国，他自己回到瑞士去。可能那里已经准备好了。

几位妇女已经在悄悄地谈论，她们在克拉科夫怎样应付过去。娜佳提议，妈妈和沃洛佳待着看东西，而她到女主人那儿去，伊涅萨现在留在她那里：今天在那里会方便些。

她这样说，而她自己却从沃洛佳的两颊边往窗子望去。沃洛佳的神情没有变化，没有转过身来，没有反响，但从他的禀性和眼神看，娜佳还是确信他听见了她们的议论，并且是赞同的。

要方便，要快，不要去找——这是对的。但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待在伊涅萨的房间里。还有，沃洛佳不喜欢陌生环境，不能在短时间内习惯的。这也是在母亲面前的挡箭牌。

在母亲面前他总是低声下气的，从前更甚，后来好点了。不过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娜佳养成了一种一贯的作风：不要沃洛佳有一丁点偏离他的道路。她一直想使他的生活变得轻松些，但从来不束缚他。她一直留在这里，但要是他不需要的话，她随时准备离开他。

她一旦作出了选择，就要坚持下去。承担了责任，就要负责到底。对待女竞争者，她不允许自己说粗鲁的话，而是说话很有分寸。她像对待朋友那样愉快地欢迎她，既不使沃洛佳的情绪受到损坏，也不影响他在同志们中的地位。出去散步也好，坐下读书也好，都三个人在一起……

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甚至更早一些，女大学生索尔邦娜帽子上出现了一片红翎（从来没有一个俄国的革命者敢于这样）。虽然有两个男人和五个孩子在背后，伊涅萨第一次走进她们在巴黎寓所的时候，沃洛佳只从桌子旁边稍稍站起来。一阵风吹过来，一切将要袒露的都向娜佳袒露了。自己的无力干预也暴露出来了，自己也有着不去妨碍的义务。

娜佳首先自己提出退出。她不能成为这样一位人物生活中的绊脚石，他生活中碰到的阻碍实在太多了。她不止一次竭力想要离开他。但是，沃洛佳仔细考虑后总是说："留下来吧。"就这样决定下来。于是她一直留了下来。

那就是说需要她留下来。也的确如此，没有一个人能比她更好地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一个女人不能企求碰上更好的一个人了，这种意识使得她安心留了下来。她有一种使命感：她比别人更有益于他。她不比别的女人差，甚至许多方面比别的女人更亲切。

于是她留了下来，但下决心永远不妨碍他。不能流露出一点痛苦，甚至要学会不感到痛苦，以便让这种痛苦自生自灭。如果说不久前在伊涅萨的房间里实际上待得很舒服的话，那么就应该在那里待下去，像沃洛佳在那里逗留的时候一样，不会浪费时间的。

只是在母亲的眼里……

克拉索夫很快也要来了。沃洛佳快乐起来了。就是说，他的想法获得了很大进展。

不，你到布鲁塞尔去是很值得的，不要懊悔。唯一遗憾的是，你没有来得及向我告诉你那样给考茨基写信……你要是以我的名义写了信就好了，我已经附带地为你拟好了信。他是多么卑鄙的一个人啊！我憎恨他，蔑视他，他比所有人都坏！多么令人嫌恶的、坏透了的伪君子！可惜呀，可惜呀，这场游戏我们还没有玩起来，真想玩它一场呀！

沃洛佳高兴起来了，他甚至轻轻地打起口哨来了。他不再去想那丢失的手提箱了。他提议说，我们吃点东西吧？他把那把随身携带的小折刀拿出来了。

他们铺上了餐巾，拿过一只小鸡，几只大鸡蛋，一瓶牛奶，一些加利奇面包，一包羊皮纸包着的奶油，一小盒盐。

沃洛佳甚至大大地开起玩笑来，说他的丈母娘是一个资本家，这给他的革命经历留下了污点。

实际上，他们真的需要解决经费问题，并且急需解决。他们在克拉科夫的银行里存有一大笔钱，可是谁能想到爆发了战争！那是以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

娜的名义存的，超过4000卢布。现在这笔钱已经作为外国敌对者的财产被扣押在那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无论如何得把这笔钱提取出来，得找到用得上的一个精明的人。并且把这笔钱兑换成可靠的货币——黄金，一部分兑换成瑞士法郎，而且要随身带着。

没有受到阻拦，一下子就到了维也纳。他们得到了去瑞士的签证和担保，必须尽快地到那里去，奥地利、匈牙利是战争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在所有国家里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部长，现在，库巴坚持必须拜访阿德勒和季阿曼德（虽然他已经打电报表示过衷心感谢），亲自去感谢他们的解救，无论如何不说无礼的话。沃洛佳讥讽地笑笑。是的，态度上来了多么大的转变：这些腐朽得成了碎屑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伙庸俗的败类，他们也献起殷勤来了。这归根到底说明了：没有一条有原则性的路线，只好四处求人救命了。跟他们临时的策略一致，他们就可以作为具体的现实的行动纲领。在瑞士没有这一帮家伙也是不行的：没有他们的担保就不放你进去，还有什么别的人能担保呢？罗伯特·格里姆①简直是个小孩子，去年你住院的时候你们在伯尔尼见过面。

不管嘲笑列宁也好，侮辱也罢，列宁一点也不恼火。他是一个44岁的人了，要向年轻人低三下四、要受所有人支配，没有自己的力量，心情是多么沉重啊！

要是1908年不离开日内瓦到巴黎去，那么他们现在也就不需要设法到瑞士去了，那么就可以稳妥地安全地待在那里，有自己的印刷厂，有各种联系、什么都有的。你说，怎么鬼使神差给拽到巴黎去了？

他们要是不到巴黎去，他也不会认识伊涅萨了。

去年，你到柯赫尔②那儿治巴塞杜式病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医学（那时沃洛佳自己也读起讲巴塞杜式病的医书来了，自己进行检验），我们真有点想留在伯尔尼呢。为什么不呢？一个革命者如果必须在沙皇制度下受一番苦，而又不是25岁的年纪，那么健康也是他的一种武器。也是党的一种财富。应该

---

①瑞士社会民主党主席和第二国际首领之一。——译者注

②瑞士外科学家，现代无菌腹部外科学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毫不吝惜地用党的一切财力来支持他。应该请出色的医生给他治病，让他接触第一流的专家，不在瑞士又在什么地方治病呢？你总不能到谢马什科那儿治病吧，那才可笑呢！我们的那些革命的医生同志笨得像一匹匹驴，难道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委托给他们随意处理？

而你，伊涅萨，到现在还没有康复呀。你应该到柯赫尔那里去看看呀。

但是，沃洛佳，在瑞士小市民的习性是很可怕的，你想想，我们在那里是怎么透不过气来的！你想想，在梯弗里斯劫夺之后人们是怎样回避我们的！您看到没有，在他们国家里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对私有制是犯罪的，是不能容忍的！那里把这样的人叫做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你在瑞士不会像我们在波罗尼诺那样倒霉。而我们毫不费劲就解救了谢马什科和卡尔平斯基。

那里还有着多么好的图书馆，在那里看看书有多好啊！现在，首先是处在战争时期！要大力营造方便的生活条件。

一个干净的一尘不染的国家，叫人喜欢的山峦，招引人的公寓，水鸟漂浮的清澈湖泊。

俄国革命的澄水箱。

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中立国里，才能从那里保持着国际联系。他考虑再三，觉得欧洲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他们所期望的正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现在。这场战争正是通往世界革命的最好道路！1905 年没有烧起来和熊熊燃起来，今天熊熊燃起来了！这可是极其有利的时机！

他脑海里萌动着一种预感：这就是它，你为了弄清楚它而为之活着的事情！27 年自修政治，看书，读小册子，党内吵架，对第一次革命的不成功冷静观察，为了国际的所有人而做一个破坏秩序的人，冒失蛮干的宗派主义者，称之为党的渐渐减少的微弱的一小撮人，而你在等待着，自己也不知道等的是这一时刻，现在这一时刻来到了！一只沉重而巨大的轮子，像机车的红轮在转动着，必须让它有力地转动永不停顿下来。他一次也没有站在群众面前，一次也没有用手

指示群众如何运动，就像这个轮子，自己的这颗转动着的心所牵动的那样，使他们全都转动起来，但是，并不像它现在吸引着他们那样，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运转。

克拉科夫。

他们穿上衣服，把东西收起来。

列宁不知所措地把东西收起来，完全不明白克拉科夫怎么在这里，怎么办为好。

他们自己拿起了行李，没有找搬运工人。

人声鼎沸，他们已经不习惯这种情况了，而这里还有个特点：是在战争期间。月台上的人比平常日子多五倍，不安的心情也超出五倍，人们都行色匆匆。那些在这里无事可做的女修士挤来挤去，把小圣像塞给大家，忧伤地祈祷着。列宁像回避赃物似的把手缩回来。在旅客月台旁边，一辆货车停得不是地方，人们往里面搬一些大箱子，箱子上写着“跳蚤粉”的字样。军人、文职人员、铁路员工、旅客，大家挤来挤去。人们在拥挤的月台上慢慢地、吃力地，几乎是用胳膊肘开道挤过去。而车站墙上拉着大幅标语，黄色的布匹上写着红色的大字：

向每一个俄国人开枪！

虽然矛头完全不是指向他们，但他们也不能不感到一阵战栗。

车站大楼里又拥挤又闷热。他们在侧墙旁朝广场的一个角落里的稍稍高出的阴凉处找到一块地方。这里人群更密，还有好多妇女。他们叫丈母娘坐在一条凳子上，把行李放在她旁边。娜佳离开这里去看伊涅萨的女管家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跑去买报纸去了，走在他们后面，边走边读着报纸，胳膊肘撞着人们，走过来坐在一只硬的箱子上，在胳膊肘和膝盖之间把一堆报纸摊了开来。

报纸上没有令他特别高兴的东西：有关加利齐亚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的报导写得含糊其辞，那就是说，俄国人是不无胜利的。但是，在法国的几次战斗呢？在塞尔维亚的战争呢？过去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中有谁能想得到呢？

他们惊慌失措了，他们不能站得比“要和平！要和平！”更高一些。谁不是“祖国的保卫者”，谁就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有气无力地唠叨“停止战争”！

这好像有可能似的，似乎哪个人有力气，他就可以用两只手拽住奔驰着的机车轮子叫它停下来似的。

那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毛病的、肮脏的、流着口水的女社会主义者，为了夺取群众而在奢谈“争取和平”，甚至“反对吞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反对战争，不就意味着“争取和平”？他们应该首先挨打才是！

他们之间谁有眼光看到，有毅力做出这样的伟大决定：不但不阻止战争，而且要推动战争，要把战争引到本国去！

我们不会直接说“我们拥护战争”，但我们就是要拥护战争。

“要和平”是一个愚蠢的、背叛的口号！如果不立刻把它变成国内战争而且是无情的国内战争，那么谁也不需要的“和平”这个空洞无物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任何不拥护国内战争的人，都应该作为叛徒进行谴责！

最主要的是要清醒地抓住力量的分布情况，清醒地懂得现在谁和谁是盟友？不能像愚蠢的牧师那样在几条阵线之间举起手来挥舞着袖子。但是，一开始就应该看到德国不是等同于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盟友。要干革命，就需要武器，需要军队，需要金钱，需要去寻找谁能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需要寻找谈判的道路，秘密地去查明：如果俄国出现了困难，俄国会不会呼吁和平？德国会不会走到谈判桌上来，会不会把俄国的革命者置于命运的肆虐下？

德国！是一种什么力量啊！有着怎么样的武器啊！有着什么样的决心啊——决心通过比利时进行袭击！他们不会顾及别人会怎样哀号，一旦开始袭击，就会一个劲地袭击下去！指挥官的果断命令一点也不会有俄国的那种含糊不清的意味，甚至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表现出这种果断。释放他们就更不用说了。

德国绝对会赢得这场战争。这样，它就是反对沙皇的最好的和最自然的盟友。

啊，徽章上凶猛的白兀鹫陷入套子里了！它的爪子被抓住了，它失去自由了！是你自己选择这场战争的！它的羽毛被剪短了——到基辅了！到哈尔科夫

了！到里加了！我们要打掉你的大国气势，要了你的命！你的能耐就是压迫别人，此外再无能耐了！我们要肢解你，使波兰，使芬兰分离出去！使波罗的海地区分离出去！使乌克兰分离出去！使高加索分离出去！要叫你完蛋才好！

广场上呜呜响，人流涌过来，向月台栏杆涌过来，再往前警察就不让了。这是怎么回事？一列满载伤员的火车开过来了。这可能是从那场大战役中开来的第一辆火车。人群给推开了一条道路，让一连串等候着的救护马车和汽车驶过去，拐到火车跟前去。健康的、皱起眉头的护士从火车上迅速地把一个个担架抬到马车上。妇女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挤过去，从别人的脑袋间、肩膀上热切而恐惧地望着一张张缠着绷带、包着床单的灰色的面孔，心惊胆战地猜测哪个是自己家的人，不时发出一阵阵号啕声——那是认出了自己家的人，或者是错认了，这时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脉搏也似乎跳动在一起了。

从列宁一家所坐的高处，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并且看得很清楚。列宁看到这种情况，他站了起来，往栏墙跟前走去。

马车和担架不够，这时由护士搀扶着的伤员靠一双脚走下月台，白的身子，灰褂子，蓝军装，头上、脖子上、肩上、手上紧紧地缠着绷带，有的小心地走着，有的勇敢地走着。看！向他们走过来了。现在，已经到他们跟前了！迎接的人们扑了过去，人群拥挤着，高兴地叫喊着。人们互相拥抱，彼此接吻，也不管是自己家的人还是别人家的人，把伤员从护士手里夺过来，还把他们的袋子背了起来，高高举起，举过所有人的头，庄稼人在白帽子下高高地端起一杯杯啤酒，用白盘子端着一盘盘炒菜，从车站食堂走出来，向伤员走了过去。

栏墙旁边站着一个精神饱满、颇为兴奋的人，他戴着一顶圆顶礼帽，留着没有修剪的淡黄色小胡须，两道弯弯曲曲的眉毛，一双敏锐的眼睛，他的一只手掌弯曲向上摆着，就像捧着一只大杯子，喉咙咽着口水并且颤抖着，就像没有这只杯子在战壕里喉咙干枯了似的。他的两只眼睛放出刺人的光芒，一会儿眯缝起来，一会儿张开。

突然，一个新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出现了，这是他一生中最有力的、最急切

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空气中飘浮着印刷报纸的气味，血腥的气味和药品的气味，你从鹰的飞翔中突然间密切地注视着这只小小的、唯一的、金色的蜥蜴，一颗心突突地跳动起来，随着蜥蜴的出现鹰摔了下来，你在最近的石头缝隙旁抓住了它颤抖的尾巴，把它往后拽，像拽一条宽带子，像拽写着这样口号的一大幅布：……变为国内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啊——欧洲的所有政府都将垮台!!!

他站在高耸在广场上的栏墙旁边，高高举着一只手，就像站在演讲的位置上，但还没有开始演讲似的。

你可能无时无刻不愤怒地、不妥协地在反对这次战争！但是内在的辩证法是：希望战争继续下去！要使得它停不下来！对这样的一场战争可不能粗心大意，可不能错过啊！

这是历史的赠品，这样的战争啊！

第二十三章

(8月13日一瞥)

日林斯基将军乌鸦般的大眼睛在盯什么呢？他在普鲁士盯的是马祖里湖区的一角及其周围地区。只要看一下地图，连一个德国中学生都能明白：向东方探出的、处在波兰王国腋下的整个东普鲁士的袖口地带，在俄国的打击下是防守薄弱的。俄国的意图不说自明，那就是要肢解普鲁士。在德国军队下不了决心进攻、把自己脆弱的手伸向东部涅曼河一带，俄国人布置了少量的屏护队和诱导兵力，而其主要兵力则是向腋下压过来，从纳雷夫压过来，袭击北方。

这并非自己的领土，况且是离德国很远的地方，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本应该暂时放弃它。但这是条顿骑士团的根基，普鲁士国王的摇篮所在，无论条件再艰难都得保住它。

在每年都有军事游戏的时期里，未来的局势不止一次地为德国高级指挥人员所验证，他们布置了有力的反机动作战：在许多公路和铁路线上，可以在两三昼夜里从口袋里溜出去，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的主要集群的各翼，骚扰它、击溃它或者包围它。

的确，他们在日俄战争之后还没有这样担心过。因此，有这样的指示："我们不应该指望俄国的高级指挥人员迅速利用有利条件，准确地采取机动作战方略。俄国军队的调动非常缓慢，碰到的阻力非常大，还要传达命令，执行命令。因此我们在俄国战线上允许机动运动，而同别的敌人作战则不能这样。"

但就是在这样的估计下，俄国军队在 1914 年 8 月的行动也令人大吃一惊！他们从东方运动过来的绝不是什么诱导的部队，而是足足 8 个步兵师和 5 个骑兵师，在它们中间有几支近卫军部队，有彼得堡的精华。而在这几天里俄国军队却没有从南方越过边境。

简直是在玩狡猾的捉迷藏游戏！为什么俄国军队不在同一时间运动？为什么南方的部队在速度上不超过东方的部队并将敌人围而歼之呢？这能不能用俄国人新的战略来解释：不采取时髦的包围理论，而采取普通的推进，把敌人打出去的战略，明显地表现不狡诈的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怎么样？现在袭击伦南坎普夫的涅曼集团军吧！要尽快袭击，行动慢了可能会有致命的后果。指挥普鲁士集团军的普里特维茨将军几乎把他的全部兵力投到了普鲁士的东端，胜利应该是有把握的：伦南坎普夫的骑兵毫无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点也不知道敌人已经靠近。在敌人发动攻击战的那天，即 8 月 7 日，他还让全军休息一天，他的骑兵也没有打响战斗，每个师也自行其是。就在这一天，德国人得到的训示是要藐视敌人：这些训示列举俄国指挥人员的毛病，而不提俄国步兵的顽强精神和出色的火力射击，日本战争也不是白白地输掉的。普里特维茨在贡宾嫩城下的炮兵尽管双倍地占优势，但他的军队还是受了重创，吃了败仗。

在那个艰苦的晚上，本来有人报告普里特维茨说飞行员发现东面有大量俄国部队赶过来。他几乎要赢得贡宾嫩城下的这场战斗了，现在不得不后撤，甩掉伦南坎普夫。普里特维茨输掉贡宾嫩之后，要转而完全退到维斯瓦河对岸，放弃东普鲁士。

但是，甩掉俄军的动作倒是非常顺利，德国人运动迅速，好像东边并没有俄国军队似的：那天晚上他们就退到了后方，一个晚上的行军简直可以和白天的转移媲美，接着，就不受俄国飞机的监视而潜入和撤退到普鲁士的另一端了。只留下一个骑兵师和一支很弱的后备国防军步兵来监视伦南坎普夫的军队。战斗之后的第二天即 8 月 8 日，以及 8 月 9 日，甚至 8 月10 日的早上，伦南坎普夫成了令人吃惊的第二个谜。他不急于追赶、践踏、歼灭敌人，夺取空

间、道路和城市，而是停下来，和敌人保持60俄里的距离，之后十分小心地向前运动。

普里特维茨在一昼夜间带领自己的三个军成功撤退，离开了伦南坎普夫，于是决定不撤到维斯瓦河对岸去，而往后往右重新部署，袭击从北面开过来的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左翼。因为这是俄国的第三个谜！每天从空中仔细侦察发现，南面的俄军既不努力搜索位于它对面的绍列茨的那个军，这个军从旁边像一面盾甲似的护住普鲁士，也不包围它，甚至不正面袭击它，而是蛮有信心地从斜面往绍列茨旁边的空旷地区运动，把自己的侧腰向它展示出来。

但是，普里特维茨往上送去的建议和从普鲁士逃跑的人流在柏林引起的惊恐浪潮也使他的打算摇摆起来。8月9日德国大本营决定：免除普里特维茨的职务。刚在比利时博得声誉的49岁的鲁登道夫被任命为普鲁士集团军参谋长。"也许您能挽救我们的局势，防止出现最坏的局势。"他于8月9日晚上受到了威廉皇帝的接见，因夺取列日而获得了勋章，10日夜里他已经同集团军新的司令员兴登堡乘特快列车从科布伦茨往东去了。兴登堡是一位67岁的好唠叨的退伍将军，曾在大演习中批评过威廉皇帝的指示，现在是退休后又被起用。他们从火车里发出命令，要军队按普里特维茨在他们上任以前所作的部署重新部署。按老毛奇对德国军事长官的教导，唯一的军事思想艺术是：天才的统帅是一种偶然，人民的命运不能取决于这种偶然，胜利的战略必须由中等的人通过军事科学来实现。

外部世界把这描写为德国人在普鲁士的一次失败，但是在巴黎，在德国的强大兵力从北方的无法阻止的突围下，法国外交部不知是由于自己的惊惶失措的臆想，还是由于什么人的故弄玄虚，8月11日给驻彼得堡大使发去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说"根据最可靠来源的情报"，德国人撤回了从普鲁士开往法国的两个作战军，因此，要再次坚决要求俄国人刻不容缓地进攻柏林。实际上德国大本营于8月11日的确撤回了两个作战军：后备近卫军和第十一军，但那是从马恩战役撤出的，从开往巴黎的右翼撤出的，而且是开回普鲁士。这一艰苦的决定是小毛奇在得知昨天在奥尔劳城下打了败仗后做出的。这给贡宾嫩城下的

失败不可容忍地添加了一份东西，德国不可能放弃普鲁士，哪怕暂时放弃。而按史里芬的作战计划，为了向法国人在战争头10天的所作所为算账而夺取巴黎战役的全部力量正是在右翼。（“马恩的奇迹”之后连毛奇也免职了）这样，不为谁所赞誉的马尔托夫将军在历史上打的一次不著名的战斗居然破坏了德国人夺取巴黎的行动，进而破坏了他们的整个战局。

这时候俄国人又给德国人出了第四个谜：使用明码电报！时时有人给乘车过来的鲁登道夫送来电报，甚至在路上有一辆汽车赶上他的汽车交给他几份截获的俄国人的电报：8月11日，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和几个军的司令部之间以及从第一集团军，发出了10份电报，指出俄国各军的准确驻地，他们的任务和意图以及他们对敌人情况一无所知达到了什么程度，而12日早晨的一封完整的电报讲了第二集团军整个兵力的部署情况。

他们把这一切暴露出来莫非是要迷惑对方？不，空中的飞行员、留下的侦察员、自愿的军事团体送来的情报，居民们打来的电话所说的情况，全都是一致的。在整个军事史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公开的图景？有关敌人的这么明显的情况？一个多湖泊的、20俄里林带所挡住的国家对德国人变得这样简单了，就像演习场上的作业那样一目了然。

这所有的四个谜猜破了这样一种情况：俄国人不擅长于大规模协同作战。因此，我们可以放弃包抄一翼的战略而采用整个包围的战略！那图景在叫喊，那图景在请求，那图景本身在指出，可以画出20世纪的卡内[①]啊！

包围萨姆索诺夫的整个集团军是具有诱惑力的，但这个集团军分布太广了，德国军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决定把边上的几个军挤出乌兹道和比绍夫斯堡，开几条通道把他们引到鳌口里。为此德国军队已经进行了四天多的调动。弗兰苏阿将军的一个军乘火车做了横穿整个普鲁士的调动，而马肯津和冯·比奥洛夫的几个军（伦南坎普夫曾报告说，它们已被击溃，其残余隐藏在柯尼斯堡）

---

① 意大利村镇。公元前216年8月2日，第二次布诺战争时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在卡内附近从侧翼合围并消灭7万罗马军队。——译者注

以常规行程覆盖80俄里的地面，只做了一日的安静休息，一路秩序井然，于8月13日早上把科马罗夫的一个走在前面的师打得措手不及。

8月13日同一天，萨姆索诺夫终于把自己的司令部转移到奈坚堡，在那里为夺取柏林（在箭锋刀尖下并在七倍优势的德国炮兵于米伦对付明金的一个师的炮声中）而碰杯。那一天，马尔托夫的那个军被驱赶从绍列茨旁边经过，但紧紧地缠住他，转过来对付他，勇敢地而且非常成功地压挤他。还是这一天，克柳耶夫的那个军在一点也不知道敌人的情况下，走着沙路往北方赶去，往圈套里赶去，往狼穴里赶去，赶了无法补偿的许多俄里路程，每俄里路程各营都要付出代价。也正是8月13日那一天，俄国大本营在制订作战计划，准备把伦南坎普夫从所占领的东普鲁士调出来，而日林斯基给伦南坎普夫发了个电报：认为最主要的目标是包围柯尼斯堡要塞（那里隐蔽着一批德国老民军士兵）并把德国人挤到海边，不让它们到维斯瓦河那里去（其实那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

对普鲁士的高级指挥人员来说，这一天仍然是不顺利的，一昼夜里没有截获一份俄国人最新的明码电报，俄国人的情况不久前还是那么明了，现在却变得模糊不清，和许多不清楚的行动混成一团。

虽然打垮了科马罗夫的那个师，马肯津和冯·比奥洛夫的几个军向季杰伊湖附近地区的进攻仍是像在贡宾嫩城下时那样小心翼翼，这样小心谨慎是对的：13日晚上俄国人在罗特弗利斯车站旁边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显然投入了不少兵力。（本应在14日早上进攻，以便德国的空军在那样的包抄和敌人的溃乱中发现布拉戈维先斯基的那个军，这在头一天晚上是不可能的）在米伦南面誓死坚守的两个俄国团挡住了通往兴登堡的道路，这样一来在这一地段上形成了一道必要的口子，他于是在命令中写道，俄国人在那里有一个军以上的兵力。他们由于没有看到形成的这个口子，就在乌兹道城下凿了一个。

粗大的包围箭头在跃进时显得疲惫不堪。

天意的影子落在了米伦牢固的战线上，落在了那些被保卫的祖国土地上的

湖边岩石和500年的松树上，俄国第二集团军现在正在那里进行猛烈的不顾一切的进攻：1410年斯拉夫联军正是进军到了这里，在霍亨施泰因和乌兹道之间的小村子坦连堡地方给了骑士团以毁灭性的打击。

500年之后命运又在捉弄人，德国又有可能走上了惩罚的法庭。

第二十四章

任何天才都不能接连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欢乐，也免不了给我们带来忧愁。天才的人物离开了队伍也会感到痛苦，军官就是这样。当一个闪光的天才抓住了元帅杖的时候，军队便为他服务，而在他抓住元帅杖之前，军队要不断地打他的手板子。纪律，作为军队基础的纪律，总是反对一位上升的天才的，他身上所产生的东西又在他身上乱翻一气，必须加以约束，进行协调，学会服从。所有比他职位高的人都不能容忍那种一意孤行的下属。因此，他的前进步伐不会比中庸之辈更快些，而是更慢些。

1903 年，格尔曼·冯·弗兰苏阿将军作为军参谋长来到了东普鲁士。10 年后，他已经 60 岁了，又被调到这儿来，只不过是个军长，诚然，这是德国军队中最好的一个军。

1903 年，冯·什利芬伯爵带司令部到这儿出行游玩，弗兰苏阿被任命指挥一支“俄国”军队。什利芬正好要在他身上表现两面包抄。有人在总结报告中写道：“俄国军队受到从一翼和后方的包抄而放下了武器。”弗兰苏阿挑衅地反驳道：“阁下！只要我在指挥这支军队，它就决不会放下武器!!”什利芬笑了笑，添写道：“意识到自己军队的艰难处境，它的指挥官在前线要找死而且找到了。”

自然，在真正的战争中是不会有这种事的。

顺便说说，冯·弗兰苏阿将军是有蒙受耻辱的思想准备的。弗兰苏阿的胡格诺教徒血统在他栖身的国家没有容身之处。弗兰苏阿的血统习惯于只承认一个祖国，为一个祖国服务。他的曾祖父在法国贵族还没有被送上断头台时就已经

取得了德国贵族的地位。弗兰苏阿的父亲也是一位将军，1870 年被法国人打成致命伤时高呼道："我高兴在这样的时刻死去。看来，德国要胜利了！"

1913 年，弗兰苏阿带着"退却性防御"的任务遇上了东普鲁士军队。他的任务是：在优势敌人面前边战边撤退。但是，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已故的什利芬的正确理解。在德国军队还没有从西部脱身时，东部战线的防御一般说来并不意味着在每一地段进行战术退却。弗兰苏阿把德国人的性格和俄国人的性格进行比较发现，进攻和速度是德国士兵及其军事教育的精神实质，俄国士兵讨厌任何有条不紊的工作，缺乏责任感，害怕负责任，完全不会珍惜和充分利用时间。由此可以得出俄国将军们的一些毛病：萎靡疲软，墨守成规，向往安逸舒服。弗兰苏阿由此为自己在普鲁士选择了进攻性防御战略：任何地方出现了俄国人，首先要向他们发动进攻。

当爆发了这场伟大的战争（这是对德国来说的，这场伟大的战争也是弗兰苏阿期待已久的，因为只有在现在他才有着唯一可能来表现自己是国家的也可能是欧洲的一流统帅）的时候，弗兰苏阿指望利用德国动员的速度，只要他的那个军有战斗力，就越过国境，在伦南坎普夫集结并缓慢编组他的部队时就向其发动攻击。但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甚至连德国军队也不能接受和承认他这位过于活跃的天才。普里特维茨没有批准弗兰苏阿的计划，他说："应该迁就并牺牲（普鲁士）这个省的一部分地方。"弗兰苏阿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擅自在斯塔鲁佩连发动了他认为会打赢的一场战斗，但是，在战斗正酣时一辆汽车带着普里特维茨的命令开了过来，通信员传达命令叫他停止战斗，退到贡宾嫩去。军队可以有自己的作战计划，但一个军的指挥员也有自己的作战计划呀！弗兰苏阿当着军官们的面大声回答说："请报告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冯·弗兰苏阿将军将在俄国人被打垮时停止战斗！"咳，俄国人没有被打垮，而他自己的参谋长却向集团军司令部告发了他。晚上，弗兰苏阿做了解释，普里特维茨把弗兰苏阿不听指挥一事直接报告了皇帝，而弗兰苏阿也直接报告皇帝说，他无法同这样的军参谋长一道战斗了！他这是冒险的。皇帝有理由大为生气，撤销了弗兰苏阿在军里的职务。这位皇帝本来就非常抱怨地认为这位将军"本性过于独立

了"——不过，忍受不愉快的参谋长本来就不是一位杰出的统帅的特性！

不管怎么压抑和否认，他身上大概还是有着法国人那种非常不安静的性格。

但是，在和最高指挥分开的情况下，不能使自己失去正义的平衡：自己每走一步，生活中每发生一次冲突，都必须向历史和后代做出解释。你要是不关心这一点的话，未必会有人代替你做这事吧！你看，弗兰苏阿的情况和他的年龄多么不相称，好动，敏捷，作战机动，胃口好，常爬上钟楼进行观察，在霰弹下张罗卸载炮弹（没有他也要卸载的），坐汽车赶赴每个战场，使所下的命令不脱离战争形势，有时候一天只喝一杯可可（这是他的回忆录中写的，有时也吃一块煎牛排），一个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觉，他还随时留心检查他的每一个决定的执行情况，并记录下来，每一个决定都讲三次：对下属命令一次，对上级报告一次，对军事档案室详细解释一次（要是能活着，还要写到自己的书里），不仅讲行动，而且讲意图，不一定是做决定的意图，也包括作为一个将军想要采取的某种意图。在战斗前他自己把要讲的写下来，而在战斗开始后，在自己的两辆汽车中的一辆里总要把自己的中尉儿子作为专业副官带在身边，他儿子便为将军记日记，就地也把他的所有意图记录下来。

自己的所有行动方针，这位将军也都必须自己来亲自拟定，任何人不能以优秀文笔为他代劳：不可以简单地按他的命令办事，或者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高于直接服从的责任感，或者在失败面前不让自己感到害怕，不理会所有胆怯的劝阻而内心遵循着胜利的本能猜测。

在贡宾嫩战斗中，他和普里特维茨又产生了分歧。头几小时弗兰苏阿就认为这次战斗是一个巨大胜利（他这样报告普里特维茨，后者又报告了大本营），他加强火力进攻，绕过伦南坎普夫的一翼（批评他的人断定说，他错误地设想了俄国军队的部署而进行正面攻击），抓了许多俘虏，晚间又下了进攻命令，而到了第二天，接到了普里特维茨下达的夜里无声无息退却的命令，给所有各军的，甚至要退到维斯瓦河对岸。

简直是不可忍受的状况：今天把他以自己的天才所取得的全部胜利成果一下子葬送了，仅仅是因为旁边的马肯津打了败仗，便把明天唾手可得的胜利扔

掉，明知有理却要改变自己的正确命令，服从错误的命令！

但这就是让你指挥的军队。在军乐声中，从自己胜利的战场上，他的一个军开始沿着长长的铁路线，经过柯尼斯堡进行象棋似的王车易位了。

这就是让你指挥的军队，但是，德国的军队还有另一种情况。第二天，电话线路办事处在编排军事环节时寻找弗兰苏阿，把他的那个小点和科布伦茨连接起来，皇帝陛下询问这位将军，他是怎样看待局势的，认为把他自己的军调到另外地方是否正确？

这对这位军长来说是崇高的荣誉了（也是明显暗示集团军司令退休了）。但是，弗兰苏阿并没有停留在自己的荣誉和昨天的正确损失上：昨天正确的东西，今天就已经不正确了。正像拿破仑所说的，一位在画自己身后图景的将军不可能成为一位统帅，一旦开始撤退就继续进行到底。既已把战场交给了涅曼集团军，现在就要证明反击纳雷夫军队的特殊性。

这里，有的东西还没有抓住，在电话谈话间，通信员乘坐的列车间，新的司令部和新的指挥员会见（全是老相识，在兴登堡的那个军里弗兰苏阿曾经是参谋长，而比弗兰苏阿小9岁的鲁登道夫在总司令部里曾是他的下属，现在已经上升了），现在有的地方有这样的思想："对付纳雷夫军队，就是要双重包围！"三个人中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这一思想的发明者，以后还要向历史证明，你就是它的发明者和执行者。

8月11日，当时沃罗滕采夫正好来到了奥斯特罗连卡的昏昏沉沉的司令部里，在面对萨姆索诺夫的左翼已接近自己第一批火车卸载地点时，弗兰苏阿坐在"太子"饭店给他的那个军写命令：

"……我们的军在斯塔鲁佩连和贡宾嫩的胜利促使最高指挥部把你们第一军的士兵，从铁路线上调到这边来，为的是叫你们以自己不可战胜的勇敢，使从俄国波兰来的这批新的敌人大丢其脸。等我们消灭了这批敌人，我们就回到我们原先的驻地，去跟不顾国际法在那里放火烧毁我国城市的俄国匪帮算账……"

由于准确预见到确定无疑地要回来，弗兰苏阿在普鲁士这个西部小角落里

写了命令，他的部队在柯尼斯堡东部上首一个角落里装上火车，这一列一列火车咣当咣当地从这一头到另一头穿越了整个普鲁士。半昼夜后，就出现了德国的一个奇迹：每半小时，不论白天还是夜里，都开出一辆军用列车，连德国的铁路规章都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了：这些军用列车在公开地段一辆紧挨一辆，占据着道路，不理睬红色信号旗，在专门的军事月台上25分钟卸载一次，而不是按正常情况两小时卸载一次。按弗兰苏阿的要求，火车直接开到即将打仗的战场附近，各营只在离此5俄里处活动一下腿脚。

但是，这种奇迹也没有受到脸色铁青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好评。当弗兰苏阿的炮兵还在路上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他的指挥部，要求开始进行他们迫切等待的进攻。

弗兰苏阿的眼睛总是带点嘲弄的神情（他自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一点）：

“如果下命令的话，我就开始进攻。但是，士兵们是不得已才打仗……说得不合时宜……用刺刀。”

跟俄国人说这话是情有可原的：刺刀是好样的，子弹是蠢货，显然炮弹更是蠢货了。什利芬的两个学生应该懂得，胜利取决于谁的大炮火力占上风。给士兵们的命令中可以写上不可战胜的勇敢，而他们自己则应该计算计算炮连和炮弹的数量。

噢，为什么天才人物总是要服从于不怎么有天才的人呢？弗兰苏阿看到在他前面一公尺远比他地位高的这张借助于粗大厚实的脖子竖立在结实的身躯上的刚毅的、宽阔的面孔，感到痛苦极了。鲁登道夫的两颊看来还不那么冷酷，眼神还不那么麻木，但是，仍然十分强烈地使他想到是自己的指挥官。而兴登堡那张脸完全成直角形，脸上所有线条都显得那么沉重和粗野，下眼泡显得很可怕，鼻子塌下来，胡须像被什么重物压得弯弯曲曲的，耳朵像是和颊内侧长在一起了。这样两个人物还能有什么和懂得什么直觉的动因，还会有什么冒险的冲动呢？

弗兰苏阿忽略了他们发生的变化，忘了从他们身上看看自己：他的个子不

够高和将军的头衔不相称？他的眼睛转动得太快和他的年龄不相称？而主要的是，骑马奔驰出去、绕过去、跳过去的习性很笨？

现在问题在于在什么地方进攻？弗兰苏阿没有听别人给他指出什么地方，他提出自己的建议：要把俄国人的第一军和萨姆索诺夫的整个集团军推到一个陷阱里去。他和他们争执了一个小时。他的意见被否决了。他们要他把俄国人的第一军推出去，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包围对方集团军的核心部队。可是什么时候进攻呢？弗兰苏阿讲妥推迟半天，从8月13日黎明推迟到下午。

第一天，他并没有在他所希望的地点和时间开始进攻，这更多是为了总结，他压挤俄国的几个先头部队——俄国的几个团被挤到了高处的明显看得见的阵地上：从一个有个磨坊的小冈上撤走——经过乌兹道——沿着铁路路基到达那里。这样，8月14日他就开辟了经乌兹道到奈坚堡的道路。

太阳落山的时候，初步的战斗停息了。夜里所有剩下的大炮都必须进入阵地，多么大口径和多么大密度的炮弹啊！这样的炮弹俄国人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呢！明天早晨4点钟，弗兰苏阿将军就要发动一场大的军事战役了。

"我的将军，要是俄国人在夜里首先发动进攻呢？"他的儿子边在夜里的灯笼下记录边问道。

他们这是在干草棚里，这位将军讨厌睡在俄国人的家里。他把拨好钟点的闹钟放在床头，把一双没有穿鞋的短脚伸了出去，把骨头撑得咯咯响，边打哈欠边笑着说：

"孩子，记住：俄国人是永远不会在午饭前运动的。"

领唱：德国人发狂了，

动起拳头啦！

合唱：嘿，你呀，喂，你呀，

动起拳头啦。

领唱：领着威严的军队

大胡子猫到我们这儿来啦！

合唱：嘿，你呀，喂，你呀，

大胡子猫到我们这儿来啦！

(《1914年俄国士兵之歌》，

带音乐的明信片，我们的英雄们

在鼓声下的进行曲和可怜的威廉猫)

第二十五章

不幸的是一切都不合时宜地凑到了一起：无论是这场断送了阿尔塔莫诺夫前程的战争，还是他的军在西部（尤其是在德国方面）的危险部署；无论是不得不离开索利道向前挺进，还是获得了敌军兵力强大的消息并要对它发起第一次进攻的时刻，偏偏那位上校（大本营派来的密探）来了，而且还要用电报联络，以便把绳索更牢地套在阿尔塔莫诺夫的脖子上。

迄今为止，阿尔塔莫诺夫作为一个军人，其事业正值顶峰，他属于将级军官中一等勋章的获得者。的确，他本人也从不偷懒，而且尽职尽责：所有的人都毕业于一所军校，而他却毕业于两所军校；所有的人只读完了一所大学，而他却在两所大学苦读（其实他考了三次，有一次落榜了）。真可谓竭尽全力了！然而，让他坐住板凳却比其他任何人都难，因为他特别好动，不四处奔走他就难受。所幸的是近十年里他总是有事可做：一会儿去执行任务，一会儿在军区参谋部任参谋长，一会儿又听总参谋长的调遣（不是奔波于黑龙江沿岸驱赶布尔人，就是在阿比西尼亚忙碌个不停），有时还骑着骆驼到东部省城各地乱窜，——他可真是一点儿也不偷懒！他也的确尽其所能地忠实地服好了役！他所热衷的正是这种在路上奔奔波波、南来北往的生活。不过，他可不喜欢打仗，因为战争不仅包含着运动，而且一旦情况不顺利，就有可能影响官衔晋升。但是，镇压中国人暴乱的战争他是赞同并乐此不疲的，他甚至毫不怜惜地扔下了近 50 个沙霍别塔伊屯和邵阿林兹屯这类粘土地小村庄的黄脸皮高颧骨人，从奉天包围圈里成功地突围出来后又投身到了对日战争中。这不，一开始就不怎么

顺利。飞行员报告说敌军有两个师在抵抗阿尔塔莫诺夫——不对，已经是两个军了！德军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企图。但是怎么识破这个谜呢？怎么防备呢？阿尔塔莫诺夫戎马一生，今天才感到自己面对的这个可怕的战争之谜：你无法猜测到你的对手明天想干什么，无法猜得到会有什么答案。他仍是无谓地瞎忙，不光奔波于参谋部的各办公室之间，而且一天两三次坐着飞机风尘仆仆地飞来飞去，看似为了视察各地的部队，鼓舞士气，可实际上是因为部队内部已经人心惶惶了。然而，除了鼓舞士气他又想不出做什么别的事，真的——他想不出！白天德国人开始进攻了，阿尔塔莫诺夫也因绝望而自作决定（他无权强迫自己的军队司令部干什么）发起一次小小的进攻：左翼的两个团再向西行进5俄里，占领一个大村庄。但是，这是否合适呢？该不该这么做呢？军司令无法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答案，更何况从大本营秘密派遣来的上校口里呢。相反，这个时候应该去揣测去打探一下这个上校有多大势力，上层对他有多大的信任度，以及这是谁的阴谋，他们派遣他来这里干什么。阿尔塔莫诺夫从来也没有跟他讲过自己遭遇的可怕经历和心中的忧虑，而是一个劲儿地显示自己的能耐。这不，他又在天南海北地神侃了：据说德国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纪律严明，不过，这也正是他们的弱点！要知道一旦打起仗来就没有什么常规秩序可言了。你就瞧吧，他们全都惊慌失措了。

这个上校太能纠缠人了，都已经深夜了，战斗已经平息，司令决定再巡视一下整个阵地，再鼓舞一下士气，然而上校却自告奋勇一定要跟他一起去，这可真是个不祥之兆。没准这家伙一路上又要问这问那，说个没完没了，而且全都是些不怀好意、挖苦人的话。他们的车驶出了索利道，途中某部队的车超过了他们，车灯照亮了道路，可他却装模作样地说看不出有堡垒，看不出这四天城周围挖的战壕，说什么这个军驻扎在这里能行得通吗？他们一路说着白天的战役，他又开始摇头晃脑地侃起来：就是因为从右翼撤回了一个团，在那里又有了空隙。阿尔塔莫诺夫不得不打断他的话，说什捷姆佩尔的骑兵队就要开往那里了，正像他们要去农村，什捷姆佩尔的骑兵队则要到宿营地去，明天早晨集合开拔。阿尔塔莫诺夫严厉指责了一通什捷姆佩尔，如果就这么到每一个驻

地细细视察，那么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问题。上校终于掩饰不住对阿尔塔莫诺夫的不友好态度了，他无礼地问：明天军长将有何计划？

计划！一个多么非东正教化的用词！什么能称之为“计划”！他竟然还大声地说出这个词，以为别人头脑简单呢！计划就是如何使整个军都能顺顺利利地从这里撤出去，而且这个军不仅不会担罪名，反而会获得奖赏。不过，这种计划简直说不出口。显然上校自以为自己关系很硬，他用几乎命令的口吻横加干涉道：将军不是拥有一支比一个军大一倍多的军队吗，还有不受他牵制的左翼那几个骑兵师，那么明天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德军的翼侧，而且还有时间把命令传达下去，并调整好部队。这看似很合乎阿尔塔莫诺夫本人的利益。

这算什么，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利益！但是，遇到这种事真是够倒霉的，阿尔塔莫诺夫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他的头痛也因此增加了一倍：他会因为一时的疏忽而引起恐慌，他会向司令部抱怨说敌军都聚集起来反抗他。萨姆索诺夫也通过电报下令两个骑兵师由他指挥，外加尚未赶到的第二十三军的所有部队、华沙近卫军师及独立步兵旅。现在“司令可以坚信就连占优势的敌军也休想摧毁弱小的第一军坚忍不拔的精神”了，阿尔塔莫诺夫也自豪地发电报表示“感谢司令对自己勇气的信任”，而自己却因为这种信任冻成了冰——背负着这副沉重的十字架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沃罗滕采夫憎恶这些夸夸其谈、过分炫耀自己的花公鸡们，他从不拿正眼瞅他们，从不冷静地对他们说话，常用宫廷里那种寒暄来应付他们。这也是他的一个弱点。不过，在德国人面前他决不会这样。让萨姆索诺夫部队的左翼集中起来，减轻了克克斯戈利姆近卫军的部分工作，让它向右行进到奈坚堡，追上自己的第二十三军。但是今天立陶宛近卫军在姆拉沃驻扎下来了，他们也隶属于阿尔塔莫诺夫领导。而其他两个瓦尔马弗“黄衣”近卫军却都不在华沙，他们的头儿西列利乌斯将军也不知在哪儿瞎逛呢。第一步兵旅是整个俄国军队中训练有素、武器装备最好、素质最高的部队，它的开往前线的几个营此刻也赶过了他们的汽车。

如果集团军左翼不是离开了军队路线向前挺进而成了突出的一角，昨天的伤亡也就不会那么大了，也就不怕敌人再逼近了。但是，左翼的双肩已经被压垮了。

可惜，所说的这一切跟阿尔塔莫诺夫都达不成一致，也没有个反应。沃罗滕采夫的暗示也好，建议或是想法也罢，统统被这个圆咕隆咚、鼓鼓溜溜的石头脑瓜子给顶回来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比方说，今天天黑之前应该搞清的情况：德国人的第一军——弗兰苏阿军正在与他们对峙，而它正是伦南坎普夫在贡宾嫩一带击溃的那个军，所以弗兰苏阿将军非常神速地赶到了这里。这可能是个计谋——而且是个十分可怕的计谋。

沃罗滕采夫在军司令部待了整整一天了，看厌了这个张张罗罗跑来跑去的将军。不论谁，只要长着海象须儿似的黑里带白的胡子、戴着肩章和绶带，即便傻瓜也会令人肃然起敬，变得高贵起来。但这些表面的东西让人看不清阿尔塔莫诺夫曾经是个什么人，现在又是个怎样的人，很难看清他的本来面目。不过，只要细心去观察，可以看出他不过是个穿着将军服奔来跑去的士兵罢了。在机警的军士当中他会是个很优秀的士兵：他长着一个大鼻子，人很勤奋，一刻也坐不住，哪儿他都要去，没准他还会勇敢地冲向射来的子弹。或许他能当个很不错的助祭：高高的个子，体态匀称，说话的声音让人听着也还不觉得难受，他会提着香炉毫不怠慢地钻进每一个角落，他身上虽有些矫揉造作之处，但照样可以对上帝忠心耿耿。

但是，他为什么偏偏是步兵上将呢？为什么有6万俄国大军在他的轻率指挥之下呢？

这不，深更半夜他还要跑遍所有的部队，待在司令部里能干什么呢？侦察谁？炮兵怎么跟步兵联合在一起？有多少炮弹装进了炮筒里？战斗过程中前前后后给他们运送的弹药够不够？他对此一定一无所知，甚至连应该知道的都不知道吧。为什么昨天作战时他的军的兵力已经减少了，可是为什么有的地方还是那么拥挤不堪呢？阿尔塔莫诺夫一点儿也不关心，也不想探听其原因，好像他讨厌从沃罗滕采夫那里听到这些似的。所以他坐着车满战场地跑，对一个明

智的将军来说，这无疑是个有效的办法：及时到各处走走，亲自纠正一切不当之处，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分崩离析的军队。只是他的腿脚太好动，毫无道理地过于勤快，汽车轮子可要倒霉了。

阿尔塔莫诺夫是不会丧失信心的！他对自己肩负的重任决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如果你耳朵灵敏的话，准会从他的话里话外听出些让你惊愕的东西。

他们行驶了一夜的路，微弱的车灯使乡间小路周围的树干、灌木丛、房屋、板棚、铁路道口的拦路杆、木栏杆、小桥、越过他们的部队、马车等都显得毫无生机、影影绰绰；迎面而来的汽车车灯晃得人眼发花；他们坐在黑暗的车厢里好奇地朝外观望，看到一些独自行走的人，或是一瘸一拐地急匆匆赶路，或是骑着马飞驰而过的人。

如果沃罗滕采夫也想到集团军左翼去一趟，那么他的意图也达到了。他的职责主要是当好"司令部的侦探"，了解每个人对局势的看法，收集好情报。这项任务他已经超额完成了，只是他的这些情报对大本营来说可能都已经过时了。他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回集团军司令部和大本营去。沃罗滕采夫没有权力凌驾于司令部的官员及军队指挥官之上。如果现在能控制住阿尔塔莫诺夫，左右他的每一个决定，让他放弃错误的决策，事态的发展兴许还有救。沃罗滕采夫本人似乎也不能强迫自己继续留在阿尔塔莫诺夫身边。有忍耐精神的人才能获得所有奖赏，可沃罗滕采夫却无此美德。他自己已经没有精力跟将军一起完成他的夜间巡视了。他们从乌兹道开始巡视，由那里沿着公路到集团军司令部有20俄里。

乌兹道村坐落在一片宽阔的高地上，坐在车里你就会感到这里无比辽阔，隐约可见几所农舍里闪烁着煤油灯微弱的光，而其他的房里都黑乎乎的。不过，每匹战马、每个战士都能感觉到，无论农舍、板棚，还是院门，全都关得紧紧的、几辆炉膛里还燃着微火的军用炊车隐藏在高墙后边，以防敌人发现。

他们的车在一座哥特式红砖教堂后边停下来，熄了灯。战地司令萨维茨基少将得到了通知后，急冲冲赶来向他们汇报情况。他像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拖拉

似的忙先作了个自我介绍，接着便简短地汇报说：旅长是这里唯一比维堡 85 团团长职位高的长官，该旅的另一个团陷在了华沙。这位少将办事可真够拖拉的，只听他又接着没完没了地说起来：另一个师已经从左边到了维堡的交界处，他们的团一个也没有陷在华沙。在该师更左侧些的两个团今天已经到达。杜什克维奇将军在那里担任指挥。他好像故意把一切都颠三倒四、错综复杂地绞在了一起。

阿尔塔莫诺夫想到阵地上看看，萨维茨基便带着他们去巡视营房。在亮着灯的窗下他们发现萨维茨基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他腰板挺直，像个年轻人似的。在这星光闪烁的黑夜里，从他的每一个话音、每一个审慎的解释中都能感觉到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

维堡团昨天一涌而来，现在占据了这个有利的关键位置。离村前 200 米处，便是正对着敌军的前沿阵地。这里战壕遍地，士兵们深藏在战壕里。

这个团是刚刚顺铁路线过来的。昨天那场仗几乎没有什么损失，部队协调一致，全团将士精神振奋。阿尔塔莫诺夫一行的靴子踏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吧嗒声，他们仿佛听到红砖教堂里传出了嬉笑声。

萨维茨基很清楚自己这方的全部弱点和危险，比如在我们右边马上就会看到一处偏僻的地方，这里根本无人看守；我们对处于重要地位的侧翼所布置的炮兵太少了，而且装备也过于简陋。无论是轻型炮兵营还是野战炮兵营都只有两台普通的榴弹炮，这简直是在开玩笑！而其他的十台大型榴弹炮以及集团军的全部重型炮兵营都在左翼。但是这一夜，在阿尔塔莫诺夫没有巡视完整个阵地前，他是无法去细细思索的。阿尔塔莫诺夫打断了萨维茨基跟沃罗滕采夫的谈话，命令他从附近的战壕里叫一个排的人出来列队站好，此时这些人正在战壕里装模作样地干着活，装得跟真的一样。对呀，怎么忘了呢！要知道他可是喀琅施塔得防御工作的领导！一排人胡乱丢下手中的工具，也没携带武器，便忙爬出了战壕，站好了队。阿尔塔莫诺夫站在队列前：

“怎么样，孩子们？我们击退了敌人了吗？”

回答虽是七零八落，一点儿也不齐整，却都在大声地冲他喊：全让我们给

打回去了。

“这么说，没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

“你们团攻占了柏林！为此你们将会获得银制勋章的！就是你！”他冲一个宽肩膀的士兵说，“叫什么名字？”

“阿加丰，尊敬的长官大人！”这士兵机灵地回答。

“阿加丰，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是天使之日？”

“圈打谷场的时候，尊敬的长官大人。”士兵不慌不忙地回答。

“你这个笨蛋！圈打谷场？为什么？为什么是在圈打谷场的时候？”

“图个吉利，尊敬的长官大人！就是说，保佑秋天地里能有大堆大堆的谷垛，保佑打谷场的活儿干得顺当。”

“你这个傻瓜，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圣者。打仗前你要向他做祷告，你读过《圣者传》吗？”

“读……读过，长官大人……”

“圣者——这就是你的天使，他会保佑你。可你竟然不知道！你们村里的教堂节日是哪一天？你也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长官大人！每到这些日子我都去参加小型的圣洁晚会。”

“小型圣洁晚会后还有什么？”

阿加丰不说话了。但是他身后的士兵们朗诵似的齐声喊道：

“圣洁的圣母圣诞节。尊敬的长官大人！”

“那么，趁你还活着，你就向圣母祈祷吧！”阿尔塔莫诺夫告诫道，说完他越过三名士兵问第四个。

这个人也是个糊涂蛋，不知道自己的圣者为何人。

“那么你们所有的人还想戴上十字勋章吗？”将军生气地问。

“尽可能吧！……尽可能所有的人都戴上！……”

这足有一打人的回答声，简直就像整个俄国在回答他。

“那好，你们就这么祈祷吧！一大早德国人就要进攻了，赶快抓紧祈

祷吧！”

沃罗滕采夫心里大概会以为这一切是冲他来的。其实不然，阿尔塔莫诺夫一向都是如此。无论是将军的内心深处，还是因为他长期在彼得堡地区服役，他深深知道士兵帐篷里的神灯是多么令他欣慰。如果这时看他的脸，会发现庄严得简直无任何挑剔之处：光滑的皮肤，笔直的鼻梁，冷漠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的眼神。

这时，他在胸前画着十字，仰脸向着天空，默默地祈祷着。他亲自来到右翼和左翼，无谓地奔来跑去，这会儿却像要轰走肩头的蚊虫一样，手使劲儿在脑前、胸前急匆匆地挥来挥去。接着，他又冲着萨维茨基画了个十字祝福，拥抱着他，说道：

“愿上帝保佑您！保佑您的维堡团！”他可以说出比这更全的名称——尊贵的国王陛下德国国王陛下普鲁士皇帝维廉二世国王陛下之团，但现在又不是时候，现在已经不再用这种称呼了，而新的称呼他们还没有想出来。沃罗滕采夫早就知道这个团了：它曾在辽阳、沙河、奉天一带或是与它们相邻近的某个地方驻扎过。从那时起这个团的士兵大概就已经陆陆续续全部更换了。但是，这个团依然存在，好像就是萨维茨基的维堡团。

军长终于走了。萨维茨基则朝阵线右边的一个地方走去，那里部署了半个机枪连。沃罗滕采夫跟他一起去了。有阿尔塔莫诺夫在场时，他们也曾忧虑重重，现在摆脱了心中的不安，从部队左边走过去，另一个问题又叫他们苦恼不堪：这个军右边除了穿堂风，什么都没有，是一个大空隙！

萨维茨基尽管了解所有的情况，但他并没说多少。为什么他该说的事总是要局限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呢？

他们登上了磨房。这座浑身漆黑的大磨房独处一方，在村南一个四面透风的地方，位置比村庄还高。在满天星斗的夜空下，它那一动不动的风车翅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就像双手交叉成十字在哀求：“请您止步！”或是在警告：“禁止通行！”

磨房上有观察哨吗？有，但是因为太引人注目，现在撤回去了。等到夜深

人静的时候，他们才到这里来观察。

公路和铁路在村庄后继续延伸。两条路堤一个急转弯，朝北拐去，横跨前线。萨维茨基要顺这边的路基去安置机枪，他建议沃罗滕采夫到他自己的房里去过夜。沃罗滕采夫大概也觉得自己精神头儿不够用了，于是便沿着僻静黑暗的路基走到了突然出现在铁路下方的通向奈坚堡的公路上，在长着稀稀拉拉的枯草的堤坡上坐下来。

此时，四周漆黑一片，在东部他曾看过多少次这种漆黑的夜空：从南到北没有一处星光闪烁，只有仙女座和飞马座迤逦空中，月亮、御夫座 α 星和密密麻麻、朦朦胧胧的昴星团正从弯弯的英仙座后边缓缓地爬出来。此刻听不到任何炮声、枪声、马蹄声、车轮声，这片土地自从修筑了铁路后，就没有了野兽，也没有了人迹。他旁观军与军之间的战斗，而军队或是整个战役的胜败却要靠他来决定。天一亮，什捷姆佩尔的旅就像球滚动似的出动了，那么德国人呢？他们猜到了吗？他们出动了还是没有？

对沃罗滕采夫来说，最稳妥的做法是从堤坡上跑下去，再顺着公路到奈坚堡去！找到司令，向他说明跟他的司令部一起的是个废物，军队的肌体已经扯成了两半，司令部自身难保了。接到让左翼进攻的命令后再奉命来这里！

趁天还没亮，最好再找到一辆两轮马车，一气赶它 20 俄里。因为在黎明前你已经什么也改变不了了。不知巡逻队开枪打伤了什么，深更半夜叫醒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司令，让他振作起精神，说服他采取紧急措施吗？

乌兹道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只是这个大本营来的上校放弃了自己留在这里的想法。他身后的几万名官兵人人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行事，他怎么也不该一个人说了算。再说了，有些事情还不明朗，他从阿尔塔莫诺夫的车里一钻出来，就预示着他前来第一军的目的也完全达到了。他又没有什么其他目的，所以他没派人去报告，也不能干涉事态的发展。看来已然如此了：你就待在大本营吧——没准在这里更能达到目的。

他总是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目标，但找到的却都不怎么合适。

有一个深藏在心底的愿望从青年时代起就苦苦折磨着沃罗滕采夫：这就是

想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产生有益的影响。这种愿望吸引着他，推动着他，促使他去更有利于自己的地方。但是这种在俄国没有受到权势庇护的个人，其力量或影响都是短命的。无论他争取到了什么地位，也无论他费了多少心机，永远都是白费力气。

他浑身不禁打了个冷战，此刻真想一头倒下睡一觉。要知道前两个晚上他都是在马鞍上摇晃着熬过来的。今天真的在克雷莫夫那里吃过早饭了吗？好像都过去一个礼拜了。

他后背舒适地紧靠在路堤上打了个盹儿。不过地上已经很凉了。

沃罗滕采夫下到了公路上，慢慢朝后边的村子走去。他的两条腿踉踉跄跄，思维一片混乱，既想不出也不想做什么决定，更不愿动脑子想问题。他顾不得远途跋涉，顾不得心里不快，磕磕绊绊地朝安排他过夜的房子走去。

房子虽说是农舍，但是却有壁龛。一张大双人床上铺着轻飘飘的玫瑰色绸缎面小绒毛褥子。记得从对日战争时起，前线宿营住的都是中式房子、地印子或帐篷。

在壁炉的大理石贴面上一座青铜色尖顶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也许已经上足了一个星期的弦，或者是主人刚刚新上的弦吧。它几乎跟沃罗滕采夫的表走得一样准：差一刻到午夜。

屋子里闷极了，还点着一盏煤油灯。不过，倒显得很暖和。沃罗滕采夫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脱下衣服，解下皮带，脱掉了靴子，把枪放在绒毛枕头下，备好了一盒火柴，吹灭了灯，浑身发软地一下子倒在了床上。舒适的床仿佛正在等着他似的接纳了他，叫人烦心和不快的事统统烟消云散了，贴在枕头上听得见心脏咚咚的跳动声，声音渐渐减弱——随后便听不见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似乎不知不觉走到了一间屋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射进了一丝微弱的光，只照到该看到的地方，却照不亮昏暗的角落。

灯光照到了她的脸上和胸上。

她？是她！他马上就认出这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她。他感到奇怪极了，怎么这么轻易地就找到了她！要知道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可是马上就如似曾相识一样地扑向了对方，彼此抓住对方的胳膊。

即便有些光亮，即便视力好，也很难完全看清她的脸，她的表情。而他当时一个战栗，竟认出来了：是她！真是她！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取代的他最亲近的人！

特别特别的温柔！她的出现令人惊异，而你的心还能这么强烈这么平静地去感受它无疑更让人惊叹。

他们彼此扑向对方，没有说话，连一个能清晰听到的字都没有说出。但是，他们马上就心心相印了。天亮了一刻钟后才能看得见东西，好在触觉良好。于是，他的双手从她的胳膊上轻轻移到了她那瘦得凹进去的狭窄的背上，紧紧地拥抱她。他顿时产生了一种无比美好无比亲切的感觉。

他没有了要到什么地方去的义务感，没有了压在他肩上的负重感，他的心中只有拥抱她所感到的轻松和幸福。你看，他们好像并非第一次见面。他们虽然远隔千里之遥，但是他们彼此接受了，彼此有了默契。于是，他果断地把她拥到床前。这里有张床，光线已移到了床上。

不知为什么她突然绊了一下，停住了脚步。并不是因为害臊，此时他们感情的闸门已经完全打开了，她之所以停下来，是因为她"不能"……他大概猜到了：她为什么不能去铺这张床。

他当时感到困惑不解，手忙脚乱起来，自己急忙扯掉床罩一看：枕头底下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阿莉娜的睡衣，玫瑰色，还带有花边。虽说他对任何色彩——无论她穿的衣服，还是她的眼睛、嘴唇，都没有多大的感受，可这件玫瑰色的睡衣他却马上认出来了。

正是此时此刻他才幡然醒悟，原来她就是阿莉娜！是阿莉娜！这就是障碍。

他清楚，在他撕心裂肺的苦闷中没有他跟她的位置，现在他又失去了她。在最后的一瞬间，已被爱情吞没的他浑身充满了多少力量想紧紧地紧紧地拥抱她啊。

……但是，玻璃被打碎了，哗啦拉地掉落下来。沃罗滕采夫惊醒了，但他还沉醉在梦里的快感中，没有力气动弹一下。玻璃并没有打碎，可是德国鬼子的第一批炮弹却落在了不远处，屋里泛着破晓时分朦朦胧胧的晨光。他又闭上了眼睛，没有力气去分清是梦境还是现实了。

他如此强烈地感到了与她的接触，以致到现在他也无法相信这是个梦。他依然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副即便世界毁灭了他也毫不在乎的样子。他还是这样热切地感到了她的存在，尽管他没马上搞明白：她究竟是谁？难道他所要寻找的就是她？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她。

令他惊愕的并非此女人乃梦中所想而非现实存在，沃罗滕采夫也真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身子虚弱极了！简直就像要死掉，要散架了，但他却没有一点儿想起床的念头。

他依旧感到了她的存在，遗憾的是双膝叉开了，她的温存也随之消失了。哪怕此刻炮弹炸塌了墙，他仍会这样毫无自卫能力地满怀柔情地躺在床上。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死亡来临吧？

一切都恢复了。这趟不成功的巡视——今天白天的战斗，他没事了，该忙着上哪儿去呢：去找萨姆索诺夫？阿尔塔莫诺夫？……他清晰地听到了划破清晨天空的一发发炮击声，断断续续的炮弹的呼啸声，与此同时还有村旁或村里爆炸的轰隆声。3 英寸口径的炮筒。6 英寸的。听，这发炮弹好像更大些。

那么战壕里呢？打谷场的阿加卡呢？他那儿怎么样了？……

已经听得到屋子里的钟表滴答声了：四点零七分。轰炸声更近了。有人在敲门，又敲了几下，一个机灵的圆脸盘炊事员给他端来了一饭盒粥，还冒着热气呢。至于士兵嘛，大概得一个小时后才能分到粥喝吧！嘿，谢谢你，不知名的战士！像你这样的士兵在俄国有 10 万人。看到过，忘记了；看到过，又忘记了，愿上帝助我永远记住你们吧！

沃罗滕采夫跳下床。瞧瞧，他已经忘了梦了。他用大的撑得手直疼的木勺

飞快地喝完了粥。就在这时怀表响了，他系好腰带拿起望远镜披上军大衣，寻思着：现在他该上哪儿去呢？

玻璃窗被震得哗啦啦直响，整个房子似乎都在颤动。但是，跟往常一样，在屋子里搞不清炮声和爆炸声的具体方位。

他把饭盒里的东西吃了个精光，炊事员还等在外面，大概这个饭盒是他自己的吧。沃罗滕采夫拍了拍炊事员的肩膀，说了句“谢谢，老兄！”便跑出屋子，朝战壕奔去，此时他心情快活得差点儿跳起来。

清晨的风凉飕飕的。西边一片面积很大的低洼地里雾气弥漫。不远的暗处一颗地雷突然爆炸了，碎片呼啸着四下飞射。沃罗滕采夫慌忙躲到板棚的砖墙后边，等碎片过去后，拼命奔到最近的一处战壕，奔向昨天在将军面前出了丑的那个排。他一下跳进战壕里，站在两名士兵之间。他们的战壕挖得太好了！——深度与人的身材一样高，还有侧坑。几个顽皮的家伙甚至还搬来了小板凳、小软椅、小镜子。不过，小镜子已经被碎片划破了。

靠左一些的胸墙边有条侧面为保护地带的横沟，里面放着一只大小像只猫似的玩具狮子，浑身长着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沙土色的绒毛，十分可爱。它的脸冲着敌军阵地，屁股朝着自己的士兵们。

“长官大人，这种野兽叫什么？”

“它叫……”

大伙儿竖着耳朵等着回答。

“狮子。你们从哪儿弄来的？”

“就从城里。”

“它是用破布做的，结实吗？”

“结实。”

炮弹还在飞，尽管并不密集，打得也不准，可是看样子又要心怀侥幸地熬过这紧张的一天了。他猫着腰随便在前部土筑胸墙处找了个地方独自待着，一言不发——与那只狮子彼此寻衅似的面对面地站着。这只狮子也很招沃罗滕采夫喜欢。

充满朝气的新的一天透过渐渐消失的晨曦开始了。

从这里望去，视野非常开阔。但是，一半的视物都被浓雾遮住了。可以看见敌军炮垒（它们所处的地势比较高）的火光在浓雾上端忽隐忽现。怎么样？现在干活不算多余吧。他将一张平面地图按指南针方向铺好，对准磨房可以看出：从弯弯曲曲的战壕这个地方正好看得见整个磨房。他划了一条线标明炮兵连的位置，又用眼睛瞄准远处，看来还要调调望远镜的度数。沃罗滕采夫喜欢干炮兵这个活儿。他按照自己的心愿用了一个夏天在卢卡学习炮兵学校的课程，他在那里学会了很多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小伙子们都不回话呢？”大家彼此看了一眼，又斜眼看着沃罗滕采夫。

“为了不暴露自己！”与沃罗滕采夫同战壕的一个高个子士兵傲慢地回答道。不过，他平时就好假装傲慢，故意撅着嘴说话，现在他对上校也是这样歪着身子说话。

显然敌军的炮火朝偏左方向正好打在另一些团的阵地上，但是炮火比较密集，说不定会乱掷到这里的。士兵的脸抽搐了，开玩笑的兴致就像干涸的河道里的水一样，一点儿不剩了。一个士兵捧着祈祷书喃喃地念着。碎片飞舞，发出刺耳的呼啸声。沃罗滕采夫右侧一个士兵忙不迭地躲闪着一片片飞来的弹片，其实有时只是碎片落空的啸声罢了。他左边的这位长着宽鼻梁的士兵却带着一脸的讥笑，咧着嘴巴站在那里，注视着上校用铅笔画的每一条道道。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非常关切的神情：嘴张得大大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看着平面图。他不是出于好奇，而像是在模仿，自己也想跃跃欲试似的。

“你懂吗？”沃罗滕采夫问道，自己却仍俯身在平面图上方的望远镜上，“你瞧，他们现在还没有紧逼我们……”

“到现在为止，他们也就在树上弄了几个记号！”大嘴巴士兵非常有把握地喊了一嗓子。他脸上的表情足以看出他已经推测出了方位和距离，“还能有什么啊？”

“你姓什么？”

"阿尔谢尼。"

"名字呢?"

"布拉戈达廖夫。"

好一个含有"谢意"[1]的名字！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也借用了这种表示谢意的腔调，那声音就像一把暖融融的掸子拂过心头一样。布拉戈达廖夫！也许他就是一个特好感谢别人的人吧。他还真是差点儿要感谢沃罗滕采夫哩。

在他们背后，在村庄后边，朝霞已经映红了天际，然而，低洼处的雾霭依旧很浓。近一个小时内他们的高地仍将是一片黑暗。那些德国炮兵连也看不清楚，于是他们就从西边射击。而他们北边的炮兵连可能会射得更准些。你瞧，他们已经开火了，"轰——轰——轰！……轰——轰——轰！"正好打在旁边。敌军发射过来的榴弹炮炮弹越来越多，还有重型炮弹、榴霰弹，与其说是榴霰弹，还不如说是地雷更准确些。谢天谢地，总算没炸着他们，但愿总能如此！

连长顺战壕从后边挤过来。

"也没有打伤狮子吧?"

回答他的是一片讥笑声。

"那你们就在这里猫着吧！"

沃罗滕采夫请他把一张小纸条转交给营长，可这位偏要给炮兵们不可。

全连暂时有3个轻伤员，而在磨房下边的第一营里，也就是那边的战壕里据说聚集有10个人。

早晨，霞光染红了天空，雾气收缩了。被榴霰弹的烟云、地雷的尘硝笼罩着的辽阔战场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并不断朝我们这边扩展，——前线10俄里有两个"先头部队"相互对峙着。日期已经清楚了：1914年8月14日。只是这场战役还没有个名称：乌兹道战役？索利道战役？还有一点不大清楚：这场战役是否能名垂青史？它又将以哪一方得胜而驰名？明天人们也许就会忘了它？

由于夜晚太短暂，黎明前炮火又密集，闹哄哄的清晨又让人感到冷飕飕的，

---

[1] "布拉戈达廖夫"这个名字的发音与俄文中"谢谢"、"感谢"的音相似。——译者注

所以沃罗滕采夫来不及细细思索：他今天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想必不是毫无意义地待在战壕里吧！不过，他却精神十足：好像他真的终于结束了无聊的闲逛和无谓的瞎忙似的，此时此刻他一点儿也不懊悔自己的这趟战地之行，更不懊悔放弃了待在大本营。要是在那里，得睡到早上9点才起床呢。今天这个日子——1914年8月14日，是沃罗滕采夫上校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就在这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而无论是俄国还是他本人都无从知道这场战争究竟会延续多久，其结果又会怎样。但是，为了不白打这场战争，他上过学也服过役。

"听，爆炸声减弱了！"布拉戈达廖夫抢先说道。也就是说，并非战场上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炮击的爆炸声辨别出战斗的激烈紧张程度，而他却像个有经验的音乐听众一样，当最后一个音符刚刚奏起，他就听出来了。果真，他们团阵地上的爆炸次数也减少了。

"你的耳朵可真灵！"沃罗滕采夫称赞道，"可惜你不在炮兵连，要不你完全能凭测音力来射准目标的。"

布拉戈达廖夫咧开嘴大笑起来，他笑得非常有分寸：并非真是高兴得发笑，而纯粹是为了讨好上校。

大家伸直了腰，喘着气。有个人在凳子上坐下来，卷起了纸烟。他们查看了狮子，而狮子却安然无恙，连一个小窟窿都没有！士兵们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我们还他妈的躲起来，一群蠢货！

"现在什么时候开饭？"那个曾打听过有关炮的情况的士兵问道。

大家乐得都冲他打趣道：

"真有你的！……你又饿啦？"

"都快饿死了，早就等不及了！"

"你快看看——肚子可别饿穿了，要不就没地方塞饭了！"

大家嬉笑着，而沃罗滕采夫这时却在想：看来只有从他们那里撤下火力，转移到左边临近的几个团去，集中炮兵火力！要让所有的人一下都改变目标，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没有足够的电话线路，况且训练又不够。但是

这有什么呢？难道就不能徒步进攻乌兹道吗？沃罗滕采夫用望远镜观察北方，而士兵们却面向西北方向站着，他们不肯转过身去，好像那边有更可怕的东西似的。

血红血红的太阳已经从他们身后的房屋顶上、树林丛中冉冉升起，阳光照耀在他们的小山冈上，渐渐暖和起来了。大家把军大衣打成了卷，每件军大衣的肩章部位都留下了十分清晰的磨损痕迹，这是刚刚拆下维廉王族花字而落下的。

“准备进攻”的命令很快一个接一个地向所有的士兵传达下去。

但是，德国人没有进攻，他们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又是这个布拉戈达廖夫抢先发现了：

“看呀！你看呀！”但愿上校别在乎他以“你”相称，但愿他从胸墙上伸过来的那只长胳膊也不是冲他来的。“他们开过来了！开过来了！”

沃罗滕采夫忙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只见从小树林里开出两辆敞篷车，每辆车上坐着四个人，距离他们至少有 3 俄里。沃罗滕采夫用高倍望远镜看清了车上每个人的脸和他们佩带的肩章标志。第一辆车的第一排坐着一个看着挺机灵的小个子将军，他的望远镜镜片不时闪着光，因他背对着太阳，脸部显得发暗。他们行驶的那条路在雾气弥漫的低洼地里由左向右延伸。正当他们眼看就要驶近的时候，突然有人已赶在了他们前头，截住了他们。

“是个将军！将军朝我们这边驶来了！”沃罗滕采夫激动得不知是跟布拉戈达廖夫说呢还是在跟谁说——瞧，连他也大吃了一惊！现在我们马上就可以跟他对话了。

可是沃罗滕采夫觉得这会儿在战壕里有点儿不太合适。要是在萨维茨基身旁——就能立即阻止开火了。他们发现那里的情况了吗？可惜现在跑去给他们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

“将……将……军！”布拉戈达廖夫猛地紧缩前胸，一副猎人发现猎物似的激动样子。“抓——住——他！快——抓——住——他——呀！”

路朝下延伸而去，没入了浓雾中，随后又上升通向这边、往乌兹道方向伸

展。但是，即便在低洼地尚未压塌的掩体里行驶，汽车也未能隐藏住，几支步枪一起从 800 多米远处朝汽车射击。

车中的一个德国兵也回了他们一枪。

紧接着，只见汽车吓得加大了速度飞快地跑开了！德国鬼子停止了叽里呱啦地叫喊，开始朝拐弯处还击。

就在这个时候一颗榴霰弹朝他们打去！炮队观测兵在营部电话里说得又快又不清楚，正要给炮兵连打电话，一颗榴霰弹就……

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将军像个老练的运动员似的从车上跳下来，随从们也紧随其后飞快地往下跳。还没等车门完全打开，他们就都接二连三地跳下来，猫着腰跑开了。

“唉，要打中了！”沃罗滕采夫在瞎操心。反正已经无济于事了，他随手把望远镜递到布拉戈达廖夫面前。他原本等着布拉戈达廖夫用望远镜看过后会大吃一惊，没成想这位只用望远镜瞟了一眼，就哈哈大笑起来。他快活地拍打着自己的腰两侧，扯着嗓子幸灾乐祸地冲全营的人大声喊道：

“两条腿的山羊给打蒙啦！抓住他！噢！……噢！……”

汽车又开始启动了。它一边往后倒着，一边等着跳车逃生的人上车。但是有的人已经跑到灌木丛后边去了，进了壕沟或是小峡谷里。将军朝司机挥了挥手，示意不要等他们了。开车！让他们自己走吧。

你瞧，我们的三英寸口径的野战炮的大炮筒刚刚穿过了村庄，从头顶上伸过来了——就在离他们上方不远，终究把他们给打死了！

这个将军究竟是谁呢？他怎么会不知道这里是我们的人呢？

这起突发事件令士兵们非常开心，他们紧密地围拢在沃罗滕采夫身边。布拉戈达廖夫这会儿也解释不清他是怎么跑到了双方相距只有 40 多米远的地方并亲眼目睹了德国将军像只伶俐的羊似的猛地跳下了车。好灵活的身子啊！士兵们都觉得很惊讶：难道将军们临到关头也是这个德行?!

看得出布拉戈达廖夫在强忍着不笑，可后来到底还是憋不住地笑了，而且笑得非常大胆。大概他平时干起活来也很大胆吧。他那样子显得有些蠢，——

当他双手使劲甩、用脚猛踩地时，就有这么股子蠢劲儿。他的年龄已经25岁了，可是他那张脸长得却像个娃娃，胖乎乎的，还带有一种只有在农村才会看到的那种轻信态度。

"好了，孩子，你现在防守住啦！把狮子再掩藏得好一些！我们可还要把它烤着吃呢，我可是专程为此而来的！"沃罗滕采夫高兴地打趣道。

死亡和负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是，就男人的本性而言，没人会坦白地说出来。如果他们有什么烦恼，总是会想方设法摆脱掉。而他们彼此面对面的时候，却会开玩笑，大声狂笑，以此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

"你记住，小伙子：勇敢的人一生只死一次，而胆小鬼每分钟都在死！"

沃罗滕采夫感觉到这个连的士兵已经了解并喜欢上他了，他为自己适时来到这里而觉得轻松和自豪，同时感到一股强劲的力量灌注了自己全身。这是那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岁月里早已被忘却了的力量：这是俄国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德国鬼子无不惧怕的伟大力量，它蕴藏在每一件军大衣之下。

"弟兄们，在哪儿圈打谷场？白天可以到圈打谷场看一看！"

"圈打谷场啦！……"

"嗨！……嗨！……"

"圈打谷场啦！……"

"长官，马上就去看吧！……"

"不行，我得暂时离开一下！……"

"我们这就圈好……"

"瞧，'捕鹌鹑的猎人'过来了！"

上校还没来得及看，长得又瘦又小但是动作敏捷的外号"捕鹌鹑的猎人"——梅福季蹭着鼻子从布拉戈达廖夫身边闪过，又越过几个人，挤到沃罗滕采夫跟前。

突然左侧上方有什么东西"轰"地一声发出巨响，那声音犹如12根钢鞭在空中抽得啪啪作响，紧接着一股无比巨大的冲击波迎面朝他们扑来，随后所有

的人一下子都涌向了上校这边。

“喂，你们都还记得自己的圣者吧?”沃罗滕采夫总算还来得及大喊了一声，“你们快祈祷吧!”

大家想起了昨天将军说的那番话，又发出最后一阵轻笑，同时从左右两侧回应他道：

“上帝帮帮我们吧！帮我们渡过苦海，驶向彼岸吧!”

“上帝的侍者尼古拉一个人就能抵挡得住所有的人!”

布拉戈达廖夫突然大声吼叫起来：

“别了，人世！——还有我们的村子!”

说着，他慌忙蹲了下来，蹲得几乎坐在了地上。脑袋掩在了两腿间，可是手还在画着十字祈求上帝保佑。

德军地雷的强大冲击波覆盖了维堡团整个战壕地带！一道“将数十门加农炮和榴弹炮（无论是轻型、重型或是超重型的）的火力统统集中到这两俄里长的战壕里”的命令通过毫无障碍的通信线路下达到他们的高地上。就在这时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意想不到地响起了比6英寸口径大炮发射声还大的爆炸声。

就在这里，在近旁，炸弹轰在了地面上！大地在颤抖，地心似乎都要翻过来了。每一发炮弹都直飞这里，飞向你，飞向上校，飞向士兵们，飞向你母亲的脚旁。“上帝，饶了我吧!”好歹没一个人倒下，但也把人炸得直摇晃，震得发昏了。炸弹掀起土块，碎弹片四处飞溅，却听不见土块和碎弹片的呼啸声，只传来一股股黏糊糊的焦糊味，一闻到这种气味就使人联想到了死亡。

爆炸声一声接一声地已经分不出个儿了，全都连成了一片。面对死亡，人人都在战栗，都感到了极度痛苦。

就连沃罗滕采夫自己生平都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即便在对日战争中也不曾见过如此密集如此猛烈的炮轰！撕碎的不是近旁的大地，仿佛是你自己的身体。然而，理智却在提醒你：假如你仔细听一听，认真想一想，就会发觉撕碎的并不是你的身子，而是大地！他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战争年代，也安然无恙地疏远了战争：一切感受好像都是重新经历。不论他是作为一个军校的学员，还

是理智，都应该提示和自我暗示：从理论上讲，像这样轰炸一个小时，也不可能将超过四分之一的捍卫者从保持完好的战壕里逼出来。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是在为了你能活下来而战。

但是，在没有遇见任何敌人，没有进行任何战斗，而纯粹当一个无谓牺牲的靶子时，人的神经和意志还能坚持几分钟呢？应该好好测定一下，应该再观察一个小时。他没有发现自己的一只眼睛已经自动眯上了。

当他睁开眼时，看见布拉戈达廖夫的头露在距自己一俄里远处半人高的战壕上，头上扣着顶揉皱的帽子。

这位也正巧在这个时候睁开了眼睛。

在无声的轰隆声中，只有他们俩与整个世界分开了，他们是整个地球上唯一活着的人。他们彼此看了一眼，这或许是人类最后一眼吧。

沃罗滕采夫为了给他鼓劲又朝他投了个眼色，而这位却想挑起眉头作个怪样逗他笑。可没有作出来。

绝大部分情况他都不知道。他也无法预先讲清楚！

此时此刻，他们在一分一秒地熬着。沃罗滕采夫手里捏着温暖的怀表，却没有力气去看它：秒针走得太慢了，转一周要调动一大堆金属零件，他们就会挨上千块碎片和土块。

太阳已经看不见了，肯定也不是早上了，散发着臭味的雾蒙蒙的夜降临了。

一个个的念头就像士兵挤在战壕里一样挤满了沃罗滕采夫一脑子：我们为什么没有与敌军火力相当的炮兵连呢？我们的炮为什么打不到 7 俄里远，而德国人却能打在 10 俄里处，对日战争中也是这样，那时他还没有结婚，阿莉娜悲痛了一阵后就嫁人了，真遗憾他们没有留下个孩子，没留孩子也好，省得他遇到今天晚上的这种日子还要提心吊胆。是为了什么呢？1914 年 8 月 14 日，以作战为己任的人就算死了也不会遗憾自己参加了这一天的战役的，因为打仗是他的职业，但是这些庄稼汉们呢？授予士兵什么奖？他只是活下来了。他所依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布拉戈达廖夫就像不久前兴致勃勃地开炮兵的射击板一样，又饶有兴趣地

看起上校的表来。接着，他开始慢慢地朝前爬过来。他受伤了吗？没有。只见他凑到上校耳朵旁大声喊道：

“真像个行家!”

沃罗滕采夫没明白为什么像个行家？让拿一会儿表，就是行家了？吹什么牛，看一看表也算是行家？

“真像个行家!”布拉戈达廖夫又大喊了一声，生怕劲儿小了对方听不到。

沃罗滕采夫还是没有马上搞懂：为什么像行家！隐藏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倒像铺在打谷场上的谷粒，等着碾碎自己的身体，碾碎每一个人唯一的这个身体呢。巨大的链条横扫着成排的士兵，打下了不为他们所知道的可做食用的小谷粒，而士兵们只好等着轮到自己当牺牲品了。没被打死的也好，受伤的也罢，只有等着灾难第二次轮到自己头上。

真的，他们靠什么才能经受得住这打谷机呢？他们没有号啕大哭，他们没有丧失理智。

可是他们毕竟分分秒秒都在感到天旋地转。

毫无疑问的5分钟过去了。

又过去了10分钟。

一个士兵从背后挤了过来。他那张脸仿佛刚从血淋淋的浴缸里出来，两只手紧紧按在皮肤上。

不远处有一个人正在给另一个人包扎伤口。

战壕里的人居然都安然无恙地活下来了。

也好，他们总算开始习惯这种生活了。这是一种类似打谷场似的生活，大家开始习惯了。

沃罗滕采夫打量着布拉戈达廖夫，他心里十分清楚此人毫无畏惧之心。当然，他根本就不想死。沃罗滕采夫也明白，害怕是人之常情，所有的人都难免会感到害怕。布拉戈达廖夫曾经害怕过一次，不过现在他脸上没有任何惊恐的痕迹，没有吓得眼珠要冒出来，没有蒙头转向，更没有丢魂落魄。

沃罗滕采夫想：当时他在军区司令部里拒绝随身带一个后方的人时，大概

已经料想到他会遇上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士兵，现在找到了，自己要带着他直至战争结束。

布拉戈达廖夫蹲在战壕里，那神情就像在破陋的屋檐下躲避劈头盖脑袭来的暴风雨一样。他习惯了这里的生存环境，他观察着四周，设法弄来了些碎片——他把这些埋得不算过深的碎片从战壕壁上抠了下来。只见他拣起一块显然还很热的碎片，烫得他忙不迭地用两只手将它来回抛着，直到不烫手了为止。他把这些碎片递给上校，让他看看这块已经贴近体温的暖和的多齿小碎片多像你贴身放的温暖的十字架啊。

这个士兵对服兵役、官衔等级、国家有着一种非常朴素的观念，这是种近乎无知的天生的朴素观念。

布拉戈达廖夫忽然特惊讶了起来，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沃罗滕采夫。更让布拉戈达廖夫感到惊讶的是，他觉得自己仿佛穿着树皮鞋朝一个地方走近了，不过不是板棚，而是座宫殿。沃罗滕采夫也朝那边转过了身子。

街头即景

风磨着火了！磨房燃烧起来了！

很明显，这火势在战场的边沿上空蔓延，似乎有一条小路伸向那边，小路已被爆炸的浓烟和尘土笼罩着，落满了炸飞下来的土块。爆炸声在我们头顶上轰轰直响，后来声音更大了，震得大地都在颤动！

随后便没有了声音。

磨房熊熊燃烧着！它不是被炸毁，而是整个被大火吞噬了。

血红的火舌吞噬了它那金字塔形的底座，吞噬了磨房的壁板。火光冲天，四周好大一片地方变成了血红色。

磨房风车的叶片也都不动了。火势沿着下边的叶片迅速蔓延开来，接着又

离开十字形叶片朝上窜去。

整个磨房！全烧了！

火焰先吞噬了木制壁板，而磨房的骨架却依旧挺立在那里。骨架在烈焰的光照下愈发地金灿灿了，而且巍然屹立着！夹板居然还在。

整个磨房边沿全是火苗、底座、叶片也窜起了火苗！

叶片究竟为什么会着火，因为热气的流动吗？虽说它还没有倒塌，但它开始缓缓地旋转起来！没有风，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风车像一只风火轮在空中滚动。忽然，"轰"地一声倒塌了，摔成了碎块块，坍塌在火灾废墟上。

几乎连3分钟也不能忍受，而维堡团却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甚至还及时把尸体顺战壕侧壁放好，让伤员们在战壕互相包扎伤口。要将伤员运走是很难的：战壕很深，而从村子通向营部的路只有两条。剩下的人都扎着绷带，他们的脸成了土黄色，所有没有受伤的地方也都是血迹斑斑、嘴唇和手都在发抖。维堡团的人在战场这个特殊的打谷场打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无论遇到多么艰巨的情况，他们也从来没有逃跑的习惯，"逃跑"这个念头大概钻都钻不进他们的脑子里。即便在这个时候，在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他们也不会退缩的。决不会！他们就像被冰川覆盖着的岩石，一直长存到冰川融化为止。他们经历了世世代代，经历了人类文明，经受了雷电酷暑的煎熬，躺在冰川下，一直躺着。你瞧，这些士兵们就这么在战壕里坐着，一直坐着，没有被打出去。那种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已融化到血液中已成了习惯的精神，不仅现在应该保持，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能丢弃。

沃罗滕采夫也像他们一样在抽搐。在这场他原本并不需要参加的打谷场式的战役中，在与这个并不属于他指挥的团的士兵们的友好相处中，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不指望什么时候会结束了。突然，射击声渐渐稀疏了，不约而同地迅速转了向或干脆停止了，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恶臭在黑夜里开始蔓延开来。接着，

火红的清晨在原野上空出现了，阳光渐渐移到了战壕里，把战壕晒得暖洋洋的。

人们也开始活动筋骨，伸展手脚了。他们探出头，四处张望着。这些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人声嘶力竭地狂呼起来。他们一边活动腿脚，一边大声地喊道：我们今天更强壮了，昨天还没这样呢！你们看呀，左边的比我们烟抽得还凶还快活呢！

什么才能让敌人比我们更难受呢？这就是我们的轻松。人们从左边沿着铁路路基朝另一个村子蜂拥而去。这一切全炸毁了，尘雾腾起，黑烟滚滚直冲空中。那些人好像又坐下了，坐在那里或许还可以幸免于难，显然朝前走要比单纯坐着可怕多了。

从僵硬的石头状态很难回到现实生活中，应该做的不是活动筋骨，不是观望，而是快点儿拿起枪来：它怎么放在地上了？枪管里没灌满土吧？这会儿还有没有弹药了？刺刀上好了没有？瞧，大概敌人已经悄悄走近了。

可是这时敌军居然忽略了！他们那边不知什么东西爆炸了。他们在制止火势蔓延，步兵竟也没有走。他们错过了异常宝贵的几分钟，使维堡团得以恢复了力量和愤怒。

我们面前的低洼地里最后一片雾也已散去了。这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军并没有走！啊！瞧！在右边！来福枪密集地射击起来，子弹噼噼啪啪直响。

沃罗滕采夫还是没回过味儿来，脑袋仿佛已不是自己的了，沉甸甸的，像喝醉了酒似的，一团迷雾。他从一具尸体旁抓起一支空枪、一副弹药盒，还有一把军刀，踉踉跄跄地走着，时不时地撞在战壕的内壁上。他摇摇晃晃地从死人、伤员和幸存者身边挤过，朝右边营走去。右边营的战壕环绕着已烧毁的磨房。沃罗滕采夫脑袋还是有些发沉，但是思维依然很清晰，甚至特别轻松，轻松得几乎有些冒失。你瞧，本来他已经去过右边营一趟了，现在他怎么还想去呢。不论出于什么想法，作为大本营的上校也不该挤到右边营去，不该拿枪去援助那里的部队。可是他就想这么做，非这样不可！

戴着尖尖的独角钢盔的士兵们竟然开始进军了！

“蠢货！”沃罗滕采夫大声嚷嚷道，站在他身边的人被他的喊声吓了一大跳。

他在战壕的转弯处为自己找了一小块立脚之处，“蠢货！又不是在欧洲！谁这么打仗?!”

而这个时候德军又一次错过了良机，他们没有在最有利的时刻，即停止炮轰的时候悄悄逼近，没有在对方正惊愕的这一瞬间突发进攻，更重要的是，他们偏偏悄然无声地偷偷闯到了铁路陡峭的堤坡上之后却没有散开，没有隐藏起来，而是像一条长链似的在堤坡上大摇大摆地走着。真是极好的靶子，连瞄准都不用，提起枪来就可以打倒他们，甚至连脚步都用不着停下！士兵们边走边射击，随便就撂到一个！我们就这样——射击！我们就这样——射击！当年日本人没教会我们怎么边走边射击，相反却使我们养成了射击的习惯。

我们猛烈地射击，子弹壳像脱粒似的纷纷落地，看不见一个敌人了。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敌人现在就在眼前！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永远的敌人，我们一生就是因为他们在受苦。你瞧，我们的双手已经开始发痒了，我们要跟他们彻底清算了！我们只抽搐了一会儿，你们却要彻底躺下！我们打倒多少，你们就会减少多少！

右边营的将士们就像根本没有受如何损伤似的一个个挺直了身子，紧接着一通发射！他们毫不怜惜地将子弹射向敌人，痛痛快快地补偿自己在战壕里憋了这么久的难受滋味。沃罗滕采夫也站在这射击的队列里痛快地射击着，他不停地掏弹药、装子弹、瞄准目标、开枪、消灭敌人。每当他觉得敌人被他打倒时，他都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一顶顶让人感到惊讶的古里古怪的尖头盔越走越近，大家纷纷站起身来射击。维堡团的人站着，射击着，没有发抖，也没有退却。尖头盔距他们仅有 100 多米了，然而维堡团的人依然毫不畏惧，他们仍然在全力以赴地射击。

德国兵痛苦地号叫着倒下去，有的人故意装作被打中往后仰倒；有的人也许真成了靶子被打中，侧着身子从斜坡上滚下去，其余的人纷纷转身拼命逃跑。而我们则紧追其后！我们从他们背后猛烈射击！

几个性急的人自告奋勇地端着刺刀急匆匆地从战壕里跳出来，嘴里喊着“追呀！”“追呀！”但是中尉一把抓住了一个士兵的领子！其他人也都制止住了。

沃罗滕采夫也不再射击了。他也像士兵似的站在那里兴奋地看着德国兵仓皇逃跑。他们真希望一直这样站下去，直到威廉陛下亲自委派个长官来问候他们为止！沃罗滕采夫像喝醉了酒似的晕乎乎的，他喜欢这支维堡团！他也喜欢8月14日这个日子，喜欢乌兹道附近的这场战役！还有萨维茨基，他特别喜欢这个人！于是，他顺着战壕挤过去，继续去找萨维茨基。

连长对着他耳朵喊，并用手指了指铁路下的拱桥，大声喊道："将军就在拱桥下，或许你可以从这边走。"

他说的没错，将军就在那里。这时越是安静，机关枪的射击声就越清晰，甚至连他有多少自己的人马都能准确地估计出来。用不着去找萨维茨基了，也用不着飞到奈坚堡去了，什捷姆佩尔的旅还不定在什么地方受苦呢，更用不着往右边去了。而在维堡团里他又没什么事可做，他干嘛在这儿待着呢？

左边传来了轰隆声，榴霰弹的滚滚黄烟盖住了地雷的黑烟，那里还有5个团，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了一条线。在那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投入战斗，所以应该到那里去！沃罗滕采夫的忍耐精神和坚定性格是不该白白浪费掉的，在这关键的几个小时里应该去影响整个军的士气。

战壕里非常拥挤，走起路来很困难，总是会绊到尸体，或碰着伤员，受伤的士兵们也在朝战壕上边开阔的地方爬去。沃罗滕采夫不用枪了，他把枪掖在皮带里，往后一退，猛地跳出了战壕，在战壕上径直走去。不远处有人在轻声吹着口哨，这样走路也许能轻松些，也不觉得挤得慌了。耳朵已经不大好使了，声音也听不清楚，恍恍惚惚看到的一切仿佛又并非幻觉，扯下来的血迹斑斑的绷带、成堆的榴霰弹的弹壳，到处乱丢着的破损的枪支尾部。空弹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还有一些铁子弹盒，皮带上掉下的铜扣。有的人在爬，有的人头上缠着绷带，手支撑着额顶很宽的额部。这个人正坐在地上，他脱下靴子，血从靴子里流淌出来，就像从高水罐里流下的水一样。而那一个，正用一双无神的眼睛从战壕里往外张望。不过这些人全都面带微笑，尽管他们似乎什么都看不到了。眼睛已经承受不了了！心也承受不了了！这种感觉就像人喝醉酒后会大脑兴奋、举止失态、用力失控一样：有的挥舞着胳臂，有的用力过猛一脚踩下

去，不是踩空绊个趔趄就是把脚扭伤了，即便你扭伤了，扎伤了，割伤了，你也感觉不到。在你那醉醺醺、沉甸甸的脑袋里依然保持着一种古怪的飘飘欲仙的轻松感。

沃罗滕采夫去右边的营时，早把自己身边的布拉戈达廖夫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回来了，才想起布拉戈达廖夫：他可是他最重要最需要的人。他还活着吗？莫非已经死了？

二营也跟一营一样成功地击退了敌人。大家拉的拉，拖的拖，把伤员顺战壕的交通道或战壕上边运走了。他们迅速地清理战壕，就像在掘墓一样用铁锹飞快地掘着被填平的战壕。沃罗滕采夫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他先从一堆土后看到了黄色的狮子尾巴，再往右边一些就看到布拉戈达廖夫那副可爱的机灵的尊容了！他正皱着眉头清理着战壕，把毁坏的椅子和已空的锌制弹药匣扔出去。

沃罗滕采夫请求大尉派一名士兵跟他一起走。大尉同意后，他高兴地冲布拉戈达廖夫点头道：

"布拉戈达廖夫！那么你跟我一起走，好吗?"

"那……好吧！" 布拉戈达廖夫一点儿也没感到惊讶，就好像他们彼此已经约好去散步一样。他的舌头在鼓起的腮帮下滚动着，他瞥了一眼1米来远处的一个方坑，一小时前他差点儿在那里丧了命。他把卷得紧紧的军大衣背卷朝脑后一甩，背在了肩上。两腿猛劲一蹬，跳出了战壕。

他像在打仗时一样，还是跟沃罗滕采夫肩并肩地站着：

"您把您的枪给我把，军大衣也给我，您好轻松些。"

他把两个军大衣合成一个背卷，两支步枪用皮带绑着，跟军大衣背卷一起搭在肩上，军用饭盒掖在腰带下。两人一起走了。

7点半了，大本营的人大概还没有睡醒，还没有喝早茶吧！可在乌兹道，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已经跟上千敌人开战了，而且战斗很可能还要持续整整一天。

又是这么一个闷热的夏日，一丝风都没有，看来还会越来越热。

为了走得更快更轻松些，他们从自己军队后面的铁路那边走。那个在战壕里使人震耳欲聋的东西这会儿看得清清楚楚了：原来是我们的大炮在发射。炮手们跑来跑去忙得汗流浃背，他们全都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他们把炮弹搬到大炮跟前，拔掉炮弹的引线，德军哪还有个跑呀！德军的榴弹炮也飞到了这边来了，有两次居然近得紧挨着正脸朝下趴在地上的布拉戈达廖夫和上校。不过，这只是一场虚惊而已。

德军的主要火力总是配备给先头部队，掩护那些在猛烈的炮轰之后准备进攻的团。

“叶尼塞团顶得住！”沃罗滕采夫不时搓着手，“还有个把钟头，一切都会发生转机的。”

这个叶尼塞团的照片不久前就已经传遍了俄国：该团在彼得戈夫宫[①]受法国首相兼外交部长庞加莱[②]检阅，而在该团的右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将手举向帽檐，头侧着向贵宾致意，以一种显得异常绝望的姿势缓缓走过去。一个月还没有过去，这里已经在揉搓这些勇士了。

“伊尔库斯克团也顶得住！”上校高兴地喊着，“布拉戈达廖夫，只要动动脑筋，今天这场仗我们就赢定了。”

打胜仗可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战争也就会很快结束了。

“那——我们该做些什么呢，长官大人？”

“暂时没什么，我们快点去左翼吧。如果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站着，我们当然赢不了。”

布拉戈达廖夫徒步走的速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仙鹤。不过，上校走得也不慢。可不嘛，他又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他总在布拉戈达廖夫两侧跑来跑去地打听：是什么部队？有多少炮弹？接到了什么命令？

德军的炮弹竟然又飞到了维堡团的后边！它们重又开始在维堡团的阵地里

---

①彼得戈夫宫即俄国彼得宫的旧称。——译者注

②庞加莱（1860年8月—1934年10月）：法国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曾任法国首相兼外交部长。——译者注

炸响了，而且非常猛烈！有的地方起火了，冒着烟；其他地方还有地雷，地雷接二连三地爆炸了。布拉戈达廖夫真想赶紧离开，战壕真是一个墓穴，而他自己却要爬到那里去，现在他就像一只绵羊，正伸着脖子任人家宰割。如果在田野里走，虽说有些盲目，但我们的手脚都在，我们还能活下来。布拉戈达廖夫甘愿跟着这位机灵的上校走。不过，他可没想当他的勤务兵，只想两个人这么一起好好地走一会儿。上校不单纯是为了活下来而熬过这一天，他是在寻找什么。

沃罗滕采夫在寻找后备力量和援救的部队。但是在前1俄里他谁也没找到，遇到几个炮兵也都是些伤残。他只看到了维克托里娅·费奥多罗夫娜大公夫人的救护车队，大概整个俄国军队里只有一支这样的车队：他们把扎着绷带的伤员们接到车上并立即运往索利道。

在一个新开辟的铁路拐弯处（铁路从这里急转向索利道），他们发现了军里的臼炮营，但是没有送给萨维茨基的那两台榴弹炮。在那边背面的斜坡上，放着许多从司令部运来的炮弹，他们还在不断运送炮弹，不过却很少发射。他们臼炮营只听命炮兵军长马萨利斯基，该军既不知道也没有接到“去支援谁”“去做什么”的明确任务。如果事态恶化，营长斯梅斯洛夫斯基中校就打算到铁路拐弯处。沃罗滕采夫很快跟营长商量好：准备从他们位于西北面的驻地将他们的炮口朝左转弯45度角，并把侧面的观察点也对准西方，因为左边很可能马上就要有战事。他们商定好在什么地方会合及怎样联系。沃罗滕采夫又找到了步兵旅，斯梅斯洛夫斯基建议步兵旅也可以再往那里靠近些，到铁路边上。而立陶宛近卫团就聚集在右边的小树林的深处，这是一支朝气蓬勃、颇具战斗力的部队，此时却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他们毫无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也没有挖掘第二道防线。

布拉戈达廖夫的上校也正忙得筋疲力尽：到立陶宛团那里去？那边是一片刚刚收割过庄稼的地方，整片土地成了黑灰色的不毛之地，一垛垛的黑麦都烧成了灰烬，连一个小黑麦垛也没有放过。上校拿定了主意：你，布拉戈达廖夫，坐在这儿等着，我很快就回来。可结果他走了几个小时后才回来，走吧，赶紧去左翼，步兵在那里。

他们动作灵敏地跳过路基，上校回了一下头，告诉说：

“我们就这么走过去！”

说着，他们加快了脚步，急匆匆地走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榴弹炮呢，长官大人？”

“你能不能别每次‘长官大人长官大人’地叫，多浪费时间！”

“那哪能呢？”

“反正不要这么叫。看见了，炮筒——都短，而宽度却是48俄分[①]。”

“48俄分，这怎么啦？”

上校叹了一口气：

“一般来说，它们是顺掩体曲射。”

布拉戈达廖夫也叹了一口气：

“可惜，我不在炮兵部队。”

“那你想吗？要是我们还活着——我安排你去好了。”

布拉戈达廖夫点了点头，但他并没有增加多少信心。他也就是想随便跟人说说罢了，等布拉戈达廖夫一回到现实中，这似乎又成了过眼云烟。至于战争——咳，可能要到圣母节了，到那时我们也分道扬镳了。

这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片开阔的土豆地，长得多茂盛的土豆地啊！连德国人的长形凹地都看不见了。两边斜坡上也都长满了草，为了防牲口四周都围起来了。在这片土豆地边上有两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远离农庄独立一处。他们迈步朝那里走去，茎叶抽打着皮靴啪啪作响。在这里生活真不错，一小块地环绕在你身边，连成一片。

上校急促地喘着气紧紧地追赶，布拉戈达廖夫的两条腿似乎有点打弯了，他可能已经筋疲力尽了。上校一边追赶一边用自己的小望远镜一个劲儿地朝前观望。村前有一个高高的砖棚——上校看到那里有许多步兵。

“这到底是谁——步兵吗？长官……大……？”布拉戈达廖夫边走边使劲地

---

① 俄分：俄罗斯长度单位，1俄分=0.1英寸。——译者注

打听。

“对，就是步兵，不过是精锐步兵。他们拥有的机枪更多，训练更严格。小伙子个个都身强力壮，就像你一样。所以，他们的团不是4个营，而是只有两个营。但是毫无问题，他们完全胜任得了。”

布拉戈达廖夫不无遗憾地“唉”了一声道：“等回去跟我们的士兵说说，这里的兵力塞得这么多！他们可比我们轻松多了！”

他们像队列拐弯那样拐了个弯。在他们正前方是鲁特科维茨家族的庄园，他们身后则是一片小树林，而小树林的后边，正如沃罗滕采夫所判断的那样——是彼得罗夫团和奈什洛特团。他们是昨天开拔到那里的。这里德国人的射击声也显得清静多了。不错，他对德国人的意图是会理解的！德国人不敢包围侧翼，我们的骑兵也在这里，德国人是想从乌兹道压过来。看来一切都会有救的，一切都可能改变，就在这里！但是集中兵力交给谁呢？这一个半骑兵师的大调整让谁来领导呢？

那板棚多像牲口棚啊！可不是吗，真是为牲口备的，这里的设置竟然还这样齐全！至于步兵们，果真一个个身材魁梧，强壮有力，充满了朝气。他们坐在那里正吃着干粮，谁有什么就吃什么。布拉戈达廖夫心里也抓挠起来：口袋里不是有两块干面包吗，趁还没被打死，还没受伤，得赶快吃了它。胃怎么也绞痛起来了？就像穿孔了似的。

步兵们在争论为什么墙上都留有通风口，而且多数都是十字型的：这么砌是为了实用，还是为了美观？或是为了保护牲口免遭魔鬼骚扰？他们赞赏房顶盖成斜状的：这样夜里一下雪就会自己落下来。不至于积雪了。

沃罗滕采夫没遇到团长，他也许请求指示去了，也许是到军长那里去了，现在这里只有两个营长和一个团参谋长，他们正在一起坐着。他们的步兵营在索利道时就没有旅长，没有旅参谋部，也没有配备炮队，只是4个独立团，而且每个团都是按自己的理解行事，自己去找任务。那么，就没有命令吗？军有个总命令——向西北方向运动。但是没有更详细的说明，比如要占据什么阵线，分界地带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邻近部队，等等。

“你们好，先生们!”沃罗滕采夫热烈地跟他们握手问好。“军司令部在10俄里远的地方，你们都看到了，他们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军事条令里有这种指挥形式：现场上级长官会议。你们即便只有4个团，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指挥形式。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真实情况……我们选一个集合地点——这么吧，暂时就定鲁特科维茨庄园好了。怎么，有一个团已经在那里了？太好了。我们怎么召集起你们所有的4个团呢？让每个团派一名校级军官到鲁特科维茨庄园去，然后各团也都集中到那里。还有——为了联系方便，可以给我2至3名尉官吗？一个带封信到立陶宛团去，我们或许可以说服他们往左移动一下。一个到克雷莫夫上校那里去。如果找到他，他会立即把那些骑兵师调动给我们的，没准他已经在调动了。还有一个嘛……在哪儿？这个重炮营在什么地方？”

重炮营驻扎在后边2俄里处，由于养成了只服从自己顶头上司的怪毛病，该营营长不肯听炮兵军监督员的劝说。他这个人总是一意孤行。

“在这个距离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应该集中到这里来。我亲自跟他们说吧……不行，我得在鲁特科维茨庄园。你们没发现吗，他们这儿没有电话线？而在鲁特科维茨庄园，他们绝不可能没有用来观察的设备。我在阵地上时就曾经给他们发过一封信……”

充满信心的乐观精神顿时感染了步兵团的校官们，他们不是固守己见的人，没有因为自己已经名声在外而趾高气扬，反倒正在为自己应该拿定主意时却优柔寡断、无所行动而苦恼不堪呢。于是，他们匆匆忙忙趴在射击板上写了一张便条，字迹十分潦草，不过言简意赅。几个尉官小伙子忙把暂时不用的笨重的军刀收起来，拿着便条飞快地跑了。两位营长站起来，军用器械互相磕碰得哗啦直响。他们列好队，向鲁特科维茨庄园开拔。

牲口棚旁就剩下布拉戈达廖夫和上校两个人了：上校坐在一堵小墙边，还在想什么事或是在等待什么。

布拉戈达廖夫呢，看着不远处池塘里几只野鸭正在嬉水扎猛。他走了过去，从池塘里舀起一点水倒进饭盒里端了过来，一口气喝了下去，肚子都要胀破了。

再就点儿什么吃呢？面包干大概在仓库放了有5年了吧，硬邦邦的，没有水你就别想咬开。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朝这些野鸭开枪，真是个怪事。干脆脱了靴子在池塘里泡泡脚好了。他扫了眼上校，不管怎么说也得防着点儿。

"您拿块面包干吧，长官大……？"

上校吓了一大跳，好像用别人的手似的接过了面包干，不过他总算看到了饭盒，将面包干用水浸了浸。

"已经是上午9点钟了，这块面包就当午饭吃吧。"

他们一起啃了起来。

上校嘴里一边咀嚼一边不时看看地图，看看大道。拉弹药的两轮马车和辎重大车正缓缓在大道上行驶。

"对了，你——结婚了吗，布拉戈达廖夫？"说话的声音也像是别人的。不知是在问还是没问。

"当然结婚了！连一年还不到呢。入冬结的。"

"一定是个好女人喽？"

"头一年她们都是好女人。"布拉戈达廖夫像是不经意地说着，他漫不经心的样子让这位干瘦的上校简直无法忍受了。他也不考虑礼不礼貌了，直接问道：

"那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叶——卡——捷——琳——娜。"布拉戈达廖夫嘴里咀嚼着，慢腾腾地答道。

人们也不叫她的小名卡季卡什么的，而是按世俗的叫法叫她的外号"小手套"。这外号让人觉得难堪，因为这不仅是嘲笑她个子矮小这一点，而是好像她并不是个人，只是件随时可以丢给什么人的物件，想要抛弃她也并没多大困难的。布拉戈达廖夫却对上校说：她那双戴手套的手可是双友爱的手。他刚开始跟她一起散步时，不论姑娘们还是小伙子们都笑话他：怎么搞的，就不能给自己找一个身材匀称、体格强壮点儿能干活的姑娘？跟这个小不点儿能干什么呢？他们甚至嘲笑她说，他会把她的所有肋骨都压折的。但是任凭别人怎么挖苦，

他依旧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还是按捺不住地俯身亲吻了她，而她，卡乔娜变成了一个十分温柔的令人快活的女人！不仅在他们卡缅卡，就是在整个坦博夫卡地区，也难找到像她这样的女人！有时她就像你喜欢的一匹马，因为跟它在一起时，你既不需要用鞭子，也不需要拽缰绳，甚至不等你开口说话，它就知道你要怎么拉缰绳，要往哪儿拐，好像它有预感似的。如果老婆是这个样子，那你怎么能不喜欢她？卡乔娜就是晚上睡觉时嘴里总像在嚼什么东西，可你没法控制她磨牙。不过当你还在熟睡的时候，她却已经手脚麻利地飞身下了床，干活去了。

而布拉戈达廖夫只要能吃饱肚子，生活得有条有理，自自在在，也就知足了。

关键还不在这里，而是跟她在一起觉得特别甜蜜，你就像在嚼着块甜骨头一样，嚼啊嚼啊。什么也不想干了！就想这种事！你整个心里装的全是她，喜欢得看不厌摸不够，忍不住有时还掐她几下。

他们没让快乐的谈话持续多久。布拉戈达廖夫擦干了自己的眼泪，赶走了想入非非的念头。鬼知道等这一天结束了，布拉戈达廖夫是否还活在人世？

"你会骑马吗？"

"有什么不会呢？……我们什么能人都有。我们县有育马场，还有马……"

上校拿着饭盒急忙跑近说："好像不是步兵！"说着，他顺着一条小路朝斜对面的大道奔去。布拉戈达廖夫犹豫了片刻，一手抱在胸前一手挥舞着也走了。这时一名派出去送信的准尉跑过来，他们拦住了他，准尉说，一个重型炮兵营已经开拔了，正朝这边走来！上校高兴起来："太好了！我们也赶过去吧！"他们朝步兵走去，跟他们同路前往鲁特科维茨庄园。布拉戈达廖夫的上校骑在马上俯身跟团长谈着话，而步兵们都列队站好了。他们都是些精选出来的棒小伙子，而且都很稳重。布拉戈达廖夫身旁有人问道："接到什么命令了？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去哪儿！"布拉戈达廖夫口气傲慢地回答道。"去用杵才穿得过去的地方！你们为什么没赶上被选拔去呢？"说着，他又给他们讲了讲今天他经历过的激烈得像脱粒似的战役。

他们还没走到庄园，突然头顶上传来一阵隆隆声，他们还没搞明白是什么

东西响，就慌忙举起枪一起朝空中发射。布拉戈达廖夫仰头一看：哇，敌机飞过来了！机翼上标着黑色“十”字。可是他本人却没去打它，他没有动手，只是在心想：没良心的东西！没什么支撑着怎么飞的？它怎么不被打中一个跟头掉下来呢？

敌机飞过去了。

庄园很大。花园里的树木繁茂，盘根错节，但是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果子全被摘光了，许多树枝也折断了。花园附近有几株很古老的椴树，还有一小片橡树林。林中几条小径清洁而又平坦。牲畜们满园子地溜达，看样子都是种畜。马厩敞开着，里边干干净净的，有饮马槽，却一匹马也没有。不知是哪个大兵从屋里托出几把镶着红绒面的长沙发和圈椅。他手脚伸开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其他人在上校面前跑来跑去，忙着收拾东西。布拉戈达廖夫也坐了一会儿，感到很惬意。两个步兵中尉来到上校跟前，他们想爬上顶楼去观察观察。布拉戈达廖夫动手给他们打开了顶楼。屋子里非常特别，整面墙上都是镜子，而且就像要哗啦倒塌似的，瞧它都已经碎成了许多小块了。家具，到处都是家具！可全都翻倒在地上，坏了。带花边的碗碟碎片撒落了一地，还有一个极精美的台球桌，可惜没有呢绒，没有台帮了。球台是黑色的，台面光滑，整个外型像把斧子。球在里边怎么能站得住呢？“真是个乡巴佬！”中尉把布拉戈达廖夫的帽子往下一拽，拉到额头上，“这哪是球台，是架钢琴！……”“那墙上这面镜子怎么都打碎了呢？”“这也不是什么镜子，而是大理石的家谱，也就是说，记录谁出自哪个系谱。在顶楼的另一层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从窗户上揪下来的窗帘花边，腾空了的柜子，扔在地上的衣服、玩具、小肖像画、书、纸片什么的。“还有赛马证书呢。他养了许多良马！”中尉补充道。

布拉戈达廖夫打开了顶楼所有的门和小窗户。布拉戈达廖夫的上校挤了出去。他还没来得及放下烟斗，就马上说：“听说这里的花园后边驻扎着一支哥萨克骑兵连。快去请他们的连长到我这里来一趟。”布拉戈达廖夫“咚咚咚”地一下子越过两个台阶跨到第三个台阶，真是精美的台阶！可惜没工夫好好地摸摸了。

布拉戈达廖夫找到了那位上尉，他是第六顿河哥萨克骑兵连连长，他们取代骑兵营带着强大的火力开拔到这里。布拉戈达廖夫向他们要了一匹马，把它套在两轮车上，又抱了一捆干草扔到车上，随后跳上马车，拉紧缰绳，驱马走了。马车顺着一条被树木遮蔽的严严实实的坚硬的沙路驶去。

上校一边向上尉作解释一边给他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车往哪儿去。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不知什么东西发出轰隆巨响，他们顿时紧张起来：在庄园和近处森林之间部署着我们的野战加农炮——就这么开战了！整个村子乃至每一条过路狗都感到要大难临头了，所有的人一下子都紧张得不得了！大概马上要打仗了。

这个时候他们一个比一个行动得快。几个中尉手持军刀跑回自己的团。上校跳上马车，好像在对马说似的：

"彼得罗夫团和奈什洛特团的士兵们，冲啊！"他又冲着布拉戈达廖夫的耳朵喊道："没有军长！我们自己冲！这也是应该的！步兵支援！榴弹炮也马上跟上！"说完，他向前一跃，驱马前进。

第六顿河哥萨克骑兵连也超过了他们，朝森林飞快跑去。

真痛快！布拉戈达廖夫，你现在准能赶上德国鬼子了，更别说你还驾着辕呢！快点清点吧——挨房子一座座地点，可比一个村一个村地点要来劲儿多了！可以痛痛快快地看看我们的人是怎么挺住的。真不错，我们的人！自己就冲锋了！但为什么在早晨脱粒似的激烈战斗时要在那儿待着不动，等什么呢？多么晴朗的令人激动的一天啊！还有辽阔的异国土地！你就踏上去吧，不会觉得遗憾的。当然，他们如果在卡缅卡也这么打仗，就没这么快活了。谢天谢地，在卡缅卡他们从来也没这么打过仗。

加农炮很快就在庄园后边安置好了，步兵们都在情绪高涨地忙碌着，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击时枪口里冒出的火苗。有一个瞄准手每发射一枪，就冲着树林大声喊：该死的德国佬，让你们尝尝老子的滋味！而大尉在不远处冲上校喊道："加强瞄准！"上校对布拉戈达廖夫解释说："这就是说——我们的人要出动了！"

"你们一起上来吧！难道我们就赢不了你们吗？"

德国人也在那里窥视，他们不是在窥视庄园，而是在窥视我们这些炮兵连。这边前面是河滩地，微风正轻拂着蓬松的小草，炮弹突然呼啸着飞了过来，黑色的烟柱腾空而起，越过了高大的树木，那形状比最大的橡树树冠还要宽大，炸弹也不像是砸在坚硬的沙质地上，而是炸出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又黑又大的弹坑。

敌军的炮火压住了我们一个炮兵连！炮弹直接就打在我们的炮位之间，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轰轰发射！弹药箱都炸飞到半空中去了！他一个劲儿地猛拽缰绳，几匹马朝不同方向使劲拽着，旁边的人慌忙逃散或是趴在地上以求活命。布拉戈达廖夫的那匹马猛地一冲占住了整个路面，布拉戈达廖夫好不容易才让马回到原位，随即朝森林里奔去！

而炮兵运送弹药和挂炮的双轮前车却反向从森林里往炮兵连急驰，挂上了炮或弹药箱后，接着立即向前跑去。“怎么搞的？他们胡乱投得还不够吗？快往没防御的阵地上投啊！！”上校朝前挥舞着手臂，“直接瞄准打呀！布拉戈达廖夫，快加鞭，我们继续驾车前进！”

林子不深。一个步兵团赶了过来，跑进了森林，而另两个步兵团却已不知在什么地方拐弯了。越过一片开阔的田野，还有昨天我们驻扎过的村子和农庄。接着又是森林，不过已经茂密得多了。“就到在个林子里，”上校吩咐道，“彼得罗夫团的人准是在这里。”空中的榴霰弹烟雾还没有消失，顺着森林这边慢慢散开，而新起的烟雾又挡住了它的去路。遭到阻挡的榴霰弹烟雾逼得我们的人马不敢接近。

“右边怎么了？你听到没有？榴弹炮！先让彼得罗夫团的人到这里来。”

“铁路旁边那些人是谁？”

“就是他们！”

“这让咱俩走了多少冤枉路啊！”

烈焰在他们前边的路上正熊熊地燃烧着，多猛烈啊！突然，一棵高大的黑色橡树被炸飞了！他们耳朵“嗡”地一声响，赶紧跳下了车，趴在了地上，而缰绳还捏在手里呢！无数碎弹片呼啸着落到了他们身边！那马怎么样了？还安

然无恙吗？他们自己又会怎么样呢？小两轮车已经炸碎了。现在已经无法从大道上拐弯了：强劲的风从山口猛烈地刮向原野。车没了弹簧、马却“嗒嗒嗒”地飞跑起来。你瞧，地上的土在马蹄下飞卷起来……“长官大……，我们往哪儿去？步兵好像就在左边。”“可我们是在右边，绕开榴霰弹的烟雾，到彼得罗夫团的驻地去吧！”

摆脱了德国人的地方让人感到无比亲切，今天早晨这地方还在德国人的手里呢，现在地上躺着许多被打死的人，其中有我们的人，也有他们的人，还有伤员。没工夫搞清楚了。你看德军炮兵连阵地上浓烟滚滚，是他们的火药在燃烧。他们两门大炮给炸坏了，套在一起的几匹马也被炸死了，剩下的马还在拼命地拉。榴霰弹一个劲儿地在空中爆炸，你倒是往右边点射啊！

霰弹射得偏右了，一个劲儿地在空中炸了开来。

这时，两枚炮弹忽然从后边擦着脑袋射过来。“这是我们的炮弹！你听，是我们发射的。可惜没击中目标，见鬼！”

不知什么东西飞来擦过了肩头！上校摸了摸肩膀，“布拉戈达廖夫！我被打中了！”他揭开衣服一看，打中在肩上。“可能是我们自己人的炮弹打的，也可能是道边那颗地雷爆炸崩的。现在才觉得肩膀酸疼。”“包扎一下，长官？”“不需要，赶紧走吧！”

半个小时之前德国人曾驻扎在这里，现在一片狼藉：子弹夹、弹药包、机关枪子弹带扔得到处都是。一具具有脑袋没脑袋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尸体的衣服兜都朝外翻着，显然已经被人翻过了。完好的和已折断的枪支丢得满地都是。还有散开的花包裹，里边装的已不能吃的东西撒了一地。真是场苦战啊！可是没时间停下来看一看。眼瞅着就到森林边上了，机关枪就架设在近处，不知是我们的机关枪，还是德国鬼子的？不能继续赶车走了。你把马栓在树上，我们徒步走吧。

过了森林，一些伤员蹒跚地迎面走过来。唉，他们徒步走了这么远可真不容易啊……一个伤员挥动着胳膊，夸口道：我们的损失虽然很大，可我们的人仍在向前进！另一个伤员整个胸部缠着绷带，身上披着军大衣，声音嘶哑地说：

他们把我们的伤都包上了，都包上……一名准尉步履艰难走过来，他的脖子受伤了，头无法转动。他向上校哭诉，但是并不是因为伤口疼得受不了哭，而是因为没法再射击了：我们射完了最后一发子弹，为什么不运弹药来呢？到底是谁想的这种馊主意？没脑子用屁股想的啊？上校问他：那他们为什么还丢弃了那么多的子弹呢？准尉一挥手，咳出了血：是啊，士兵们把子弹乱扔一地，他们太不懂得节约了。

森林被一大片林间空地隔断了。这里的林子边缘有一条水沟，彼得罗夫团的人都趴在水沟旁，没人探头，也没射击。空地旁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正在缓缓移动，移动了将近400多米。这东西好像安了轮子，可又看不见轮子；它是活的，可又没有脑袋，没有尾巴。听得见机枪扫射在它转动的尖顶盖子上发出的击打声，紧接着“嗖！嗖！嗖！”冒出一股股烟来。

这是什么东西？大家不由得一阵惊慌，这东西从来也没看见过！它会不会绕到林子里来或是就走这条路？“是辆货车！”布拉戈达廖夫的上校大喊了一声。“它没过了水沟，陷进去了！”“车上装的什么呀？”“它包上铁皮了，太沉了，开不到这里了。”“它用什么射击呢？不是加农炮吧？”“圆形炮弹，小口径的，发射出来厉害极了。”“我们可以拿下它吗，长官？”“当然啦！我们可以从两边把它压的地方整个挖松，或是炸掉它。”“弹药都用光了，连射击的子弹都没有了，你拿什么炸呢？”“听说弹药已经运来了，我们马上就要有弹药了！”

可在他们行动之前，一个军士跑来了并带来了命令：所有的人从奈什洛特团人右边撤退！布拉戈达廖夫的上校冲他嚷嚷道：“你敢‘撤退’，我就揪下你的脑袋！我立马把你打死在地上！！”“可是，长官，并不是我自己想撤退呀，我带您到中校那里去好了，他在庄园里也接到了一封信函，而且还接到了电话通知！……”“营长，我请求您坚守在这里，别听他胡说八道！弹药就要运到了，您尽可能向前进攻吧。您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们的重型炮营已经到前面去了，他们正在试射，很快就会来援助你们的。给你们意想不到的援助！我跟这个军士走一趟，去搞个明白！瞧我在庄园旁不一枪打死他！狗日的，你现在还不当着所有人的面赶紧声明放弃撤退！”“好吧，长官，您想打您就打吧，反正电话已经通

知了……” “布拉戈达廖夫！你走靠近房后的地方，把车赶到那里去！”

乌兹道，链状打谷式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着，搅得人脑子里乱糟糟的，思绪支离破碎，以至后来几个小时里都无法集中精力思考问题。再加上这个战区的事态变化速度之快超乎正常想象，所以，就连沃罗滕采夫似乎也得花费三四个小时才能将思绪集中起来，才能从在脑袋里窜来窜去的爆炸声、滚滚硝烟和熊熊烈焰中摆脱出来。他深知眼前的一切都是因他和其他人而发生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烟雾中。

随着眼前展开的一幅幅清晰的画面，他回想着整个战斗过程：当敌军左边的攻势逐渐减弱时，已集中起来的兵力虽已疲惫不堪，却自发地拼命追击敌人，不是师里下达了命令，而是连队自发的！要知道这些士兵身上蕴藏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他们已习惯乘胜追击！彼得罗夫团和奈什洛特团、向左挺进去援助他们的3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师都不是被迫而完全是自发去追击的，沃罗滕采夫当然也不可能不去。他甚至为自己的猜测得到了应验而洋洋自得：在我们发起进攻的前一个小时他就猜到我军就要发起攻势了！由于旗开得胜，他们彼此鼓励，不再感到有多么危险了，而是更加信心百倍，精神振奋，忘我地冲锋陷阵。

司令冲炮兵连的士兵们大声喊道：“感谢你们出色的战斗！”炮兵们一边高呼着“冲啊！”一边把帽子抛向空中。这次自发及时的进攻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10点半左右才结束。在这紧张的一个多小时里，沃罗滕采夫的内心充满了幸福感，出于对这支军队的敬重，沃罗滕采夫在一个多小时里努力使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怎样做有利于攻势得到加强？如何使进攻的方向朝右转变，以便攻下德军的阵线？在哪儿能找到杜什克维奇将军？怎么才能把立陶宛近卫军调集到一起？……至于其他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他的脑海里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比如，他们为什么会坐在池塘边嚼着面包干欣赏着野鸭在池中游荡呢？他们原是步行，从哪儿搞了辆两轮车呢？到底什么时候偏偏是他的肩被擦破了呢？透过成功的烟幕，透过战火硝烟，透过与现实毫无关联的烟雾，他总能看到布拉戈达廖夫的那张充满了善意和宽容的脸，彬彬有礼又不失富有理性的独立意识。

这令他顿生感慨：太好了，这正是我要找的战士！

可是，随着那位军士带来一道撤退的命令，沃罗滕采夫的思绪像山体崩塌一样猝然中断了。他大声喊叫：我真想把那个军士一枪打死。不过，他并不认为那军士是在撒谎。因为他已经猜测到了，而且整个早上他都在担心有什么事要发生，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当沃罗滕采夫刚一听到撤退的消息而且这一消息得到证实是准确无误时，他的心被深深刺伤了：你看这事居然真会发生！尽管有些不太一样，但是终归应验了我们的猜测！

彼得罗夫团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但是这种软弱无能的想法却像电流一样传遍了彼得罗夫团，影响到了步兵们。而奈什洛特团呢？不管沃罗滕采夫怎么劝军官们不要相信那个军士的鬼话，可他们还是开始撤退了。因为他们的话务员已经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这个话务员是一个有文化的性情平和的军士，小俄罗斯人。他逐字逐句地将命令记录下来并如实复述道："传达到师长。军长命令立即撤退到索利道。"而向他转达命令的是营部通信官斯特鲁泽尔，话务员很熟悉他的声音，这是他的顶头上司。

他们迅速拆除了松林旁边那块高地上的电话线，他们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德国人在松树顶端搭了个瞭望台，不过一个小时前已被炮弹震坏了，现在在不停地摇晃。沃罗滕采夫爬上去，还没有爬到顶端，梯子已经晃得不行了，他差点儿没摔下来。这不，搞得肩膀都酸疼了。梯子越来越晃，他简直不想爬到瞭望台上去了。到那儿他又能看到什么呢？此时此刻最要紧的是应该紧紧抱住梯子。瞭望台在 16 米以上的高处，而且没有任何围栏，得把自己绑在树干上，或是用一只手牢牢抓住树枝。于是他用一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抓住了树枝，另一只手拿起望远镜，调整好望远镜的焦距。他从自己站的地方朝左边看，朝乌兹道的小山丘上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已烧毁的磨房的石头底座，还看到了早晨他们曾经待过的战壕，战壕上全是斑斑点点的黑乎乎的弹坑。他又向四周观看，竟然发现：整条路上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枪林弹雨，看来，德国鬼子的步兵可以畅通无阻地开过来!!

一切就是这样。战斗结束了。一天也过去了。

而那里的维堡团，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它的躯体、它的脑袋全都被残酷地“脱粒”掉了。

有人在树底下喊了一声，是杜什克维奇将军，他就在这里，在下边。他问沃罗滕采夫都看见了什么，可是沃罗滕采夫没法当所有人的面冲他喊。他答应将军他马上下来，可他又把望远镜扫向了右边，他发现德军好像已经越过了铁路了。有个营刚才还从路基后边向铁路大拐弯处射击呢。斯梅斯洛夫斯基营的十几发炮弹从原先他们待的地方、从他的瞭望台所在的松林深处发射出去。重型炮营根据发射距离，特别是加农炮那极快的发射速度，推测出靠右稍远的地方有一处十分隐蔽的地形。它们正好够得到我们这里，射到大片森林后边。应该向那里发起全面攻势。进攻已经转向那里了……结果落空了……借助望远镜可以一眼望到老百姓和军队正在好几俄里的战场上盲目地涌动着，整个局势显然因缺乏统一指挥而失去了控制。

望远镜的皮带被树枝挂住了，肩膀酸痛，一只脚踩了个空，差点儿没摔下去。往下去可真难啊！

沃罗滕采夫的耳朵好像震聋了，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听不见自己都跟杜什克维奇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这个胖胖的杜什克维奇在对他说什么。一个字也听不见，人就像在梦中一样。可他明白：根据索利道方面来的电话命令炮兵营已经开始撤退了，而炮兵营营长却还蒙在鼓里呢！他朝他的部队走去，他的部队正在向前推进，从两侧形成了一个半包围圈。谁来掩护撤退呢？命令没说。没有掩护，全军还不都得覆没吗？有两个营的通信联络系统还保持完好，我们只有借助他们才能脱身了。整个战场上遍地都是伤员，现在他们怎么办呢？

杜什克维奇走了，布拉戈达廖夫却赶着辆大车出现了。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路，他们就赶着马车瞎跑。第八野战炮兵连开拔了，他们的连长却还坐在石头上；他的头部受了伤，疼得他不时地抽动。马车在大道上狂奔，马跑得大汗淋漓，勉强挣扎着前进。各部队的士兵们都混合在了一起，他们闹哄哄地徒步而行、边走边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从他们身上你不难看出他们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不过，这不能怪他们，是上头的命令破坏了他们的情绪。

沃罗滕采夫和布拉戈达廖夫驱车行驶到离板棚不远处，他们曾在这里跟步兵们一起商讨过问题，现在又在这里与立陶宛近卫团相遇了：没有命令，按照克雷莫夫上校的要求，该团长率领全团去占领阵地。一支近卫军队伍朝乱糟糟撤退的人群走来。他们一个个头不转眼不斜地朝前走，像是一群冷漠无情的人，将自己的思想深深埋藏在了心里。

这不，军长也不在！他那辆无处不去的车，哪儿也找不到了。而此刻沃罗滕采夫正急匆匆地往他那儿奔呢。他现在已经阻止不了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停下来，他已经无法挽救这场战役了。沃罗滕采夫真想给他那张傲慢得发蠢的脸一记大耳光！往他脸上啐唾沫，打断他的腿！可想归想……下级又怎么能犯上呢？这身制服允许吗？算了！反正他没向他说出他从来没有听说也不知道的事情。到索利道的路还很长，一开始又堵塞难行，直到后来才通畅了些。布拉戈达廖夫拼命挥舞着鞭子驱赶母马，它那闪动的大腿上多处已经被鞭子抽破了。沃罗滕采夫原本可以说说身高体壮的布拉戈达廖夫的，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赶。没办法，只好听这个前额凸起的家伙的了：他怎么能阻碍连队已开始的进攻呢？怎么能错过机会改善左翼部队负担过重得几乎要被压垮的状况呢？得不到明智的回答，还能听到他说出什么蠢话呢？

身高体壮的布拉戈达廖夫现在将车静静地停在了军司令部门前，不动了。

沃罗滕采夫猛地向前一蹿，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他跑了过去，急匆匆地敲着军司令部那扇沉重的大门，正巧那个胡子下垂、长着鹰钩鼻子的人从里边走出来。他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却昂头挺胸，像列队时那样。两肩端得平平的，一副随时准备为沙皇陛下拼死作战的样子。沃罗滕采夫真恨不得一刀砍掉这个家伙的绵羊似的脑袋！沃罗滕采夫显得有些失态，他不顾职位高低地冲军长喊起来，他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但他感觉到声音中带有一种尊严。

"阁下！您怎么能在战斗就要取胜的关键时刻下令撤退呢?！您怎么能让这些团白白牺牲掉呢?！"

阿尔塔莫诺夫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怯怯地否认道：

"我……没下达过这种命令……"

“哼，你这个好撒谎的家伙！哼，你这个背信弃义的混蛋！呆头呆脑的小胡子！早就该料到你不会承认的！难道说，是斯特鲁泽尔中尉自己编造的命令？”

这打得算是什么仗啊!! 打得什么仗啊！全让这个绵羊脑袋给出卖了！……

阿尔塔莫诺夫在发报机房跟萨姆索诺夫只说了一句话，告诉他了一个消息：“敌人所有的进攻都被击退了，我军坚如磐石。最终我会完成任务的。”只有这么说才不玷污自己的好名声，不是吗？军人的回答就得豪迈有力。至于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消失，都会在某一时刻走向终结。阿尔塔莫诺夫戎马一生，早已对此司空见惯了。这不跟奈坚堡的联系马上就中断了，太好了！以后就可以这么报告：他在敌军两个军的压力下撤退了。两个半军。三四百门大炮。还有许多装甲车，它们都装备了加农炮。过后他的庇护者会出来为这一切的发生替他说话的。

但是，有一点还是搞不明白：难道阿尔塔莫诺夫这样做是因为太顾及面子吗？不！他是个军人，他珍惜名誉，而不是生命！为了名誉，即便让他现在就死也值得。

他跳上车，催促司机快开车。不管开到哪里，只要往前开，往还有我们军队的地方开就行！他坐在挡风玻璃后边感到喘不上气来。他欠起身，站在行驶的车上，迎面扑来的风灌进了他的肚子。他那镶着红衬里的军大衣下摆向后翻卷，迅速掀起，犹如两面红旗在迎风招展。

他的车迎着我们后撤的部队行驶，他使他们感到惭愧，因为将军正毫无畏惧地驶向他们逃离的地方。他没有指示防御阵地或任何炮兵连该在什么地方转入战斗，向什么方向射击。即便没有他，他们也会知道的。他只是张着大嘴吸着气，一如既往地向前行驶。他在为鼓舞士气而大显身手。

他的红衣随风翻动，他本人却如磐石般屹立着。

第二十六章

第一涅瓦团的先头部队没放一枪一炮，没打一场仗，就于8月14日午后进驻了阿伦施泰因城。

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一股脑地堆到了一起，尤其是此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座德国城市更是叫他们感到迷惑不解：它果真存在吗？是自己的腿在走路吗？他们真的进了这座城了吗？是不是在做梦？在这个人都跑光了的空荡荡的地区，你就是走上几天也看不见一个居民。只有被毁的农庄和林子里稀稀拉拉的几处村落。他们好像有意选择最荒蛮的林中湖间路走似的，想必是为了能在大白天风尘仆仆地突然开进普鲁士最好的城市之一吧。他们已经饥肠辘辘，浑身无力了。这是座洁净如镜的小城，透露着安宁祥和的气氛，让人感觉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很幸福。城里住的不光是该城的长住居民，还有许多旅居者，一走出荒无人烟的森林马上就感到了这一点。他们赶了两个星期的路，没放一枪一炮，几乎连真正称得上的仗都没打一场，便进驻了这座城市。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这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居民们过着丰富多彩、无忧无虑的生活，毫无危险感，毫无防御之心。人们照常在街上散步，照常忙着自己的事情。他们逛商店，买东西，优哉游哉地推着童车。有人停住脚步打量着行进中的军队，而有的人干脆连看都不看一眼——也许以为这是军队演习归来回到他们的常驻地罗斯拉弗尔吧，他们住在这里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了。正因为罗斯拉弗尔太平常了，不少建筑又都没有了，人们的穿戴就显得很奇特。那些因腿受伤而失去了平衡的士兵们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们。

在这种梦幻似的异国他乡的奇怪现象中，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这就是团队里大家最喜欢的佩尔武申上校的那副尊容，此刻他正随着队伍行进着。他的步伐似乎总是那么轻盈，一边挥舞着胳臂，一边环视着四周。大概因为他是个体魄强健、勇敢果断的军人，所以脸上总带一幅凶巴巴的样子。现在他脸上略有些浮肿，神情勉强、闪烁其词地跟周围的人说着自己所知道、所掌握的一切以及为士兵做好的安排。队伍在阴凉处停下来，传达有关部署岗哨尤其是在小酒馆设岗的命令。佩尔武申说道：

"诸位军官先生，谁要去理发刮胡子或去糖果点心店——请轮流去。"

经历了两个来星期紧张的行军之后，原本可以开开这类玩笑的，比如针对上校无礼地瞪眼珠子，针对他那长得乱蓬蓬像野草似的严严实实遮住了两片嘴唇、好长时间没修理过的胡子，但是大家都没开什么玩笑，转身就回自己队伍里去了。如同在斯摩棱斯克或波兰一样，他们把印有双头鹰图案的纸币往柜台上一放，无论是伙计还是老板都客客气气的，赶忙照你的旨意办，按 50 戈比兑换 1 马克的市价给你点钞票。他们早就抓住了非军用信号员和已纳为军用的自行车兵了吧。看啊，德国人的刮脸刀正从俄国军官的脖颈上缓缓而过。刚把望远镜的焦距调到适合自己准确观察的度数，双影就消失了，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身穿制服的人正在吵架，不过彼此好像都很有自制力。在一座大房子上挂着张大床单，上面写着一排俄文："疯人院。请勿打扰，严禁入内。"于是他们下令不许进去，不许打扰。德军卫生员要规规矩矩地向俄国军官行军礼。几个妇女发现走过去的俄国军官中有懂德语的，就上前拦住他，问道："你们还想做什么呢？难道你们能战胜一个文明的民族吗？"不过她们还是请他喝咖啡吃面包。

狭小的城里挤满了居民。这种拥挤状况给占领这座小城造成了极大困难：整个军几乎没有安营扎寨之地，甚至连一个团都无处驻扎。佩尔武申只好去找已经进了城、上了街或已到了城门口的营长及其他团的团长，建议他们在城外的什么地方露营，比如湖边，河旁，或是他们刚刚走出的那片森林。

他见到了自己那位沉默寡言的朋友——多罗戈布日斯基团团长卡巴诺夫，卡巴诺夫当即就同意了；他又遇到了总是神经质地耸脑袋的卡希拉团团长卡霍

夫斯基。在顶头上司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商定了安置问题，大致分配了各营团驻扎的地方。在他们的军里，当着过去的军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面商讨问题是常有的事，他鼓励团长们独立行动和互相协助。他们大多数人都很少有嫉妒心，也不在背后搞小动作，而是十分友好且实事求是。

佩尔武申没再继续远走，他从小公园旁边走过去，那里聚集着10个骑马的人。他们有的牵着马，有的坐在离喷池不远的长凳上，一个个假装没看见团长过来的样子，也没有向他作自我介绍。

好在佩尔武申不是一个被惯坏的军官。他是准尉的儿子，家里也没有什么财产，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为妻，在奉天受伤后佩尔武申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和乔治十字勋章，还在其他相应的时候荣获了多枚勋章。就年龄而言，他似乎配当一个指挥几个军的集团军指挥员，但是他已经当了8年的上校，开始显得有些衰老了。人们无法得知那些秘不可宣的事情，据说只因他有一次对上级无礼了，结果给他下达的一封密函（可能是有关提升的指示吧）被扣押下来了。不过，佩尔武申在向上级汇报情况时，尤其在作战时，从没有流露出不满情绪，也没有让对方感到他受到了什么委屈。

佩尔武申已是60岁的人了，然而依旧体态轻盈，腿脚灵活，说起话来让人感到轻松愉快。他没能找到军长，便向自己推崇的同龄人克柳耶夫将军汇报了有关守卫情况以及所采取的措施，也许克柳耶夫并不需要他的这些情报。

克柳耶夫长着一张典型的军人脸，尤其是胡子。不过，乍一看，他那张脸又不像军人的脸，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脸，因为它没有脸本身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特征。也许并非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人人都习惯看到他脸上那种忧虑的样子。大家喜欢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那张脸，由于久经战场，他的脸已被晒得黝黑，略带点绯红，而这却提高了他在南线司令部的声誉。在汇报情况时，每一个人又不能不考虑："无论你怎么努力，即便拼命，你也不会成为阿列克谢耶夫的。"

克柳耶夫不可能没有从向他报告的军官们脸上看出这一点，因此他也不喜欢他们，尤其不喜欢佩尔武申，因为他那双大胆凸出的眼睛里总显露出一种极

为警觉的神色。4 天前克柳耶夫对佩尔武申的反感更加深了：当佩尔武申发现敌军开始炮轰左边阵地时，竟然无礼地擅自闯进军长的帐篷里，他竟然越过了旅长！越过了师长！而且“以自己团全体军官的名义”请求准许他们向左突击支援第十五军！这简直太无组织无纪律了！这不仅大大出乎自己下属的意料，而且军队里一般来说也是不允许的！或许这么做在阿列克谢耶夫那里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克柳耶夫却对佩尔武申愤怒已极。

他当即拒绝了佩尔武申的请求，但是考虑到自己将来的高升，他决定向上级报告：他准备给整个军以援助。他态度极不友好地听着佩尔武申的话，同时挖空心思地搜索如何叫佩尔武申伤脑筋的词。此时佩尔武申也不会善罢甘休地走开。他忘记团队在城外的驻地，但他要问克柳耶夫的不是驻地的问题，没有克柳耶夫的参与这问题会解决得更好。不过，军长不下令破坏从四面八方通向阿伦施泰因的 4 条铁路线，难道是为了更安全起见吗？普鲁士的铁路主干线在这里交叉。

克柳耶夫厌恶地回答说，这不是团长该关心的事。不过，如果他真这么想知道，那么好吧。前线司令部指示：不许捣毁德国人的铁路，为了我们日后的进攻需要保护好它。上校，您最好先提供一张地图吧！派自己一个营离开城往北去，到所谓的“城市森林”里去，由您部署一个半圆形的警戒线吧。

佩尔武申知道自己要倒霉了：不该来找这个上司，更不该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保持中立了，他突然勇气十足地把他那张微胖的铜铸般的脸往后一仰，先重复了一遍命令，然后报复似的用蔑视的目光瞟了克柳耶夫一眼，说道：“你到底不是阿列克谢耶夫。”后来这支队伍踏着齐整的步伐走了，也不管走到哪里去，总之，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深入地踏上日耳曼的土地。

司令部的军官们（不包括军需官和地方金库官）坐在阴凉处的长椅上算计着：要想在天黑之前烤制出面包并让各团都能够吃上，需向城里订制多少面包才合适？为此要付出多少钱？除此之外，是否还应买些其他食品？许多部队连

糖都没有了，也没有盐，其余部队也只够维持一天的，而且已经没有燕麦可用来喂马了。

坐在阴凉处，炎热的夏日也变得凉爽宜人了。周围一片祥和的气氛：小喷泉和几座神话雕像平静和谐地相守一处；离小喷泉几步远的地方，几个穿着夏季衣裙的德国女人在散步；有的手牵着孩子，有的用车推着孩子；对面一家服装商店正在营业；一个马车夫拉着一对老年夫妇缓缓驶过；这座没有电车没有汽车的小城除了稀稀落落几声平和的声响外便没有其他声音了。任何轰炸声，甚至连远处那听起来仿佛是凹凸不平的大洋铁桶底发出的沉闷的隆隆声，这里都听不见。

这场人为的战争爆发了两个星期后，第十三军就一直在行进，现在一枪未发地走进了这个梦幻中的极乐世界，整个战争似乎也在这里结束了。

克柳耶夫将军在军里服役快40年了，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打过仗。他毕竟不是军官学校的学员，不是准尉，不是沃伦斯基禁卫军的团长，更不是国王陛下的侍从。为了执行"特别任务"，他在土耳其战役中一直待在后方。在日俄战争中他也是个"赋有特殊使命的将军"，他经常受到嘉奖和表彰。已是一个军区司令部司令的他原本可以指望再也不用亲临战场的，可是你瞧，战争巨浪飞卷而来，他不得不顶替阿列克谢耶夫到军里就职了。

的确，克柳耶夫将军一次也没有真正操练过部队。现在他的军经历了这两个星期的行军，直到今日才开始操练。食品低劣，联络艰难，再加上来自左边的猛烈射击，使他的军队操练变得更加复杂了（正巧今天早晨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由纳尔夫团和科波尔团组成的一个旅去了马尔托斯处，这两个团既然到他这里来也是白来，所以就回去好了），不过他本人对这类排成条状式操练的事一概不管，而在他就任这段时期一切暂时都能将就过去，他只是担心别因自己不慎下达的命令或是出其不意地从什么地方自己冒出来的命令，破坏了这原本不堪一击的局面而酿成什么过错。克柳耶夫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刚强，也没感觉到自己得到军官们的多大支持，待在别人的军里他觉得一切都那么别扭那么让人心烦。他对敌军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没有马上下令在阿伦施泰因给司令部挑

选一处房子，此时此刻连他自己都没有十分的把握相信他们已经征服了这座小城，已经可以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突然，一辆两轮马车疾驶到跟前，驾驶员从车上跳下来，拿着份报告跑了过来。为了避开街上嘈杂声的打搅，听得更清楚些，他们让驾驶员坐在克柳耶夫脚旁的沙地上。他刚刚从东边侦察回来，策马飞奔了 30 俄里，差点儿就到季佳湖边时，他发现有两支队伍（每支队伍约有一个师的人）正朝这里开来，他把声音压低到刚刚让克柳耶夫听清的程度：

"……但是，参谋人员们叽叽咕咕地只顾自己说话，仔细研究着放在膝盖上的地图。他们把地图拿到克柳耶夫和佩斯季奇面前，要不然他们会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根据萨姆索诺夫的命令，布拉戈维先斯基的军来援助他们！无论时间、方向，还是人数都相吻合！明天他们的突击部队就到这里了，两个军啊！如果跟马尔托斯联合起来，那将是一支更大的突击兵部队！"

这不，军参谋长佩斯季奇再次提议另派一个年龄大些、更有经验的人去侦察一下。但是克柳耶夫不同意再派人侦察，而让他马上给布拉戈维先斯基写了一封信，让他率军来阿伦施泰因，并准备在这里宿营，这里没有敌人。等天一亮布拉戈维先斯基就离开阿伦施泰因，自己到马尔托斯那里去。

然后，他才下令为军司令部找一处房子。

突然，城外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枪击声，甚至还夹杂着微弱的炮声，克柳耶夫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喉咙直发干。德国人是从哪里来的？又怎么会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来到呢？要是果真如此，那么连退路不都没了吗？

一个骑兵急驰过来汇报情况。

接着是几分钟密集的射击声。城里的德国市民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兴奋，但他们只是站在一边观看。你听，射击声越来越稀疏了。

随后，射击声平息了。

克柳耶夫签署好了信件，封上信封，吩咐驾驶员：让飞机在其中一支队伍附近着陆，并把公文送到离他们最近的将军手里。

年轻的驾驶员为获此委托而倍感自豪，他飞身跳上两轮车朝自己的飞机

驰去。

一个骑兵回来报告说："德国人的装甲车突然从西面驶向阿伦施泰因的营房，并正朝涅瓦团和索菲娅团的露营地开火。我们的将士们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英勇地还击并赶走了他们。"

"应该破坏道路！"佩斯季奇下令。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眼看已经到了夜里，驾驶员还没有回来。

不过谁也没有为此感到不安：要知道飞机仪器往往失灵，这也是常有的事。

不错，已经派出一个由军官组成的侦察班迎着这几支队伍就地侦察。傍晚，一名军官飞奔回来报告说，是我们自己队伍里的人向他们开枪的。

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大惊小怪：因为我们自己人误射自己人的事也时常发生……

第二十七章

正如人们所说，步兵上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马尔托斯是一个认真得“滴水不漏”的人。他无法容忍俄国人慢条斯理的作风，什么“我们等等吧”，“早上作决策比晚上更明智些”，我们已经在那里露宿了一夜了，但愿上帝保佑。任何一种惊慌失措的表现，任何一个尚未查明的污点，都会立即使他产生要去搞生活考察，要去解决问题，要找到答案的冲动。他具有一个军事统帅的真才实干，善于从一堆自相矛盾的问题中快捷准确而又冷静地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情况越糟糕，他的洞察力就越敏锐，精力越旺盛。有一点点非常细微的声音，哪怕十分模糊，都会令他难受得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因此，他的觉睡得很少，烟却抽得越来越厉害。他很少睡觉，不过军司令部的人睡得都不多，因为他这个“滴水不漏”的人对谁也不宽容。他不理解怎么能把水给漏出去呢？谁把水漏出去了他就会马上让他把所有的水从地上刮干净，收回原处。每个没有完成的命令，每个没搞明白、答复不上来的问题都会使他感到头痛。他孜孜不倦地要求每个下属做好每一件小事，让每一件小事都像一枚擦得铮亮的小银币一样摆在他面前。然而，俄国的军官们并不习惯他的这种方式，他们认为马尔托斯太可恶了。连克雷莫夫似乎也无法忍受他，因此他也责骂马尔托斯，骂他“把司令部搞得一个个精神不振”。相对克雷莫夫的精神摧残而言，没有比马尔托斯更叫他伤脑筋的将军了。

马尔托斯在自己的整个戎马生涯（从19岁起直到土耳其战争时期）与俄国那些相貌堂堂、大脑迟钝的将军们的做派就不大一样：他穿着随便，身体干瘦，

可动作灵活得跟他现在的年龄56岁不相符；他目光敏锐，走路时好拿着根拐杖或教鞭，敞着有绥带肩章的军大衣。

马尔托斯指挥自己的第十五军已经连续4年了。他了解自己军的每一个人，而军里的将士们也以自己的军长为自豪。在许许多多个冬季和夏季的操练演习中，在演习场上，他成功地提高了自己军的地位，领先于其他军。马尔托斯训练成的军不愧是他当军长的军，该军是华沙地区的一个军，马尔托斯也正打算让它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所以，他的军出现在普鲁士最紧张的地方是不足为怪的。他从8月10日起就开始作战，当时其他军才得了点儿空闲。也恰恰由他的军去侦察自己两侧的情况，使得马尔托斯得以最先搞清了当时上头还没有搞清的情况，看清了也选择了正确的进攻方向。

另有一件极不公正的事。马尔托斯在军里动员的第一天，上边就把第六和第十五骑兵营（马尔托斯了解这两个营的每一个骑兵连连长）从他手里收了回去了，甚至连正来请战的格卢霍夫的龙骑兵团都没给他留下，却把不善作战的奥伦堡哥萨克团硬塞给了他。这个哥萨克团只有在华沙当警察的经验，而对战地经验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还逃避承担责任。萨姆索诺夫集团军中唯有第十五军准备承担集团军战役的全部重负，可又使它失掉了骑兵的援助，把它赶到连支骑兵侦察队都没有的真相不明的空旷地去。还有很不公平的：上级赶在打仗之前让第十五军在一些没用的渡河点多绕行了一段路，说是为了集中兵力。结果向东搞了毫无必要的行军，后来又退回到了白天已经走过的一条死路上。这种白白消耗时间和精力的做法是错误的。（马尔托斯经历过3次战争，但他从来也没见过如此混乱如此瞎行军的事）而在配备给该军的飞行队伍中，所有的6架飞机设备都已经老化，所有的发动机都已经使用到了期限，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飞行员们都充满了英雄气概，他们还在驾驶着老掉牙的飞机飞行。正因为他们，这个军总算没有失去空中侦察队。

对城市有畏惧感的哥萨克们先进行了侦察，他们从当地市民那里搜集情报，他们原本等着为奈坚堡而战的，结果没有打仗。8月10日马尔托斯刚刚向全军宣布休息一天，却在奥尔劳附近出乎意外地遇上了德国人，出乎意外地在这一

天打起了仗。十五军的炮队立即装上炮弹，命中目标。不论是辛比尔团还是波尔塔瓦团都不等上级下令就发起了进攻（不过，这样做并非总是好的，也会有损失）。我军有两名旅长、3位团长、几个营长、许多军官及3000来名兵士投入了战斗，而在敌军预先选定的防御十分坚固的阵地上，则有6个以上的步兵团和16个炮兵连。两天的激烈战斗中天下着蒙蒙细雨，冲淡了夏日夜晚的窒闷。俄军占领了奥尔劳和弗兰克瑙，中途又失去了这两个地方，后来俄军重新发起进攻又拿下了它们，德国人溃不成军地弃阵而逃。战场上遍地是丢弃的炮弹、伤员和尸体，有的尸体甚至还站着，卡在了拥挤粗壮的小云杉树中间。

德国驻扎在绍列茨的那个军在和平时期好像就驻扎在这里，他们就是为这里而准备的。总之，正如前线司令部断言的那样，敌军没有从东普鲁士跑到任何地方去。马尔托斯的队伍继续向前推进，从左侧一天天吞掉敌人。他第一个了解到了绍列茨军斜射形部署的真实情况，又第一个不等上级命令就自己向左拐弯了。飞行员们帮他开辟道路，侦察清了德国人在缪连湖两岸设防的方位。

马尔托斯就这样跟着两个星期来一天都没休息的军队一起去完成这一任务了。这个军的将士们因缺乏食品，一个个饥肠辘辘，加上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浑身没有力气。这么一来，只得花费几夜的时间去调转部队。为了击溃绍列茨军，急需邻军的援助。克柳耶夫正从右边一个不太远的地方慢慢腾腾地往这里来，因为早在奥尔劳一带作战时，马尔托斯在8月10日这天就已经给邻军写了一封战地信函（看来绕开上级领导办事似乎更简便些），他向克柳耶夫请求援助：速派两个团到奥尔劳来。遗憾的是，尽管克柳耶夫很快就接到了信，也听到了隆隆炮声，可是他不早不晚偏偏到第二天才派兵援助，而这时马尔托斯自己已经打赢了仗。不过，马尔托斯左边空地的情况仍旧十分令人担忧，孔德拉托维奇的军还没有到位，只有明金的一个师。这个师在13日突然碰上了驻扎在缪连的敌军，由于不了解敌情，无法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只好加快速度朝南急退。而马尔托斯从集团军司令部得到命令：不必在13日拿下缪连，不必正面与绍列茨军交战，但要求在敌人没有防御的北边拿下霍亨施泰因，接着再开往东北方向，到阿伦施泰因去。马尔托斯心情激动地派了两个右翼团前往霍亨施泰因，

其余兵力仍旧转向西北方向，开往绍列茨军所在地，但在 14 日深夜他来了一个大胆的“王车换位”[1]，从北到西彻底改变了前线的部署情况，正面对缪连阵地(有很长时间车队还是迷了路)。

马尔托斯得知他部署在这一防线的师没有获胜而是被击溃后，13 日晚他又派人给一场仗也没打、朝北去的克柳耶夫送去了一封战地快信，告诉他如果没有师，就派两个离得最近的团速赶到这里来。但是他无法确信克柳耶夫本人会不会来。因此，只要把克柳耶夫的整个军先拉到这里，由马尔托斯指挥，唯有如此才能挽救这场战役。集团军司令部在奈坚堡一露面，马尔托斯就连夜请示：此刻，只有此时此刻，即 8 月 14 日，刻不容缓地立即出击，才能彻底摧毁德军的中坚力量。

到那时候，任何兵力部署都救不了普鲁士军队的命，除非克柳耶夫军能在 14 日夜里赶到马尔托斯这里才行！他起码让一个师提前半天先赶到，其余的师随后赶来也行。

但是，集团军司令部竟然拒绝了马尔托斯的请求，他们难道不知道集团军司令部之所以能在奈坚堡站住脚，还不全是马尔托斯果断向德军发起进攻的结果吗?!

不久前，在萨姆索诺夫的华沙邸宅里，马尔托斯曾向萨姆索诺夫作过自我介绍（不错，马尔托斯知道他也是个年轻军官，比自己小一岁）。不过，他在萨姆索诺夫身上并没有看到一个军人应有的敏捷、果断和坚强的品质。遇到好和稀泥的波斯托夫斯基，这更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大灾难。

马尔托斯是所有军长中唯一一个没有待在军司令部里消磨时光，而是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的人。他从指挥所里观察敌人，观测炮弹在什么位置爆炸，从不离开指挥所，他认为哪怕暂时离开一小会儿，都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失。这不，14 日一早，他们阵地的两侧就已经炮声隆隆了。据估计，此时军司令部的人大

---

① “王车换位”：原为国际象棋中的一种走法，即让王车移位。把车（堡垒）移至王的旁边，然后使王站在车的那一边，这移动算作一步棋。——译者注

概都还在睡大觉，马尔托斯立即派上校到村里给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再一次请求集团军司令部果断下令，让克柳耶夫的整个军刻不容缓地转到这里来！

争夺缪连的这场战役打得非常艰难，俄国的6个团对战德国的9个团。俄军冲进村子，抓了俘虏，又撤了出来。数百枚榴霰弹和地雷爆炸了，数十个担架飞快地来回抬着。当上校打完电话回来时，有些地方的营已经由后备力量顶上去了，有些地方已经换了发射阵地，强迫丢掉已被炸坏的堡垒。这些炮一齐发射，差点儿没击中自己人的飞机。上校给波斯托夫斯基打电话时说了，这里的情况很糟糕，他是否能马上找到司令？而波斯托夫斯基却以“司令不想束缚克柳耶夫将军的主动权”为由拒绝给他找司令。

这个答复给了马尔托斯当头一棒，没有比这更让他头痛了！他拿起望远镜，从顶棚上下来，绕着松树跑到小山丘上，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可骂归骂，还得想个办法才是。他没有头脑发热地轻易相信自己向司令报告了实情后他的请求就会得到批准。他自己认真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原谅了优柔寡断的克柳耶夫有自己选择的主动权。不过，他当即就看透了波斯托夫斯基的心思，这家伙因为害怕而放弃了前天对前线的指示，他还会煞有介事地打着司令的旗号板着面孔否认接到过报告。看来也只能这样解决从属关系了：马尔托斯作为军长去指挥其他军长，不久以前，克柳耶夫老兄任区司令部司令时波斯托夫斯基不就是在他手下服役的一名将军吗?! ……

马尔托斯到底是怎么了？当部队已经过了设防河，包围了缪连，德军狼狈逃窜的时候，他却下令停止作战。难道司令已经醒来了？亲自跑到后方给他打个电话再跟他谈谈？在军队常常会遇到这种叫人极为气愤的时刻，常常会遇到这种愚蠢的家伙做出的百害无一利的决定，这时，你真想脱光全身的军装，投河自杀。

可是，大家都在找他，等他，要向他汇报情况，问他问题。就在这时，克柳耶夫的战地回函也来了：纳尔夫团和科波尔团已被派到霍亨施泰因去了。马尔托斯感到心里平衡了，又不知疲倦地重新投入了战斗。

马尔托斯在指挥观察所忙碌着，不时跟各团各炮队联系。他抽掉了30多支

烟，连饭都没顾上吃，就这样像做梦似的度过了这一天。战斗停息了，他将队伍集中起来后，便转移了。德军也已弹尽粮绝，后备力量和武器弹药全都用光了。获悉，克柳耶夫的两个团已经到达霍亨施泰因，马尔托斯命令他们不要停留，穿过霍亨施泰因立即继续前进。下午4点钟，马尔托斯不给敌军一点喘息机会，也不让自己人休息一下，就命令所有的团准备开始新的进攻。绕过了缪连，路就好走多了。没等到天亮，就有人跑来叫马尔托斯去接电话：集团军司令部正急着找他呢。

你瞧瞧，马尔托斯马上就要去指挥战斗了！这个时候让他放下工作，去谈话，真是太让他为难了，即便去接见克柳耶夫，也很困难！但是，军队里也不容许擅自行动。马尔托斯还得放下手头工作，去接司令的电话。他三步并作两步急速跑去，为的是能快点回来指挥战斗。

马尔托斯从体大笨重的电话机里听到了波斯托夫斯基哼哼唧唧的声音，他这里心急火燎地跑来接电话，而这位竟然还有时间哼哼唧唧，马尔托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马尔托斯将军，有这么个命令，"波斯托夫斯基令人生厌地拖长声调道，"你们明天早晨开拔到阿伦施泰因与第十三军和第十六军会合，3个军在那里组成一个大的集中突击兵团。"

马尔托斯大吃一惊，不，他不明白：怎么不是让克柳耶夫到这里来，却反而叫他到克柳耶夫那里去呢？

不错，就是这样。

马尔托斯像猛然被击中了一样，狭窄的胸膛一下子炸开了。没法呼吸！没法活了！这个书呆子司令，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会明白！他不明白：要知道，光是他的第十五军就可以与在普鲁士出现的所有敌军有生力量进行激烈的战斗，并战胜了他们！他不明白：这场战役的每一小时对整个军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应该让克柳耶夫赶到他这里来，应该把整个集团军拉到这里来，而不是把他们从这里拉走！他还不明白：今天可是他马尔托斯整个一生中、整个戎马生涯里最能体现他的英勇精神的日子！总之，无法用语言说明白这些令人费解的

问题。对了，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他的第十五军这会儿不是还没有执行“往北远撤”的命令吗?

“您去给司令打个电话!”马尔托斯用命令的口吻猛地冲波斯托夫斯基尖叫一声。“立即去打!”

波斯托夫斯基拒绝了。

“为什么还要打电话找司令呢?命令本来就是以他的名义下达的……”

“不，不行!!”马尔托斯趁嗓子还喊得出来，趁自己的喉咙还没有割断，大声喊了起来，“不行!!必须叫司令本人来!让司令自己说，军交给哪个将军指挥!让司令亲自来免我的职吧!大不了我不服役了!我要退——伍!”

波斯托夫斯基却没有对着他喊，他也不会喊，只是使劲儿压低嗓门，语气慌张地说:

“好，好，我马上去报告。一个小时后我再打电话给您。”

好啊，过一个小时!狼都把您撕成碎块了!一个小时后您就别想找到我了!

马尔托斯一下子轻松了，像个小孩子似的从椅子上蹦起来，朝指挥所飞奔而去。他跑得那么快，副官勉强跟得上他。

黑暗中传来了一个消息，说克柳耶夫的整个军都归马尔托斯直接指挥。马尔托斯急忙跑去给自己的右翼师师长打电话，让他尽快再给克柳耶夫发一份战地快信:催克柳耶夫赶紧赶到这里来援助。

我们的联络太糟了!没准又得靠通信员骑着马孤身一人冲进敌军阵地，在异国他乡奔来跑去的了。电话线路到处都有，就是没有技术人员去调整好它们。

第二十八章

奈坚堡也没能使萨姆索诺夫的思绪平静下来，也没能让他直接参加战役。一早醒来，他竟发现自己躺在别人的天花板下，从窗子向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城里古老的柱式建筑的房脊和尖顶；尚未扑灭的大火冒出的滚滚浓烟在慢慢拖长；近处传来了令人困惑莫解的隆隆炮声。城里，两种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生活混合在一起，双方的生活都在按照各自的规律运行着。但是，在千篇一律的石窗背后这两种生活方式又必然同时并存。这不，一大早参谋们就赶到司令处，跟他一起去见俄国的市警备司令和德国的市长。现在，他们必须从城里的储备中领取出面粉，给军人们烤制面包，但是德国市长免不了要算计，要带附加条件，要提出异议：俄国警备司令设置的警察局不会给市民带来危害吧？德国人设备完善的医院虽然都被俄国人控制着，可那里却都是德国医生和德国伤员。房屋和运输工具也都被俄国医院征用了。那么医院的规章制度、基础设施呢？

萨姆索诺夫诚心竭力想公正地解决彼此间的意见分歧，但前提是双方必须友好相处。对此，他觉得有些力不从心。这种隐隐约约产生的望尘莫及的心情，在沙地里、森林里，在距此百里的地方，当参谋们来不及赶来向他报告情况时，也曾经有过。

虽说就军衔等级而言，作为上级领导的他有权随意指使自己的参谋人员。而这些参谋却要凌驾于他之上，这可不行！不过，情况往往事与愿违：由于参谋们的嫉妒心作怪，有的情况他知道，有的则不知道。结果，该他下达命令的

时候他却没有下达。

昨天，就像每天一样，他没再给各军下达命令，即便是最合理的命令，诸如“今天该干什么”之类。司令部的官员们以为一切都平安无事，便睡觉去了。早晨，他们将有关昨天情况的不同意见集中起来讨论时，发现这些不同意见与他们昨天所坚持的意见相矛盾。这么一来，他们也不用急着向司令禀报任何情况了。昨天预下达的某些命令似乎也改动了，否则的话，今天一早战斗就该打响，一切也就晚了。司令从容不迫地度过了早晨，他相信有上帝相助，这一切都会如他所希望和安排的那样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

只是无法向他隐瞒明金师与近处发生的炮轰一事有关。不知为什么这个师从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到姆拉瓦不是由军列车运送过来，而是沿铁路线一步步走了100俄里。该师所有的团在后来的50俄里都加快了行军速度，其中右翼差点儿没攻占了缪连。而左翼，即列韦利团和埃斯特良团也十分顺利地向前推进，可遇到敌军的猛烈炮火后，他们就撤退了。明金得知左翼撤退的消息，他的侧翼似乎顿时失去了防御，也率领右翼离开了马尔托斯。但是，其他方面并未得到确切消息：倘若不撤退的话，究竟会受到多大损失呢？他们到底要撤退到什么地方去？由于情况不明，参谋们就有了借口，也不急着向司令汇报了，尤其今天一大早炮声已远去，迅速转向了右侧马尔托斯方向。

萨姆索诺夫全神贯注地看着给他送来的地图。他下达命令：在距奈坚堡10俄里处还有个村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明金的师撤退了。还有一线希望：西列利乌斯近卫军师马上就前往援助明金的师。萨姆索诺夫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师或孔德拉托维奇的军能在今天早晨抵达他这里，遗憾的是他们谁都没有来。

或许因为派不出一名军官去了解清楚情况，司令只好亲自去看看了？然而，就算你去了明金师，也不一定有什么重要转机。

这不，由于没有确凿的消息，没有明显的事可做，萨姆索诺夫百无聊赖地熬过了整整一个上午：一会儿跟诺克斯一起骑马跑到高地，从那里瞭望远方；一会儿找军需官们谈话；一会儿跑到医院院长那里；一会儿去找波斯托夫斯基议事；一会儿又看看西北战线发来的电报。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哥萨克骑

兵侦察班才送来了布拉戈维先斯基的报告，这是他们上半夜用了近两个小时写出来的。

可是这份报告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萨姆索诺夫瞟了几眼，皱起眉头，直喘粗气，他怎么也无法跟司令部的官员们一起搞明白报告所言何物。布拉戈维先斯基似乎并不知道命令他去援救克柳耶夫一事：他没有报告此事，预先也没有声明为什么他没有去援助。至于德国人的情况他似乎知道得也很少。报告中有一句话更是叫人纳闷："侦察队没有提供有关德军的情报。"所以，格罗斯别绍一带早晨发生的战役（早晨发生了什么战役？他什么时候报告过此事）中，科马罗夫师损失多达4000余人！也就是四分之一个师！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没有有关敌军的情报！你瞧瞧，布拉戈维先斯基竟然说，已经指示军撤退到距格罗斯别绍偏南20俄里处，然而有关此事的详情却只字未提。德军是否在那里呢？如果布拉戈维先斯基撤离时从侧面避开了德军，又怎么会损失4000人呢？但是他们没有撤退，因为伦南坎普夫根本就没有来。也就是说，他们截住了德军。也就是说，不应该有任何强大的兵力与布拉戈维先斯基相抗。那么，损失如此惨重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算他们躲开了伦南坎普夫，伦南坎普夫就真不追赶了吗？唉，他不过是自己想想罢了。萨姆索诺夫好不容易才甩开诺克斯，拿着这份措辞含糊（不，是具欺骗性）的报告，走进昏暗的省参议院大厅。他像一只惊慌失措的老熊，在漆黑的橡木桌旁紧缩着脑袋。

战局起了变化，致使司令变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傀儡，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啊！这是片一眼可以望得到边的战场，在这战场上可以一下子疾驰到畏畏缩缩的司令跟前或召唤他到战场上来，然而，这战场又在哪儿呢？对日战争中曾离开过战场，可现在它又在哪儿呢？哥萨克骑兵在敌对国冒着枪林弹雨和被俘的危险，用了半昼夜时间奔驰了70俄里，竟带回了这份含糊其辞、极不真实的报告！而要把情况搞明白，对报告进行更正，让感到畏惧的人振作起来，就要重新下达一条命令——这根本不可能！哥萨克骑兵的马还没来得及喂好，还没让它们稍稍喘口气，很难让它们连夜再跑回去。无线电也联系不上，又没有飞机

或飞机没有返回。连自己唯一的一辆汽车都派去给布拉戈维先斯基送信了，没有更多的车，只好由马护送了。本来就已经跑了 70 俄里，到库图佐夫处似乎还有 5 俄里，就全靠这几只不停奔驰的马蹄子了。明天才知道这个时期的情况：第 6 个军的境况是否得到了改善？是否已向自己这边靠拢？或是完全失去了联系，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萨姆索诺夫的集团军真会突然被破断右臂吗？

萨姆索诺夫怀着这种右臂被砍断、翅膀被折伤的痛楚心情坐下吃午饭。可他什么也吃不下去，他毫不掩饰地冲诺克斯皱着眉头，心不在焉地跟他答着话。

午饭吃到半截，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不期而至了：一早就与第一军中断的联系终于恢复了，并送来了阿尔塔莫诺夫的报告："早晨德军的强大兵力在乌兹道一带发起了猛烈攻势，我军已击退了敌军的所有进攻。我军坚如磐石，定将最终完成任务。"

司令那高高的前额顿时亮堂起来，人也显得年轻了，桌旁的一切都变得光彩悦目起来。受宠若惊的诺克斯忙机灵地向司令打听情况。

右臂虽已折断，但是左臂，即主臂却充满了力量。而整个这些天里司令对阿尔塔莫诺夫是多么不公平啊！竟认为他是个钻营取巧的小人，一个老是瞎忙一气的蠢蛋！现在就是他抓住了主要方向，支撑住了整个集团军。当时不会产生比"坚如磐石"更富有表达力的字眼儿了，这绝非夸大其词。

萨姆索诺夫在令人愉快的时刻结束了午餐。他还想了解详细情况，便到电话机房去给克雷莫夫或沃罗滕采夫打电话，可惜，电话线又断了。

必须抓紧考虑中央几个军的情况，虽说才下午 3 点钟，显然已经该着手拟定明天给集团军下达的命令了：早下达比晚下达好。当然啦，不能用一天一夜，根据情况只用几个小时就制定出命令来，这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大家都已习惯一昼夜下达一次命令了，否则会以为不是我们制定的。

萨姆索诺夫跟菲利蒙诺夫及两名上校在司令面前的椭圆形桌子上铺好一张地图，将四角压好。他俯身观看，手指在地图上上下移动着。作战部队的上校

大声询问以前的情报和命令是否确切。

萨姆索诺夫在观看地图时总是一副如同参加隆重仪式似的庄严样子，要知道，在这几个手指的指指点点中，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一个眼色，灯光的强弱，手指的粗细，在桌旁坐着或是站着，铅笔头是尖还是钝……一个营甚至一个团的命运都会因此而转移。萨姆索诺夫极其认真地画着线条和箭头，极力使自己的想法与上级的命令相一致，竭尽所能地做出合理的决定。萨姆索诺夫满头大汗，汗珠滴落在地图上，他忙用手帕擦去，不知是忙的，急的，还是天气炎热而省参议院大厅里的窗子又窄又少，以致让人感到闷热的缘故呢？

和往常一样，命令总是产生于深思熟虑。事态发展的结果还不错：第一军击退了德军在乌兹道一带的进攻；明金的师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它受命坚守的阵地；第十五军占领了霍亨施泰因，缪连也很快被攻下了；第十三军在阿勒施泰因获得了胜利；至于第六军……对了，第六军的情况也会得到改善的。

怎么——明天？我们得让中央几个军再向左移动，而尚未移动的阿尔塔莫诺夫军似乎成了左右战局发生转机的轴心。我们还是正式给他发个函，不提进攻一事："坚守住索利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最高统帅的意志。再命令克柳耶夫快速赶往马尔托斯处，而到了马尔托斯那里之后……就在这时，菲利蒙诺夫口气强硬地坚持说他自己带部队避开翼侧敌军，悄悄从左边溜过去。

他们只有一点无法给军指明：敌军有多少兵力？是如何部署的以及由哪些军组成？

瞧，明天给集团军下达的命令已经整整齐齐地写好了，就待暮色降临，就从灌木丛钻过去开始行动。

但是萨姆索诺夫仍不敢相信一切真的都已经准备就绪，他甚至感到不舒服，心闷得喘不上气来。

"先生们，请允许我出去吸口新鲜空气，然后再回来签字，来得及。"

菲利蒙诺夫和维亚洛夫上校要求跟他一起去。长着光秃秃的南瓜形脑袋的侦察队队长，则把书写好的命令拿到了另一个大厅给了波斯托夫斯基。波斯托夫斯基当即发现这个命令与最近下达的"向北猛攻"的命令相矛盾：

“您到底对此怎么看？不是让克柳耶夫到马尔托斯那儿去，相反，应该让马尔托斯先向克柳耶夫靠拢才是。只有这样，才能聚集成一个大突击兵团!”

已经是下午 5 点钟，炎热已减弱了许多。但是，晒了一天的石头仍很烫，街上的空气也不能使司令轻松一些。他不住地摘下帽子，擦着头上的汗说：

“先生们，我们到市郊去吧！那里大概有小树林或墓地什么的，也许能凉快些。”

尽管司令昨天已经看到过这座俾斯麦纪念碑，尽管现在烈日高照，但是司令还是停住了脚步。纪念碑四周鲜花环绕，边缘凹凸不平的褐色石头尚未加工完毕，纪念碑上方的边缘已破损了。黑褐色的俾斯麦纪念碑就像被愁云笼罩一般，只有三分之一部分显得线条清晰、棱角分明。

他们选择了一条通向西北方向、通向明金师的路线。这条路之所以吸引司令，大概也绝非偶然。他走路时两手背在后边，他似乎喜欢这样。从正面看，这种姿势显得很庄重；可从后边看，却像个俘虏，沮丧地耷拉着脑袋。他一言不发地走着，军官们跟随其左右。

萨姆索诺夫总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更确切地说，他若不做些他该做的事，他就无从了解真实情况，也就无法冲出遮住视线的迷雾。他真想骑着战马、挥舞着战刀奔向什么地方，但是这似乎是不理智的，也与他的身份不符。

他自己都不满意自己。显然，菲利蒙诺夫也一向不满意他，军长们也未必满意。前线总司令部称他是胆小鬼，大本营对他也没有好感。

那么该怎么办呢？没人能告诉他。

街道尽头的几栋房子旁有一片小树林。大家正想拐到小树林里去，大道上突然传来了一阵隆隆声：只见一辆两轮马车飞驰而来，接着第二辆，随后又是一辆两轮大车。赶车人挥舞着马鞭策马急奔，就像逃脱即将临头的大灾难一样，他们竟在军队司令部驻地不成体统地放肆逃奔！跟随司令左右的人忙跑过去阻拦，菲利蒙诺夫揪下了一根隧带，气势汹汹地站在大道中央。而萨姆索诺夫却没有理睬，他走进小树林，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

大道上的喧嚣声并没有停息，马车虽已刹轧，但是车轮还是向菲利蒙诺夫

跟前驶近了一段。紧接着又传来了一阵阻止驶近的叫喊声，听到了菲利蒙诺夫的大嗓门，他好像在严厉叱责一个士兵，不放他过去。萨姆索诺夫请维亚洛夫去了解一下那里出了什么事。彬彬有礼的维亚洛夫迟迟才回来，一脸不好意思怎么汇报的样子，而那边，菲利蒙诺夫还在使劲儿地喊叫，狠狠地训斥着。

维亚洛夫解释说，这是遭到残败的埃斯特良团的残余部队和一小部分列韦利团的人（无论如何他们此时应该在距此 10 俄里的地方才是），他们自发撤退了。这不，跑到奈坚堡来了。显然，他们不知道军队司令部驻扎在这里，他们还在情绪激昂地拒绝停下。

萨姆索诺夫焦虑地站起来，急得气都上不来了，帽子也忘了戴，他忧心忡忡地拎着帽子，走到被太阳烤得滚烫的道上。

这里几乎聚集有一队人马：几辆马车，4 名军官，后边站着 150 人左右的士兵，还在源源不断有人过来。他们受命排列成四个歪七扭八的横队，一个个激动得难以平静下来，许多人没戴帽子，像是在祷告，而不是列队。有的人干脆丢掉了军大衣精卷，有的把军大衣精卷绑在了大腿上，这些人是不是还携带着枪都值得怀疑。右侧一个长得黑黑的大叔腰间鼓鼓囊囊地挂着个饭盒，饭盒底被碎弹片打穿了 3 个洞，他都没舍得丢掉。12 个伤员在重新包扎伤口，有的由医师帮助包扎，有的则是自己动手，还有的伤口已经结痂。人们已经停下来，尽管他们似乎并不情愿如此，却总是感到有某种东西将他们引向这边，推向这边，让他们急匆匆地赶向这边。现在他们被迫停下了，胆怯地四下张望，甚至觉得纳闷：他们怎么还能保持住队形？

司令走到队前，菲利蒙诺夫大喊了一声："立正！" 萨姆索诺夫冷不丁儿地吓了一跳。接着，菲利蒙诺夫又开始大声向司令报告——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报告，纯粹是对这些人的羞辱：说他们是群丧失了一个士兵应有的尊严的逃兵，羞辱得他们一个个都没了人样儿……在此之前司令也只是在屋子里听过自己这位军需官将军说话，没想到这会儿他说起话来口气会这么生硬，这么怒气冲冲。

菲利蒙诺夫在队列前这样大喊大叫，完全是出自一个司令部长官借机发泄官威的虚荣心，出自个头矮小的将军们所特有的虚荣心。

萨姆索诺夫任由菲利蒙诺夫大喊大叫着责怪整个埃斯特良团背叛、胆怯、临阵逃脱，自己却在打量面前的士兵们那一张张尚未冷静下来、有一股子冲劲儿的脸。这是一种到了极端的，极端得要命的冲劲儿——这个时候任何将军的训斥都已经钻不进他们的耳朵了。自以为可以让他们停下脚步，这简直是做梦：即便在他们面前横堵石墙，似乎也难让他们止步了。

但是，此时此刻这种冲劲儿和这种极端情绪，与1905年在西伯利亚铁路干线所看到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冲劲儿完全不同。当年集会委员们发号施令时，士兵们群情激昂，"滚——开！" "滚——回家去！"的哄喊声此起彼伏。他们捣毁了车站、餐厅，奋力为自己的列车争抢火车头，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我们先来的！滚开！" "滚回家去！"当时，军官们已不起任何作用了，反抗分子扯着嗓子喊："滚！滚！" "滚你们的吧！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他妈的一个个养得肥头大耳的，我们用不着你们假慈悲！把属于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

而这里，在一张张被训斥的士兵的脸上，在一个个已不指望能死里逃生的人们的身上，却含有一种深深的痛苦。他们似乎在质问长官们：我们把与性命攸关的东西，把我们力量的源泉都献给了你们，而你们呢？你们呢？

萨姆索诺夫一阵脸热，尽管在阳光下可能没人看得出。他伸手止住军需官咄咄逼人的叫喊，柔声询问起来，先问最近的一名军官，其中的一个连长；然后他又问士兵们。

由于他不习惯跟他们直接对话，说起话来总是走样，前言不搭后语的。在整场枪林弹雨的殊死搏斗中，他们怎么会想到这种情况呢？在上百门大炮的猛烈轰击下，他们居然连一个可以掩体的战壕都没有，只能趴在甜菜地里的浅垄沟里。而我们的大炮却没有回击或是说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击，有几门大炮甚至不知被什么人给搬走了，还有的当场被敌军的炮火摧毁，结果他们只能用步枪和可以远程射击的机关枪对付敌军炮火的轰击，这时骑兵可能从后边拐过来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来。当时那种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即便在最后的审判中也不会有，老兵们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至少三个团全军覆没了。唉……请你别再讲了……

他感到惭愧，感到无地自容。昨天他就听说了这场厮杀，今天一早他就想到要到他们那里去——可是为什么没有去呢？他的罪过就在于他竟在这里等着他们，而没有到那里慰问他们。这就是他的不是了，他怎么能在这事上出错呢？莫非是掉以轻心了？他怎么也搞不明白：昨天在昏暗的省参议院大厅里，这位怒不可遏的将军建议今天给他们发一个函，告诉他们那条公路已被德军截断，戒备森严得连乌鸦都难以飞过去，他们到达那里大概还要 20 俄里。而他却让部队在烈日炎炎下，在已被德军占领的地方去厮杀，就在今天他还命令这些团的残兵败将“要不惜任何代价……”

说话间，有人举着一面旗子靠近了，竖立在左侧。旗杆上方的铁环上挂着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和纪念缎带；旗下围着一小群士兵，他们装备不整，衣衫褴褛，且受了伤。

萨姆索诺夫声音很轻，但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到：

“你们列韦利团的有多少人？”

司务长大声地答了一句：

“旗在这儿呢，一个排！”

这时，从埃斯特良团人的横排后边有人急不可待地嘶哑着嗓子喊道：

“长官大人！您可知道我们三天没吃东西了！”

“什么？”司令大吃一惊地转过身来，“三天？”

昨天整整一天他们在被炮弹轰平的火盆里冲锋陷阵，伤亡了十分之九的人居然三天没吃东西?!

“没吃!!”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向他证实道。

他们看见司令高大笨拙的身躯向前摇晃了一下，副官忙跑过去搀扶他，但没等搀，他已经站稳了。

要是真的“扑通”一声倒下，他也许还能解脱些；要是再喊一声：“十分抱歉，弟兄们，是我害了你们！”他的心情也许会轻松些，但是司令自己即便承担了一切，怕也是振奋不起来了。

这时只听他声音微弱地下令道：

“马上让所有的人吃饭，然后安顿他们休息。”

虽已做了安排，他的心仍感到很沉重。

他转身返回城里，两条该死的腿艰难地挪动着。

路上司令正好遇见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和几个骑马者从拐角处迎面过来，只见这位参谋指着司令向那骑马者说了些什么，那些骑马者们纷纷跳下马，迈着骑兵特有的歪斜步伐急匆匆朝司令走去。

他们是骑兵将军、龙骑兵上校和哥萨克骑兵上校。

什捷姆佩尔少将（萨姆索诺夫皱了皱眉头：他的军队里竟有这么多的将军，而罗普那里才有一个旅长）报告说，他去了由一支龙骑兵兵团、第六顿河炮兵连和骑兵炮兵连的150人组成的联合部队。这支队伍是军队司令授权克雷莫夫上校组建的，其使命是重新建立起第一集团军与第二十三军之间已中断的联系。

萨姆索诺夫亲眼看到了埃斯特良团和列韦利团的残败遭遇，心情非常内疚，现在，所有直接或间接归他领导的部队都在待命，一旦哪里的情况一有不妙，他就会把这些部队调去。只要时间来得及，就该做好工作，了解清楚情况。

“什么？这很好……这些军之间的联系真是……”

司令边说边跟这三个人一一握手。其中这位哥萨克骑兵上校竟是他的老相识！他们是在新契尔卡斯克认识的。司令马上回想起这位骑兵上校当时的样子：一张谦恭的皮肤有些粗糙的脸，一头栽绒似的银发，一幅像小刷子似的银白色胡须。

“伊萨耶夫？你好像叫阿列克谢·尼古拉伊奇吧？”

他已是70岁高龄的人了，说起话来却干净利落：

“正是，司令阁下！”

“怎么？你们三个才带了半个哥萨克骑兵连？”萨姆索诺夫微笑着问。

“后边可能还会有一个团。”伊萨耶夫解释道。他很想借机发发牢骚，但是他神情古怪地看了看萨姆索诺夫。

什捷姆佩尔也一副神情古怪的样子。他俩彼此交换了个眼色。

“我们可不是为了对信使表示尊重才来送坏消息的。”伊萨耶夫踌躇了一阵

子，愣头愣脑地冒出一句。

萨姆索诺夫像被针扎了一下：

"还有什么事？"

干瘦的什捷姆佩尔挺直身子，递过去一封公文，他好像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似的：

"克雷莫夫上校派来的信使送来的，让转交给您。"

"会有什么事呢？"萨姆索诺夫自言自语地问道，听他的口气似乎显得很轻松，而他的手却忙不迭地扯开了公文，克雷莫夫的笔迹跃然眼前：

"尊敬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阁下！

阿尔塔莫诺夫将军是个蠢货！懦夫！骗子！因为他那个莫名其妙的命令，军从中午就开始混乱不堪地撤退了，他却向您隐瞒了此事。彼得罗夫团的人、奈什洛特团的人以及射击手失去了反攻的良机。乌兹道已经失陷，到傍晚是否还能坚守住索利道……"

如果口头上讲这件事，即便是信誓旦旦也是不足信的，但这是黑纸白字，一目了然，只不过克雷莫夫没写完。

萨姆索诺夫的脑袋"嗡"地一下子大了，脸涨得通红，浑身颤抖，胸脯像风箱似的上下起伏着，直喘粗气。他像个罪人一样浑身无力、情绪沮丧地慢腾腾走着。他突然觉得这个恶棍比他的罪过更大！于是，他冲着十字路口理直气壮地大声吼道：

"我——要——撤了这个混蛋的职！"

他身子晃了一下，忙扶住不大平稳的俾斯麦纪念碑。

"谁在这里？赶紧恢复与索利道的联系。我要撤掉阿尔塔莫诺夫将军军长的职，任命杜什克维奇将军，通知到第一军和前线司令部。"

他像是靠着俾斯麦纪念碑，又像是用胳膊支着它。可是，他已经不再有左臂了。

他的左臂被砍断了。

第二十九章

昨天，纳尔夫团和科波尔团还没来得及在井旁稍事休息喘口气，就疲惫不堪地赶往了北线，他们在黄昏时分抵达目的地，接着就地摸黑露营了。传言明天阿伦施泰因城里要烤制和出售面包，可是到了14日早晨，一切如故，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这个时候什么命令也不会产生，不会下达的）。各营团的将士们都因无事可做而变得麻木了。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为一切付出了他们的双腿；上级给纳尔夫团和科波尔团下达了离开阿伦施泰因向左撤的命令后，昨天他们就匆匆忙忙步行了数俄里，把德军甩得不见了踪影。他们着急忙慌地跑去援助邻军，哪知这些团好像在3天前就已经逃跑了，他们白去了。

也许当时已经向旅长作了某些解释，也许团长们多少也得到了些消息，但是营里的军官们却什么也不知道。即便对上级完全信任，也很难把昨天的行军和今天的行军联系在一起，这不是胡闹就是搞恶作剧。士兵们会对此作何想法呢？站在士兵们面前，哈里托诺夫因这些天让自己的士兵毫无成就地奔来跑去而感到羞愧，好像他自己就是司令部里那个深受士兵们怀疑的可恶的叛徒。

但是一个出乎意外的奖赏在等着他们，这是对他们忍饥挨饿无谓奔跑了整整两个星期的行军的回报。中午，风和日丽，洁白的云朵在天空中欢快地翻滚，站在视野开阔的格里斯林高地上极目眺望，第一座城市展现在他们眼底。而一个小时后他们就已经毫无阻碍地走进了这座不大的小城——霍亨施泰因。虽然这座城市有340多平方俄里，但令人吃惊的不仅仅是遍及全城的陡峭狭窄的房顶，而是整座小城竟然没有一个人！它居然是一座空城！这的确让所有的人都

感到恐慌：这里没有一个俄国军人，没有一个平民百姓，没有老人，没有女人，没有孩子，甚至连条狗都没有！只有几只小心翼翼的猫。有的房屋的护窗板钉得死死的；有的窗框从百叶上扯了下来，玻璃全碎了。最先进城的团原本打算为占领这座小城而战呢。他们编排成后备队队形，派出了一支侦察队。不远处，同一个方向传来了一阵阵大炮的轰鸣声和机关枪的嗒嗒声。但是，这个尖顶耸立的城市却在这残酷的战争中神奇地变空了！显然，他们谁也没有为自己面前的这座城市浴血奋战，即便现在占领了它，也因为它是一座空城，因为没有战斗，同样会放弃它的。

各团沿着阿伦施泰因公路缓缓行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准备穿越这座小城，继续朝命令他们开往的地方进军。但是，就像童话故事中一样：一旦踏入了魔鬼的迷阵，英雄的力量就顿失了，他丢掉了利剑、长矛和盾牌，完全被魔鬼控制了。城里的头几条街就使进城的各营感到有些异样，随即他们的脚步开始紊乱，东张西望，心慌意乱，突然头脑发热地想打仗。现在无论营也好，团也罢，士兵的意志不知怎的一下子全没了。没有人"喂喂！"地催促前面的人快走，传令兵也不再跑来跑去地传达新命令。各营队不知为什么开始拐弯了，有的朝左拐，有的向右拐，他们大概是要在城里为自己找块宽敞些的地方扎营吧。营队的统一意志已不存在了，各连队独立活动，他们甚至在那里分排行动。奇怪的是，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而是感觉到了一种因受到魔力控制意志开始衰弱的气氛。

哈里托诺夫竭力抵抗这种魔力的迷惑，以保持清醒的意识。不能这样！前线部队还在等着他们的援助呢！但是他现在的权力连对一个排都指挥不了。甚至那些由最优秀最值得称道的士兵组成的哈里托诺夫排，此刻也没有荷枪实弹地独自在太阳下站岗，他们有权得到休息。

还有，需要找些吃的东西？经历了多少个折磨人的日日夜夜后，饥饿已经让所有士兵有气无力，有人（好像是气度高贵的克拉姆恰特金）大踏步走过来，转动着眼珠，向支配着大家肚子的排长提出了要求："长官大人，请允许我提个要求行不行？请您允许大家去找点吃的填填肚子好吗？"你瞧，有人从城里拿来

了糖，还有花纸包装的饼干，说着他赶忙合起手掌躲开排长。这不对吗？要惩罚吗？可你知道大家都已经饿坏了，食品这是生存必需，战斗的胜负全靠它了。干嘛这么看重这座已被占领的废城呢？还需要跟其他军官商量吗？可是在这种时候他们自己也搞不清了，又能跟谁商量呢？你是军官，你自己决定好了。

看啊，乡下人从来没见过的通心粉也弄来了，还有玻璃瓶装的家庭烤制牛犊肉罐头。这是纳别尔金给自己的少尉拿的。纳别尔金是个机灵的小个子，他两眼发光地看着少尉，讨好地说：

"长官，请您别嫌弃，尝尝吧！看它做得多精致啊！"

在这里没有所谓的犯法行为，士兵的心灵是纯洁的，他们应该得到补偿。在屋里、院子里、灶坑里，随便煮点什么烤点什么又算什么呢？！你瞧，连当官儿的都在惊讶德国人是怎么保存兔子的，他们似乎先把兔子放在像白棉絮似的水（大概是石灰水吧）里浸泡，当这些兔子从水中取出来时就像刚捕捉到的一样新鲜。不知这到底能存放几个月呢？

德国人的小仓库锁头都不沉，他们有种愚蠢的看法，那就是既然上过一次小锁，没人拿什么东西，那以后就不需要换大锁了。不过，据说城里有几个大仓库，其他营已经赶在我们前面打开了它们并开始享用了。

不，不能这样……这么做可不好！应该制止！必须马上列队向全体士兵讲清楚……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灵的现役军士、哈里托诺夫排的顶梁柱跑来向他报告：德军的兵营都驻扎在城郊，他们的兵营办公室里有许多地图！哈里托诺夫一听，顿时两眼发光了，趁他们还没有继续出发，赶紧去看看这些地图！归根到底他排里的士兵都是好样的，哈里托诺夫厉声叫军士站住，并一把拉住这个不愿留下的小兵，匆匆忙忙跟他一起到原德军兵营去了。

几个俄国士兵在德军兵营里四处游逛，并寻找吃的，但是谁也没有细翻德国人的制服和司务长的用器。在敞开的兵营办公室里果真放着不少东普鲁士的地图，标在地图一俄里长度比例处的地方非常清晰地印着几行德文字，比纳尔夫团给营提供的一张地图更容易辨认。哈里托诺夫让一个士兵设法给他收集些

资料，并拿来给他看，很快，他从一张地图中看出了他们已经走过的地方或以后可能要去的地方。当你拥有一套完整的地图时，战争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儿了！哈里托诺夫热切地看着有关维斯拉河一带的地图，这些他从来也没去过而很快要去的地方竟具有如此诱人的魅力！哈里托诺夫搬下一大套有关维斯拉河情况的地形图，还有3套附近的地形图（其中一全套必须给格罗霍列茨送去）。

当哈里托诺夫动作敏捷地挑选适用的地图时，他们内心并没有因为得到了这些地图而高兴，反而产生了一种忧虑，或许说是害怕——怕赶不上回部队。团队已经开拔了吗？没有。他还有另一层担忧：他预感到大难临头了。什么灾难呢？即便最需要办的事，在跑回团里之前也得赶紧放下它，否则就不得安宁了！现在已经没工夫去分析德国兵营的情况了，看得出他们似乎比我们的士官兵营要好些。一种令人忧郁的空虚感使哈里托诺夫的心一阵阵发紧，他也不想去挑选地图，收集地图，细看地图了，而只想快点回到自己部队去。

士兵抱走了一大摞捆好的地图，哈里托诺夫急急忙忙赶到排里去了。他发现，他才离开了一个小时，城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座小城从一个被魔力控制的城市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城市。士兵们手舞足蹈地在城里跑来跑去，完全就像在自己村里一样熟悉，连他们的上司都喊不住他们，哈里托诺夫就更管不了了。他们滚动着大啤酒桶，抓到家禽后就拔下毛，血淋淋的羽毛被风吹得在路面上翻飘；彩色封皮和空盒子也被风刮得到处翻滚着；洒落在地上的东西被踩得咯吱直响。从窗口可以看到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屋子，不久前还是主人喜欢的整洁完好的五斗橱，现在所有的抽屉都已经被打开了，桌布、帽子、衣服扔了一地。

担忧更加剧了：他的排怎么了？难道他的排也……

有两个士兵好像已经在商店门口站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们不许其他士兵过去，却给军官让出了一条道来，又进去了一个他们认识的军官，哈里托诺夫不知为什么也跟在他们后边拐了进去，这是个服装店，一些士兵在前售货亭的橱窗旁跑来跑去。哈里托诺夫认识那个勤务兵柯泽科。军官们在后边的售货厅里忙着换衣服试衣服，什么雨斗、毛衣、防寒内衣、护腿套、手套等，而这一切

都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着。在狭窄的空间里，有的坐在椅子上，借助勤务兵的帮助认真地试着，换着；有的则转着圈，细细打量着小地毯和女式大衣。

柯泽科穿着件黄褐色的防寒裤，突然出现在哈里托诺夫身旁，高兴地说：

“哈里托诺夫！哈里托诺夫！您就好好利用利用这次机会吧，挑选些防寒的东西！天眼看就要冷了，这不，夜里已经凉多了！大活人不能老是想着死，也应该关照关照自己……”

哈里托诺夫没再发现这里还有别的认识的人。他挡住了唯一的一扇窗子，半遮半掩地站在那里，连看都没看柯泽科一眼。他不屑去看他那张高兴得发光的脸，还有他那副又细又高但肌肉发达的身材，以及套在他身上的毛茸茸的黄色防寒裤。只听他大声（或许他是故意这么大声，好让在场的人也都听见）冲柯泽科喊道：

“可耻！”

柯泽科顿时火了，他带着平时那股得理不让人的倔劲儿，立马走到哈里托诺夫跟前，抓住哈里托诺夫胸前的皮带，不让他走，大声叫道：

“这到底有什么可耻的，哈里托诺夫？请你说出个道理来。我们和你都没有防寒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发给我们？您自己也清楚俄国的军需部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跟着您挨冻受饿，跟着您露宿街头，裹着大衣睡在地上。您想让我们没完没了地伤风吗？再说了，现在夜里已经特别冷了。可以说，这不光是我们和您个人的需要，而是整个军队的需要！我们还想更好地打仗呢。您也拿件绒衣去吧！”

柯泽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他已经不那么气愤那么着急了，口气也改变了。而哈里托诺夫却顿时感到两条腿、两只眼睛和内心都疲倦到了极点，他再也不想走了，再也不想看了。这个富饶的城市就要坍塌，像整个这些日子一样，揉成了沙才好呢。所有的东西都让人感到厌恶，没这些可恶的东西生活似乎还会更轻松些！

“但是，绝不是这种方式……”哈里托诺夫拒绝道。他试图松松皮带，可柯泽科把他的皮带抓得紧紧的。

“那还要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买吗？我们就是去买，可是钱付给谁？店主都跑了。好吧，您可以留下钱，但是这些钱会落到谁的手里呢？顺便说一下，就我和您得的这点军饷也买不了多少东西。”

“得啦，这我不知道。”哈里托诺夫没词儿了，难堪极了。他赶紧摆脱窘境，转身朝门口走去。柯泽科跟上前一步，仍抓住哈里托诺夫的肩膀不放。他面带央求之色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小声跟哈里托诺夫商量道：

“好吧，我同意您的看法，这样做是不大好。不过您想一想，部队可能会急速退到韦尔纳去，敌人就会闯进我们的家园。他们也会像破坏这里可爱的住宅一样，彻底毁掉我们的家园的。反正我什么也不想了，不想得到什么奖励了，您是知道的！”他几乎是在苦苦哀求，“至少趁现在胳膊、腿还没被打断，别放过机会，我就是这么想的。你瞧，冬季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还是得穿得暖和些，哈里托诺夫！拿件衬衣，再拿件绒衣去吧！”

哈里托诺夫很快回到了自己的排里，这个排到底没有辜负他信任……不光物件没拿，就连吃的喝的，他的排都没想到拿。

预感到的灾难来临了。

城里有个地方着火了，而且火势越来越凶猛，火苗窜得老高。应付火灾并不难，可是士兵们把麻杆碎屑、炉子搞得到处都是，他们像茨冈人似的在一堆堆冒烟的麻杆碎屑和炉子之间穿来穿去地搬着东西。两个小时后纳尔夫团居然就变样了！

他们把自行车捆在大车上，放在其他贵重东西和香料盒子上面。

在他们的团里竟然就有这样的军官！但是在士兵身上却存在着一种体现了民族魂的道德力量。没有人向他们作什么解释，他们却马上明白了，哈里托诺夫本人是有过错，他也尝了罐头，甚至还赞不绝口，他的错就是由此开始的。现在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了，又觉得自己没有权力去教训这些军营生活的主心骨、长辈似的官老爷们，可他也是有责任的，否则他肩膀上顶的那副肩章是管什么用的呢？

他误入了歧途，走了弯路，却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他看到的第一个

人是那个身材细长、背部狭窄的维尤什科夫，他刚从床单里拽出一包东西搭在肩上。

真是维尤什科夫吗？也许不是他？他不会……哈里托诺夫追了过去，大喊了一声：

"维尤什科夫!!"

维尤什科夫正紧张万分地拿了东西想逃脱掉，突然听到一声大喊，吓得把那包东西丢在了地上，撒腿要溜。但是他没有跑，而是愁眉苦脸地转过身来，他扭过了脸，没敢看哈里托诺夫。

难道他就是那个在车上声音洪亮地讲故事的人？难道他就是当时那个满脸笑容、讨人喜欢的人？难道他就是当时那个核心人物吗?！现在他那张脸让人捉摸不透，显得那么不坦诚，那么封闭，一看就不像是个好人……

"你——在干什么？"哈里托诺夫发自内心地用尽全力冲维尤什科夫喊道。"你——想到哪里去？你——成什么人了？你可知道，我们今天冒枪林弹雨，明天可能就会不在人世，而你却在这里兽性大发，丧失了理智？"接着他又满怀希望地痛苦地问道："你怎么了，维尤什科夫？"

而这位依然紧闭眼睛，不敢正视哈里托诺夫。他歪斜着脑袋低着头说：

"您饶了我吧，长官。我是鬼迷心窍了。"

"跟我走吧！快跟我走！"

可是维尤什科夫的两条腿就像钉在了地上似的，不肯离开那包东西。

这时，克拉姆恰特金迎面走来，他可是排里的一名优秀战士。不，不是的，他仿佛不是克拉姆恰特金！他怎么满脸通红呢？怎么悠哉游哉地瞎逛什么呢？他嘴里好像还在哼着歌，要不就是在嘟囔什么不好了！克拉姆恰特金看到了自己的上司，又要挨训了！他拔腿想跑，可两只脚不知为什么只是一只紧跟一只地使劲在平坦的石板路上一踏，两只眼睛古怪地瞪着，一只胳臂像行礼似的朝上一举：

"大……大……人，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列兵——克拉姆恰特金·伊万·费奥法诺维奇！我可以走吗？"

在上司白眼的威慑之下，他又不失敬意地一个弧形转身，结果“扑通”一声硬邦邦地摔倒在了地上，军帽也滚得老远。

“好兄弟！你可真是我的骄傲，伊万·费奥法诺维奇！”

哈里托诺夫又惊又气，但更多的是愤怒。他怒气冲冲地继续向前走，赶到了前面，无情地鞭打抢劫者，从肉体上惩罚他们！但是，抢劫者们却装出自己并不想做恶人的样子，装出自己不是纳尔夫团的人，不是他排里的人！

他命令他们立马带上武器和装得鼓鼓囊囊的大包小包站到被烈日烤得热辣辣的地方！接着把他们大骂一顿，狠狠地训斥他们！让每一个人讲清自己都拿了些什么，强迫他们把拿的东西统统都交出来……

瞧，就是这座房子！门大敞开着，可以看得见小院子里好像有一口已被煤熏黑的锅吊在支架上，锅里热腾腾地冒着气。哈里托诺夫排的15个士兵三三两两地围坐在锅的四周，有的坐在砖上，有的坐在箱子上，他们脚旁的地上放着一些罐头，还有另一种食品，它真是很特别，没人去碰它。大部分人都在用饭盒和带把的杯子从大锅里舀东西喝。

他脑子突然一个闪念，他们准是都喝得烂醉了！他们从锅里舀的一定是酒吧？可是为什么要用火烧热了喝呢？

不对，看他们脸上的兴奋劲儿不像是喝醉了酒，而像复活节开斋第一天所特有的那种开心神气。他们像在宴会上一样彼此平和从容地微笑着，交谈着，述说着，把暂时用不着的枪支立放成锥形搁置在一边。

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少尉却丝毫无惊慌之色，反倒更加活跃起来。他们非常高兴地为他清理出一块地方。

“长官大人！长官大人！到这儿来，请到我们这里来！”还有两个人端着杯子急匆匆地走过来。一个把杯子涮了一下，另一个也涮了一下，然后他们抢着从锅里舀了满满一杯热气腾腾的东西，满脸堆着像过复活节似的微笑，非常热情地抢着给他端来。

“大人，多香的咖啡呀！”

圆脸小个子纳别尔金两条小腿紧倒着，到底先赶到了一步，他的嗓音非常

尖细：

“您尝尝这咖啡吧，长官！德国佬们就是用这玩意儿提神的，这帮混蛋！”

然而哈里托诺夫这回却没有喊叫，没有申斥，也没阻止他们大惊小怪。

哈里托诺夫的嗓子里“咕噜噜”地一阵响。接着，他又喝了一口咖啡。

院子的后墙并不高，墙后是块没有任何建筑的空地。再远一些，有一座带阁楼的二层房子着火了，房顶上的瓦片在烈火中被稀稀落落的子弹打碎了。阁楼上先冒出一股黑乎乎的浓烟，紧接着，猛烈的火舌从阁楼里窜出来。

大家都看见了，但是谁也没有跑去救火。

浓烟和烈焰夹带着噼里啪啦声喷射出来了，一些人正忙着把别人不要的资料和书籍从上边搬下来。人们急得冒火的嗓子沙哑了，大家在呻吟着。毫无疑问，现在一切都已经无法恢复平静了，都不再会有生机了。

第三十章

涅奇沃洛多夫的后卫队连夜从比绍夫斯堡撤退了25俄里，把德军远远地甩在了后边，激动万分的布拉戈维先斯基从8月14日早晨起就在缅斯古特这个小地方住了下来。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司令部，整整一天都没给军下达任何命令。后卫队站在了当时它认为该站的位置上，步兵师和骑兵师都走了，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不必请示军长，不必经军长允许，这对他们来说更舒服些。步兵上将布拉戈维先斯基在战争中甚至连一个连都没有指挥过，可你瞧，他一下子竟指挥起一个军来了。他曾主管铁路上的军队调动，是军事交通部部长。而在日俄战争中他曾是司令部的值班将军。他在司令部里负责签发铁路乘车证，并负责科学性的领导，比如在什么情况下给谁签发这些乘车证。可是昨天他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现在将军的心需要平静，需要让破碎的心愈合起来。

整整一天都是静悄悄的：一夜之间他们就撤退了那么远，远得德军已无法追上了。但是，战时的宁静是短暂的。一天一夜了都不能让他们休息一下！晚上6点钟从北边后卫队所在方向传来了轰击声：远处德军的大炮发射的炮弹朝缅斯古特这边飞来。布拉戈维先斯基将军的心又焦虑起来，他的司令部的前程也变得暗淡了。

不过——德军的炮弹够不到这里！完全是从另一个方向，从安置在侧翼后卫队的顿河哥萨克骑兵连那边，一个哥萨克骑兵带着情报策马飞奔到缅斯古特。他的情报中准确地报告了一切：他的哥萨克骑兵连在距此15俄里处与德军打起

来了。他特别紧张地说：他也在那里！这不，他也在跟德国人搏斗！他还看见自己团的另一个哥萨克骑兵连在缅斯古特城边。

街头即景

马放慢了速度，一个骠悍的年轻哥萨克挥舞着手中的情报，指着自己背后说："打起来了！"他冲自己的老乡们兴奋地大喊，"德国人！……德国人！……"

接着，他又策马飞奔起来。不该阻拦他，不能耽误他给司令部送情报。

但是，站在院子里、围墙旁的老乡们却还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德国人?!……他们居然是——德国人?!我的天啊！可我们还没有备好马鞍呢！

大家忙乱起来，焦急地备着马，飞跑着从马厩里牵出马来，系紧鞍带，飞身上马，一溜烟似地跑了出去，眨眼间就跑出了院子！

一阵阵"哒哒哒"的马蹄声。

嘿，哥萨克骑兵几乎是倾巢出动了，战马在街上飞奔！

哒哒哒！哥萨克们一路奔去！

一个上尉（也是他们团的，佩戴着与他们同样的肩章）正好看见：不远处有一支骑兵队伍从侧面飞奔过来了，接着又向后一路跑去！而那里不远处就是司令部。

于是，上尉急匆匆地朝龙骑兵上校跑过去。而这位龙骑兵上校正在看着前一个哥萨克骑兵刚刚送来的情报。

上尉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道："……上……上……校先……生，能允许我报告吗?……德军骑兵队就在邻近的街上，兵力有一个连之多！"

上尉的脸上却毫无惊慌之色地又接着问道："您是否允许司令部警备队反击

德军的骑兵?”

龙骑兵上校毫不迟疑地大声命令道：“司令部值日官！命令警备队全体荷枪列队！”

值班大尉立即行动起来：

“荷——枪——列——队！……荷——枪——列——队!!”

真可谓随时待命啊！士兵们已经持枪从营房里跑出来了！他们有多少人啊！这是两个连！

两个好样儿的连长准确无误地下达命令：

“以排为单位，列队！听口令！……”

还没等听清，你瞧，就已经跑出了敞开的大门，随即便拐弯了！

上尉指点着：“你看，到那儿了！你看，到那儿了！”

而龙骑兵上校正在屋里向将军汇报情况：“将军阁下！敌军的骑兵已经突破了缅斯古特！我接到的情报说……”

疲惫不堪的将军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唉，这对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来说是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啊！他已经预料到了这场灾难！可要知道，他——是个病人！此刻他痛苦到了极点！多灾多难的将军啊！他应该在医院的病房里。此刻却要面对他的敌人！……他的两腮都塌陷了，甚至嘴巴都变了型。只听他喃喃地说：

“到奥尔捷利斯堡去……到奥尔捷利斯堡去……”龙骑兵上校果断下达了命令：“上车！我们走！”

司令部的军官们忙着收拾东西，他们想把挂在墙上的地图收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算了，把它们卷起来得了！

司令部的人都清楚，没多少时间收拾了！得赶紧跑了！

车已经备好。

将军也匆忙走了出来，他几乎是被人架着胳臂拖出来的。

车很快就塞得满满的，立即开动了，当然是在骑马的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之下。而将军的车后边是马车、双轮车，谁赶上坐什么就坐什么。

这支车队驶出大门急驰而去，快！快跑！

公路已看不出是公路，简直就是奔跑的人群，比人群还密集，简直就是倾泻的人潮！人人都想活命，谁也不想被俘。

步兵也他妈的不愿被抓住啊！他们有的坐在弹药箱上，有的坐在炮车上，所有的人都撤退了，有什么会比我们现在更糟糕的呢？连走在行军灶旁的炊事员也不得不腰间别着个冲锋号。还有辎重兵！辎重兵人最多，他们也应当先撤退了。可这么一来，道路全被他们给毁了！

撤退的人潮在一片乱哄哄的嘈杂声中向前涌动。

在这涌动的人潮中，军长的汽车好像在拼命地往前航行，他是想尽快地超过所有的人吧？是啊，他是该比别人更快些，因为他的命——最宝贵嘛！

浑身在不断地酸疼吗？可谁也帮不了忙。你瞧，哥萨克骑兵已经在前面扫清道路了，“喂，开到路边好不好，瞧你那副德行?!”

可汽车开到了一片空地上，后边一下子又要忙得精疲力竭了。

将军的头几乎都支撑不住了，不过，反正他已经是很走运了。

夕阳西下。远处，情况显然不大妙，黑压压的人群涌动着。

但是，你瞧那边，往前看，着火了！火势凶猛极了，越来越猛，越来越逼近了。

这正是——奥尔捷利斯堡！它陷入了火灾中！炸碎的瓦砾接连不断地四下乱飞。

大概队伍前头的人看出来了，根本就不可能穿越这座城市了。

于是队伍停住了。

军长的汽车只好靠哥萨克骑兵们挥舞着军刀开路了：“嗨，怎么了，公羊们？靠紧点儿，让让道！”

汽车终于战胜了最后几俄里的拥挤不堪，拐到了一边，绕路过去。

汽车沿着城边的一条道，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了一阵，开走了。大家跟在车后边，在城中大火的火光中又涌动起来。

而在人潮的后面则是一片寂静。

但是在后面，远处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这东西令人不安地快速朝这边移动着！

突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大叫道：

“骑——兵！……”

“就——就要——追——过来了！”

人们顿时一片惊慌！在公路上能往哪儿躲呢？全塞住了！

一张张脸在火光的映照下显露出惊慌和恐惧。

唉，豁出去了！一辆两轮马车拐到了一边，驶过了一条沟，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急驰。

翻过去！没关系，拐弯时，谁都可能。

一阵枪声。这是我们的人在射击，是从我们队伍里发出的枪声。我们的人朝朝后面，朝骑兵队射击呢！

可根本看不见骑兵队。不知是什么人的影子，已经消失不见了。

就在这时，一匹马狂奔起来，把什么人撞倒了，踩在了马蹄下：

“哎——哟——哟！……”

从远处又传来了一阵欢呼声：“乌——乌——拉！”枪声更加密集了。

你搞不清是谁在射击。你就看吧，子弹在空中穿梭。

“全连！成——散——兵——线！快卧——倒！”

士兵们纷纷在公路两侧隐蔽起来，他们的枪贴着地面射击，火苗乱窜。

马被打伤了！弹药箱！快抬走！

对，找人让人抬走！快点抬！

“怎——么了？唉——哟——哟！……”

大车队的马惊了，狂奔起来！人们纷纷闪向一边，逃离大路。大家抬的东西，拿的东西，全都扔掉了。

妈呀，炮弹飞过来了，击中了一辆四轮大车！

又打翻了一辆！车辕把“咔嚓咔嚓”断裂了。

就在这时，牲口套被砍断了！大车翻进了沟里，砸在了马身上！

在城中火光的映照下，在熊熊大火的衬托中，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子弹箱滚落在地上，人们赶紧跳到了一边。

大道上一下子清亮了，一个人也没有了，只剩下几匹马在踩踏着人们丢弃

的东西。

马儿们不停地跳来跳去，车轮来回地滚动着……医院的敞篷马车在拼命地飞奔！

突然，它的一只轮子脱落了！

它跑着跑着，车轮子就——自己掉下来了！轮子滚动着超过了大车，朝前滚去！

好一个车轮！！不知为什么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它占据了整个屏幕！！

这巨轮啊！它滚动着，这被火光照得通亮的巨轮！

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巨轮！

这遏止不住的巨轮！

这压倒一切的巨轮！

疯狂的歇斯底里的步枪声！机关枪的射击声！！大炮的轰鸣！！

巨轮滚动着，被大火映得通红！

幸灾乐祸的大火！！

血红血红的车轮！！

接下来，又是惊慌失措的渺小的人们那一张张惶恐的脸：为什么车轮自己在滚动？为什么它会那么大？

不，它已经不那么大了。你瞧，它在变小，变小了。

原来，这只是医院敞篷车的平平常常的轮子。这不，它已经不动了，倒下了。

可那辆敞篷车虽少了一个轮子，却仍在飞奔，车轴在地上划出了一条线……

行军灶、折断的冲锋号好像都掉落在了敞篷车的后边。

射击。目标倒下了，接着再射击，朝那边射，往后射。

可是从那边，从黑暗处，从道旁冲过来了！

真的，一支骑兵队朝我们这里冲过来了！

我们要完蛋了！我们没救了！一片喊叫声。

龙骑兵们冲我们喊道：

“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是自己人啊！你们他妈的拼命跑个什么？向谁开枪？！”

